

西遊記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奉法西來道路賒，秋風淅淅落霜花。乖猿牢鎖繩休解，劣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黃婆赤子本無差。咬開鐵彈真消息，般若波羅到彼家。

這回書，蓋言取經之道，不離乎一身務本之道也。

却說他師徒四衆，了悟真如，頓開塵鎖，自跳出性海流沙，渾無罣礙，竟投大路西來，歷遍了青山綠水，看不盡野草閑花。真個也光陰迅速，又值九秋。但見了些——

楓葉滿山紅，黃花耐晚風。老蟬吟漸懶，愁蟋思無窮。荷破青紈扇，橙香金彈叢。可憐數行鴈，點點遠排空。

正走處，不覺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裏安歇？」行者道：「師父說話，差了。出家人餐風宿水，臥月眠霜，隨處是家，又問那裏安歇，何也？」豬八戒道：「哥哥，你可知道你走路輕省，那裏管別人累墜？自過了流沙河，這一向爬山過嶺，身挑着重擔，老大難挨，也須是尋個人家，一則化些茶飯，二則養養精神，纔是個道理。」

行者道：「猓子，你這般言語，似有報怨之心。遠像在高老莊倚懶，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吃辛苦，纔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這擔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從有了你與沙僧，我又不曾挑着哩。」八戒道：「哥哥，你看看數兒麼？」四片黃藤篾，長短八條繩，又要防陰雨，氈包三四層。匾担還愁滑，兩頭釘上釘。

銅鑲鐵打九環杖，篾絲藤纏大斗篷。

「似這般許多行李，難爲老豬一個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師父做徒弟，拿我做長工！」

行者笑道：「猓子，你和誰說哩？」八戒道：「哥哥，與你說哩。」行者道：「錯和我說了。老孫只管師父好歹，你與沙僧，專管行李馬匹。但若怠慢了些兒，孤拐上先是一頓粗棍！」八戒道：

「哥啊不要說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曉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師父騎的馬，那般高大肥盛，只馱着老和尚一個，教他帶幾件兒，也是弟兄之情。」

行者道：「你說他是馬哩！他不是凡馬，本是西海龍王敖閻之子，喚名龍馬三太子。只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被他父親告了忤逆，身犯天條，多虧觀音菩薩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鷹愁陡澗，久等師父，又幸得菩薩親臨，却將他退鱗去角，摘了項下珠，纔變做這匹馬，願馱師父往西天拜佛。這個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

那沙僧聞言道：「哥哥，真是龍麼？」行者道：「是龍。」八戒道：「哥啊，我聞得古人云：『龍能噴雲噴霧，播土揚沙；有巴山擗嶺的手段，有翻江攪海的神通。』怎麼他今日這等慢慢而走？」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個兒你看。」

好大聖，把金箍棒一搯，萬道彩雲生。那馬看見拿棒，恐怕打來，慌得四隻蹄疾如飛電，颼的跑將去了。那師父手軟勸不住，儘他劣性，奔上山崖，纔大達迫步走。師父喘息始定，抬頭遠見一簇松陰，內有幾間房舍，着實軒昂。但見——

門垂翠柏，宅近青山。幾株松冉冉，數莖竹班班。籬邊野菊凝霜艷，橋畔幽蘭映水丹。粉牆泥壁，磚砌圍園。高堂多壯麗，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見無雞犬，想是秋收農

事閑。

那師父正按轡徐觀，又見悟空兄弟方到。悟空道：『師父不曾跌下馬來麼？』長老罵道：『悟空這潑猴，他把馬兒驚了，早是我還騎得住哩！』行者陪笑道：『師父莫罵我，都是豬八戒說馬行遲，故此着他快些。』那馱子因趕馬，走急了些兒，喘氣噓噓，口裏唧唧噥噥的鬧道：『罷了罷了！見自肚，別腰鬆，擔子沉重，挑不上來，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趕馬！』長老道：『徒弟啊，你且看，那壁廂有一座莊院，我們却好借宿去也。』行者聞言，急抬頭舉目而看，果見那半空中慶雲籠罩，瑞靄遮盈，情知定是佛仙點化，他却不敢泄露天機，只道：『好好好！我們借宿去來。』

長老連忙下馬，見一座門樓，乃是垂蓮象鼻，畫棟雕梁。沙僧歇了擔子，八戒牽了馬匹，道：『這個人家，定是個富貴之家。』行者就要進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

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來，以禮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馬，斜倚牆根之下。三藏坐在石鼓上。行者、沙僧，坐在臺基邊。久無人出，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門裏看處，原來有向南的三間大廳，簾櫳高控，屏門上，掛一軸壽山福海的橫披畫；兩邊金漆柱上，貼着一幅大紅紙的春聯，上寫着：『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香梅小院春。』正中間，設一張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個古銅獸爐；上有六張交椅；兩山頭掛着四季吊屏。

行者正然偷看處，忽聽後門內有脚步之聲，走出一個半老不老的婦人來，嬌聲問道：『是甚麼人，擅入我寡婦之門？』慌得個大聖咭咭連聲道：『小僧是東土大唐來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經。一行四衆，路過寶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薩檀府，告借一宵。』那婦人笑語相迎道：『長老，那三位在那裏請來？』行者高聲叫道：『師父，請進來耶。』

三藏纔與八戒、沙僧，牽馬挑擔而入。只見那婦人出廳迎接。八戒睜眼偷看，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織錦官綠紵絲襖，上罩着淺紅臂甲；繫一條結綵鵝黃錦繡裙，下映着高

底花鞋。時樣鬕髻卓紗漫，相襯着二色盤龍髮；宮樣牙梳朱翠晃，斜簪着兩股釧。

金釵雲鬢半着飛鳳翅，耳環雙墜寶珠排。脂粉不施猶自美，風流還似少年才。

那婦人見了他三衆，更加欣喜，以禮邀入廳房。一一相見禮畢，請各敘坐看茶。那屏風後，忽有一個丫髻垂絲的女童，托着黃金盤，白玉盞，香茶噴暖氣，異果散幽香。那人綽綽袖，春筭纖長，擎玉盞，傳茶上奉；對他們一一拜了茶畢，又吩咐辦齋。三藏啟手道：『老菩薩，高姓？貴地是甚地名？』婦人道：『此間乃西方東印度之地。小婦人娘家姓賈，夫家姓莫。幼年不幸，公姑早亡，與丈夫守承祖業。有家貲萬貫，良田千頃。夫妻們命裏無子，止生了三個女孩兒。前年大不幸，又喪了丈夫。小婦居孀，今歲服滿。空遺下田產家業，再無個眷族親人，只是我娘女們承領。欲嫁他人，又難捨家業。適承長老下降，想是師徒四衆，小婦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四位恰好。不知尊意肯否如何？』

三藏聞言，推雙臉，瞑目寧心，寂然不答。那婦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餘畝，旱田三百餘頃，山場果木三百餘頃；黃水牛有十餘隻；况驢馬成羣，豬羊無數；東南西北，莊堡草場，共有

六七十處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穀，十來年穿不着的綾羅，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銀，勝強似那錦帳藏春，說甚麼金釵兩行？你師徒們若肯回心轉意，招贅在寒家，自自在在享用榮華，却不強如往西勞碌？」

那三藏也只自如痴如蠢，默默無言。那婦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時生，故夫比我年大三歲，我今年四十五歲。大女兒名真真，今年二十歲；次女兒名愛愛，今年十八歲；三小女名憐憐，今年十六歲，俱不會許配人家。雖是小婦人醜陋，却幸小女俱有幾分顏色，女工針指，無所不會。因是先夫無子，即把他們當兒子看養，小時也曾教他讀些儒書，也都曉得些吟詩作對。雖然居住山莊，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類，料想也配得過列位長老。若肯放開懷抱，長髮留頭，與舍下做個家長，穿綾着錦，勝強如那瓦鉢緇衣，芒鞋雲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驚的孩子，雨淋的蝦蟆，只是呆呆掙掙，翻白眼兒打仰。那八戒聞得這般富貴，這般美色，他却心癢難撓，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師父一把道：「師父，這娘子告誦你話，你怎麼佯佯不睬？好道也做個理會是。」

那師父猛抬頭，咄的一聲，喝退了八戒道：「你這個孽畜！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成甚道理！」那婦人笑道：「可憐！可憐！出家人有何好處？」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有何好處？」那婦人道：「長老請坐，等我把在家人好處，說與你聽。怎見得有詩爲証？」

「春裁方勝着新羅，夏換輕紗賞綠荷；秋有新藕香糯酒，冬來暖閣醉顏酡；四時愛用般般有，八節珍羞件件多。襯錦鋪綾花燭夜，強如行腳禮彌陀。」

三藏道：「女菩薩，你在家人享榮華，受富貴，有可穿，有可吃，兒女團圓，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處。怎見得有詩爲證？」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外物不生閑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功完行滿朝金闕，見性明心返故鄉。勝似在家貪血食，老來墜落臭皮囊。」

那婦人聞言，大怒道：「這潑和尚無禮！我若不看你東土遠來，就該叱出。我倒是個真心實意，要把家緣招贅汝等，你倒反將言語傷我。你就是受了戒，發了願，永不還俗，好道你手下

人，我家也招得一個。你怎麼這般執法？」

三藏見他發怒，只得者者謙謙，叫道：「悟空，你在這裏罷。」行者道：「我從小兒不曉得幹那般事，教八戒在這裏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栽人麼。」——大家從長計較。」三藏道：「你兩個不肯，便教悟淨在這裏罷。」沙僧道：「你看師父說的話。弟子蒙菩薩勸化，受了戒行，等候師父；自蒙師父收了我，又承教誨，跟着師父還不上兩月，更不曾進得半分功果，怎敢圖此富貴寧死也要往西天去，決不幹此欺心之事。」

那婦人見他們推辭不肯，急抽身轉進屏風，撲的把腰門關上。師徒們撇在外面，茶飯全無，再沒人出。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師父忒不會幹事，把話通說殺了你好道還活着些腳兒，只含糊答應，哄他些齋飯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與不肯，在乎你我了。似這般關門不出，我們這青灰冷灶，一夜怎過？」

悟淨道：「二哥，你在他家做個女婿罷。」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從長計較。」行者道：「計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師父與那婦人做個親家，你就做個倒踏門的女婿。他家這

等有財有寶，一定倒陪妝奩，整治個會親的筵席。我們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間還俗，却不是兩全其美？」八戒道：「話便也是這等說，却只是我脫俗又還俗，停妻再娶妻了。」

沙僧道：「二哥原來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還不知他哩，他本是烏斯藏高老兒莊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孫降了，——他也曾受菩薩戒行，——沒及奈何，被我捉他來做個和尚，所以棄了前妻，投師父往西拜佛。他想是離別的久了，又想起那個勾當，却纔聽見這個勾當，斷然又有此心。——馱子，你與這家子做了女婿罷。只是多拜老孫幾拜，我不檢舉你就罷了。」

那馱子道：「胡說胡說！大家都有此心，獨拿老豬出醜。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餓鬼。』那個不要如此？都這般扭扭捏捏的拿班兒，把好事都弄得裂致了。如今茶水不得見面，燈火也無。——人雖熬了這一夜，但那匹馬明日又要馱人，又要走路，再若餓上這一夜，只好剝皮罷了。你們坐着，等老豬去放放馬來。」

那馱子虎急急的，解了韁繩，拉出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師父這裏坐，等老孫跟他去，看他往那裏放馬。」三藏道：「悟空，你看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

曉得。」這大堂走出廳房，搖身一變，變作個紅蜻蜓兒，飛出前門，趕上八戒。

那馱子拉着馬，有草處且不教吃草，嗒嗒嚙嚙的，趕着馬，轉到後門首去，只見那婦人帶了三個女子，在後門閑站着看菊花兒耍子。他娘女們看見八戒來時，三個女兒閃將進去。那婦人佇立門首道：『小長老，那裏去？』這馱子丟了韁繩，上前唱個喏，道聲：『娘，我來放馬的。』

那婦人道：『你師父忒弄精細。在我家招了女婿，却不強似做掛搭僧，往西躡路。』八戒笑道：『他們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違君命，不肯幹這件事。剛纔都在前廳上栽我，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長耳大。』那婦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無個家長，招一個倒也罷了；但恐小女兒有些兒嫌醜。』八戒道：『娘，你上覆令愛，不要這等揀漢。想我那唐僧，人才雖俊，其實不中用。我醜自醜，有幾句口號兒。』婦人道：『你怎的說壓？』八戒道：『我——』

『雖然人物醜，勤緊有些功；若言千頃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頓鋤，佈種及時生。』

沒雨能求雨，無風會喚風。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層。地下不掃掃一掃，陰溝不通

通一通。家長理短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

那婦人道：「既然幹得家事，你再去與你師父商量商量。看不尷尬，便招你罷。」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幹與不幹，都在於我。」婦人道：「也罷，也罷，等我與小女說。」看他閃進去，撲的掩上後門。八戒也不放馬，將馬拉向前來。怎知孫大聖已一一盡知，他轉翅飛來，現了本相，先見唐僧道：「師父，悟能牽馬來了。」長老道：「馬若不牽，恐怕撒歡走了。」行者笑將起來，把那婦人與八戒說的勾當，從頭說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

少時間，見馱子拉將馬來拴下，長老道：「你馬放了。」八戒道：「無甚好草，沒處放馬。」

行者道：「沒處放馬，可有處牽馬麼？」馱子聞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頭努嘴半晌不言。又聽得呀的一聲，腰門開了，有兩對紅燈，一副提爐，香雲靄靄，環珮叮叮，那婦人帶着三個女兒，走將出來，叫真真愛愛，憐憐拜見那取經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廳中，朝上禮拜。果然也生得標致。但見他——

一個個蛾眉橫翠，粉面生春。妖嬈傾國色，窈窕動人心。花鈿顯現多嬌態，綉帶飄飄。飄迴絕岸。半含笑處櫻桃綻，緩步行時蘭麝噴。滿頭珠翠，顫巍巍，無數寶釵簪遍。體幽香，嬌滴滴，有花金縷細。說甚麼楚娃美貌，西子嬌容，真個是九天仙女從天

降，月裏嫦娥出廣寒！

那三藏合掌低頭，孫大聖佯佯不睬，這沙僧轉背回身。你看那猪八戒，眼不轉睛，淫心紊亂，色胆縱橫，扭捏出悄語，低聲道：「有勞仙子下降，娘請姐姐們去耶。」那三個女子轉入屏風，將一對紗燈留下。婦人道：「四位長老，可肯留心着那個配我小女麼？」悟淨道：「我們已商議了，着那個姓豬的招贅門下。」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還從衆計較。」行者道：「還計較甚麼？你已在後門首說合的停停當當，「娘」都叫了，又有甚麼計較？師父做個男親家，這婆兒做個女親家，等老孫做個保親，沙僧做個媒人，也不必看通書，今朝是個天恩上吉日，你來拜了師父，進去做了女婿罷。」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裏好幹這個勾當！」

行者道：「馱子，不要着惱。你那口裏「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麼弄不成！快快的

應成，帶携我們吃些喜酒，也是好處。」他一隻手揪着八戒，一隻手扯住婦人道：「親家母，帶你女婿進去。」那馱子脚兒起起的，要往那裏走。那婦人即喚童子：「展抹桌椅，鋪排晚齋，管待三位親家。我領姑夫房裏去也。」一壁廂吩咐庖丁排筵設宴，明晨會親。那幾個童子，又領命訖。他三衆吃了齋，急急鋪鋪，都在客座裏安歇不題。

却說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裏面，一層層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盡都是門檻絆脚。馱子道：「娘，慢些兒走。我這裏邊路生，你帶我帶兒。」那婦人道：「這都是倉房，庫房，碾房，各房，還不會到那廚房邊哩。」八戒道：「好大人家！」磕磕撞撞，轉灣抹角，又走了半會，纔是內堂房屋。那婦人道：「女婿，你師兄說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進來了；却只是倉卒間，不曾請得個陰陽，拜堂撒帳，你可朝上拜八拜兒罷。」八戒道：「娘說得是你請上坐，等我也拜幾拜，就當拜堂，就當謝親，兩當一兒，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罷，也罷，果然是個省事幹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麼。」

噴滿堂中銀燭輝煌，這獸子朝上禮拜。拜畢道：『娘，你把那個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這些兒疑難：我要把大女兒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將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委決不定。』八戒道：『娘，既怕相爭，都與我罷，省得鬧鬧吵吵，亂了家法。』他丈母道：『豈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個女兒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說的話，那個沒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幾個，你女婿也笑納了。我幼年間也曾學得個熬戰之法，管情一個個伏侍得他歡喜。』那婦人道：『不好，不好。我這裏有一方手帕，你頂在頭上，遮了臉，撞個天婚，教我女兒從你跟前走過，你伸開手扯着那個，就把那個配了你罷。』獸子依言，接了手帕，頂在頭上。有詩爲證：

痴愚不識本原由，色劍傷身暗自休。從來信有周公禮，今日新郎頂蓋頭。

那獸子頂裏停當道：『娘，請姐姐們出來麼？』他丈母叫：『真真，愛愛，憐憐，都來撞天婚，配與你女婿。』只聽得環珮響亮，蘭麝馨香，似有仙子來往。那獸子真個伸手去撈人，兩邊亂撲，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動，只是莫想撈着一個。東撲抱着，

柱科，西撲撲着板壁。兩頭跑暈了，立站不穩，只是打跌。前來蹬着門扇，後去撞着磚牆。磕磕撞撞，跌得嘴腫頭青。坐在地下，喘氣喘喘的道：『娘啊，你女兒這等乖滑得緊，撈不着一個，奈何！奈何！』

那婦人與他揭了蓋頭道：『女婿，不是我女兒乖滑，他們大家謙讓，不肯招你。』八戒道：『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罷。』那婦人道：『好女婿呀！這等沒大沒小的，連丈母也都要了！我這三個女兒，心性最巧。他一人結了一個珍珠簪錦汗衫兒。你若穿得那個的，就教那個招你罷了。』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兒都拿來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罷。』那婦人轉進房裏，止取出一件來，遞與八戒。那獸子脫下青錦布直裰，取過衫兒，就穿在身上；還未曾繫上帶子，撲的一躄，跌倒在地。原來是幾條繩緊緊紮住。那獸子疼痛難禁。這些人早已不見了。

却說三藏行者，沙僧，一覺睡醒，不覺的東方發白。忽睜睛抬頭觀看，那裏得那大廈高堂，

也不是雕梁畫棟，個個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長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罷了罷了！我們遇着鬼了！』孫大聖心中明白，微微的笑道：『怎麼說？』長老道：『你看我們睡在那裏耶！』行者道：『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馱子在那裏受罪哩。』長老道：『那個受罪？』行者笑道：『昨日這家子娘女們，不知是那裏菩薩在此顯化我等，想是半夜裏去了，只苦了猪八戒受罪。』

三藏聞言，合掌頂禮。又只見那後邊古柏樹上，飄飄蕩蕩的，掛着一張簡帖兒。沙僧急去取來與師父看時，却是八句頌子云——

「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薩請下山。普賢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間。聖僧有德還無俗，八戒無禪更有凡。從此靜心須改過，若生怠慢路途難！」

那長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頌，只聽得林深處高聲叫道：『師父啊，縋殺我了！救我！救！救！下次再不敢了！』三藏道：『悟空，那叫喚的可是悟能麼？』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睬他，我們去罷。』三藏道：『那馱子雖是心性愚頑，却只是一味懷直，倒有些膂力，挑得

行李，還看當日菩薩之念，救他隨我們去罷。料他以後再不敢了。」那沙和尚却捲起鋪蓋，收拾了擔子，孫大聖解韁牽馬，引唐僧入林尋看。咦！這正是——

從正修持須謹慎，掃除愛欲自歸真。

畢竟不知那猢猻子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却說那三人穿林入裏，只見那馱子綁在樹上，聲聲叫喊，痛苦難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這早晚還不起來謝親，又不到師父處報喜，還在這裏賣解兒耍子哩！——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個細巴吊拷的女婿呀！」

那馱子見他來搶白，羞着，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見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繩索救下。馱子對他們只是磕頭禮拜，其實羞恥難當。有西江月爲證：——

色乃傷身之劍，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妝，更比夜叉兇壯。

只有一個原本，再無微利添囊。好將資本謹收藏，堅守休教放蕩。

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禮拜。行者道：「你可認得那些菩薩麼？」八戒道：「我已覺劍

昏迷，眼花撩亂，那認得是誰。」行者把那簡帖兒遞與八戒。八戒見了是顛子，更加慚愧。沙僧笑道：「二哥有這般好處哩！感得四位菩薩來與你做親！」八戒道：「兄弟再莫題起。不當人子了！從今後，再也不敢妄爲。」——就是累折骨頭，也只是磨肩壓擔，隨師父西域去也。」三藏道：「既如此說，纔是。」行者遂領師父上了大路。

行罷多時，忽見有高山攔路。三藏勸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須仔細：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黨。」行者道：「馬前但有吾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長老安心前進。只見那座山，真是好山——

高山峻極，大勢崢嶸。根接崑崙脈，頂摩霄漢中。白鶴每來棲檜柏，玄猿時復掛藤蘿。日映晴林，疊疊千條紅霧繞；風生陰壑，飄飄萬道彩雲飛。幽鳥亂啼青竹裏，錦雞齊鬪野花間。

只見那千年峯，五福峯，芙蓉峯，巍巍凜凜放毫光；萬歲石，虎牙石，三天石，突突磷磷生瑞氣。崖前草秀，嶺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蘭清淡淡。深林鷹鳳聚千禽，古洞

麒麟轄萬獸，澗水有情，曲曲彎彎多遠顧；峯巒不斷，重重疊疊自週迴。

又見那綠的槐，斑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載鬪穠華；白的李，紅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爭艷麗。龍吟虎嘯，鶴唳猿啼。麋鹿從花出，青鸞對日鳴。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萊

閩苑只如然。又見些花開花謝，山頭景，雲去雲來，嶺上峯。

三藏在馬上歡喜道：『徒弟，我一向西來，經歷許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險峻之處，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遠路，我們好整肅端嚴見世尊。』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師兄，我們到雷音有多少遠？』行者道：『十萬八千里。十停中還不會走了一停哩。』八戒道：『哥啊，要走幾年纔得到？』行者道：『這些路，若論二位賢弟，便十來日也可到；若論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還見日色；若論師父走，莫想想！』

唐僧道：『悟空，你說得幾時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時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還難；只要你見性志誠，念念回首處，即是靈山。』沙僧道：『師兄，此間雖不是雷音，觀此景

致，必有個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却當。這裏却無邪祟，一定是個聖僧仙叢之鄉。我們遊
斲慢行。」不題。

却說這座山名喚萬壽山，山中有一座觀，名喚五莊觀。觀裏有一尊仙，道號鎮元子，混名
與世同君。那觀裏出一般異寶，乃是混沌初分，鴻濛始判，天地未開之際，產成這顆靈根。蓋天
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賀洲五莊觀出此，喚名「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千年一開花，三
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纔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似這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果子。果子的模
樣，就如三朝未滿的小孩相似，四肢俱全，五官咸備。人若有緣，得那果子聞了一聞，就活了三
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了四萬七千年。

當日鎮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簡帖，邀他到上清天彌羅宮中聽講「混元道果」。大仙
門下出的散仙也不計其數，見如今還有四十八個徒弟，都是得道的全真。當日帶領四十六
個上界去聽講，留下兩個絕小的看家：一個喚做清風，一個喚做明月。清風只有一千三百二

十歲，明月纔交一千二百歲。

鎮元子吩咐二童道：『不可違了大天尊的簡帖，要往彌羅宮聽講，你兩個在家仔細。不日有一個故人從此經過，却莫怠慢了他，可將我人參果打兩個與他吃，權表舊日之情。』二童道：『師父的故人是誰？望說與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東土大唐駕下的聖僧，道號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尙。』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我等是太乙玄門，怎麼與那和尙做甚相識？』大仙道：『你那裏得知。那和尙乃金蟬子轉生，西方聖老如來佛第二個徒弟。五百年前，我與他在「蘭盆會」上相識。他曾親手傳茶，佛子敬我，故此是爲故人也。』

二童聞言，謹遵師命。那大仙臨行，又叮嚀囑咐道：『我那果子有數，只許與他兩個，不得多費。』清風道：『開園時，大衆共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在樹，不敢多費。』大仙道：『唐三藏雖是故人，須要防備他手下人囉啤，不可驚動他知。』二童領命訖，那大仙同衆徒弟飛昇竟朝天去。

却說唐僧四衆，在山遊翫，忽抬頭，見那松篁一簇，樓閣數層。唐僧道：『悟空，你看那裏是甚麼去處？』行者看了道：『那所在，不是觀宇，定是寺院。我們走動些，到那廂方知端的。』不一時，來於門首觀看，見那——

松坡冷淡，竹徑清幽。往來白鶴送浮雲，上下猿猴時獻果。那門前池寬樹影長，石裂苔花破。宮殿森羅紫極高，樓臺縹緲丹霞墮。真個是福地靈區，蓬萊雲洞清虛。人事少，寂靜道心生。青鳥每傳王母信，紫鸞常寄老君經。看不盡那巍巍道德之風，果然漠漠神仙之宅！

三藏離鞍下馬，又見那山門左邊有一通碑，碑上有十個大字，乃是「萬壽山福地，五莊觀洞天」。長老道：『徒弟，真個是一座觀宇。』沙僧道：『師父，觀此景鮮明，觀裏必有好人居住。我們進去看看，若行滿東回，此間也是一景。』行者道：『說得好。』遂都一齊進去。又見

二門上有一對春聯——

『長生不老神仙府，與天同壽道人家。』

行者笑道：『這道士說大話說人。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闢天宮時，在那太上老君門首，不曾見有此話說。』八戒道：『且莫管他，進去進去！或者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及至二層門裏，只見走出兩個小童兒來，看他怎生打扮——

骨清神爽容顏麗，頂結丫髻短髮鬚。道服自然襟透霧，羽衣偏是袖飄風。環纏緊

束龍頭結，芒履輕纏蠶口絨。丰采異常非俗輩，正是那清風明月二童童。

那童子控背躬身，出來迎接道：『老師父，失迎，請坐。』長老歡喜，遂與二童子上了正殿觀看。原來是向南的五間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那仙童推開格子，請唐僧入殿，只見那壁中間掛着五彩裝成的「天地」二大字，設一張朱紅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黃金爐瓶，爐邊有方便整香。

唐僧上前，以左手撚香炷爐，三匝禮拜禮畢，回頭道：『仙童，你五莊觀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養三清四帝，羅天諸宰，只將「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瞞老師父，這兩

個字，上頭的，禮上還當；下邊的，還受不得我們的香火。是家師父諸佞出來的。」三藏道：「何爲諸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師的朋友，四帝是家師的故人，九曜是家師的晚輩，元辰是家師的下賓。」

那行者聞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啊，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講老孫會搗鬼，原來這道童會細風！」三藏道：「令師何在？」童子道：「家師？元始天尊降簡請到上清天彌羅宮聽講，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

行者聞言，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這個臊道童人也不認得，你在那個面前搗鬼，扯甚麼空心架子！那彌羅宮有誰是太乙天仙，請你這潑牛蹄子去講甚麼？」三藏見他發怒，恐怕那童子回言鬪起禍來，便道：「悟空，且休爭競。我們既進來就出去，顯得沒了方情。常言道：『鷺鷥不吃鷺鷥肉。』他師父既是不在，攪亂他做甚？你去山門前放馬，沙僧着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糧，借他鍋灶，做頓飯吃，待臨行，送他幾文柴錢，便罷了。各依執事，讓我在此歇歇息，飯畢就行。」

他三人果各依執事而去。那明月清風，暗自誇稱不盡道：『好和尚！真個是西方愛！』

凡真元不昧！師父命我們接待唐僧，將人參果與他吃，以表故舊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不
得；果然那三個嘴臉兇頑，性情粗糙。幸得就把他們調開了；若在邊前，却不與他人參果見
面。清風道：『兄弟，還不知那和尚可是師父的故人。問他一問看，莫要錯了。』

二童子又上前道：『啟問老師，可是大唐往西天取經的唐三藏？』長老回禮道：『貧僧
就是仙童爲何知我賤名？』童子道：『我師臨行，曾吩咐教弟子遠接；不期車駕來促，有失迎
迓。老師請坐，待弟子辦茶來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轉本房，取一杯香茶，獻與長老。
茶畢，清風道：『兄弟，不可違了師命，我和你去取果子來。』

二童別了三藏，同到房中，一個拿了金擊子，一個拿了丹盤，又多將絲帕墊着盆底，徑到
人參園內。那清風爬上樹去，使金擊子敲果；明月在樹下，以丹盤等接。須臾，敲下兩個果來，接
在盤中，徑至前殿奉獻道：『唐師父，我五莊觀土僻山荒，無物可奉，土儀素果二枚，權爲解渴。』

那長老見了，戰戰兢兢，遠離三尺道：『善哉！善哉！今歲倒也年豐時稔，怎麼這觀裏作荒

吃人？這個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如何與我解渴？」清風暗道：「這和尚在那口舌場中，是非海裏，弄得眼肉胎凡，不識我仙家異寶。」明月上前道：「老師，此物叫做「人參果」，吃一個兒不妨。」三藏道：「胡說！胡說！他那父母懷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麼就把他拿來當果子？」清風道：「實是樹上結的。」長老道：「亂談！亂談！樹上又會結出人來，拿去，不當人子！」

那兩個童兒，見千推萬阻不吃，只得拿着盤子，轉回本房。那果子却也蹉躓久放不得；若放多時，卽僵了，不中吃。二人到於房中，一家一個，坐在牀邊上，只情吃起。

噫！原來有這般事哩！他那道房，與那廚房緊緊的間壁。這邊悄悄的言語，那邊即便聽見。八戒正在廚房裏做飯，先前聽見說，取金擊子，拿丹盤，他已在心；又聽見他說，唐僧不認得是人參果，卽拿在房裏自吃，口裏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個兒嘗新！」自家身子又狠狽，不能殼得動，只等行者來，與他計較。他在那鍋門前，更無心燒火，不時伸頭探腦，出來觀看。

不多時，見行者牽將馬來，拴在槐樹上，竟往後走。那獸子用手亂招道：「這裏來！這裏來！」

行者轉身到於廚房門首，道：『馱子，你嚷甚的？想是飯不殼吃，且讓老和尚吃飽，我們前邊人家再化吃去罷。』八戒道：『你進來，不是飯少。這觀裏有一件寶貝，你可曉得？』行者道：『甚麼寶貝？』八戒笑道：『說與你，你不曾見；拿與你，你不認得。』行者道：『這馱子笑話我老孫。老孫五百年前，因訪仙家時，也曾雲遊在海角天涯，那般兒不曾見？』八戒道：『哥啊，人參果，你會見麼？』

行者驚道：『這個真不曾見，但只常聞得人說：人參果乃是草還丹，人吃了極能延壽。如今那裏有得？』八戒道：『他這裏有。那童子拿兩個與師父吃，那老和尚不認得，道是三朝未滿的孩童，不曾敢吃。那童子老大懶懶，師父既不吃，便該讓我們，他就瞞着我們，在這隔壁房裏，一家一個，嚙啍嚙啍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裏流涎。——怎麼得一個兒嘗新？我想你有些溜撒，去他那園子裏偷幾個來嘗嘗，如何？』行者道：『這個容易。老孫去，手到擒來。』急抽身，往前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啊，我聽得他在這房裏說，要拿甚麼金擊子去打哩。須是幹得停當，不可走露風聲。』行者道：『我曉得，我曉得。』

那大聖使一個隱身法，閃進道房看時，原來那兩個道童，吃了果子，上殿與唐僧說話，不在房裏。行者四下裏觀看，看有甚麼金擊子，但只見牕櫺上掛着一條赤金，有二尺長短，有指頭粗細；底下是一個蒜疙疸的頭子，上邊有眼，繫着一根綠絨繩兒。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擊子。』他却取下來，出了道房，徑入後邊去，推開兩扇門，抬頭觀看——呀！却是一座花園！但見——

朱欄寶檻，曲砌峯山。奇花與麗日爭妍，翠竹共青天鬪碧。流杯亭外，一彎綠柳似拖煙；賞月臺前，數簇喬松如潑靛。紅拂拂，錦巢榴；綠依依，繡墩草。青茸茸，碧砂蘭；攸蕩蕩，臨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錦槐傍朱欄玉砌。有或紅或白千葉桃，有或香或黃九秋菊。茶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臺，相連芍藥闕。看不盡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松。更有那鶴莊鹿宅，方沼圓池；泉流碎玉，地萼堆金。朔風觸綻梅花白，春來點破海棠紅。——誠所謂人間第一仙景，西方魁首叢林。

那行者觀看不盡，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却是一座菜園——

佈種四時蔬菜，菠芹、薯蕷、姜、芋、蘿蔔、瓠、茭、苜蓿、葱、蒜、芫荽、韭、薤、窩、蕪、薑、蒿、苦、蕒、葫、蘆、茄子、須、栽、蔓、菁、蘿、蔔、羊、頭、埋、紅、苜、青、菘、紫、芥。

行者笑道：「他也是個自種自吃的道士。」走過菜園，又見一層門，推開看處，「呀！只見那正中間有根大樹，真個是青枝馥郁，綠葉陰森，那葉兒却似芭蕉模樣，直上去有千尺餘高，根下有七八丈圍圓。那行者倚在樹下，往上一看，只見向南的枝上，露出一個「人參果」，真個像孩兒一般。原來尾間上是個挖蒂，看他丁在枝頭，手脚亂動，點頭幌惱，風過處似乎有聲。行者歡喜不盡，暗自誇稱道：「好東西呀！果然罕見！果然罕見！」他倚着樹，颺的一聲，攆將上去。

那猴子原來第一會爬樹偷果子，他把金鑿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撲的落將下來，他也隨跳下來跟尋，寂然不見；四下裏草中找尋，更無踪跡。行者道：「蹺蹺蹺蹺！想是有脚的會走；就

走也跳不出牆去。我知道了，想是花園中土地不許老孫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他就捻着訣，念一口「唵」字呪，拘得那花園土地前來，對行者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勾呀？」

行者道：『你不知老孫是蓋天下有名的賊頭。我當年偷蟠桃，盜御酒，竊靈丹，也不曾有人敢與我分用；怎麼今日偷他一個果子，你就抽了我的頭去了？這果子是樹上結的，空中過鳥也該有分，老孫就吃他一個，有何大害？怎麼剛打下來，你就撈了去？』土地道：『大聖，錯怪了小神也。這寶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個鬼仙，怎麼敢拿去？就是聞也無福聞聞。』行者道：『你既不會拿去，如何打下來就不見了？』土地道：『大聖只知這寶貝延壽，更不知他的出處哩。』

行者道：『有甚出處？』土地道：『這寶貝，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頭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有緣的，聞一聞，就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就活四萬七千年。却是只與五行相畏。』行者道：『怎麼與五行相畏？』土地道：『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時必用金器，方得下來。打下來，却將盤兒用絲帕襯墊，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壽。吃他須用磁器，清水化開食用。遇火即焦而無用。遇土而入者，大聖方纔打落地上，他即鑽下土去了。這個土有四萬七千年，就是鋼鑽鑽他也鑽不

動些須，比生鐵也還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長生。大聖不信時，可把這地下打打兒看。」行者即掣金箍棒，築了一下，響一聲，迸起棒來，土上更無痕迹。行者道：「果然！果然！我這棍，打石頭如粉碎，掃生鐵也有痕。怎麼這一下打不傷些兒？這等說，我却錯怪了你了，你回去罷。」那土地即回本廟去訖。大聖却有算計，爬上樹，一隻手使擊子，一隻手將錦布直裰的襟兒扯起來做個兜子等住，他却串枝分葉，敲了三個果，兜在襟中，跳下樹，一直前來，徑到廚房裏去。

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麼？」行者道：「這不是老孫的手到擒來。這個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聲。」八戒即招手叫道：「悟淨，你來。」那沙僧搬下行李，跑進廚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開衣兜道：「兄弟，你看這個是甚的東西？」沙僧見了道：「是人參果。」行者道：「好啊！你倒認得。你曾在那裏吃過的？」沙僧道：「小弟雖不曾吃，但舊時做捲簾大將，扶持鸞輿赴蟠桃宴，嘗見海外諸仙將此果與王母上壽。見便曾見，却未曾吃。哥哥，可與我些兒嘗嘗？」行者道：「不消講，兄弟們一家一個。」

他三人將三個果各各受用。那八戒食腸大口又大，一則是聽見童子吃時便覺饑蟲拱動，却纔見了果子，拿過來，張開口，鼓轆的囫圇吞嚥下肚，却白着眼胡賴，向行者沙僧道：『你兩個吃的是甚麼？』沙僧道：『人參果。』八戒道：『甚麼滋味？』行者道：『悟淨，不要睬他！你倒先吃了，又來問誰？』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像你們細嚼細嚥，嘗出些滋味。我也不知有核無核，就吞下去了。哥啊，爲人爲徹，已經調動我這饑蟲，再去弄個兒來，老豬細細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這個東西，比不得那米食麵食，撞着儘飽。像這一萬年只結得三十個，我們吃他這一個，也是大有緣法，不等小可。罷！罷！罷！』他欠起身來，把一個金擊子，瞞瞞眼兒，丟進他道房裏，竟不睬他。

那獸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噥，不期那兩個道童復進房來，取茶去獻，只聽得八戒還囔甚麼：『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個兒吃吃纔好！』清風聽見，心疑道：『明月，你聽那長嘴和尚講：『人參果還要個吃吃。』師父別時叮嚀，教防他手下人囉啤，莫敢是他偷了我們寶貝麼？』明月回頭道：『哥耶，不好了！不好了！金擊子如何落在地下？我們去園裏看看來！』』

他兩個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見花園開了。清風道：『這門是我關的，如何開了？』又急轉過花園，只見菜園門也開了。忙入人參園裏，倚在樹下，望上查數，顛倒來往，只得二十二個。明月道：『你可會算帳？』清風道：『我會，你說將來。』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個，師父開園，分吃了兩個，還有二十八個；適纔打兩個與唐僧吃，還有二十六個；如今止剩得二十二個，却不少了四個？不消講，定是那夥惡人偷了，我們只罵唐僧去來。』

兩個出了園門，徑來殿上，指着唐僧，禿前禿後，穢語污言，不絕口的亂罵，賊頭鼠腦，臭短臊長，沒好氣的胡嘍。唐僧聽不過道：『仙童啊，你鬧的是甚麼？消停些兒，有話慢說，不妨，不要胡說散道的。』清風說：『你的耳聾？我是蠻話，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參果，怎麼不容我說？』唐僧道：『人參果怎麼模樣？』明月道：『纔拿來與你吃，你說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彌陀佛！那東西一見，我就心驚胆戰，還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饑痞，也不敢幹這賊事。不要錯怪了人。』清風道：『你雖不曾吃，還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這等也說得是你，且莫喫，等我問他們看。果若是偷了，教他賠你。』明月道：『賠呀！就有錢那裏去買！』三藏道：

「縱有錢沒處買，常言道：『仁義值千金。』教他陪你個禮，便罷了——也還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裏分不均，還在那裏嚷哩。」

三藏叫聲：「徒弟，且都來。」沙僧聽見道：「不好了！決撒了！老師父叫我們，小道童胡廝罵，不是舊話兒走了風，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殺人！這個不過是飲食之類，若說出來，就是我們偷嘴了，只是莫認。」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罷。」他三人只得出了廚房，走上殿去。嘆！畢竟不知怎麼與他抵賴，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捉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却說他兄弟三衆，到了殿上，對師父道：『飯將熟了，叫我們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問飯。他這觀裏，有甚麼人參果，似孩子一般的東西，你們是那一個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實不曉得，不曾見。』清風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孫生的是這個笑容兒，莫成爲你不見了甚麼果子，就不容我笑？』三藏道：『徒弟息怒。我們是出家人，休打誑語，莫吃昧心食。果然吃了他的，陪他個禮罷。何苦這般抵賴？』

行者見師父說得有理，他就實說道：『師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聽見那兩個道童吃甚麼人參果，他想一個兒嘗新，着老孫去打了三個，我兄弟們各吃了一個。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麼？』明月道：『偷了我四個，這和尚還說不是賊哩！』八戒道：『阿彌陀佛！既是偷了四

個，怎麼只拿出三個來分，預先就打起一個偏手？那獸子倒轉亂曬。

二仙童問得是實，越加毀罵。就恨得個大聖，鋼牙咬響，火眼睜圓，把條金箍棒搯了又搯，忍了又忍道：「這童子這樣可惡，等我送他一個『絕後計』，教他大家都吃不成罷！」他把腦後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變做個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淨，忍受着道童嚷罵；他的真身，出一個神，縱雲頭，跳將上去，徑到人叢園裏，掣金箍棒往樹上乒乓一下，又使個推山移嶺的神力，把樹一推推倒。可憐葉落柯開根出土，道人斷絕草還丹！

那大聖推倒樹，在枝兒上尋果子，那裏得有半個。原來這寶貝遇金而落，他的棒兩頭是金裏的，况鐵又是五金之類，所以敲着就振下來；既下來，又遇土而入；因此上邊再沒一個果子。他道：「好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鐵棒，徑往前來，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却說那仙童罵殺多時，清風道：「明月，這些和尚也受得氣哩！我們罵了這半會，通沒個

招聲。想必他不曾偷吃。倘或樹高葉密，數得不明，不要枉罵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明月道：「也是。」他兩個果又到園中，只見那樹倒榭開，果無葉落，諛得清風脚軟，跌根頭，明月腰酥打散垢。那兩個魂飛魄散。有詩爲證——

三藏西臨萬壽山，悟空斷送草還丹。
榭開葉落仙根露，明月清風心胆寒。

他兩個倒在塵埃，語言顛倒，只叫「怎麼好！怎麼好！害了我五莊觀裏的丹頭，斷絕我仙家的苗裔！師父來家，我兩個怎的回話？」明月道：「師兄莫嚷。我們且整了衣冠，莫要驚張了這幾個和尚。這個沒有別人，定是那個毛臉和尚做的事。若是與他分說，定要與他爭鬪。你想我們兩個怎麼敵得過他四個？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說果子不少，我們錯數了，轉與他陪個不是。他們飯已熟了，我等他吃飯時，再貼他些兒小菜。他一家拿着一個碗，你却站在門左，我却站在門右，撲的把門關倒鎖住，不要放他。待師父來家，憑他怎的處置。他又是師父的故人，饒了他也是師父的人情，不饒他我們也拿住個賊在，庶幾可以免我等之罪。」

清風聞言道：「有理！有理！」他兩個強打精神，勉生歡喜，從後園中徑來殿上，對唐僧控

背躬身道：『師父，適間言語粗俗，多有沖撞，莫怪，莫怪。』三藏問道：『怎麼說？』清風道：『果子不少，只因樹葉高密，不曾看得明白，纔然又去查查，還是原數。』那八戒就趁脚兒躡道：『你這個童兒，年幼不知事體，就來亂罵，白口咀呪，枉賴了我們也不當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裏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說！是說！果子已曾了帳，怎的說這般話……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三藏道：『既如此，盛將飯來，我們吃了去罷。』

那八戒便去盛飯，沙僧安放棹椅，二童忙取小菜，却是些醬瓜，醬茄，糟蘿蔔，醋豆角，醃窩蕪，綽芥菜，共排了七八碟兒，與師徒們吃飯；又提一壺好茶，兩個茶鍾，伺候左右。那師徒四衆，却纔拿起碗來，這童子一邊一個，撲的把門關上，插上一把兩鎖銅鎖。八戒笑道：『這童子差了。你這裏風俗不好，却怎的關了門食飯？』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飯兒開門。』清風罵道：『我把你這個害饑勞偷嘴的禿賊，你偷吃了我的因果，已該一個擅食田園瓜果之罪，却又把我的仙樹推倒，壞了我五莊觀裏仙根，你還要說嘴哩！——若能覓得西方參佛面，只除是轉背搖車再托生！』

三藏聞言，丟下飯碗，把塊石頭放在心上。那童子將那前山門，二山門，通都上了鎖，却又來正殿門首，惡語惡言，賊前賊後，只罵到天色將晚，纔去吃飯。飯畢，歸房去了。唐僧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番番撞禍！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氣兒，讓他罵幾句，便也罷了；怎麼又推倒他的樹？若論這般情由，告起狀來，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行者道：「師父莫鬧，那童兒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們連夜起身。」沙僧道：「哥啊，幾層門都上了鎖，閉得甚緊，如何走麼？」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孫自有法兒。」八戒道：「愁你沒有法兒哩！你一變變甚麼虫蛭兒，瞞格子眼裏就飛將出去，只苦了我們不會變的，在此頂缸受罪哩！」唐僧道：「他若幹出這個勾當，不同你我出去啊，我就念起舊話經兒來，他却怎生消受！」

八戒聞言，又愁又笑道：「師父，你說的那裏話？我只聽得佛教中有卷楞嚴經，法華經，孔雀經，觀音經，金剛經，不曾聽見個甚那「舊話兒經」啊。」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頂上戴的這個箍兒是觀音菩薩賜與我師父的；師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來；叫做緊箍兒咒，又叫做緊箍兒經。」即此是也。但若念動了，我就頭疼，故有這

個法兒難我。——師父，你莫念，我決不負你，管情大家一齊出去。」

說話之間，不覺東方月上。行者道：「此時正好走了去罷。」八戒道：「哥啊，不要搗鬼，門俱鎖閉，往那裏走？」行者道：「你看手段！」把金箍棒捻在手中，使一個「解鎖法」，往門上一指，只聽得突躡的一聲響，幾層門雙鎖俱落，唵喇的開了門扇。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爐兒匠使搥子，便也不像這等爽利！」行者道：「這個門兒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門，指一指也開了！」却請師父出了門，上了馬，八戒挑着擔，沙僧攏着馬，徑投西路而去。

行者道：「你們且慢行，等老孫去照顧那兩個童兒睡一個月。」三藏道：「徒弟不可傷他性命；不然，又一個得財傷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曉得。」復進去，來到那童兒睡的房門外。他腰裏有帶的瞌睡虫兒，原來在東天門與增長天王猜枚耍子贏的。他摸出兩個來，瞞瞞眼兒彈將進去，徑奔到那童子臉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他纔趕上唐僧，順大路一直西奔。

這一夜馬不停蹄，行到天曉。三藏道：「這個猴頭弄殺我也！你因為嘴帶累我一夜無眠！」

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了，你且在這路旁邊樹林中將就歇歇，養養精神再走。」那

長老只得下馬，倚松根權作禪牀坐下。沙僧歇了擔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覺。孫大聖偏有心腸，你看他跳樹扳枝頑耍。四衆歇息不題。

却說那大仙自元始宮散會，領衆小仙出離兜率，徑下瑤天，墜祥雲，早來到萬壽山五莊觀門首看時，只見觀門大開，地上乾淨。大仙道：『清風，明月，却也中用。常時節，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們不在，他倒肯起早開門掃地。』衆小仙俱悅。行至殿上，香火全無，人踪俱寂，那裏有明月清風。衆仙道：『他兩個想是因我們不在，拐了東西走了。』大仙道：『豈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這般壞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却關門，就去睡了，今早還未醒哩。』

衆仙到他房門首看處，真個關着房門，鼾鼾沉睡；任外邊打門亂叫，那裏叫得醒來。衆仙撬開門板，着手扯下牀來，也只是不醒。大仙笑道：『好仙童啊！成仙的人，神滿再不想睡，却怎麼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快取水來。』一童急取水半盞遞與大仙。大仙念動咒語，嚙一口水，噴在臉上，隨即解了睡魔。二人方醒，忽睜睛，抹抹臉，抬頭觀看，認得是仙師和仙

兄等衆，慌得那清風頓首，明月叩頭道：「師父啊！你的故人，原是東來的和尚，——一夥強盜，十分兇狠！」

大仙笑道：「莫驚恐，慢慢的說來。」清風道：「師父啊，當日別後不久，果有個東土唐僧，一行有四個和尚，連馬五口。弟子不敢違了師命，問及來因，將人參果取了兩個奉上。那長老俗眼愚心，不識我們仙家的寶貝。他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個。不期他那手下有三個徒弟，有一個姓孫的，名悟空行者，先偷了四個吃了。是弟子們實實的言語了幾句，他却不容，暗自裏弄了個出神的手段，——苦啊……」

二童說到此處，止不住腮邊淚落。衆仙道：「那和尚打你來？」明月道：「不曾打，只是把我們人參樹打倒了。」大仙聞言，更不惱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孫的也是個太乙散仙，也曾大鬧天宮，神通廣大。既然打倒了寶樹，你可認得那些和尚？」清風道：「都認得。」大仙道：「既認得，都跟我來。衆徒弟們，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來打他。」衆仙領命。大仙與明月，清風，縱起祥光，來趕三藏。頃刻間就有千里之遙。大仙在雲端裏向西觀看，不見唐僧；及轉頭

向東看時，倒多趕了九百餘里。原來那長老一夜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雲頭，一縱趕過了九百餘里。

仙童道：『師父，那路旁樹下坐的是唐僧。』大仙道：『我已見了你兩個先回去罷。等我拿他。』那大仙按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個行脚全真。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領百衲袍，繫一條呂公繖。手搖塵尾，漁鼓輕敲。三耳草鞋登脚下，九陽巾子把頭包。飄飄風滿袖，口唱月兒高。

徑直來到樹下，對唐僧高叫道：『長老，貧道起手了。』那長老忙忙答禮道：『失瞻！失瞻！』大仙問：『長老是那方來的？爲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貧僧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者。路過此間，權爲一歇。』大仙佯訝道：『長老東來，可曾在荒山經過？』長老道：『不知仙宮是何寶山？』大仙道：『萬壽山五莊觀，便是貧道棲止處。』

行者聞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會！不會！我們是打上路來的。』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這個潑猴！你瞞誰哩？你倒在我觀裏把我人參果樹打倒，你連夜走在此間，還不

招認，遮飾甚麼！不要走！趁早去還我樹來！」

行者聞言，心中惱怒，掣鐵棒，不容分說，望大仙劈頭就打。大仙轉身躲過，踏祥光，徑到空中。行者也騰雲，急趕上去。大仙在半空現了本相，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紫金冠，無憂鶴髦穿。履鞋登足下，絲帶束腰間。體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顏。三鬚飄頷下，鴨翎鬢邊。相迎行者無兵器，止將玉塵手中撚。

那行者沒高沒低的棍子亂打。大仙把玉塵左遮右擋，奈了他兩三回合，使一個「袖裏乾坤」的手段，在雲端裏，把袍袖輕輕的一展，刷地前來，把四僧連馬一袖子籠住。八戒道：「不好了！我們都裝在絡繹裏了！」行者道：「馱子，不是絡繹，我們被他籠在衣袖中哩。」八戒道：「這個不打緊，等我一頓釘鈹，築他個窟窿，脫將下去，只說他不小心籠不牢吊的了罷！」那馱子使鈹亂築，那裏築得動；手捻着雖然是一個軟的，築起來就比鐵還硬。

那大仙轉祥雲，徑落五莊觀坐下，叫徒弟拿繩來。衆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從袖子裏，却像撮傀儡一般，把唐僧拿出，縛在正殿簷柱上；又拿出他三個，每一根柱上，綁了一個；將馬也

拿出拴在庭下，與他些草料；行李拋在廊下；又道：『徒弟，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鎗，不可加鉄鉞，且與我取出皮鞭來打他一頓，與我人參果出氣！』

衆仙即忙取出一條鞭，——不是甚麼牛皮羊皮麂皮犢皮的，原來是龍皮做的七星鞭。——着水浸在那裏。一個有力量的小仙把鞭執定道：『師父，先打那個？』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

行者聞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頓鞭打壞了啊，却不是我造的孽？』他忍不住，開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倒樹也是我，怎麼不先打我，打他做甚？』大仙笑道：『這潑猴倒言語剛烈！這等便先打他。』小仙問：『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數，打三十鞭。』那小仙輪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睜圓眼矚定，看他打那裏。原來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聲『變！』變作兩條熟鐵腿，看他怎麼打。

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吩咐道：『還該打三藏訓教不嚴，縱放頑徒撒潑。』那仙又輪鞭來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時，我師父不知，他在殿上與

你二童講話，是我兄弟們做的勾當。——縱是有教訓不嚴之罪，我爲弟子的，也當替打。再打我能。」大仙道：「這潑猴子雖是狡猾好頑，却倒也有些孝意。既這等，還打他罷。」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頭看看，兩隻腿似明鏡一般，通打亮了，更不知些疼癢。此時天色將晚。大仙道：「且把鞭浸在水裏，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歸房。晚齋已畢，盡皆安寢不題。

那長老淚眼雙垂，怨他三個徒弟道：「你等闖出禍來，却帶累我在此受罪，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報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轉嗟呀怎的？」唐僧道：「雖然不曾打，却也綁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師父，還有陪綁的在這裏哩。」行者道：「都不要嚷，再停會兒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虛頭了。這裏麻繩噴水，緊緊的綁着，還比關在殿上，被你使解鎖法，搨開門走哩！」行者道：「不是誇口話，那怕他三股麻繩，噴上了水，——就是碗粗棕纜，也只好當秋風！」

正話處，早已萬籟無聲，正是天街人靜，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脫下索來道：『師父，去啞！』沙僧慌了道：『哥哥，也救我們一救！』行者道：『悄悄！悄悄！』他却解了三藏，放下八戒，沙僧，繫束了偏衫，扣背了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齊出了觀門，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邊柳樹伐四顆來。』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處，快快取來！』

那獸子有些奔力，走了去，一嘴一顆，就拱了四顆，一抱抱來，行者將枝梢折了，教兄弟二人復進去，將原繩照舊綁在柱上。那大聖念動咒語，咬破舌尖，將血噴在樹上，叫『變！』一根變作長老，一根變作自身，那兩根變作沙僧，八戒都變得相貌一般，問他也就說話，叫名也就答應。他兩個却纔放開步，趕上師父。

這一夜依舊馬不停蹄，躲離了五莊觀，只是到天明，那長老在馬上搖橈打盹，行者見了，叫道：『師父不濟！出家人怎的這般辛苦？我老孫千夜不眠，也不曉得些困倦。且下馬來，莫教走路的人看見笑你。權在山坡下藏風聚氣處歇歇再走。』

不說他師徒在路暫住。且說那天仙，天明起來，吃了早齋，出在殿上，教：『拿鞭來，今日却該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輪着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兵兵打了三十輪過鞭來，對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樹也應道：『打麼。』及打沙僧，也應道：『打。』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個寒噤道：『不好了！』三藏問道：『怎麼說？』行者道：『我將四顆柳樹變作我師徒四衆，我只說他昨日打了我兩頓，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噤，收了法罷。』

那行者慌忙念呪收法，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丟了皮鞭，報道：『師父啊，爲頭打的是大唐和尚，這一會打的都是柳根！』大仙聞言，呵呵冷笑道：『孫行者真是一個好猴王，會聞他大鬧天宮，佈地網天羅，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罷，却怎麼綁些柳樹在此冒名頂替？決莫饒他趕去來！』那大仙說聲趕，縱起雲頭，往西一望，只見那和尚挑包策馬，正然走路。大仙低落雲頭，叫聲：『孫行者往那裏走，還我人參樹來！』八戒聽見道：『罷了！對頭又來了！』行者道：『師父，且把善字兒包起，讓我們使些兇惡，一發結果了他，脫身去罷。』

唐僧聞言，戰戰兢兢，未曾答應。他兄弟三衆，各舉神兵，一齊上前，把大仙圍住在空中，亂打亂築。這場惡鬪，有詩爲證：

悟空不識鎮元仙，與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麈尾自飄然。左遮右

攔隨來往，後架前迎任轉旋。夜去朝來難脫體，淹留何日到西天？

他兄弟三人，各逞威烈，一齊攻打。那大仙只把繩箒兒演架。那裏有半個時辰，他將袍袖一展，依然將四僧一馬並行李一袖籠去，返雲頭，又到觀裏，坐於殿上，却又在袖兒裏一個個搬出，將唐僧綁在階下矮槐樹上；八戒，沙僧，各綁在兩邊樹上；將行者綑倒，教把長頭布取十疋來。行者笑道：『又蒙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來與我們做中袖哩！——減省些兒，做個口中罷了。』那小仙將家機布搬將出來。大仙道：『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衆仙一齊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好好好！夾活兒就大殮了！』

須臾，纏裹已畢，又教拿出漆來。衆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把他三個渾身布裹，漆漆了，上留着頭臉在外。八戒道：『先生，上頭倒不打緊，只是下面還留孔兒，我們好出恭。』

那大仙又教把大鍋抬出來。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抬出鍋來，想是煮飯我們吃哩。』八戒道：『也罷了；讓我們吃些飯兒，做個飽死的鬼也好。』看衆仙果抬出一口大鍋支在階下。大仙叫架起乾柴，發起烈火教：『把清油熬上一鍋，燒得滾了，將孫行者下油鍋燂他一燂，與我人參樹報仇！』

行者聞言，暗喜道：『正可老孫之意。這一向不會洗澡，有些兒皮膚燥癢，好夕盪盪，足感盛情。』頃刻間，那油鍋將滾。大聖却又留心，恐他仙法難參，油鍋裏一時難做手脚，急回頭四顧，只見那臺下東邊是一座日規臺，西邊是一個石獅子。行者將身一縱，滾到西邊，咬破舌尖，把石獅子噴了一口，叫聲『變！』變作他本身模樣，也這般網作一團；他却出了元神，起在雲端裏，低頭看着道士。

只見那小仙報道：『師父，油鍋滾透了。』大仙教：『把孫行者抬下去！』四個仙童抬不動；八個來也抬不動；又加四個，也抬不動。衆仙道：『這猴子戀土難移，小自小，倒也結實。』却將二十個小仙扛將起來，往鍋裏一慣，烹的響了一聲，濺起些滾油點子，把那小道士們臉上

燙了幾個燎漿大泡！只聽得燒火的小童喊道：『鍋漏了！鍋漏了！』

說不了，油已漏得罄盡，鍋底打破。原來是一個石獅子放在裏面！大仙大怒道：『這個潑猴，着然無禮！教他當面做了手脚！你走了便罷，怎麼又搗了我的灶？這潑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擲砂弄汞，捉影捕風——罷罷罷！饒他去罷。且將唐三藏解下來，另換一新鍋，把他扎一扎，與人參樹報報仇罷。』那小仙真個動手，拆解布漆。

行者在半空裏聽得明白。他想着：『師父不濟，他若到了油鍋裏，一滾就死，二滾就焦，到三五滾，他就弄得個稀爛的和尙了！我還去救他一救。』好大聖，按落雲頭，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壞了布漆，扎我師父，還等我來下油鍋罷。』那大仙驚罵道：『我把你這獼猴，怎麼弄手段，搗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該倒灶，干我甚事？我纔自也要領你些油湯油水之愛，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鍋裏開風，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調菜吃；如今大小便通乾淨了，纔好下鍋。不要扎我師父，還來扎我罷。』那大仙聞言，呵呵冷笑，走出殿來，一把扯住。

畢竟不知有何話說，端的怎麼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處世須存心上刃，修身切記寸邊而。常言刃字爲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上士無爭傳亘古，聖人懷德繼當時。剛強更有剛強輩，究竟終成空與非。

却說那鎮元大仙用手攬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聞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縱有騰挪，脫不得我手。我就和你同到西天，見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還我人參果樹。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這先生，好小家子樣！若要樹活，有甚疑難！早說這話，可不省了一場爭競？』大仙道：『不爭競，我肯善自饒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師父，我還你一株活樹，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醫得樹活，我與你八拜爲交，結爲兄弟。』行者道：『不打緊，放了他們，老孫管教還你活樹。』

大仙諒他走不脫，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沙僧道：「師父啊，不知師兄搗得是甚麼鬼哩。」八戒道：「甚麼鬼！這叫做「當面人情鬼」！樹死了，又可醫得活！他弄個光皮散兒好看，托着求醫治樹，單單了脫身走路，還顧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決不敢撒了我們。我們問他那裏求醫去。」遂叫道：「悟空，你怎麼哄了仙長，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孫是真言實語，怎麼哄他？」三藏道：「你往何處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方從海上來。」我今要上東洋大海，遍遊三島十洲，訪問仙翁聖老，求一個起死回生之法，管教醫得他樹活。」三藏道：「此去幾時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說，與你三日之限。三日裏來便罷；若三日之外不來，我就念那話兒經了。」行者道：「遵命，遵命。」

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門來對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來。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師父，逐日家三茶六飯，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兒，老孫回來和你算帳，先搗場你的鍋底。衣服污了，與他漿洗漿洗。臉兒黃了些兒，我不要；若瘦了些，不出門。」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餓。」好猴王，急縱筋斗雲，別了五莊觀，徑上東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電，疾如流星，早到

蓬萊仙境。按雲頭，往下仔細觀看，真個好去處！有詩爲證：

大地仙鄉列聖曹，蓬萊分合鎮波濤。瑤臺影蘸天心冷，巨闕光浮海面高。五色烟

霞含玉籟，九霄星月射金鰲。西池王母常來此，奉祝三仙幾次桃。

那行者看不盡仙景，徑入蓬萊。正然走處，見白雲洞外，松陰之下，有三個老兒圍碁。觀局者是壽星，對局者是福星，祿星。行者上前叫道：『老弟們，作揖了。』那三星見了，拂退碁杆，回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特來尋你們耍子。』壽星道：『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逐日奔波山路，那些兒得閑，却來耍子？』

行者道：『實不瞞列位說。老孫因往西方，在半路有些兒阻滯，特來小事相干，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因何阻滯？乞爲明示，吾好裁處。』行者道：『因路過萬壽山五莊觀，有阻。』三老驚訝道：『五莊觀是鎮元大仙的仙宮，你莫不是把他人參果偷吃了？』行者道：『偷吃了能值甚麼！』三老道：『你這猴子，不知好歹。那果子聞一聞，活三百六十歲；吃一個，活四萬七千年，叫做「萬壽草還丹」。我們的道，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就可與天齊壽。我們還要

養精鍊氣存神，調和龍虎，捉坎填離，不知費多少工夫。你怎麼說他的能值甚麼？天下只有此種靈根！」行者道：「靈根靈根！我已弄了他個斷根哩！」三老驚道：「怎的斷根？」

行者道：「我們前日在他觀裏，那大仙不在家，只有兩個小童，接待了我師父，却將兩個人參果奉與我師。我師不認得，只說是三朝未滿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會讓得我們。是老孫就去偷了他三個，我兄弟三人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賊勦賊後的罵個不住，是老孫惱了，把他樹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樹上果子全無，杼開葉落，根出枝傷，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關住我們，又被老孫扭開鎖走了。」

「次日清晨，那先生回家趕來，問答間，語言不和，遂與他賭鬪；被他閃一閃，把袍袖展開，一袖子都籠去了，繩纏索綁，拷問鞭敲，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趕上，依舊籠去。他身無寸鐵，只是把個塵尾遮架。我兄弟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這一番仍舊擺佈，將布裏漆了我師父與兩師弟，却將我下油鍋。我又做了個脫身本事走了，把他鍋都打破。他見拿我不住，儘有幾分醋我。是我又與他好講，教他放了我師父，師弟，我與他斲樹管活，兩家纔得安寧。」

我想着「方從海上來」故此特遊仙境，訪三位老弟，有甚醫樹的方兒，傳我一個，急救唐僧脫苦。」

三星聞言，心中也悶道：「你這猴兒，全不識人。那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雖得了天仙，還是太乙散數，未入真流，你怎麼脫得他手？若是大聖打殺了走獸飛禽，螺虫鱗長，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參果乃仙木之根，如何醫治沒方沒方？」

那行者見說無方，却就眉峯雙鎖，額蹙千痕。福星道：「大聖，此處無方，他處或有，怎麼就生煩惱？」行者道：「無方別訪，果然容易，就是遊遍海角天涯，轉透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長老法嚴量窄，止與了我三日期限，三日以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緊箍兒咒哩。」三星笑道：「好好好好！若不是這個法兒拘束你，你又鑽天了。」壽星道：「大聖放心，不須煩惱。那大仙雖稱上輩，却也與我等有識。一則久別，不曾拜望；二來是大聖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與你道達此情，教那唐和尚莫念緊箍兒咒，休說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來，我們纔別。」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請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聖辭別三星不題。

却說這三星駕起祥光，即往五莊觀而來。那觀中合衆人等，忽聽得長天鶴唳，原來是三星光臨。但見那——

盈空藹藹祥光簇，霄漢紛紛香馥郁。綵霧千條護羽衣，輕雲一朵擎仙足。青鸞飛，丹鳳翻，袖引香風滿地撲。拄杖懸龍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童顏歡悅更無憂，壯體雄威多有福。執星籌，添海屋，腰掛葫蘆並寶鎖。萬繼千句福壽長，十洲三島隨緣宿。常來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間增百福。概乾坤，榮福祿，福壽無疆今喜得。三

老乘祥謁大仙，福堂和氣皆無極。

那仙童看見，即忙報道：「師父，海上三星來了。」鎮元子正與唐僧師弟閑敘，聞報，即降階奉迎。那八戒見了壽星，近前扯住，笑道：「你這肉頭老兒，許久不見，還是這般脫洒，帽兒也不帶個來！」遂把自家一個僧帽，撲的套在他頭上，撲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一加冠進爵也！」那壽星將帽子攢了，罵道：「你這個夯貨，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

奔貨，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個奔貨，反敢罵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壽添福添祿？』

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輩之禮見了大仙，方纔敘坐。坐定，祿星道：『我們一向久闊尊顏，有失恭敬。今因孫大聖攪擾仙山，特來相見。』大仙道：『孫行者到蓬萊去的？』壽星道：『是因爲傷了大仙的丹樹，他來我處求方醫治。我輩無方，他又到別處求訪，但恐違了聖僧三日之限，要念緊箍兒咒。我輩一來奉拜，二來討個寬限。』三藏聞言，連聲應道：『不敢念，不敢念。』

正說處，八戒又跑進來，扯住福星，要討果子吃。他去袖裏亂摸，腰裏亂挖，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檢。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麼規矩！』八戒道：『不是沒規矩，此叫做「番番是福」。』三藏又叱令出去。那馱子蹣跚出門，噙着福星，眼不轉睛的發狠。福星道：『奔貨！我那裏惱了你來！你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這叫「回頭望福」。』

那馱子出得門來，只見一個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丈尋鐘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奪過，跑

上殿，拿着小髻兒，用手亂敲亂打。大仙道：「這個和尚，越發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這叫做『四時吉慶。』」

證：且不说八戒打譚亂纏，却表行者離了蓬萊，又早到方丈仙山。這山真好去處，有詩爲

方丈巍峨別是天，太元宮府會神仙。紫臺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烟。金鳳自多盤蕊闕，玉膏誰逼灌芝田。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換仙人信萬年。

那行者按落雲頭，無心翫景。正走處，只聞得香風馥馥，玄鶴聲鳴，那壁廂有個神仙。但見：

盈空萬道霞光現，彩霧飄飄光不斷。丹鳳啣花也更鮮，青鸞飛舞聲嬌豔。福如東海壽如山，貌似小童身體健。壺隱洞天不老丹，腰懸與日長生篆。人間數次降禎祥，世上幾番消厄願。武帝曾宣加壽齡，瑤池每赴蟠桃宴。教化衆僧脫俗緣，指開

大道明如電，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靈山參佛面，聖號東華大帝君，煙霞第一神
仙眷。

孫行者靦面相迎，叫聲「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禮道：「大聖，失迎，請荒居奉茶。」遂與行者攜手而入。果然是貝闕仙宮，看不盡瑤池瓊閣，方坐待茶，只見翠屏後轉出一個童兒。他：

身穿道服飄霞爍，腰束絲絳光錯落。頭戴綸巾佈斗星，足登芒履遊仙岳。鍊元真，脫本殼，功行成時遂意樂。識破原流精氣神，主人認得無虛錯。逃名今喜壽無疆，

甲子週天管不着。轉回廊，登寶閣，天上蟠桃三度摸。縹緲香雲出翠屏，小仙乃是

東方朔。

行者見了，笑道：「這個小賊在這裏啊！帝君處沒有桃子你偷吃！」東方朔朝上進禮，答道：「老賊，你來這裏怎的？我師父沒有仙丹你偷吃。」帝君叫道：「曼倩休亂言，看茶來也。」曼倩原是東方朔的道名，他急入裏取茶二杯。

飲訖，行者道：『老孫此來，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當領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過萬壽山五莊觀，因他那小童無狀，是我一時發怒，把他人參果樹推倒，一時阻滯，唐僧不得脫身，特來尊處求賜一方醫治，萬望慨然。』帝君道：『你這猴子，到處裏闖禍。那五莊觀鎮元子，聖號與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麼就衝撞他？他那人參果樹，乃草還丹，你偷吃了，尚說有罪，却又連樹推倒，他肯干休？』

行者道：『正是呢。我們走脫了，被他趕上，把我們就當汗巾兒一般，一袖子都籠去了；所以角氣，沒奈何，許他求方醫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轉太乙還丹」，但能醫治世間生靈，却不能醫樹。樹乃土木之靈，天滋地潤，若是凡間的果木，醫治還可；這萬壽山乃先天福地，五莊觀乃淨土洞天，人參果又是天開地闢之靈根，如何可治無方無方！』

行者道：『既然無方，老孫告別。』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緊事，不敢久滯。』遂駕雲復至瀛洲海島，也好去處。有詩爲證——

珠樹玲瓏照紫煙，瀛洲宮闕接諸天。
青山綠水琪花艷，玉液銀鏤鐵石堅。
五色碧

雞啼海日，千年丹鳳吸朱煙。世人罔究壺中景，象外春光億萬年。

那大聖至瀛洲，只見那丹崖珠樹之下，有幾個皓髮鬚髯之輩，童顏鶴髮之仙，在那裏着棋飲酒，談笑謳歌。真個是——

祥雲光滿，瑞靄香浮。彩鸞鳴洞口，玄鶴舞山頭。碧藕水桃爲按酒，交梨火棗壽千秋。一個個丹詔無聞，仙符有籍；逍遙隨浪蕩，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難拘管，大地

乾坤抵自由。獻果玄猿對對參，隨多美愛；啣花白鹿雙雙拱，伏甚綢繆。

那些老兒正然洒樂，這行者厲聲高叫道：『帶我耍耍兒便怎的？』衆仙見了，急忙趨步相迎。有詩爲證——

人參果樹靈根折，大聖訪仙求妙訣。繚繞丹霞出寶林，瀛洲九老來相接。

行者認得是九老，笑道：『老兄弟們自在哩！』九老道：『大聖當年若存正，不鬧天宮，比我們還自在哩。如今好了，聞你歸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將那醫樹求方之事具陳了一遍。九老也大驚道：『你也忒惹禍惹禍，我等實是無方。』行者道：『既是無方，我且奉

別。」

九老又留他飲瓊漿，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飲了一杯漿，吃了他一塊藕，急急離了瀛洲，徑轉東洋大海。早望見落伽山不遠，遂落下雲頭，直到普陀巖上，見觀音菩薩在紫竹林中與諸天大神，木吒，龍女，講經說法。有詩爲證：

海主城高瑞氣濃，更觀奇異事無窮。須知隱絕千般外，盡出希微一品中。四聖授

時成正果，六凡聽後脫樊籠。少林別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滿樹紅。

那菩薩早已看見行者來到，卽命守山大神去迎。那大神出林來，叫聲「孫悟空，那裏去？」行者抬頭喝道：「你這個熊熊！悟空可是你叫的！當初不是老孫饒了你，你已是做了黑風山的屍鬼矣！今日跟了菩薩，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聽法教，你叫不得我一聲「老爺！」那黑熊真個得了正果，在菩薩處鎮守普陀，稱爲大神，是也虧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聖，古人云：『君子不念舊惡。』只管題他怎的？菩薩着我來迎你哩。」

這行者就端肅尊身，與大神到了紫竹林裏，參拜菩薩。菩薩道：「悟空，唐僧行到何處也？」

行者道：『行到西牛賀洲萬壽山了。』菩薩道：『那萬壽山有座五莊觀，鎮元大仙，你會他麼？』行者頓首道：『因是在五莊觀，弟子不識鎮元大仙，毀傷了他的人參果樹，沖撞了他，他就把我師父困滯，不得前進。』那菩薩情知，怪道：『你這潑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參果樹，乃天開地闢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讓他三分，你怎麼就打傷他樹？』

行者再拜道：『弟子實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兩個仙童，候待我等，是豬悟能曉得他有果子，要一個嘗新，弟子委偷了他三個，弟兄們分吃了。那童子知覺，罵我等無已，是弟子發怒，遂將他樹推倒。他次日回來趕上，將我等一袖子籠去，繩綁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當夜走脫，又被他趕上，依然籠了。三番兩次，其實難逃，已允了與他醫樹。却纔自海上求方，遍遊三島，衆神仙都沒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禮，特拜告菩薩，伏望慈憫，俯賜一方，以救唐僧，早西去。』菩薩道：『你怎麼不早來見我，却往島上去尋找？』

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薩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懇求。菩薩道：『我這淨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樹靈苗。』行者道：『可曾經驗過麼？』菩薩道：『經

驗過的。』行者問：『有何經驗？』菩薩道：『當年太上老君曾與我賭勝，他把我的楊柳枝拔了去，放在煉丹爐裏，烘得焦乾，送來還我，是我插在瓶中，一晝夜復得青枝綠葉，與舊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醫活，况此推倒的，有何難哉！』

菩薩吩咐大眾：『看守林中，我去去來。』遂手托淨瓶，白鸚哥前邊巧囑，孫大聖隨後相從。有詩爲證：

玉毫金像世難論，正是慈悲救苦尊。
過去却逢清淨佛，至今成得有爲身。
幾生慾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絕點塵。
甘露久經真妙法，管教寶樹永長生。

却說那觀裏大仙與三老正然清話，忽見孫大聖按落雲頭，叫道：『菩薩來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與鎮元子共三藏師徒，一齊迎出寶殿。菩薩纔住了祥雲，先與鎮元子陪了話，後與三星作禮。禮畢上坐。那階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那觀中諸仙也來拜見。行者道：『大仙不必遲疑，趁早兒陳設香案，請菩薩替你治那樹去。』大仙躬身謝菩薩道：『小可的

勾當，怎麼敢勞菩薩下降？」菩薩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孫悟空沖撞了先生，理當陪償寶樹。」三老道：「既如此，不須謙講了，請菩薩都到園中去看看。」

那大仙即命設具香案，打掃後園，請菩薩先行。三老隨後，三藏師徒與本觀衆仙，都到園內觀看時，那顆樹倒在地下，土開根現，葉落枝枯。菩薩叫：「悟空，伸手來。」那行者將左手伸開。菩薩將楊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裏畫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樹根之下，但看水出爲度。那行者捏着拳頭，往那樹根底下揣着，須臾，有清泉一注。菩薩道：「那個水不許犯五行之器，須用玉瓢舀出，扶起樹來，從頭澆下，自然根皮相合，材長葉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們，快取玉瓢來。」鎮元子道：「貧道荒山，沒有玉瓢，只有玉茶盞，玉酒杯，可用得麼？」菩薩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罷，取將來看。」

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個茶盞，四五十個酒盞，却將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樹來，扶得周正，攤上土，將玉器內甘泉，一甌甌捧與菩薩。菩薩將楊柳枝細細洒上，口中又念着經咒。

不多時，洒淨那箇出之水，見那樹果然依舊青枝綠葉，濃郁陰森，上有二十三個人參果。清風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見了果子時，顛倒只數得二十二個；今日回生，怎麼又多了一個？』行者道：『日久見人心。』前日老孫只偷了三個，那一個落下地來，土地說這寶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風信，只纏到如今，纔見明白。』菩薩道：『我方纔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與五行相畏，故耳。』

那大仙十分歡喜，急令取金擊子來，把果子敲下十個，請菩薩與三老復回寶殿，一則謝勞，二來做個「人參果會」。衆小仙遂調開桌椅，鋪設丹盤，請菩薩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鎮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個。有詩爲證：

萬壽山中古洞天，人參一熟九千年。靈根現出枒枝損，甘露滋生果葉全。三老喜

逢皆舊契，四僧幸遇是前緣。自今會服人參果，盡是長生不老仙。

此時菩薩與三老各吃了一個，唐僧始知是仙家寶貝，也吃了一個。悟空三人，亦各吃一個。鎮元子陪了一個，本觀仙衆分吃了一個。行者纔謝了菩薩，回上普陀巖，送三星徑轉蓬萊。

烏鎮兀子却又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爲兄弟。這纔是不打不成相識，兩家合了一家。師徒四衆，喜喜歡歡，天晚歇了。那長老纔是——

有緣吃得草還丹，長壽苦捱妖怪難。

畢竟到明日不知如何作別，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

却說三藏師徒，次日天明，收拾前進。那鎮元子與行者結爲兄弟，兩人情投意合，決不肯放；又安排管待，一連住了五六日。那長老自服了草還丹，真是脫胎換骨，神爽體健。他取經心重，那裏肯淹留，無已，遂行。

師徒別了上路，早見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險峻，恐馬不能前，大家須仔細仔細！』行者道：『師父放心，我等自然理會。』好猴王，他在馬前，橫擔着棒，剖開山路，上了高崖，看不盡——

峯巖重疊，湖壑灣環。虎狼成陣走，麋鹿作羣行。無數獐獍鑽簇簇，滿山狐兔聚叢叢。千尺大蟒，萬丈長蛇。大蟒噴愁霧，長蛇吐怪風。道旁荆棘牽漫，嶺上松栴秀麗。

薛蘿滿目，芳草連天。影落滄溟北，雲開斗柄南。萬古常含元氣老，千峯纍列日光

寒。

那長老馬上心驚，孫大聖佈施手段，舞着鐵棒，哮吼一聲，謊得那狼蟲獼竽，虎豹奔逃。師徒們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處，三藏道：「悟空，我這一日，肚中餓了，你去那裏化些齋吃。」行者陪笑道：「師父好不聰明。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後不着店，有錢也沒買處，教往那裏尋齋？」三藏心中不快，口裏罵道：「你這猴子！想在兩界山，被如來壓在石匣之內，口能言，足不能行，也虧我救你性命。摩頂受戒，做了我的徒弟，怎麼不肯努力，常懷懶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頗慇懃，何常懶惰？」三藏道：「你既慇懃，何不化齋我吃？我肚饑怎行？況此地山嵐瘴氣，怎麼得上雷音？」行者道：「師父休怪，少要言語。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違慢了你，便要念那話兒，你下馬穩坐，等我尋那裏有人家處化齋去。」

行者將身一縱，跳上雲端裏，手搭涼篷，睜眼觀看，可憐西方路甚是寂寞，更無莊堡人家；正是多逢樹木，少見人煙去處。看多時，只見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陽處，有一片鮮紅的

點子。行者按下雲頭道：『師父，有吃的了。』那長老問甚東西。行者道：『這裏沒人家化飯，那南山有一片紅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我去摘幾個來你充饑。』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爲上分了！』行者取了鉢盂，縱起祥光，你看他筋斗幌幌，冷氣颼颼，須臾間，奔南山摘桃不題。

却說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嶺峻却生精。』果然這山上有一個妖精。孫大聖去時，驚動那怪。他在雲端裏，踏着陰風，看見長老坐在地下，就不勝歡喜道：『造化！造化！幾年家人都講東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蟬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體，有人吃他一塊肉，長壽長生，真個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見長老左右手下有兩員大將護持，不敢攔身。他說兩員大將是誰？說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雖沒甚麼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帥，沙僧是捲簾大將，他的威氣尚不會泄，故不敢攔身。

妖精說：『等我且戲他戲，看怎麼說。』好妖精，停下陰風，在那山凹裏，搖身一變，變做個

月貌花容的女兒，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左手提着一個青砂罐兒，右手提着一個綠磁瓶兒，從西向東，竟奔唐僧——

聖僧歇馬在山巖，忽見裙釵女近前。翠袖輕搖籠玉笋，湘裙斜拽顯金蓮。汗流粉

面花含露，塵拂蛾眉柳帶煙。仔細定睛觀好處，看看行至到身邊。

八戒見了，叫：『八戒，沙僧，悟空纔說這裏曠野無人，你看那裏不走出一個人來了？』八

戒道：『師父，你與沙僧坐着，等老猪去看看來。』那馱子放下釘鈿，整整直裰，擺擺搖搖，充作個斯文氣象，一直的覩面相迎。真個是遠看未實，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

冰肌藏玉骨，衫領露酥胸。柳眉積翠黛，杏眼閃銀星。月樣容儀俏，天然性格清。體

似燕藏柳，聲如鶯囀林。半放海棠籠曉日，纔開芍藥弄春情。

那八戒見他生得俊俏，馱子就動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亂語，叫道：『女菩薩，往那裏去？手裏提着是甚麼東西？』分明是個妖怪，他却不能認得。那女子連聲答應道：『長老，我這青罐內是香米飯，綠瓶裏是炒麵筋。特來此處無他故，因還誓願要齋僧。』

八戒聞言，滿心歡喜，急抽身，就跑了個豬頭風，報與三藏道：「師父！吉人自有天相！」師父餓了，教師兄去化齋，那猴子不知那裏摘桃兒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又有些下墜。你看那不是個齋僧的來了？」唐僧不信道：「你這個夯貨胡纏！我們走了這向，好人也不會遇着一個，齋僧的從何而來？」八戒道：「師父，這不到了？」三藏一見，連忙跳起身來，合掌當胸道：「女菩薩，你府上在何處住？是甚人家？有甚願心，來此齋僧？」

分明是個妖精，那長老也不認得。那妖精見唐僧問他來歷，他立地就起個虛情，花言巧語，來賺哄道：「師父，此山叫做蛇回獸怕的白虎嶺。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經好善，廣齋方上，遠近僧人；只因無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門第，配嫁他人，又恐老來無倚，只得將奴招了一個女婿，養老送終。」三藏聞言道：「女菩薩，你語言差了。聖經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與你招了女婿，——有願心，教你男子還，便也罷，怎麼自家在山行走？又沒個侍兒隨從。這個是不遵婦道了。」

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語道：「師父，我丈夫在山北凹裏，帶幾個客子鋤田。這是奴奴煮

的午飯，送與那些人吃的。只爲五黃六月，無人使喚，父母又年老，所以親身來送。忽遇三位遠來，却思父母好善，故將此飯齋僧。如不棄嫌，願表芹獻。」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來，我不敢吃。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飯，你丈夫曉得，罵你，却不罪坐貧僧也？」

那女子見唐僧不肯吃，却又滿面春生道：「師父啊，我父母齋僧，還是小可；我丈夫更是個善人，一生好的是修橋補路，愛老憐貧。但聽見說這飯送與師父吃了，他與我夫妻情上，比尋常更是不同。」三藏也只是不吃。旁邊却惱壞了八戒。那獸子努着嘴，口裏埋怨道：「天下和尚也無數，不曾像我這個老和尚罷軟！現成的飯——三分兒——倒不吃，只等那猴子來做四分纔吃！」他不容分說，一嘴把個碓子拱倒，就要動口。

只見那行者自南山頂上，摘了幾個桃子，托着鉢盂，一筋斗，點將回來；睜火眼金睛觀看，認得那女子是個妖精，放下鉢盂，掣鐵棒，當頭就打。諛得個長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將來打誰？」行者道：「師父，你面前這個女子，莫當做個好人；他是個妖精，要來騙你哩。」三藏道：「你這個猴頭，當時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亂道？這女菩薩有此善心，將這飯要齋我等，

你怎麼說他是妖精？」行者笑道：「師父你那裏認得老孫在水簾洞內做妖魔時若想人肉吃，便是這等：或變金銀，或變莊臺，或變醉人，或變女色。有那等痴心的愛上我，我就迷他到洞內，儘意隨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還要曬乾了防天陰哩！師父，我若來遲，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

那唐僧那裏肯信，只說是個好人。行者道：「師父，我知道你了，你見他那等容貌，必然動了凡心。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幾科樹來，沙僧尋些草來，我做木匠，就在這裏搭個窩鋪，你與他圓房成事，我們大家散火，却不是件事業？何必又跋涉，取甚經去？」那長老原是個軟善的人，那裏吃得他這句言語，羞得光頭徹耳通紅。

三藏正在此羞慚，行者又發起性來，掣鐵棒，望妖精劈頭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個「解屍法」，一見行者棍子來時，他却抖擻精神，預先走了，把一個假屍首打死在地下。謊得個長老戰戰兢兢，口中作念道：「這猴着然無禮，屢勸不從，無故傷人性命！」行者道：「師父莫怪，你且來看看這確子內是甚東西。」

沙僧攙着長老，近前看時，那裏是甚香米飯，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長蛆；也不是麵筋，却是幾個青蛙，癩蝦蟆，滿地亂跳。長老却有三分兒信了，怎禁豬八戒氣不忿，在旁漏八分兒唆嘴道：『師父，說起這個女子，他是此間農婦，因為送飯下田，路遇我等，却怎麼栽他是個妖精？哥哥的棍重，走將來，試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殺了，怕你念甚麼緊箍兒咒，故意的使個障眼法兒，變做這等樣東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哩。』

三藏聞此一言，就是晦氣到了，果然信那猊子攬唆，手中捻訣，口裏念咒。行者就叫：『頭疼！頭疼！莫念！莫念！有話便說。』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時時常要方便，念念不離善心，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你怎麼步步行兇，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你教我回那裏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該那個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過。終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你快回去！』行者道：『師父，我回去便也罷了，只是不會報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與你有甚恩？』

那大聖聞言，連忙跪下叩頭道：『老孫因大鬧天宮，致下了傷身之難，被我佛壓在兩界山，幸觀音菩薩與我受了戒行，幸師父救脫吾身，若不與你同上天，顯得我「知恩不報非君子，萬古千秋作罵名。」』

原來這唐僧是個慈憫的聖僧。他見行者哀告，却也回心轉意道：『既如此說，且饒你這一次，再休無禮。如若仍前作惡，這呪語顛倒就念二十遍！』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却纔伏侍唐僧上馬，又將摘來桃子奉上。唐僧在馬上也吃了幾個，權且充饑。

却說那妖精，脫命昇空。原來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殺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雲端裏，咬牙切齒，暗恨行者道：『幾年只開得講他手段，今日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已是不認得我，將要吃飯，若低頭聞一聞兒，我就一把撈住，却不是我的人？不期被他走來，弄破我這勾當，又幾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饒了這個和尚，誠然是勞而無功也。我還下去戲他一戲。』好妖精，按落陰雲，在那前山坡下，搖身一變，變作個老婦人，年滿八旬，手拄着一根彎頭竹杖，一步一

聲的哭着走來。

八戒見了，大驚道：『師父不好了！那媽媽兒來尋人了！』唐僧道：『尋甚人？』八戒道：『師兄打殺的，定是他女兒。這個定是他娘尋將來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說！那女子十八歲，這老婦有八十歲，怎麼六十多歲還生產斷乎是個假的，等老孫去看來。』好行者拽開步，走近前，觀看那怪物——

假變一婆婆，兩鬢如冰雪，走路似雲騰，行步虛怯怯，弱體瘦伶仃，臉如枯菜葉，額骨望上翹，嘴唇往下別。老年不比少年時，滿臉都是荷包摺。

行者認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論，舉棒劈面便打。那怪見棍子起時，依然抖擻，又出化了元神，脫真兒去了；把個假屍首又撇在路旁之下。唐僧一見，驚下馬來，睡在路旁，更無二話，只是把緊箍兒咒顛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可憐把個行者頭，勒得似個凹腰葫蘆，十分疼痛難忍，滾將來哀告道：『師父莫念了！有甚話說了罷！』唐僧道：『有甚話說出家人耳聽善言，不墮地獄。我這般勸化你，你怎麼只是行兇把平人打死一個，又打死一個，此是何故？』行者道：『他

是妖精。」唐僧道：「這個猴子胡說！就有許多妖怪！你是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你去罷！」行者道：「師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應。」唐僧道：「你有甚麼不相應處？」八戒道：「師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這幾年和尚，不戒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內的甚麼舊褌衫，破帽子，分兩件與他罷。」

行者聞言，氣得暴跳道：「我把你這個尖嘴的夯貨！老孫一向秉教沙門，更無一毫嫉妒之意，貪戀之心，怎麼要分甚麼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貪戀，如何不去？」行者道：「實不瞞師父說。老孫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簾洞，大展英雄之際，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萬七千小怪，頭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黃袍，腰繫的是藍田帶，足踏的是步雲履，手執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實也曾爲人。自從涅槃罪度削髮，秉正沙門，跟你做了徒弟，把這個「金箍兒」勒在我頭上，若回去，却也難見故鄉人。師父果若不要我，把那個鬆箍兒，呪念一念，退下這個箍子，交付與你，套在別人頭上，我就快活相應了。也是跟你一場，莫不成這些人意兒也沒有了？」

唐僧大驚道：「悟空，我當時只是菩薩暗受一卷緊箍兒咒，却沒有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若無鬆箍兒咒，你還帶我去走走罷。」長老又沒奈何道：「你且起來，我再饒你這一次，却不可再行兇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伏侍師父上馬，剖路前進。

却說那妖精，原來行者第二棍也不會打殺他。那怪物在半空中，誇獎不盡道：「好個猴王，着實有眼！我那般變了去，他也還認得我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過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伏我所管了。若是被別處妖魔撈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這下去戲他一戲。」好妖精，按聳陰風，在山坡下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老公公，真個是——

白髮如彭祖，蒼髯賽壽星。耳中鳴玉磬，眼裏幌金星。手拄龍頭拐，身穿鶴氅輕。

珠招在手，口誦南無經。

唐僧在馬上見了，心中大喜道：「阿彌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公路也走不上來，遍法的還念經哩。」八戒道：「師父，你且莫要誇獎，那個是禍的根哩。」唐僧道：「怎麼是禍根？」

八戒道：「師兄打殺他的女兒，又打殺他的婆子，這個正是他的老兒尋將來了。我們若撞在他的懷內時，師父，你便償命，該個死罪；把老豬爲從，問個充軍；沙僧喝令，問個擺站；那師兄使個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們三個頂缸？」

行者聽見道：「這個獸根，這等胡說，可不諛了師父？等老孫再去看看。」他把棍藏在身邊，走上前，迎着怪物，叫聲：「老官兒，往那裏去？怎麼又走路，又念經？」那妖精錯認了定盤星，把孫大聖也當做個等閑的，遂答道：「長老啊，我老漢祖居此地，一生好善齋僧，看經念佛，命裏無兒，止生得一個小女，招了個女婿。今早送飯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來找尋，也不見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漢特來尋看。果然是傷殘他命，也沒奈何，將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塋中。」

行者笑道：「我是個做嬰虎的祖宗，你怎麼袖子裏籠了個鬼兒來哄我？你瞞不過我！我認得你是個妖精！」那妖精諛得頓口無言。行者掣鐵棒來，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顯得他倒弄個風兒；若要打他，又怕師父念那話兒呪語。」又思量道：「不打殺他，他一時間抄空兒

把師父撈了去，却不又費心勞力去救他……還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殺，師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兒。」憑着我巧言花語，嚼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罷了。」

好大聖，念動咒語，叫當坊土地，本處山神道：「這妖精三番來戲弄我師父，這一番却要打殺他。你與我在半空中作證，不許走了。」衆神聽令，誰敢不從，都在雲端裏照應。那大聖棍起處，打倒妖魔，纔斷絕了靈光。那唐僧在馬上，又說得戰戰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邊又笑道：「好行者風發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個人！」

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馬前，叫道：「師父，莫念莫念！你且來看看他的模樣。」却是一堆粉骷髏在那裏。唐僧大驚道：「悟空，這個人纔死了，怎麼就化作一堆骷髏？」行者道：「他是個潛靈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敗本，被我打殺，他就現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聞說，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邊唆嘴道：「師父，他的手重棍兇，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話兒，故意變化這個模樣，掩你的眼目哩！」

唐僧果然耳軟，又信了他，隨復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於路旁，只叫「莫念莫念！莫念莫念！莫念莫念！莫念莫念！」

快說了罷！」唐僧道：「猴頭！還有甚說話！出家人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你在這荒郊野外，一連打死三人，還是無人檢舉，沒有對頭；倘到城市之中，人煙湊集之所，你拿了那哭喪棒，一時不知好歹，亂打起人來，撞出大禍，教我怎的脫身？你回去罷！」行者道：「師父錯怪了我，也這斷分明是個妖魔，他實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又不認得，反信了那獸子讒言冷語，屢次逐我。常言道：『事不過三。』我若不去，真是個下流無恥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無人。」唐僧發怒道：「這潑猴越發無禮！看起來，只你是人，那悟能、悟淨，就不是人？」

那大聖一聞此言，——他兩個是人，——止不住傷情悽慘，對唐僧道聲：「苦啊！你那時節，出了長安，有劉伯欽送你上路；到兩界山，救我出來，投拜你爲師，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盡千辛萬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塗，只教我回去；這纔是「烏盡弓藏，兔死狗烹」——罷罷罷！但只是多了那緊箍兒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這個難說：若到那毒魔苦難處，不得脫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時節，想起我來，忍不住又念誦起來，

就是十萬里路，我的頭也是疼的；假如再來見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見他言言語語，越發惱怒，滾鞍下馬來，叫沙僧包袱內取出紙筆，即於澗下取水，石上磨墨，寫了一紙貶書，遞與行者道：「猴頭！執此爲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與你相見，我就墮了阿鼻地獄！」行者連忙接了貶書道：「師父不消發誓，老孫去罷。」他將書摺了，留在袖內，又軟軟對唐僧道：「師父，我也是跟你一場，又蒙菩薩指教；今日半塗而廢，不曾成得功果，你請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轉回身下拜道：「我是個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禮。」大聖見他不睬，又使個身外法，把腦後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了三個行者，連本身四個，四面圍住師父下拜。那長老左右躲不脫，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聖跳起來，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賢弟，你是個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話語，途中更要仔細。倘一時有妖精拿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聞我的手段，不敢傷我師父。」唐僧道：「我是個好和尚，不題你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罷。」那大聖見長老三番兩覆，不肯轉意回心，沒奈何纔去。你看他——

噴淚叩頭辭長老，含悲留意囑沙僧。一頭拭迸坡前草，兩腳蹬翻地上藤。上天下地如輪轉，跨海飛山第一能。頃刻之間不見影，霎時疾返舊途程。

你看他忍氣別了師父，縱筋斗雲，竟回花果山水簾洞去了。獨自個淒淒慘慘，忽聞得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裏看時，原來是東洋大海潮發的聲響。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停雲住步，良久方去。

畢竟不知此去反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羣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却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然猶思念感嘆不已；早望見東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只見那海水——

煙波蕩蕩，巨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來洶湧，水浸灣環。潮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浸灣環，却似狂風吹九夏。乘龍福老，往來必定皺眉行；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近岸無村社，傍水少漁舟。浪捲千年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沉浮。眼前無釣客，耳畔只聞鷗。海底游魚樂，天邊過鴈愁。

那行者將身一縱，跳過了東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雲頭，睜睛觀看，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峯巖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麼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

神，率領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燒壞了。這大聖倍加悽慘。有一篇敗山頽景的古風爲證：

「回顧仙山兩淚垂，對山悽慘更傷悲。當時只道山無損，今日方知地有虧。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嗔小聖把人欺。行兇掘你先靈墓，無干破爾祖墳基。滿天霞霧皆消蕩，遍地風雲盡散稀。東嶺不聞斑虎嘯，西山那見白猿啼。北谿狐兔無踪跡，南谷獐狝沒影遺。青石燒成千塊土，碧砂化作一堆泥。洞外喬松皆倚倒，崖前翠柏盡稀少。椿杉槐檜架檀焦，桃李梅梨棗了。柘絕桑無怎養蠶，柳稀竹少難棲鳥。峯頭巧石化爲塵，湖底泉乾都是草。崖前土黑沒芝蘭，路畔泥紅藤薜攀。往日飛禽飛那處，當時走獸走何山。豹嫌蟒惡傾頽所，鶴避蛇回敗壞間。想是日前行惡念，致令目下受艱難。」

那大聖正當悲切，只聽得那芳草坡前，曼荊凹內，響一聲，跳出七八個小猴，一擁上前，圍住叩頭，高叫道：「大聖爺爺今日來家了？」美猴王道：「你們因何不耍不頑，一個個都潛踪隱跡？我來多時了，不見你們形影，何也？」羣猴聽說，一個個垂淚告道：「自大聖擒拿上界，我

們被獵人之苦，着實難捱！怎禁他硬弩強弓，黃鷹劣犬，網扣鎗鈎，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頭頭要；只是深潛洞府，遠避窩巢，餓去坡前偷草食，渴來湖下吸清泉。却纔聽得大聖爺爺聲音，特來接見，伏望扶持。」

那大聖聞得此言，愈加悽慘，便問：「你們還有多少在此山上？」羣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聖道：「我當時共有四萬七千羣妖，如今都往那裏去了？」羣猴道：「自從爺爺去後，這山被二郎菩薩點上火，燒殺了大半。我們蹲在井裏，鑽在湖內，藏於鐵板橋下，得了性命。及至火滅煙消，出來看時，又沒花果養膽，難以存活，別處又去了一半。我們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這兩年，又被些打獵的搶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搶你去何幹？」羣猴道：「說起這獵戶，可恨！他把我們中箭着鎗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剝皮剔骨，醬煮醋蒸，油煎鹽炒，當做下飯食用；或有那遭網的，遇扣的，夾活兒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戲，翻筋斗，豎蜻蜓，當街上篩鑼擂鼓，無所不爲的頑耍。」

大聖聞此言，更十分惱怒道：「洞中有甚麼人執事？」羣妖道：「還有馬流二元帥，奔巴

二將軍，管着哩。」大聖道：「你們去報他知道，說我來了。」那些小妖，撞入門內報道：「大聖爺爺來家了。」那馬流奔巴聞報，忙出門叩頭，迎接進洞。大聖坐在中間，羣妖羅拜於前，啟道：「大聖爺爺，近聞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如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聖道：「小的們，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識賢愚，我爲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盡了平生的手段，幾番家打殺妖精，他說我行兇作惡，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趕回來，寫立貶書爲照，永不聽用了。」

衆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麼和尚，且家來，帶携我們耍子幾年罷！」叫：「快安排椰子酒來與爺爺接風。」大聖道：「且莫飲酒。我問你：那打獵的人，幾時來我山上一度？」馬流道：「大聖，不論甚麼時度，他逐日家在這裏纏擾。」大聖道：「他怎麼今日不來？」馬流道：「看待來耶。」大聖吩咐：「小的們，都出去把那山上燒酥了的碎石頭與我搬將起來堆着。——或二三十個一堆，或五六十個一堆，堆着。我有用處。」那些小猴，都是一窩蜂，一個個亂搬了許多堆集。大聖看了，教：「小的們，都往洞內藏躲，讓老孫作法。」

那大聖上了山巔看處，只見那南半邊，瑟瑟鼓響，噹噹鑼鳴，閃上有千餘人馬，都架着鷹

犬，持着刀鎗。猴王仔細看那些人，來得兇險。好男子，真個驍勇！但見——

狐皮蓋肩頂，錦綺裹腰胸。袋插狼牙箭，胯掛寶雕弓。人似搜山虎，馬如跳澗龍。成羣引着犬，滿膀架其鷹。荆筐抬火砲，帶定海東青。粘竿百十擔，兔叉有千根。牛頭攔路網，閻王扣子繩。一齊亂吆喝，散撒滿天星。

大聖見那些人佈上他的山來，心中大怒，手裏捻訣，口內念念呪詞，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氣，噓的吹將去，便是一陣狂風。好風！但見——

揚塵播土，倒樹摧林。海浪如山聳，渾波萬疊侵。乾坤昏蕩蕩，日月暗沉沉。一陣搖松如虎嘯，忽然入竹似龍吟。萬竅怒號天噴氣，飛砂走石亂傷人。

大聖作起這大風，將那碎石，乘風亂飛亂舞，可憐把那些千萬人馬，一個個——

石打烏頭粉碎，沙飛海馬俱傷。人參官柱嶺前忙，血染硃砂地上。附子難歸故里，檳榔怎得還鄉？屍骸輕粉臥山場，紅娘子家中盼望。

有詩爲證：

人亡馬死怎歸家？野鬼孤魂亂似麻。可憐抖擻英雄將，不辨賢愚血染沙。

大聖按落雲頭，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從歸順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勸我話道：『千日行善，善猶不足；一日行惡，惡自有餘。』真有此話！我跟着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却結果了這許多獵戶。」叫：「小的們，出來！」那羣猴，狂風過去，聽得大聖呼喚，一個個跳將出來。大聖道：「你們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獵戶衣服，剝得來家，洗淨血跡，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屍首，都推在那萬丈深潭內，把死倒的馬，拖將來，剝了皮，做靴穿，將肉醃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鎗刀，與你們操演武藝；將那雜色旗號，收來我用。」

羣猴一個個領諾。那大聖把旗拆洗，總鬪做一面雜彩花旗，上寫着『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十四字，豎起杆子，將旗掛於洞外，逐日招魔聚獸，積草屯糧，不題。和尚二字，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龍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後種松檉，桃李棗梅，無所不備，逍遙自在，樂業安居不題。

却說唐僧聽信狡性，縱放心猿，攀鞍上馬，八戒前邊開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過了白虎嶺，忽見一帶林坵，真個是藤攀葛繞，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嶇，甚是難走；却又松林叢簇，樹木森羅，切須仔細，恐有妖邪妖獸。」你看那馱子，抖擻精神，叫沙僧帶着馬，他使釘鈿開路，領唐僧竟入松林之內。

正行處，那長老兜住馬道：「八戒，我這一日其實餓了，那裏尋些齋飯我吃？」八戒道：「師父請下馬，在此等老猪去尋。」長老下了馬，沙僧歇了擔，取出鉢盂，遞與八戒。八戒道：「我也去。」長老問：「那裏去？」八戒道：「莫道我這一去，鑽冰取火尋齋至，壓雪求油化飯來。」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經十餘里，更不會撞着一個人家，真是有狼虎無人煙的去處。

那馱子走得辛苦，心內沉吟道：「當年行者在日，老和尚要的就；今日輪到我的身上，誠所謂「當家纔知柴米價，養子方曉父娘恩。」公道沒去處化！」却又走得瞌睡上來，思道：「我若就回去，對老和尚說沒處化齋，他也不信我走了這許多路。須是再多幌個時辰，纔好去回話……也罷，也罷，且在這草科裏睡睡。」馱子就把頭拱在草內睡下。當時也只說朦朧

朦朧就起來；豈知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管齣齣睡起。

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覺，却說長老在那林間，耳熱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齋，怎麼這早晚還不回？」沙僧道：「師父，你還不曉得哩。他見這西方上人家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直等他吃飽了纔來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裏貪着吃齋，我們那裏會他？天色晚了，此間不是個住處，須要尋個下處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緊，師父，你且坐在這裏，等我去尋他來。」三藏道：「正是，正是，是有齋沒齋罷了，只是尋下處要緊。」

沙僧綽了寶杖，竟出松林來找八戒。長老獨坐林中，十分悶倦，只得強打精神，跳將起來，把行李攢在一處，將馬拴在樹上，取下戴的斗笠，插定了錫杖，整一整緇衣，徐步幽林，權爲散悶。那長老看遍了野草山花，聽不得歸巢鳥噪。原來那林子內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處，只因他情思紊亂，却走錯了；他一來也是要散散悶，二來也是要尋八戒，沙僧不期他兩個走的是直西路，長老轉了一會，却走向南邊去了。

出得松林，忽抬頭，見那壁廂金光閃爍，彩氣騰騰。仔細看處，原來是一座寶塔，金頂放光。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頂放光。他道：『我弟子却沒緣法哩！自離東土，發願逢廟燒香，見佛拜佛，遇塔掃塔。那放光的不是是一座黃金寶塔？怎麼就不曾走那條路？塔下必有寺院，院內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這行李，白馬，料此處無人行走，却也無事。那裏若有方便處，待徒弟們來，一同借歇。』

噫！長老一時晦氣到了。你看他拽開步，竟至塔邊，但見那——

石崖高萬丈，山大接青霄。根連地厚，峯插天高。兩邊雜樹數千顆，前後藤纏百餘里。花映草梢風有影，水流雲竇月無根。倒木橫擔深澗，枯藤結掛光峯。石橋下，流瀼瀼清泉；臺座上，長明明白粉。遠觀一似三島天堂，近看有如蓬萊勝境。香松紫竹，遶山溪，鴉鵲猿猴穿峻嶺。洞門外，有一來一往的走獸成行；樹林裏，有或出或入的飛禽作隊。青青香草秀，豔豔野花開。這所在分明是惡境，那長老晦氣撞將來！

那長老舉步進前，纔來到塔門之下，只見一個斑竹簾兒掛在裏面。他破步入門，揭起來，住內就進，猛抬頭，見那石牀上側睡着一個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樣：

青靛臉，白獠牙，一張大口呀呀。兩邊亂蓬蓬的鬢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鬚，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鸚鵡般的鼻兒拱拱，曙星樣的眼兒巴巴。兩個拳頭，和尚鉢盂模樣；一雙藍腳，懸崖檣櫓槎。斜披着淡黃袍帳，賽過那織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眼的一塊石，細潤無瑕。

他也曾小妖排蟻陣，他也曾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風凜凜，大家吆喝，叫一聲爺。他也曾月作三人壺酌酒，他也曾風生兩腋盞傾茶。你看他神通浩浩，震着下眼，遊遍天涯。荒林喧烏雀，深莽宿龍蛇。仙子種田生白玉，道人伏火養丹砂。小小洞門，雖到不得那阿鼻地獄；楞楞妖怪，却就是一個牛頭夜叉。

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說得打了一個倒退。遍體酥麻，兩腿酸軟，即忙的抽身便走。剛轉了一個身，那妖魔他的靈性着實是強大，撐開着一雙金睛鬼眼，叫聲「小的們，你看門

外是甚麼人。」一個小妖就伸頭望門外一看，看見是個光頭的長老，連忙跑將進去，報道：「大王外面是個和尚哩。團頭大面，兩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細嬌嬌的一張皮，且是好個和尚！」

那妖聞言，呵聲笑道：「這叫做個「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衆小的們疾忙趕上去與我拿將來。我這裏重重有賞。」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三藏見了，雖則是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終是心驚胆顫，腿軟脚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步兒那裏移得動；被那些小妖，平抬將去。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原被犬欺。縱然好事多磨障，誰像唐僧西向時？

你看那衆小妖，抬得長老，放在那竹簾兒外，歡歡喜喜，報聲道：「大王，拿得和尚進來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見三藏頭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個和尚。他便心中想道：「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不當小可的；若不倣個威風，他怎肯服降哩？」陡然間，就狐假虎威，紅鬚倒豎，血髮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聲道：「帶那和尚進來！」衆妖們，大家響響的答應了一

聲『是』就把三藏望裏面只是一推。這是「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三藏只得雙手合着，與他見個禮。

那妖道：『你是那裏和尚？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勅命，前往西方訪求經偈。經過貴山，特來塔下謁聖，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經回東土，永註高名也。』那妖聞言，呵呵大笑道：『我說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却來的甚好甚好！不然，却不錯放過了你？該是我口內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綁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擁上前，把個長老繩纏索綁，縛在那定魂樁上。

老妖持刀又問道：『和尚，你一行有幾人？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見他持刀，又老實說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內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兩個徒弟，連你三個，連馬四個，殺吃一頓了！』小妖道：『我們去捉他來。』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門關了。他兩個化齋來，一定尋師父吃；』

尋不着，一定尋着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衆小妖把前門閉了。

且不言三藏逢災，却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真有十餘里遠近，不曾見個莊村。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急使杖撥開深草看時，原來是馱子在裏面說夢話哩；被沙僧揪着耳朵，方叫醒了，道：「好馱子啊！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馱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教你我那裏尋下住處哩。」

馱子懵懵懂懂的，托着鉢盂，掛着釘鈹，與沙僧竟直回來。到林中看時，不見了師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這馱子化齋不來！必有妖精拿師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說。那林內是個清雅的去處，決然沒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裏觀風去了。我們尋他去來。」二人只得牽馬挑擔，收拾了斗篷，錫杖，出松林，尋找師父。這一回，也是唐僧不該死，他兩個尋

一回不見，忽見那正南下有金光閃灼。八戒道：『兄弟啊，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師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寶塔。誰敢怠慢？一定要安排齋飯，留他在那裏受用。我們還不走動些，也趕上去吃些齋兒。』沙僧道：『哥啊，定不得吉凶哩。我們且去看來。』

二人雄糾糾的，到了門前，呀！閉着門哩。只見那門上橫安了一塊白玉石板，上鑄着六個大字：『碗子山波月洞。』沙僧道：『哥啊，這不是甚麼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師父在這裏，也見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馬匹，守着行李，待我問他的信看。』那猓子舉着鋤，上前高叫：『開門開門！』那洞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忽見他兩個的模樣，急抽身，跑入裏面報道：『大王買賣來了！』老妖道：『那裏買賣？』小妖道：『洞門外有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與一個晦氣色的和尚來叫門了！』老妖大喜道：『是豬八戒與沙和尚尋將來也！』噫，他也會尋哩！怎麼就尋到我這門上？既然嘴臉兇頑，却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掛來！』小妖拾來，就結束了，綽刀在手，竟出門來。

却說那八戒沙僧，在門前正等，只見妖魔來得兇險，你道他怎生打扮：

青臉紅鬚赤髮飄，黃金鎧甲亮光饒。裹肚襯腰礮石帶，攀胸勒脇步雲縑。閑立山前風吼吼，悶遊海外浪滔滔。一雙藍靛焦筋手，執定追魂取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聲揚二字喚黃袍。

那黃袍老怪，出得門來便問：『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門首吆喝？』八戒道：『我兒子，你不認得？我是你老爺！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師父是那御弟三藏。若在你家內，趁早送出來，省了我釘鈿築進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個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安排些人肉包兒與他吃哩。你們也進去吃一個兒，何如？』

這獸子認真就要進去。沙僧一把扯住道：『哥啊，他哄你哩。你幾時又吃人肉哩？』獸子却纔省悟，掣釘鈿，望妖怪劈臉就築。那怪物側身躲過，使鋼刀急架相迎。兩個都顯神通，縱雲頭，跳在空中厮杀。沙僧撇了行李，白馬，擡寶杖，急急幫攻。此時兩個狠和尚，一個潑妖魔，在雲端裏，這一場好殺，正是那——

杖起刀迎，鉞來刀架。一員魔將施威，兩個神僧顯化。九齒鉞真個英雄，降妖杖誠然兇咤。沒前後左右齊來，那黃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蘸鋼刀，晃亮如銀，其實神通也爲廣大；只殺得，半空中霧透雲迷；半山裏崖崩嶺炸。一個爲聲名，怎肯干休；一個爲師父，斷然不怕。

他三人在半空中，往往來來，戰經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各因性命要緊，其實難解難分。畢竟不知怎救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脫離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妄想不復強滅，真如何必希求？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豈居前後？
悟卽剎那成正，迷而萬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滅盡恒沙罪垢。

却說那八戒，沙僧，與怪鬪經個三十回合，不分勝負。你道怎麼不分勝負？若論賭手段，莫說兩個和尚，就是二十個也敵不過那妖精。只爲唐僧命不該死，暗中有那護法神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助着八戒，沙僧。

且不言他三人戰鬪。却說那長老在洞內悲啼，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淚道：『悟能啊，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貪着齋供！悟淨啊，你又不知在那裏尋他，可能得會！豈知我遇妖』

魔，在此受難幾時得會你們，脫了大難，早赴靈山！

正當悲啼煩惱，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扶着定魂樁，叫道：「那長老，你從何來？爲何被他縛在此處？」長老聞言，淚眼偷看，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遂道：「女菩薩，不消問了。我已該死的，走進你家門來也。要吃就吃了罷，又問怎的？」

那婦人道：「我不是吃人的。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里。那裏有座城，叫做寶象國。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翫月中間，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攝將來，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兒育女，杳無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見。你從何來，被他拿住？」

唐僧道：「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不期閑步，誤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一齊蒸吃哩。」那公主陪笑道：「長老寬心。你既是取經的，我救得你。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與我捎一封書兒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饒了你罷。」三藏點頭道：「女菩薩，若還救得貧僧命，願做捎書寄信人。」

那公主急轉後面，即修了一紙家書，封固停當，到楹前解放了唐僧，將書付與唐僧得解脫，捧書在手道：『女菩薩，多謝你活命之恩。貧僧這一去，過貴處，定送國王處。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認，奈何？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誑語。』公主道：『不妨；我父王無子，止生我三個姊妹，若見此書，必有相看之意。』

三藏緊緊袖了家書，謝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門裏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外搖旗吶喊，擂鼓篩鑼，助着大王，與你徒弟廝殺哩。你往後門裏去罷。若是大王拿住，還審問審問；只恐小妖兒捉了，不分好歹，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說個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啊，待你徒弟討個示下，尋着你一同好走。』三藏聞言，磕了頭，謹依吩咐，辭別公主，躲離後門之外，不敢自行，將身藏在荊棘叢中。

却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急往前來，出門外，分開了大小羣妖，只聽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原來是八戒、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裏廝殺哩。這公主厲聲高叫道：『黃袍郎！那妖王聽得

公主叫喚，即丟了八戒，沙僧，按落雲頭，撇了鋼刀，攙着公主道：『渾家，有甚話說？』公主道：『郎君啊，我纔時睡在羅幃之內，夢魂中，忽見個金甲神人。』妖魔道：『那個金甲神人？我門怎的？』

公主道：『是我幼時，在宮內，對神暗許下一樁心願：若得招個賢郎駙馬，上名山，拜仙府，齋僧佈施，自從配了你，夫妻們歡會，到今不曾題。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喝我醒來，却是南柯一夢。因此，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不期那樁上綁着一個僧人，萬望郎君慈憫，看我薄意，饒了那個和尚罷。只當與我齋僧還願，不知郎君肯否？』

那怪道：『渾家，你却多心哩。甚麼打緊之事。我要吃人，那裏不撈幾個吃吃。這個把和尚，剉得那裏，放他去罷。』公主道：『郎君，放他從後門裏去罷。』妖魔道：『奈煩哩。放他去罷，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他遂綽了鋼刀，高叫道：『那豬八戒，你過來。我不是怕你，不與你戰；看着我渾家的分上，饒了你師父也。趁早去後門首尋着他，往西方去罷。若再來犯我境界，斷乎不饒！』

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即忙牽馬挑擔，鼠攢而行；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聲音，就在那荆棘中答應。沙僧就剖開草徑，攙着師父慌忙的上馬。這裏——

狠毒險遭青面鬼，慇懃幸有百花羞。鰲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逐浪遊。

八戒當頭領路，沙僧隨後，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兩個嘖嘖嘈嘈，埋埋怨怨，三藏只是解和。遇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一程一程，長亭短亭，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猛抬頭，只見一座好城，就是寶象國，真好個處所也——

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里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煙籠罩，清風明月招搖。嶽嶽峯峯萃的遠山，大開圖畫；潺潺潑潑的流水，碎濺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足食的密釐新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採的一擔兩峯椒。廓的廓，城的城，金湯鞏固家的家，戶的戶，只闢逍遙。九重的高閣如殿宇，萬丈的層臺似錦標。

也有那太極殿，華蓋殿，燒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

着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宮，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鑼鼓管籥，撒抹了闐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勻嫩臉；也有御溝的，風柳舞纖腰。通衢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盛儀容，乘五馬；幽僻中，也有個持弓挾矢的，撥雲霧，貫雙鷗。花柳的巷，管絃的樓，春風不讓洛陽橋。取經的長老，回首大唐肝胆裂；伴師的徒弟，息肩小驛夢魂消。

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師徒三衆，收拾行李馬匹，安歇館驛中。唐僧步行至朝門外，對關門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來面駕，倒換文牒，乞爲轉奏。』那黃門奏事官，連忙走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唐朝有個高僧，欲求見駕，倒換文牒。』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且又說是個方上聖僧，心中甚喜，即時准奏，叫宣他進來。把三藏宣至金階，舞蹈三呼禮畢，兩邊文武多官，無不嘆道：『上邦人物，禮樂雍容如此！』

那國王道：『長老，你到我國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釋子，承我天子勅旨，前往西方取經，原領有文牒，到陛下上國，理合倒換，故此不識進退，驚動龍顏。』國王道：『既有唐

天子又牒取上來。看『三藏雙手捧上去，展開放在御案上。牒云：——

南瞻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涼德，嗣續丕基，事神治民，臨深履薄，朝夕是惴。前者，失救涇河老龍，獲譴於我皇皇后帝，三魂七魄，倏忽陰司，已作無常之客；因有陽壽未絕，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孤魂，特着法師玄裝，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到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放行。須至牒者。

大唐貞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寶印九顆）

國王見了，取本國玉寶，用了花押，遞與三藏。三藏謝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貧僧一來倒換文牒，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國王大喜道：『有甚書？』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貧僧偶爾相遇，故寄書來也。』國王聞言，滿眼垂淚道：『自十三年前，不見了公主，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宮內宮外，大小婢子，太監，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說是走出皇宮，迷失路徑，無處找尋；滿城中百姓人家，也盤詰了無數，更無』

下落。怎知道是妖精攝了去！今日乍聽得這句話，故此傷情流淚。」

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國王接了，見有「平安」二字，一發手軟，拆不開書，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學士隨即上殿。殿前有文武多官，殿後有后妃宮女，俱側耳聽書。學士拆開朗誦，上寫着：

「不孝女百花羞頓首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暨三宮母后，昭陽宮，下及舉朝文武賢卿台次：

拙女幸托坤宮，感激劬勞萬種，不能竭力怡顏，盡心奉孝。乃於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宮排宴，賞翫月華，共樂清霄盛會。正歡娛之間，不覺一陣香風，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髮魔王，將女擒住，駕祥光，直帶至平野山中，無人處，難分難辨，被妖倚強，霸占爲妻，是以無奈，捱了一十三年。產下兩個妖兒，盡是妖魔之種。論此真是敗壞人倫，有傷風化，不當傳書玷辱；但恐女死之後，不顯分明。

正當怨思憶父母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淚修書大胆放脫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伏望父王垂憫遣上將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救女回朝深爲思念草草欠恭面聽不一。

逆女百花羞再頓首頓首』

那學士讀罷家書國王大哭三宮滴淚文武傷情前前後後無不哀念國王哭了許久便問兩班文武：『那個敢與兵領將與寡人捉獲妖魔救我百花公主？』連問數聲更無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將泥塑就的文官那國王心生煩惱淚若湧泉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煩惱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載無音偶遇唐朝聖僧寄書來此未知的否。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馬習學兵書武略止可佈陣安營保國家無侵凌之患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不得與他覲面相見何以征救？想東土取經者乃上邦聖僧還和尚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必有降妖之術自古道：「來說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救公主庶爲萬全之策。』

那國王聞言，急回頭，便請三藏道：「長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兒回朝，也不須上西方拜佛；長髮留頭，朕與你結爲兄弟，同坐龍牀，共享富貴，如何？」三藏慌忙啟上道：「貧僧粗知念佛，其實不會降妖。」國王道：「你既不會降妖，怎麼敢上西天拜佛？」那長老瞞不過，說出兩個徒弟來了，奏道：「陛下，貧僧一人，實難到此。貧僧有兩個徒弟，善能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貧僧到此。」國王怪道：「你這和尚大沒理。既有徒弟，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若到朝中，雖無中意賞賜，必有隨分齋供。」

三藏道：「貧僧那徒弟醜陋，不敢擅自入朝，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國王笑道：「你看這和尚說話終不然，朕當怕他？」三藏道：「不敢說我那大徒弟，姓豬，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長嘴獠牙，剛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風。第二個徒弟姓沙，法名悟淨，和尚。他生的身長丈二，膊闊三停，臉如藍靛，口似血盆，眼光閃灼，牙齒排釘。——他都是這等個模樣，所以不敢擅領入朝。」國王道：「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進來。」隨即着金牌至館驛相請。那獸子聽見來請，對沙僧道：「兄弟，你還不教下書哩。這纔見了下書的好處。想是師父

下了書，國王道：「捐書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腸不濟，有你我之心，舉出名來，故此着金牌來請，大家吃一頓，明日好行。」沙僧道：「哥哥，知道是甚緣故！我們且去來。」遂將行李、馬匹，俱交付驛丞，各帶隨身兵器，隨金牌入朝。早行到白玉階前，左右立下，朝上唱個喏，再也不動。那文武多官，無人不怕，都說道：「這兩個和尚，貌醜也能，只是粗俗太甚，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喏畢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聽見道：「列位，莫要議論，我們是這般，乍看果有些醜；只是看下些時來，却也耐看。」

那國王見他醜陋，已是心驚；及聽得那馱子說出話來，越發胆顫，坐不穩，跌下龍牀。幸有近侍官員扶起，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頭道：「陛下，貧僧該萬死萬死！我說徒弟醜陋，不敢朝見，恐傷龍體，果然驚了駕也。」那國王戰兢兢，走近前，攙起道：「長老，還虧你先說過了；若未說，猛然見他，寡人一定誑殺也！」

國王定性多時，便問：「豬長老，沙長老，是那一位善於降妖？」那馱子不知好歹，答道：「老豬會降。」國王道：「怎麼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元帥，只因罪犯天條，墮落下世，

幸今皈正爲僧。自從東土來此，第一會降妖的是我。」國王道：「既是天將臨凡，必然善能變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國王道：「你且變一個我看看。」八戒道：「請出題目，照依樣子好變。」國王道：「變一個大的罷。」

那八戒也有三十六般變化，就在階前，賣弄手段，却便捻訣念呪，喝一聲叫「長！」把腰一躬，就長有八九丈長，却似個開路神一般。嚇得那兩班文武，戰戰兢兢；一國君臣，呆呆惝惝。時有鎮殿將軍問道：「長老，似這等變得身高，必定長到甚麼去處，纔有止極？」那獸子又說出獸話來道：「看風。東風猶可，西風也將就；若是南風起，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那國王大驚道：「收了神通罷。曉得是這般變化了。」八戒把身一燼，現了本相，侍立階前。

國王又問道：「長老，此去有何兵器與他交戰？」八戒腰裏掣出鈚來道：「老猪使的是釘鈚。」國王笑道：「可敗壞門面！我這裏有的是鞭簡瓜鎚，刀鎗鉞斧，劍戟矛鏃，隨你選擇手的拿一件去。那鈚算做甚麼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這鈚，雖然粗夯，實是自幼隨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爲帥，轄押八萬水兵，全仗此鈚之力。今臨凡世，保護吾師，逢山築破虎狼窩，

遇水掀翻龍蜃穴，皆是此鈿。」

國王聞得此言，十分歡喜，心信，即命九嬪妃子：「將朕親用的御酒，整瓶取來，權與長老送行。」遂滿斟一爵，奉與八戒道：「長老，這杯酒，聊引奉勞之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謝。」

那馱子接杯在手，——人物雖是粗鹵，行事倒有斯文。——對三藏唱個大喏道：「師父，這酒本該從你飲起；但君王賜我，不敢違背，讓老豬先吃了，助助興頭，好捉妖怪。」

那馱子一飲而乾，纔斟一爵，遞與師父。三藏道：「我不飲酒，你兄弟們吃罷。」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雲，直上空裏。國王見了道：「豬長老又會騰雲！」馱子去了，沙僧將酒亦一飲而乾，道：「師父，那黃袍怪拿住你時，我兩個與他交戰，只戰個手平。今二哥獨去，恐戰不過他。」三藏道：「正是，徒弟啊，你可去與他幫幫功。」

沙僧聞言，也縱雲趕將起去。那國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長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騰雲了。」唐僧道：「可憐！可憐！我半步兒也去不得！」此時二人在殿上敘話不題。

却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哥哥，我來了。」八戒道：「兄弟，你來怎的？」沙僧道：「師父叫我來幫功的。」八戒大喜道：「說得是，來得好。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在此國揚揚姓名。」你看他——

靈巖祥光辭國界，氤氳瑞氣出京城。領王旨意來山洞，努力齊心捉怪靈。

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按落雲頭。八戒掣鈹往那波月洞的門上儘力氣一築，把他那石門築了斗來大小的個窟窿。嚇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看見是他兩個，急跑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那長嘴大耳的和尙與那晦氣色臉的和尙，又把門都打破了！」那怪驚道：「這一個還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饒了他師父，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小妖道：「想是忘了甚麼物件，來取的。」

老怪咄的一聲道：「胡纏！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門來！必有緣故！」急整束了披掛，綽了鋼刀，走出來問道：「那和尚，我既饒了你師父，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八戒道：「你這潑怪

幹得好事兒！老魔道：『甚麼事？』八戒道：『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倚強霸占爲妻，住了一十三載，也該還他了。我奉國王旨意，特來擒你。你快快進去，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還免得老豬動手！』

那老怪聞言，十分發怒。你看他屹迸迸，咬響鋼牙；滴溜溜，睜圓環眼；雄糾糾，舉起刀來；赤淋淋，攔頭便砍。八戒側身躲過，使釘鈹劈面迎來，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鬪，比前不同，真個是——

言差語錯招人惱，意毒情傷怒氣生。這魔王大鋼刀，着頭便砍；那八戒九齒鈹，對面來迎。沙悟淨丟開寶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來來往往甚消停。這一個說：『你騙國理該死罪！』那個說：『你羅閑事報不平！』這個說：『你強婚公主傷國體！』那個說：『不干你事莫閑爭！』算來只爲梢書故，致使僧魔兩不寧。

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八九個回合，八戒漸漸不濟將來，釘鈹難舉，氣力不加。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當時初相戰鬪，有那護法諸神，爲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僅得個手平；此

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所以二人難敵。

那獸子道：『沙僧，你且上來與他鬪着，讓老猪出恭來。』他就顧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蘿，荆棘葛藤裏，不分好歹，一頓鑽進；那管刮破頭皮，搨傷嘴臉，一轂轆睡倒，再也不敢出來，但留半邊耳朵，聽着梆聲。

那怪見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進洞去。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綑住。

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却說那怪把沙僧網住，也不來殺他，也不會打他，罵也不會罵他一句，綽起鋼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必知禮義，終不然我饒了他性命，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噫！這多是我渾家有甚麼書信到他那國裏，走了風訊，等我去問他一問。』那怪陡起兇性，要殺公主。

却說那公主不知，梳妝方畢，移步前來，只見那怪怒目攢眉，咬牙切齒。那公主還陪笑臉迎道：『郎君有何事這等煩惱？』那怪咄的一聲罵道：『你這狗心賤婦，全沒人倫！我當初帶你到此，更無半點兒說話。你穿的錦，戴的金，缺少東西我去尋。四時受用，每日情深。你怎麼只

想你父母，更無一點夫婦心？」

那公主聞說，嚇得跪倒在地，道：「郎君啊，你怎麼今日說起這分離的話？」那怪道：「不知是我分離，是你分離哩！我把那賤禿驢來，算計要他受用，你怎麼不先告過我，就放了他？原來是你暗地裏修了書信，教他替你傳奇；不然，怎麼這兩個和尚又來打上我門，教還你回去？這不是你幹的事？」公主道：「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嘗有甚書去？」老怪道：「你還強嘴哩！現拿住一個對頭在此，却不是證見？」公主道：「是誰？」老妖道：「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和尚。」

原來人到了死處，誰肯認死，只得與他放賴。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問他一聲。果然有書，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無書，却不枉殺了奴奴也。」那怪聞言，不容分說，輪開一雙簸箕大小的藍靛手，抓住那金枝玉葉的髮萬根，把公主揪上前，摔在地下，執着鋼刀，却來審沙僧；咄的一聲道：「沙和尚！你兩個輒敢擅打上我們門來，可是這女子有書到他那國，王教你們來的？」

沙僧已細在那裏，見妖精兇惡之甚，把公主攢倒在地，持刀要殺，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書去，救了我師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說出，他就把公主殺了，此却不是恩將仇報……罷罷罷！能想老沙跟我師父一場，也沒寸功報効，今日已此被縛，就將此性命與師父報了恩罷。』遂喝道：『那妖怪不要無禮！他有甚麼書來，你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們來此問你要公主，有個緣故。只因你把我師父捉在洞中，我師父曾看見公主的模樣動靜，及至寶象國倒換關文，那皇帝將公主畫影圖形，前後訪問，因將公主的形影問我師父沿途可曾看見，我師父遂將公主說起，他故知是他兒女，賜了我等御酒，教我們來拿你，要他公主還宮。此情是實，何嘗有甚書信？你要殺就殺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虧天理！』

那妖見沙僧說得雄壯，遂丟了刀，雙手抱起公主道：『我一時粗鹵，多有沖撞，莫怪，莫怪。』遂與他挽了青絲，扶上寶髻，軟款溫柔，怡顏悅色，撮哄着他進去了；又請上坐陪禮。那公主是婦人家水性，見他錯敬，遂回心轉意道：『郎君啊，你若念夫婦的恩愛，可把那沙僧的繩子略放鬆些兒。』老妖聞言，即命小的們把沙僧解了繩子，鎖在那裏。沙僧見解縛鎖住，立起來，心

中暗喜道：「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把我鬆放鬆放？」

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裏，轉過手，摸着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吃酒，看着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裏，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

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城門也不會遠出，沒有你這等兇漢。你這嘴臉相貌，生得這等醜陋，若見了他，恐怕嚇了他，反爲不美；却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罷。」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看。」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真個生得——

形容典雅，體段崢嶸。言語多官樣，行藏正妙齡。才如子建成詩易，貌似潘安擲果輕。頭上戴一頂鵲尾冠，烏雲斂伏；身上穿一件玉羅襪，廣袖飄迎。足下烏靴花摺，

腰間繫帶光明，丰神真是奇男子，簪整軒昂，美俊英。

公主見了，十分歡喜。那妖笑道：『渾家，可是變得好麼？』公主道：『變得好！變得好！你這一進朝啊，我父王是親不滅，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飲宴。倘吃酒中間，千千仔細，萬萬個小心，却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脚，走了風訊，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吩咐，自有道理。』你看他縱雲頭，早到了寶象國。按落雲頭，行至朝門之外，對開門大使道：『三駙馬特來見駕，乞爲轉奏轉奏。』那黃門奏事官來至白玉階前，奏道：『萬歲，有三駙馬來見駕，現在朝門外聽宣。』

那國王正與唐僧敘話，忽聽得三駙馬，便問多官道：『寡人只有兩個駙馬，怎麼又有個三駙馬？』多官道：『三駙馬，必定是妖怪來了。』國王道：『可好宣他進來？』那長老心驚道：『陛下，妖精啊，不精者不靈。他能知過去未來，他能騰雲駕霧，宣他也進來，不宣他也進來，倒不如宣他進來，還省些口面。』

國王准奏，叫宣把妖宣至金階。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禮。多官見他生得俊麗，也不

敢認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却當做好人。那國王見他聳察昂霄，以爲濟世之梁棟，便問他：「駙馬，你在那裏居住？是何方人氏？幾時得我公主配合？怎麼今日才來認親？」那老妖叩頭道：「主公，臣是城東碗子山波月洞人家。」國王道：「你那山離此處多遠？」老妖道：「不遠，只有三百里。」國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裏，與你匹配？」

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兒好習弓馬，採獵爲生。那十三年前，帶領家童數十，放鷹逐犬，忽見一隻斑斕猛虎，身馱着一個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將女子帶上本莊，把溫水溫湯灌醒，救了他性命，因問他是那裏人家。他更不會題「公主」二字。早說是萬歲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當得進上金殿，大小討一個官職榮身。只因他說是民家之女，纔被微臣留在莊所。女貌郎才，兩相情願，故配合至此多年。當時配合之後，欲將那虎宰了，邀請諸親，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殺。其不殺之故，有幾句言詞，道得甚好。說道——

「托天托地成夫婦，無媒無證配婚姻。前世赤繩曾繫足，今將老虎做媒人。」

「臣因此言，故將虎解了索子，饒了他性命。那虎帶着箭傷，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這幾年，煉體成精，專一迷人害人。臣聞得昔年也有幾個取經的，都說是大唐來的唐僧，想是這虎害了唐僧，得了他文引，變作那取經的模樣。今在朝中哄騙主公。公啊，那繡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馱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經之人！」

你着那水性的君王，昏迷肉眼，不識妖精，轉把他一片虛詞，當了真實道：「賢駙馬，你怎的認得這和尚是馱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與他同眠同起，怎麼不認得？」國王道：「你既認得，可教他現出本相來看。」怪物道：「借半盞淨水，臣就教他現了本相。」國王命官取水，遞與駙馬。那妖接水在手，縱起身來，走上前，使個「黑眼定身法」，念了咒語，將一口水望唐僧噴去，叫聲「變！」那長老的真身隱在殿上，真個變作一隻斑斕猛虎。此時君臣肉眼，觀看那隻虎，生得——

白額圓頭，花身電目，四隻蹄，挺直崢嶸；二十爪，鈎彎鋒利，鋸牙包口，尖耳連眉。猙獰壯若大貓形，猛烈雄如黃犢樣。剛鬚直直插銀條，刺舌駢駢噴惡氣。果然是隻

猛斑斕，陣陣威風吹寶殿。

國王一見，魄散魂飛，謊得那多官，盡皆躲避。有幾個大胆的武將，領着將軍校尉，一擁上前，使各項兵器亂砍。這一番，不是唐僧該有命不死，就是二十個僧人，也打爲肉醬。此時幸有丁甲，揭諦，功曹，護教諸神，暗在半空中護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傷。衆臣嚷到天晚，纔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鐵繩鎖了，放在鐵籠裏，收於朝房之內。

那國王却傳旨，敕光祿寺大排筵宴，謝駙馬救拔之恩；不然，險被那和尚害了。當晚衆臣朝散，那妖魔進了銀安殿，又選十八個宮娥彩女，吹彈歌舞，勸妖魔飲酒作樂。那怪物獨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豔質嬌姿。你看他受用飲酒，至二更時分，醉將上來，忍不住胡爲，跳起身，大笑一聲，現了本相，陡發兇心，伸開簸箕大手，把一個彈琵琶的女子，抓將過來，挖咋的把頭咬了一口，嚇得那十七個宮娥沒命的前後亂跑亂藏。你看那——

宮娥悚懼，彩女忙驚。宮娥悚懼，一似雨打芙蓉籠夜雨；彩女忙驚，就如風吹芍藥舞春風。摔碎琵琶顛命，跌傷琴瑟逃生。出門那分南北，離殿不管西東。嗑損玉面，撞破嬌容。

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殘生。

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驚鷺；都躲在那短牆簷下，戰戰兢兢不題。

却說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盞，扳過人來，血淋淋的啃上兩口。他在裏面受用，外面人盡傳道：『唐僧是個虎精！』亂傳亂嚷，嚷到金亭館驛。此時驛裏無人，止有白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龍王，因犯天條，鋸角退鱗，變白馬，馱唐僧往西方取經。忽聞人講唐僧是個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師父分明是個好人，必然被怪把他變做虎精，害了師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師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無音信！』他只捱到二更時分，却纔跳將起來道：『我今若不救唐僧，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頓絕韁繩，抖鬆鞍轡，急縱身，忙顯化，依然化作龍，駕起烏雲，直上九霄空裏觀看。有詩爲証——

三藏西來拜世尊，途中偏有惡妖氛。今宵化虎災難脫，白馬垂韁救主人。

小龍王在半空裏，只見銀安殿內，燈燭輝煌。原來那八個滿堂紅上，點着八根蠟燭。低下

雲頭，仔細看處，那妖魔獨自個在上面遍法的飲酒吃人肉哩。小龍笑道：『這厮不濟！走了馬脚，識破風訊，躡匾稱鈍了吃人，可是個長淮的！却不知我師父下落何如，倒遇着這個潑怪。且等我去戲他一戲。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師父不遲。』

好龍王，他就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宮娥。真個身體輕盈，儀容嬌媚。忙移步，走入裏面，對妖魔道聲萬福：『駙馬啊，你莫傷我性命，我來替你把盞。』那妖道：『斟酒來。』小龍接過壺來，將酒斟在他盞中，酒比鍾高出三五分來，更不漫出。這是小龍使的「逼水法」。那怪見了，不識，心中喜道：『你有這般手段？』小龍道：『還斟得有幾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舉着壺，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層寶塔一般，尖尖滿滿，更不漫出些須。那怪物伸過嘴來，吃了一鍾，扳着死人，吃了一口，道：『會唱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依腔韻唱了一個小曲，又奉了一鍾。那怪道：『你會舞麼？』小龍道：『也略曉得些兒，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

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間所佩寶劍，掣出鞘來，遞與小龍。小龍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

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丟開了花刀法。那怪看得眼吃，小龍丟了花字，望妖精劈一刀來。好怪物側身躲過，慌了手脚，舉起一根滿堂紅，架住寶刀。那滿堂紅原是熟鐵打造的，連柄有八九十斤。兩個出了銀安殿，小龍現了本相，駕起雲頭，與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殺。這一場，黑地裏好殺怎見得！

那一個是碗子山生成怪物，這個是西洋海罰下的真龍。一個放毫光，如噴白電；一個生銳氣，如迸紅雲。一個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間，一個就如金爪狸貓飛下界。一個是擎天玉柱，一個是架海金梁。銀龍飛舞，黃鬼翻騰。左右寶刀無怠慢，往來

不歇滿堂紅。

他兩個在雲端裏，戰殺八九回合，小龍的手軟筋麻，老魔的身強力壯，小龍抵敵不住，飛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隻手接了寶刀，一隻手拋下滿堂紅，便打。小龍措手不及，被他把後腿上着了一下，急慌慌按落雲頭，多虧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龍一頭鑽下水去。那妖魔趕來尋他不見，執了寶刀，拿了滿堂紅，回上銀安殿，照舊吃酒睡覺不題。

却說那小龍潛於水底，半個時辰，聽不見聲息，方纔跳將上去，踏着烏雲，徑轉館驛，還變作依舊馬匹，伏於槽下。可憐渾身是水，腿有傷痕。那時節——

意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盡凋零。黃婆傷損通分別，道義消疎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災，小龍敗戰。却說那豬八戒，從離了沙僧，一頭藏在草科裏，拱了一個豬渾塘。這一覺，直睡到半夜時候纔醒。醒來時，又不知是甚麼去處，摸摸眼，定了神思，側耳纔聽。噫！正是那山深無犬吠，野曠少鷄鳴。他見那星移斗轉，約莫有三更時分，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誠然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罷罷罷！我且進城去見了師父，奏准當今，再選些驍勇人馬，助着老豬，明日來救沙僧罷。』

那獸子急縱雲頭，徑回城裏。半霎時，到了館驛。此時人靜月明，兩廊下尋不見師父，只見白馬睡在那廂，渾身水溼，後腿有盤子大小一點青痕。八戒失驚道：『雙眸氣了這亡人，又不

會走路，怎麼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師父，把馬打壞了。」

那白馬認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聲「師兄。」這獸子嚇了一跌，扒起來，往外要走；被白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啊，你莫怕我。」八戒戰兢兢的道：「兄弟，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了？你但說話，必有大不祥之事。」小龍道：「你知師父有難麼？」八戒道：「我不知。」

小龍道：「你是不知！你與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請功求賞，不想妖魔本領大，你們手段不濟，奈他不過。好道着一個回來，說個信息是，却更不聞音。那妖精變做一個俊俏文人，撞入朝中，與皇帝認了親眷，把我師父變作一個斑斕猛虎，見被衆臣捉住，鎖在朝房鐵籠裏面。我聽得這般苦惱，心如刀割。你兩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時傷了性命，只得化龍身去救。不期到朝裏，又尋不見師父；及到銀安殿外，遇見妖精，我又變做個宮娥模樣，哄那怪物。那怪物叫我舞刀，他看，遂爾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閃過，雙手舉個滿堂紅，把我戰敗。我又飛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摔下滿堂紅，把我後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鑽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是青，是他滿堂紅打的。」

八戒聞言道：『真個有這樣事？』小龍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掙得動麼？』小龍道：『我掙得動，便怎的？』八戒道：『你掙得動，便掙下海去罷。把行李等老豬挑去高老莊上，回爐做女婿去呀！』

小龍聞說，一口咬住他直辮子，那裏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淚道：『師兄啊！你千萬休生懶惰！』八戒道：『不懶惰便怎麼？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戰他不過，不趁此散火，還等甚麼？』小龍沉吟半晌，又滴淚道：『師兄啊，莫說散火的話。若要救得師父，你只去請個人來。』八戒道：『教我請誰麼？』

小龍道：『你趁早兒駕雲回上花果山請大師兄孫行者來。他還有降妖的大法力，管教救了師父，也與你我報得這敗陣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請一個兒便罷了。那猴子與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嶺上，打殺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攔掇師父念緊箍兒咒。我也只當耍子，不想那老和尚當真的念起來，就把他趕逐回去。他不知怎麼樣的惱我，他也決不肯來。倘或言語上略不相對，他那哭喪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撈上幾下，我怎的活得成麼？』

小龍道：「他決不比你。他是個有仁有義的猴王，你見了他，且莫說師父有難，只說：『師父想你哩。』把他哄將來，到此處，見這樣個情節，他必然不忿，斷乎要與那妖精比併。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師父。」八戒道：「也罷，也罷。你倒這等盡心，我若不去，顯得我不盡心了。我這一去，果然行者肯來，我就與他一路來了；他若不來，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來了。」小龍道：「你去，你去管情他來也。」

真個馱子收拾了釘鈿，整束了直裰，跳將起去，踏着雲，竟往東來。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馱子正遇順風，撐起兩個耳朵，好便似風蓬一般，早過了東洋大海，按落雲頭，不覺的太陽星上，他却入山尋路。

正行之際，忽聞得有人言語。八戒仔細看時，原來是行者在山凹裏，聚集羣妖，他坐在一塊石頭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班排班，口稱「萬歲大聖爺爺。」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只要來家哩！原來有這些好處，許大的家業，又有許多

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這一座山場，也不做甚麼和尚了。如今既到這裏，却怎麼好？必定要見他一見。」

那馱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見他，却往草崖邊，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當中擠着，也跟那些猴子磕頭。不知孫大聖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問：「那班部中亂拜的是個夷人，是那裏來的？」

說不了，那些小猴，一窩蜂，把個八戒推將上來，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裏來的夷人？」八戒低着頭道：「不敢承問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行者道：「我這大聖的部下羣猴，都是一般模樣。你這嘴臉生得各樣，相貌有些雷堆，定是別處來的妖魔。——既是別處來的，若要投我部下，先來遞個脚色手本，報了名字，我好留你在此，隨班點扎。若不留你，你敢在這裏亂拜！」

八戒低着頭，拱着嘴道：「不差就拿出這副嘴臉來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幾年，又推認不得，說是甚麼夷人！」行者笑道：「抬起頭來我看。」那馱子把嘴往上一伸，道：「你看麼？你

認不得我，好道認得嘴耶！行者忍不住，笑道：『豬八戒。』他聽見一聲叫，就是一轂跳將起來道：『正是！正是！我是豬八戒。』他又思量道：『認得就好說話了。』

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經去，却來這裏怎的？想是你沖撞了師父，師父也貶你回來了？有甚貶書，拿來我看。』八戒道：『不會沖撞他，他也沒甚麼貶書，也不會趕我。』行者道：『既無貶書，又不曾趕你，你來我這裏怎的？』八戒道：『師父想你，着我來請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請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對天發誓，親筆寫了貶書，怎麼又肯想我，又肯着你遠來請我？我斷然也是不好去的。』

八戒就地扯個慌，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來？』八戒道：『師父在馬上正行，叫聲「徒弟」，我不會聽見，沙僧又推耳聾，師父就想起你來，說我們不濟，說你還是個聰明伶俐之人，常時聲叫聲應，問一答十，因這般想你，專專教我來請你的。萬望你去走走：一則不孤他仰望之心，二來也不負我遠來之意。』

行者聞言，跳下崖來，用手攙住八戒道：『賢弟，累你遠來，且和我耍耍兒去。』八戒道：『哥

啊，這個所在路遠，恐師父盼望去遲，我不要子了。」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場，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馱子不敢苦辭，只得隨他走走。

二人携手相攙，概衆小妖隨後，上那花果山極巔之處。好山！自是那大聖回家，這幾日，收拾得復舊如新，但見那——

青如削翠，高似摩雲。週週有虎踞龍蟠，四面多猿啼鶴唳。朝出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間。流水潺潺鳴玉珮，湖泉滴滴奏瑤琴。山前有崖峯峭壁，山後有花木穠華。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結秀賽蓬萊，清濁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筆畫時難，仙子天機描不就。玲瓏怪石石玲瓏，玲瓏結彩嶺頭峯。日影動千條紫艷，瑞氣搖萬道紅霞。洞天福地人間有，遍山新樹與新花。

八戒觀之不盡，滿心歡喜道：「哥啊，好去處！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行者道：「賢弟，可過得日子麼？」八戒笑道：「你看師兄說的話，寶山乃洞天福地之處，怎麼說度日之言也？」

二人談笑多時，下了山，只見路旁有幾個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噴噴的梨棗，黃森

蘇的枇杷紅豔豔的楊梅，跪在路旁，叫道：『大聖爺，請進早膳。』行者笑道：『我豬弟食腸大，却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罷，也罷；莫嫌菲薄，將就吃個兒當點心罷。』八戒道：『我雖食腸大，却也隨鄉入鄉，是拿來，拿來，我也吃幾個兒嘗新。』

二人吃了果子，漸漸日高。那馱子恐怕誤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師父在那裏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兒去罷。』行者道：『賢弟，請你往水簾洞裏去耍耍。』八戒堅辭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師父久等，不勞進洞罷。』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就請此處奉別。』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裏去？我這裏，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要子兒，做甚麼和尙？』我是不去，你自去罷。但上覆唐僧，既趕退了，再莫想我。』

馱子聞言，不敢苦逼，只恐逼發他性子，一時打上兩棍，無奈，只得喏喏告辭，找路而去。行者見他去了，即差兩個溜撒的小猴，跟着八戒，聽他說些甚麼。真個那馱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回頭指着行者，口裏罵道：『這個猴子，不做和尙，倒做妖怪！這個獼猴，我好意來請他，却不去！——你不去便罷！』走幾步，又罵幾聲。

那兩個小猴，急跑回來報道：「大聖爺爺，那豬八戒不大老實，他走走兒罵幾聲。」行者大怒，叫：「拿將來！」那衆猴滿地飛來趕上，把個八戒，扛翻倒了，抓鬚扯耳，拉尾揪毛，捉將回去。

畢竟不知怎麼處治，性命死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義結孔懷，法歸本性。金順木馴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共登極樂世界，同來不二法門。經乃修行之總徑，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會成三契，妖與魔色應五行。

剪除六門趣，即赴大雷音。

却說那猻子被一窩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裏勞勞叨叨的，自家念誦道：『罷了！罷了！這一去有個打殺的情了！』不一時，到洞口。那大聖坐在石崖之上，罵道：『你這饞糠的夯貨，你去便罷了，怎麼罵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啊，我不會罵你；若罵你，就嚼了舌頭根。我只說哥哥不去，我自去報師父便了，怎敢罵你？』行者道：『你怎麼瞞得過我？我這左耳往上一扯，曉得三十三天人說話；我這右耳往下一扯，曉得十代閻王與判官算。』

帳。你今走路把我罵，我豈不聽見？」八戒道：「哥哥，我曉得你賊頭鼠腦的，一定又變作個甚麼東西兒，跟着我聽的。」行者叫：「小的們，選大棍來！先打二十個見面孤拐，再打三十個背花，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行！」八戒慌得磕頭道：「哥哥，千萬看師父面上，饒了我罷！」行者道：「我想那師父好仁義兒哩！」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師父啊，請看海上菩薩之面，饒了我罷！」

行者見說起菩薩，却又三分兒轉意道：「兄弟，既這等說，我且不打你，你却老實說，不要瞞我。那唐僧在那裏有難，你却來此哄我！」八戒道：「哥哥，沒甚難處，實是想你。」行者罵道：「這個好打的夯貨！你怎麼還要來瞞我？老孫身回水簾洞，心逐取經僧。那師父步步有難，處處該災。你趁早兒告誦我，免打！」

八戒聞得此言，叩頭上告道：「哥哥，分明要瞞着你，請你去的；不期你這等樣靈。饒我打放我起來說罷。」行者道：「也罷，起來說。」衆猴撒開手，那獸子跳得起來，兩邊亂張。行者道：「你張甚麼？」八戒道：「看看那條路兒空闊，好跑。」行者道：「你跑到那裏？我就讓你先走。」

三日，老孫自有本事趕轉你來！快早說來這一惱發我的性子，斷不饒你！」

八戒道：『實不瞞哥，哥說：自你回後，我與沙僧保師父前行，只見一座黑松林。師父下馬，教我化齋，我因許遠，無一個人家，辛苦了，略在草裏睡睡，不想沙僧別了師父，又來尋我，你曉得師父沒有坐性。他獨步林間，翫景，出得林，見一座黃金寶塔放光，他只當寺院。不期塔下有個妖精，名喚黃袍，被他拿住。後邊我與沙僧回尋，止見白馬，行囊不見師父，隨尋至洞口，與那怪厮殺。師父在洞，幸虧了一個救星，原是寶象國王第三個公主，被那怪攝來者。他修了一封家書，託師父寄去，遂說方便，解放了師父。到了國中，遞了書信，那國王就請師父降妖，取回公主。』

「哥啊，你曉得那老和尚可會降妖？我二人復去與戰，不知那怪神通廣大，將沙僧又捉了。我敗陣而走，伏在草中。那怪變做個俊俏文人入朝，與國王認親，把師父變作老虎。又虧了白龍馬，夜現龍身，去尋師父。師父倒不曾尋見，却遇着那怪在銀安殿飲酒，他變一宮娥，與他巡酒，舞刀，欲乘機而砍，反被他用滿堂紅打傷馬腿。就是他教我來請師兄的。說道：「師兄是

個有仁有義的君子。君子不念舊惡，一定肯來救師父一難。」萬望哥哥念「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之情，千萬救他一救！」

行者道：「你這個獸子！我臨別之時，曾叮嚀又叮嚀，說道：『若有妖魔捉住師父，你就說老孫是他大徒弟。』怎麼却不說我？」八戒又思量道：「請將不如激將，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說你還好哩；只爲說你，他一發無狀！」行者道：「怎麼說？」八戒道：「我說：『妖精，你不要無禮，莫害我師父！我還有個大師兄，叫做孫行者。他神通廣大，善能降妖。他來時教你死無葬身之地！』那怪聞言，越加忿怒，罵道：『是個甚麼孫行者，我可怕他！他若來，我剝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饒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剝鮮着油烹！』」

行者聞言，就氣得抓耳撓腮，暴躁亂跳道：「是那箇敢這等罵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黃袍怪這等罵來，我故學與你聽也。」行者道：「賢弟，你起來。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罵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普天的神將看見我，一個個控背躬身，口口稱呼大聖。這妖怪無禮，他敢背前面後罵我！我這去，把他拿住，碎屍萬段，以報罵

我之仇報畢，我即回來。」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報了你仇，那時來與不來，任從尊意。」

那大聖纔跳下崖，撞入洞裏，脫了妖衣，整一整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執了鐵棒，徑出門來。慌得那羣猴攔住道：「大聖爺爺，你往那裏去？帶挈我們耍子幾年也好。」行者道：「小的們，你說那裏話？我保唐僧的這樁事，天上地下，都曉得孫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趕我回來，倒是教我來家看看，送我來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這件事，你們却都要仔細，看守家業，依時插柳栽松，毋得廢墜。——待我還去保唐僧，取經回東土，功成之後，仍回來與你們共樂天真。」

衆猴各各領命。那大聖纔和八戒，携手駕雲，離了洞；過了東洋大海，至西岸，住雲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淨淨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淨甚麼身子？」行者道：「你那裏知道，我自從回來，這幾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

須臾洗畢，復駕雲西進。只見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黃袍怪家？沙僧還在他家裏。』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門前如何，好與妖精見陣。』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曉得。』好猴王，按落祥光，竟至洞門外觀看，只見有兩個小孩子，在那裏使彎頭棍，打毛毯，搶窩耍子哩。一個有十來歲，一個有八九歲了。正戲處，被行者趕上前，也不管他是張家李家的，一把抓着頂搭子，提將過來。那孩子吃了說，口裏夾罵帶哭的亂嚷，驚動那波月洞的小妖，急報與公主道：『奶奶，不知甚人把二位公子搶去也。』原來那兩個孩子是公主與那怪生的。

公主聞言，忙忙走出洞門來，只見行者提着兩個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上，意欲往下攢。慌得那公主厲聲高叫道：『那漢子，我與你沒甚相干，怎麼把我兒子拿去？他老子利害，有些差錯，決不與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認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孫悟空行者。我有個師弟沙和尚在你洞裏，你去放他出來，我把這兩個孩兒還你。似這般兩個換一個，還是你便宜。』那公主聞言，急往裏面，喝退那幾個把門的小妖，親動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

莫解我，恐你那怪來家，問你要人，帶累你受氣。」公主道：「長老啊，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辯了家書，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想你，不期洞門之外，你有個大師兄孫悟空來了，叫我放你哩。」

噫！那沙僧一聞孫悟空的三個字，好便似醍醐灌頂，甘露滋心；一面天心喜，滿腔都是春；也不似聞得個人來，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你看他摔手拂衣，走出門來，對行者施禮道：「哥哥，你真是從天而降也！萬乞救我一救！」行者笑道：「你這個沙尼師父，念緊箍兒咒，可肯替我方便一聲？都弄嘴施唇，要保師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却在這裏蹲甚麼？」沙僧道：「哥哥，不必說了。君子人既往不咎，我等是個敗軍之將，不可語勇，救我救兒能！」行者道：「你上來。」沙僧纔縱身跳上石崖。

却說那八戒停立空中，看見沙僧出洞，即按下雲頭，叫聲「沙兄弟，心忍心忍！」沙僧見叫道：「二哥，你從那裏來？」八戒道：「我昨日敗陣，夜間進城，會了白馬，知師父有難，被黃袍

使法，變做個老虎。那白馬與我商議，請師兄來的。」行者道：「獸子，且休敘闊，把這兩個孩子，你抱着一個，先進那寶象城去激那怪來，等我在這裏打他。」沙僧道：「哥哥，怎麼樣激他？」行者道：「你兩個駕起雲，站在那金鑾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階前一擯。有人問你是甚人，你便說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我兩個拿將來也。那怪聽見，管情回來，我却不須進城與他鬪了。若在城上廝殺，必要噴雲霧，播土揚塵，驚擾那朝廷與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幹事，就左我們。」行者道：「如何爲左你？」八戒道：「這兩個孩子，被你抓來，已此說破胆了；這一會聲都哭啞，再一會必死無疑；我們拿他往下一擯，攢做個肉陀子，那怪趕上肯放？定要我兩個償命。你却還不是個乾淨人——連見證也沒你，你却不是左我們？」行者道：「他若扯你，你兩個就與他打將這裏來。這裏有戰場，寬闊，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說得有理，我們去來。」

他兩個纔倚仗威風，將孩子拿去。行者即跳下石崖，到他塔門之下。那公主道：「你這和尙，全無信義，你說放了你師弟，就與我孩兒，怎麼你師弟放去，把我孩兒又留，反來我門首做

「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來的日子已久，帶你令郎去認他外公去哩。」公主道：「和尚莫無禮。我那黃袍郎比衆不同，你若諛了我的孩兒，與他椰椰驚是。」

行者笑道：「公主啊，爲人生在天地之間，怎麼便是得罪？」公主道：「我曉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曉得甚麼？」公主道：「我自幼在宮，曾受父母教訓，記得古書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行者道：「你正是個不孝之人。蓋『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孝者，百行之原，萬善之本，却怎麼將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

公主聞此正言，半晌家耳紅面赤，慚愧無地，忽失口道：「長老之言最善，我豈不思念父母？只因這妖精將我攝騙在此，他的法令又謹，我的步履又難，路遠山遙，無人可傳音信，欲要自盡，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終不明，故沒奈何，苟延殘喘，誠爲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說罷，淚如泉湧。行者道：「公主不必傷悲，豬八戒曾告誦我，說你有一封書，曾救了我師父一命，你書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孫來，管與你拿了妖精，帶你回朝見駕，別尋個佳偶，侍奉雙親到老。」

你意如何？

公主道：「和尚啊，你真要尋死。昨日你兩個師弟，那樣好漢，也不會打得過我黃袍郎。你這般一個筋多骨少的瘦鬼，一似個螃蟹模樣，骨頭都長在外面，有甚本事，你敢說拿妖魔之話？」行者笑道：「你原來沒眼色，認不得人。俗語云：『尿泡雖大無斤兩，秤砣雖小壓千斤。』」他們相貌，空大無用——走路抗風，穿衣費布，種火心空，頂門腰軟，吃食無功。咱老孫小自小，斤節。」

那公主道：「你真個有手段麼？」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會看見。絕會降妖，極能伏怪。」公主道：「你却真誤了我耶。」行者道：「決然不誤你。」公主道：「你既會降妖伏怪，如今却怎樣拿他？」行者說：「你且迴避迴避，莫在我這眼前。倘他來時，不好動手腳，只恐你與他情濃了，捨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捨不得他？其稽留於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與他做了十三年夫妻，豈無情意？我若見了他，不與他兒戲，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須要打倒他，纔得你回朝見駕。」

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靜處躲避；也是他姻緣該盡，故遇着大聖來臨。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却搖身一變，就變做公主一般模樣，回轉洞中，專候那怪。

却說八戒，沙僧，把兩個孩子，拿到寶象國中，往那白玉階前摔下，可憐都攢做個肉餅相似，鮮血迸流，骨骸粉碎。慌得那滿朝多官報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攢下兩個人來了！』八戒厲聲高叫道：『那孩子是黃袍妖精的兒子，被老豬與沙弟拿將來也！』

那怪還在銀安殿，宿酒未醒。正睡夢間，聽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抬頭觀看，只見那雲端裏是豬八戒，沙和尚，二人吆喝妖怪。心中暗想道：『豬八戒便也罷了；沙和尚是我綁在家裏，他怎麼得出來？我的渾家怎麼肯放他？我的孩兒怎麼得到他手？這怕是豬八戒不得我出去與他交戰，故將此計來騙我。我若認了這個泛頭，就與他打啊！——噫！我却還害酒哩！假若被他築上一鈿，却不滅了這個威風，識破了那個關竅，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兒子不是我的兒子，再與他說話不遲。』

命報仇罷——渾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裏覺道怎麼？且醫治一醫治。」行者道：「我不焦的，只是捨不得孩兒，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緊，你請起來，我這裏有件寶貝，只在那疼上摸一摸兒，就不疼了。却要仔細，休使大指兒彈着；若使大指兒彈着啊，就看出我本相來了。」行者聞言，心中暗笑道：「這潑怪，倒也老實；不動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寶貝來，我試彈他一彈，看他是個甚麼妖怪。」

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裏深遠密閉之處，却從口中吐出一件寶貝，有鷄子大小，是一顆舍利子玲瓏內丹。行者心中暗喜道：「好東西耶！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煉了幾年磨難，配了幾轉雌雄，煉成這顆內丹舍利。今日大有緣法，遇着老孫。」那猴子拿將過來，那裏有甚麼疼處，特故意摸了一摸，一指頭彈將去。那妖怪了，劈手來搶。你思量，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寶貝一口吸在肚裏。那妖魔攢着拳頭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臉抹了一抹，現出本相，道聲：「妖怪！不要無禮！你且認認看我是誰？」

那妖怪見了，大驚道：「呀！渾家，你怎麼拿出這一副嘴臉來耶？」行者罵道：「我把你這

個潑怪！誰是你渾家？連你祖宗也還不認得哩！」那怪忽然省悟道：「我像有些認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認認看。」那怪道：「我雖見你眼熟，一時間却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誰從那裏來的？你把我渾家估倒在何處，却來我家詐誘我的寶貝，着實無禮可惡！」行者道：「你是也不認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孫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舊祖宗哩！」那怪道：「沒有這話！沒有這話！我拿住唐僧時，止知他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何曾見有人說個姓孫的？你不知是那裏來的個怪物，到此騙我！」

行者道：「我不會同他二人來，——是我師父因老孫慣打妖怪，殺傷甚多，他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將我逐回，故不會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姓名。」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啊！既受了師父趕逐，却有甚麼嘴臉，又來見人？」行者道：「你這個潑怪，豈知「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父子無隔宿之仇」？你傷害我師父，我怎麼不來救他？——你害他便也能，却又背前面後罵我，是怎的說？」妖怪道：「我何嘗罵你？」行者道：「是豬八戒說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個豬八戒，尖着嘴，有些會說，老婆舌頭，你怎聽他？」行者道：「且不必講此閑話；

只說老孫今日到你家裏，你好怠慢了遠客，雖無酒饌款待，頭却是有的。快快將頭伸過來，等老孫打一棍兒嘗茶！」

那怪聞得說打，呵呵大笑道：「孫行者，你差了計較了！你既說要打，不該跟我進來。我這裏大小羣妖，還有百十。饒你滿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門去。」行者道：「不要胡說！莫說百十個，就有幾千幾萬，只要一個個查明白了，好打，棍根無空，教你斷根絕跡！」那怪聞言，急傳號令，把那山前山後羣妖，洞裏洞外諸怪，一齊點起，各執器械，把那三四層門，密密攔阻不放。

行者見了，滿心歡喜，雙手理棍，喝聲叫「變！」變的三頭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變做三根金箍棒。你看他六隻手，使着三根棒，一路打將去，好便似虎入羊羣，鷹來雞欄；——可憐那小怪，湯着的頭如粉碎；刮着的血似水流！——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止剩一個老妖，趕出門來罵道：「你這潑猴，其實慳懶！怎麼上門來欺負人家？」行者急回頭，用手招呼道：「你來！你來！打倒你，纔是功績！」

那怪物掣寶刀，劈頭便砍；好行者，掣鐵棒，靚面相迎。這一場，在那山頂上，半雲半霧的殺

哩：

大聖神通大，妖魔本事高。這個橫理生鐵棒，那個斜舉鷹鋼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輕輕棒架彩雲飄。往來護頂翻多次，反覆渾身轉數遭。一個隨風更面目，一個立地把身搖。那個大睜火眼伸猿膊，這個明幌金睛折虎腰。你來我去交鋒戰，刀迎棒架不相饒。猴王鐵棍依三略，怪物鋼刀按六韜。一個慣行手段爲魔主，一個廣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長英豪。死生不顧空中打，都爲

唐僧拜佛遙。

他兩個戰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行者心中暗喜道：「這個潑怪，他那口刀，倒也抗得住老孫的這根棒。等老孫丟個破綻與他，看他可認得。」好猴王，^他手舉棍，使一個「高探馬」的勢子。那怪不識是計，見有空兒，舞着寶刀，竟奔下三路砍。被行者急轉個「大中平」，挑開他那口刀，又使個「葉底偷桃勢」，望妖精頭頂一棍，就打得他無影無踪。急收棍子看處，不見了妖精。行者大驚道：「我兒啊，不禁打，就打得不見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膿血，如何沒

「一毫踪影想是走了。」——急縱身跳在雲端裏看處，四邊更無動靜。——「老孫這雙眼睛，不管那裏，一抹都見，却怎麼走得這等溜撒？——我曉得了：那怪說有些兒認得我，想必不是凡間的怪，多是天上來的精。」

那大聖時忍不住怒發，攥着鐵棒，打個筋斗，只跳到南天門上，慌得那龐劉苟畢，張陶鄧辛等衆，兩邊躬身控背，不敢攔阻，讓他打入天門，直至通明殿下。早有張葛許丘，四大天師問道：「大聖何來？」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寶象國，有一妖魔，欺騙國女，傷害吾師，老孫與他賭鬪，正鬪間，不見了這怪。想那怪不是凡間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來查勘那一路走了甚麼妖神。」

天師聞言，即進靈霄殿上啟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東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漢羣臣，五岳四瀆，普天神聖，都在天上，更無一個敢離方位；又查那斗牛宮外，二十八宿，顛倒只有二十七位，內獨少了奎星。天師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玉帝道：「多少時不在天了？」天師道：「四卯不到，三日點卯，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

年。』即命本部收他上界。

那二十七宿星員，領了旨意，出了天門，各念呪語，驚動奎星。你道他在那裏躲避？他原來是孫大聖大鬧天宮時，打怕了的神將，閃在那山澗裏潛匿，被水氣隱住妖雲，所以不曾看見他。他聽得本部星員念呪，方敢出頭，隨衆上界。被大聖攔住天門要打，幸虧衆星勸住，押見玉帝。那怪腰間取出金牌，在殿下叩頭納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無邊的勝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奎宿叩頭奏道：『萬歲，赦臣死罪。那寶象國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與臣私通，臣恐點污了天宮勝景，他思凡先下界去，托生於皇宮內院，是臣不負前期，變作妖魔，占了名山，攝他到洞府，與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被孫大聖到此成功。』

玉帝聞言，收了金牌，貶他去兜率宮與太上老君燒火，帶俸差操，有功復職，無功重加其罪。行者見玉帝如此發放，心中歡喜，朝上唱個大喏，又向衆神道：『列位，起動了。』天師笑道：『那個猴子還是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謝天恩，却就是唱喏而退。』玉帝道：『只

得他無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

那大聖接落祥光，徑轉碗子山波月洞，尋出公主，將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語正然陳訴，只聽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厲聲高叫道：「師兄，有妖精，留幾個兒我們打耶。」行者道：「妖精已盡絕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絕，無甚罣礙，將公主引入朝中去罷。不要睜眼。兄弟們，使個縮地法來。」

那公主只聞得耳內風聲響，霎時間徑回城裏。他三人將公主帶上金鑾殿上。那公主恭拜了父王母后，會了姊妹，各官俱來拜見。那公主纔啓奏道：「多虧孫長老法力無邊，降了黃袍怪，救奴回國。」那國王問曰：「黃袍是個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駙馬，是上界的奎星。令愛乃侍香的玉女，因思凡降落人間，不非小可，都因前世前緣，該有這些姻眷。那怪被老孫上天宮啓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蓋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隨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貶在兜率宮立功去訖，老孫却救得令愛來也。」

那國王謝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師父去來。」他三人竟下寶殿，與衆官到朝房裏，

抬出鐵籠，將假虎解了鐵索。別人看他是虎，獨行者看他是人。原來那師父被妖術醫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難開。行者笑道：『師父啊，你是個好和尚，怎麼弄出這般個惡模樣來也？你怪我行兇作惡，趕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麼一旦弄出個這等嘴臉？』八戒道：『哥啊，救他救兒罷，不要只管揭挑他了。』行者道：『你凡事攬唆，是他個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尋老孫怎的？——原與你說來，待降了妖精，報了罵我之仇，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啊，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長既是到此，萬望救他一救。若是我們能救，也不敢許遠的來奉請你也。』行者用手攙起道：『我豈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來。』

八戒飛星去驛中，取了行李馬匹，將紫金鉢盂取出，盛水半盂，遞與行者。行者接水在手，念動真言，望那虎劈頭一口噴上，退了妖術，解了虎氣。長老現了原身，定性睜眼，纔認得是行者，一把攙住道：『悟空！你從那裏來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請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氣，並回朝諸項事備陳了一遍。三藏謝之不盡道：『賢徒，虧了你也！虧了你也！這一去，早詣西方，徑回東土，奏唐王，你的功勞第一。』行者笑道：『莫說莫說！但不念那話兒，足感愛厚之情。』

也。

國王聞此言，又勸謝了他四衆，整治素筵，大開東閣。他師徒們受了皇恩，辭王西去，國王又率多官遠送。這正是——

君回寶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參佛祖。

畢竟不知此去又有甚事，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話說唐僧復得了孫行者，師徒們一心同體，共詣西方。自寶象國救了宮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說不盡沿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却又值三春景候。那時節——

輕風吹柳綠如絲，佳景最堪題。時催鳥語，暖烘花發，遍地芳菲。

海棠庭院來雙燕，正是賞春時。紅塵紫陌，綺羅絃管，鬪草傳卮。

師徒們正行賞間，又見一山攔路。唐僧道：「徒弟們仔細。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攔。」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心經云：『心無罣礙；無罣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言。但只是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你莫生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塌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長老勸回馬道：「我——」

「當年奉旨出長安，只憶西來拜佛顏。舍利國中金像彩，浮屠塔裏玉毫斑。尋窮

天下無名水，歷徧人間不到山。逐逐煙波重疊疊，幾時能覈此身閑？」

行者聞說，笑呵呵道：「師要身閑，有何難事？若功成之後，萬緣都罷，諸法皆空，那時節，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閑也？」長老聞言，只得樂以忘憂，放轡催銀褐，兜轡趨玉龍。師徒們上得山來，十分險峻，真個嵯峨好山——

巍巍峻嶺，削削尖峯。灣環深湖下，狐峻陡崖邊。灣環深湖下，只聽得唵喇喇戲水
蟬翻身；孤峻陡崖邊，但見那峯嶺嶺山林虎剪尾。往上看，巒頭突兀透青霄；回眼
觀，壑下深沉鄰碧落。上高來，似梯似凳；下低行，如塹如坑。真個是古怪嶺峯嶺，果
然是連尖削壁崖。巔峯嶺上，採藥人尋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難行。胡羊
野馬亂擲梭，狡兔山牛如佈陣。山高蔽日遮星斗，時逢妖獸與蒼狼。草徑迷漫難
進馬，怎得雷音見佛王？

長老勸馬觀山，正在難行之處，只見那綠莎坡上，竚立着一個樵夫。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戴一頂老藍氈笠，身穿一領毛皂衲衣，老藍氈笠，遮煙蓋日，果稀奇；毛皂衲衣，架以忘憂真罕見。手持銅斧快磨明，刀伐乾柴收束緊。檐頭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閑情，常是三星澹澹。到老只於隨分過，有何榮辱暫關山？

那樵子——

正在坡前伐朽柴，忽逢長老自東來。停柯住斧出林外，趨步將身上石崖。

對長老厲聲高叫道：『那西進的長老，暫停片時。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夥毒魔狠怪，專吃那東來西去的人哩。』

長老聞言，魂飛魄散，戰兢兢坐不穩雕鞍，急回頭忙呼徒弟道：『你聽那樵夫報道：「此山有毒魔狠怪。」誰敢去細問他？」』行者道：『師父放心，等老孫去問他一個端的。』好行者，拽開步，竟上山來，對樵子叫聲：『大哥，』道個問訊。樵夫答禮道：『長老啊，你們有甚緣故來此？』行者道：『不瞞大哥說，我們是東土差來西天取經的。那馬上是我的師父。他有些胆小。適蒙見教，說有甚麼毒魔狠怪，故此我來奉問一聲。那魔是幾年之魔？怪是幾年之怪？還』

是個把勢，還是個雛兒？煩大哥老實說說，我好着山神土地遞解他起身。」

樵子聞言，仰天大笑道：「你原來是個風和尚。」行者道：「我不風啊，這是老實話。」樵子道：「你說是老實，便怎敢說把他遞解起身？」行者道：「你這等長他那威風，胡言亂語的，攔路報信，莫不是與他有親？不親必鄰，不鄰必友。」樵子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忒沒道理。我倒好意，特來報與你們，教你們走路時，早晚間防備，你倒轉賴在我身上。且莫說我不曉得妖魔出處，就曉得啊，你敢把他怎麼的遞解？解往何處？」行者道：「若是天魔，解與玉帝；若是土魔，解與土府。西方的歸佛，東方的歸聖。北方的解與真武，南方的解與火德。是蛟精解與海主，是鬼祟解與閻王。——各有地頭方向，我老孫到處里人熟，發一張批文，把他連夜解着飛跑。」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這個風潑和尚，想是在方上雲遊，學了些書符咒水的法術，只可驅邪縛鬼，還不會撞見這等狠毒的怪哩。」行者道：「怎見他狠毒？」樵子道：「此山經過有六百里遠近，名喚平頂山。山中有一洞，名喚蓮花洞。洞裏有兩個魔頭，他畫影圖形，要

捉和尚；抄名訪姓，要吃唐僧，你若別處來的還好，但犯了一個唐字兒，莫想去得！去得！行者道：『我們正是唐朝來的。』樵子道：『他正要吃你們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樣的吃哩？』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頭，還好耍子；若是先吃脚，就難爲了。』樵子道：『先吃頭怎麼說？先吃脚怎麼說？』

行者道：『你還不會經着哩。若是先吃頭，一口將來咬下，我已死了，憑他怎麼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我還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難爲也。』樵子道：『和尚，他那裏有這許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細在籠裏，團團蒸吃了！』行者笑道：『這個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悶氣罷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調嘴。那妖怪隨身有五件寶貝，神通極大，極廣。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須要發發昏是。』行者道：『發幾個昏麼？』樵子道：『要發三四個昏是。』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我們一年常發七八百個昏兒，這三四個昏兒易得發；發發兒就過去了。』

好大聖，全然無懼，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摔脫樵夫，拽步而轉，竟至山坡馬頭前，道：『師父，

沒甚大事。有便有個把妖精兒，只是這裏人胆小，故他在心上。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長老見說，只得放懷隨行。

正行處，早不見了那樵夫。長老道：『那報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見了？』八戒道：『我們造化低，撞見日裏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鑽進林子裏尋柴去了。等我看看來。』好大聖，睜開火眼金睛，漫山越嶺的望處，却無踪跡。忽抬頭往雲端裏一看，看見是日值功曹，他就縱雲趕上，罵了幾聲『毛鬼』道：『你怎麼有話不來直說，却那般變化了，演樣老孫？』慌得那功曹施禮道：『大聖，報信來遲，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只看你騰挪乖巧，運動神機，仔細保你師父，假若怠慢了些兒，西天路莫想去得。』

行者聞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雲頭，竟來山上，只見長老與八戒、沙僧、簇擁前進。他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語實實告訴師父，師父他不濟事，必就哭了；假若不與他實說，悶着頭，帶着他走，——常言道：『乍入蘆圩，不知深淺。』——倘或被妖魔撈去，却不要老孫費心……且等我照顧八戒一照顧，先着他出頭與那怪打一仗看。若是打得過他，就算他一功；若

是沒手段，被怪拿云，等老孫再去救他不遲，却好顯我本事出名。」正自家計較，以心問心道：「只恐八戒躲懶，不肯出頭。師父又有些護短，等老孫羈勒他羈勒。」

好大聖，你看他弄個虛頭，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淚來，迎着師父，往前竟走。八戒看見，連忙叫：「沙和尚，歇下擔子，拿出行行李來，我兩個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罷！你往流沙河還做妖怪，老豬往高老莊上盼盼渾家，把白馬賣了，買口棺木，與師父送老，大家散火，還往西天去哩！」長老在馬上聽見道：「這個夯貨，正走路，怎麼又胡說了！」

八戒道：「你兒子便胡說！你不看見孫行者那裏哭將來了？他是個鑽天入地，斧砍火燒，下油鍋都不怕的好漢；如今戴了個愁帽，淚汪汪的哭來，必是那山險峻，妖怪兇狠，似我們這樣軟弱的人兒，怎麼去得？」長老道：「你且休胡談，待我問他一聲，看是怎麼說話。」問道：「悟空，有甚話當面計較？你怎麼自家煩惱？這般樣個哭包臉，是虎說我也？」行者道：「師父啊，剛纔那個報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說妖精兇狠，此處難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進，改日再去罷。」

長老聞言，恐惶悚懼，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呀，我們三停路已走了停半，因何說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沒個不盡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勢孤單。」縱然是塊鐵，下爐能打得幾根釘？」長老道：「徒弟啊，你也說得是。果然一個人也難。兵書云：『寡不可敵衆。』我這裏還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憑你調度使用，或爲護將幫手，協力同心，掃清山徑，領我過山，却不都還了正果？」

那行者這一場扭捏，只逗出長老這幾句話來。他搵了淚道：「師父啊，若要過得此山，須是豬八戒依得我兩件事兒，纔有三分去得；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兒也莫想過。」八戒道：「師兄，不去就散火罷。不要攀我。」長老道：「徒弟，且問你師兄，看他教你做甚麼？」獸子真個對行者說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師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看師父是坐，巡山去是走，終不然教我坐一會又走走，走一會又坐兩處怎麼顧盼得來？」行者道：「不是教你兩件齊幹，只是領了一件便罷。」八戒又笑道：「這等也好計較，但不知看師父是怎樣？」巡山是怎樣？你先與我講講，等我依個相應些兒的去幹罷。」

行者道：「看師父啊！師父去出恭，你伺候；師父要走路，你扶持；師父要吃齋，你化齋。若他餓了些兒，你該打黃了些兒臉皮，你該打瘦了些兒形骸，你該打。」八戒慌了道：「這個難難！難伺候扶持，通不打緊，就是不離身馱着，也還容易；假若教我下化齋，他這西方路上，不識我是取經的和尙，只道是那山裏走出來的一個半壯不壯的健豬，夥上許多人，叉鈹掃帚，把老豬圍倒，拿家去宰了，醃着過年，這個却不就遭瘟了？」行者道：「巡山去罷。」八戒道：「巡山便怎麼樣兒？」行者道：「就入此山，打聽有多少妖怪，是甚麼山，是甚麼洞，我們好過去。」八戒道：「這個小可，老豬去巡山罷。」

那獸子就撒起衣裙，挺着釘鈹，雄糾糾，竟入深山，氣昂昂，奔上大路。行者在旁，忍不住嘻嘻冷笑。長老罵道：「你這個潑猴！兄弟們全無愛憐之意，常懷嫉妒之心。你做出這樣獐智，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麼巡山，却又在這裏笑他！」行者道：「不是笑他。我這笑中有味。你看豬八戒這一去，決不巡山，也不敢見妖怪，不知往那裏去躲閃半會，捏出個謊來，哄我們也。」長老道：「你怎麼就曉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聽他一聽。」

則幫副他手段降妖，二來看他可有個誠心拜佛。」長老道：「好好好！你却莫去撮弄他。」

行者應諾了，徑直趕上山坡，搖身一變，變作個蠅螋蟲兒。其實變得輕巧，但見他——

翅薄舞風不用力，腰尖細小如針。穿蒲抹草過花陰，疾似流星還甚。眼睛明映映，聲氣渺瘡瘡。昆蟲之類惟他小，亭亭款款機深。幾番閑日歇幽林，一身渾不見，千

眼莫能尋。

嚶的一聲飛將去，趕上八戒，釘在他耳朵後面鬚根底下。那馱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行有七八里路，把釘鉞撇下，吊轉頭來，望着唐僧，指手畫脚的罵道：「你罷軟的老和尚，

捉招的馮馬溫，面弱的沙和尚，他都在那裏自在，撮弄我老豬來躡路！大家取經，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來巡甚麼山！哈哈！哈哈！曉得有妖怪，躲着些兒走，還不敲一半，却教我去尋他，這等晦氣哩！我往那裏睡覺去睡一覺回去，含含糊糊的答應他，只說是巡了山，就了其帳也。」

那馱子一時間僥倖，牽着鉞，又走。只見山凹裏一變紅草坡，他一頭鑽得進去，使釘鉞撲個地鋪，敲轆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聲：「快活！就是那馮馬溫，也不得像我這般自在！」原

來行者在他耳根後，句句兒聽着哩；忍不住，飛將起來，再攪弄他一撮弄，又搖身一變，變作個啄木蟲兒。但見——

鐵嘴尖尖紅溜，翠翎艷艷光明。一雙鋼爪利如釘，腹餒何妨林靜？

最愛枯槎朽爛，偏嫌老樹伶仃。圓睛決尾性丟靈，辟剝之聲堪聽。

這蟲兒不大不小的，上秤稱，只有二三兩重，紅銅嘴，黑鐵腳，刷刺的一翅飛下來。那八戒丟倒頭，正睡着哩，被他照嘴唇上挖植的一下。那獸子慌得爬將起來，口裏亂嚷道：『有妖怪！有妖怪！把我戳了一鎗去了！嘴上好不疼呀！』伸手摸摸，決出血來了。他道：『蹭蹬啊！我又沒甚喜事，怎麼嘴上掛了紅耶？』他看着這血手，口裏絮絮叨叨的兩邊亂看，却不見動靜。道：『無甚妖怪，怎麼戳我一鎗麼？』忽抬頭往上看時，原來是個啄木蟲在半空中飛哩。獸子咬牙罵道：『這個亡人，弼馬溫欺負我罷了，你也來欺負我！——我曉得了，他一定不認我是個人，只把我嘴當一段黑朽枯爛的樹，內中生了蟲，尋蟲兒吃的，將我啄了這一下也。等我把手揣在懷裏睡罷。』

那馱子穀糠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飛來，着耳根後又啄了一下。馱子慌得爬起來道：『這
個亡人，却打攪得我狠！想必這裏是他的窠巢，生蛋抱雛，怕我占了，故此這般打攪。』
罷！罷！罷！罷！罷！罷！
『這夯貨大睜着兩個眼，竟出紅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壞了孫行者，笑倒個美猴王？行者道：
罷！罷！罷！罷！罷！罷！』
他耳朵後面，不離他身上。

那馱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見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塊青石頭。馱子放
下鉢，對石頭唱個大喏。行者暗笑道：『這馱子！石頭又不是人，又不曾說話，又不曾還禮，唱他
喏怎的？可不是個瞎帳？』原來那馱子把石頭當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習哩。他道：
『我這回去見了師父，若問有妖怪，就說有妖怪。他問甚麼山，——我若說是泥捏的，土做的，錫
打的，銅鑄的，麵蒸的，紙糊的，筆畫的，他們見說我馱哩，若講這話，一發說馱了；——我只說是石
頭山。他問甚麼洞，也只說是石頭洞。他問甚麼門，却說是釘釘的鐵葉門。他問裏邊有多遠，只
說入內有三層。——十分再搜尋，問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此間編造停當，

哄那阿馬溫去。」

那馱子捏合了，拖着鈿，竟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後，一一聽得明白。行者見他回來，即騰兩翅，預先回去，現原身，見了師父。師父道：「悟空，你來了？悟能怎不見回？」行者笑道：「他在那裏編謊哩。就待來也。」長老道：「他兩個耳朵蓋着眼，愚拙之人也，他會編甚麼謊？又是你捏合甚麼鬼話賴他哩。」行者道：「師父，你只是這等護短。這是有對問的話。」把他那鑽在草裏睡覺，被啄木蟲叮醒，朝石頭唱喏，編造甚麼石頭山，石頭洞，鐵葉門，有妖精的話，預先說了。

說畢，不多時，那馱子走將來，又怕忘了那謊，低着頭，口裏溫習；被行者喝了一聲道：「馱子念甚麼哩？」八戒掀起耳朵來看看道：「我到了地頭了！」那馱子上前跪倒。長老攙起道：「徒弟，辛苦啊。」八戒道：「正是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長老道：「可有妖怪麼？」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長老道：「怎麼打發你來？」八戒說：「他叫我做豬祖宗，豬外公，安排些粉湯素食，教我吃了一頓，說道：擺旗鼓送我們過山哩。」行者道：「想是

在草裏睡着了，說得是夢話？」

獸子聞言，就嚇得矮了二寸道：「爺爺呀！我睡他怎麼曉得……」行者上前，一把揪住

道：「你過來，等我問你。」獸子又慌了，戰戰兢兢的道：「問便罷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麼山？」八戒道：「是石頭山。」「甚麼洞？」道：「是石頭洞。」「甚麼門？」道：「是釘釘鐵葉門。」「裏邊有多遠？」道：「入內是三層。」行者道：「你不消說了，後半截我記得真。恐師父不信，我替你說了罷。」八戒道：「嘴臉！你又不曾去，你曉得那些兒，要替我說？」行者笑道：「門上釘子有多少？只說老豬心忙記不真。」可是麼？」

那獸子卽慌忙跪倒。行者道：「朝着石頭唱喏，當做我三人，對他一問一答。可是麼？」又說：

「等我編得謊兒停當，哄那弼馬溫去！可是麼？」那獸子連忙只是磕頭道：「師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聽的？」行者罵道：「我把你個饑糠的夯貨！這般要緊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却去睡覺！不是啄木蟲叮你醒來，你還在那裏睡哩！及叮醒，又編這樣大謊，可不誤了大事！你快伸過孤拐來，打五棍記心！」

八戒慌了道：「那個哭喪棒重，擦一擦兒皮塌，挽一挽兒筋傷，若打五下，就是死了！」行者道：「你怕打，却怎麼扯謊？」八戒道：「哥哥啊，只是這一遭兒，以後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八戒道：「爺爺呀，半棍兒也禁不得！」獸子沒計奈何，扯住師父道：「你替我說個方便兒。」長老道：「悟空說你編謊，我還不信。今果如此，其實該打——但如今過山少人使喚，悟空，你且饒他，待過了山，再打罷。」行者道：「古人云：『順父母言，情呼爲大孝。』師父說不打，我就且饒你，你再去與他巡山。若再說謊誤事，我定一下也不饒你！」

那獸子只得爬起來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變化了跟住他，故見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里，見一隻老虎，從山坡上跑過，他也不怕，舉着釘鈹道：「師兄來聽說謊的？這遭不編了。」又走處，那山風來得甚猛，呼的一聲，把顆枯木刮倒，滾至面前，他又跌脚捶胸的道：「哥啊！這是怎的起！一行說不敢編謊罷了，又變甚麼樹來打人！」又走向前，只見一個白頸老鴉，當頭喳喳的連叫幾聲，他又道：「哥哥，不差！我說不編就不編了，只管又變着老鴉怎的？你來聽麼？」原來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他那裏却自驚

自怪，亂疑亂猜，故無往而不疑是行者隨他身也。馱子驚疑且不題。

却說那山叫做平頂山，那洞叫做蓮花洞。洞裏兩妖：一喚金角大王，一喚銀角大王。金角正坐，對銀角說：『兄弟，我們多少時不巡山了？』銀角道：『有半個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與我去巡巡。』銀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聞得東土唐朝差個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衆，叫做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連馬五口。你看他在那處，與我把他拿來。』銀角道：『我們要吃人，那裏不撈幾個。這和尚到得那裏，讓他去罷。』

金角道：『你不曉得。我當年出天界，嘗聞得人言：唐僧乃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一點元陽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壽長生哩。』銀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壽長生，我們打甚麼坐，立甚麼功，煉甚麼龍與虎，配甚麼雌與雄？只該吃他去了。等我去拿他來。』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門，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將來，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當人子。我記得他的模樣，曾將他師徒畫了一個影，圖了一個形，你可拿去。但遇着和

尙，以此照驗照驗。」又將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說了。銀角得了圖像，知道姓名，即出洞，點起三十名小怪，便來山上巡邏。

却說八戒運拙，正行處，可的撞見羣魔當面攔住道：「那來的甚麼人？」馱子纔抬起頭來，揪着耳朵，看見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說是取經的和尙，他就撈了去；只是說走路的。」小妖回報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間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旁邊有聽着指點說話的，道：「大王，這個和尙，像這圖中豬八戒模樣。」叫掛起影神圖來。

八戒看見，大驚道：「怪道這些時沒精神哩！原來是他把我的影神傳將來也！」小妖用鎗挑着，銀角用手指道：「這騎白馬的是唐僧。這毛臉的是孫行者。」八戒聽見道：「城隍，沒我便罷了……豬頭三牲，清醮二十四分。」口裏嘮叨，只管許願。那怪又道：「那黑長的是沙和尙，這長嘴大耳的是豬八戒。」

馱子聽見說他，慌得把個嘴揣在懷裏藏了。那怪叫：「和尙，伸出嘴來！」八戒道：「胎裏

病，伸不出來。」那怪令小妖使鉤子鉤出來。八戒慌得把個嘴伸出道：「小家形罷了，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鈞怎的？」

那怪認得是八戒，掣出寶刀，上前就砍。這獸子舉釘鈹按住道：「我的兒，休無禮看鈹！」那怪笑道：「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兒子！有些靈性！你怎麼就曉得老爺是半路上出家的？」那怪道：「你會使這鈹，一定是在人家園圃中築地，把他這鈹偷將來也。」八戒道：「我的兒，你那裏認得老爺這鈹，我不比那築地之鈹。這是——」

「巨齒鑄來如龍爪，滲金妝就似虎形。若逢對敵寒風洒，但遇相持火焰生。龍替

唐僧消障礙，西天路上捉妖精。輪動煙霞遮日月，使起昏雲暗斗星。築倒泰山老

虎怕，掀翻大海老龍驚。饒你這妖有手段，一鈹九個血窟窿！」

那怪聞言，那裏肯讓，使七星劍，丟開解數，與八戒一往一來，在山中賭鬥，有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八戒發起狠來，捨死的相迎。那怪見他摔耳朵，噴粘涎，舞釘鈹，口裏吆喝喝的，也儘有些悚懼，即回頭招呼小怪，一齊動手。

若是一個打一個，其實還好。他見那些小妖齊上，慌了手脚，遮架不住，敗了陣，回頭就跑。原來是道路不平，未曾細看，忽被蕨羅藤絆了個踉蹌。掙起來正走，又被一個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撲的又跌了個狗吃屎；被一羣趕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抬抬，擒進洞去。咦！正是——

一身魔發難消滅，萬種災生不易除。

畢竟不知豬八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却說那怪將八戒拿進洞去，道：「哥哥啊，拿將一個來了。」老魔喜道：「拿將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兄弟錯拿了。這個和尚沒用。」八戒就綽經說道：「大王，沒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罷。——不當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雖然沒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豬八戒。把他且浸在後邊淨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鹽醃着，晒乾了，等天陰下酒。」八戒聽言道：「蹭蹬啊！撞着個販醃臘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進去，拋在水裏不題。

却說三藏坐在坡前，耳熱心跳，身體不安，叫聲「悟空，怎麼悟能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來？」行者道：「師父還不曉得他的心理。」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師父啊，此山若

是有怪，他半步難行，一定虛張聲勢，跑將回來報我；想是無怪，路途平靜，他一直去了。」三藏道：「假若真個去了，却在那裏相會？此間乃是山野空闊之處，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間。」行者道：「師父莫慮，且請上馬。那猱子有些懶惰，斷然走的遲慢。你把馬打動些兒，我們定趕上他，一同去罷。」真個唐僧上馬，沙僧挑擔，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却說那老怪又喚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斷然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來，切莫錯過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你看他急點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邏。

正走處，只見祥雲繚繞，瑞氣盤旋。二魔道：「唐僧來了。」衆妖道：「唐僧在那裏？」二魔道：「好人頭上祥雲照頂，惡人頭上黑氣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蟬長老臨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這祥雲繚繞。」衆怪都不看見，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馬上打了一個寒噤；又一指，又打個寒噤。一連指了三指，他就一連打了三個寒噤，心神不寧道：「徒弟啊，我怎麼打寒噤？」沙僧道：「打寒噤想是傷食病發了。」行者道：「胡說，師父是走着這深

山峻嶺，必然小心虛驚，真怕莫怕等老孫把棒打一路與你壓壓驚。」

好行者，理開棒，在馬前丟幾個解數，上三下四，左五右六，盡按那六韜三略，使起神通。那長老在馬上觀之，真個是寰中少有，世上全無。剖開路一直前行，險些兒不誑倒那怪物。他在山頂上看見，魂飛魄喪，忽失聲道：「幾年間，聞說孫行者，今日纔知話不虛傳，果是真！」

衆怪上前道：「大王，怎麼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你誇誰哩？」二魔道：「孫行者神通廣大，那唐僧吃他不成。」衆怪道：「大王，你沒手段，等我們着幾個去報大大王，教點起本洞大小兵來，擺開陣勢，合力齊心，怕他走了那裏去？」二魔道：「你們不會見他那條鐵棒，有萬夫不當之勇。我洞中不過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衆妖道：「這等說，唐僧吃不成，却不把豬八戒錯拿了？如今送還他罷。」二魔道：「拿便也不會錯拿，送便也不好輕送。唐僧終是要吃，只是眼下還尙不能。」

衆妖道：「這般說，還過幾年麼？」二魔道：「也不消幾年。我看見那唐僧，只可善圖，不可惡取。若要倚勢拿他，聞也不得一聞。只可以善去感他，賺得他心與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計，

可以圖之。」衆妖道：「大王如定計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們都各回本寨，但不許報與大王知道。若是驚動了他，必然走了風訊，敗了我計策。我自有個神通變化，可以拿他。」

衆妖散去，他獨跳下山來，在那道路之旁，搖身一變，變做個年老的道者。真個是怎生打扮？但見他——

星冠晃亮，鶴髮蓬鬆，羽衣圍繡帶，雲履綴黃棕。神清目朗如仙客，體健身輕似壽

翁。說甚麼清牛道士，也強如素笏先生。妝成假像如真像，捏作虛情似實情。

他在那大路旁，妝做個跌折腿的道士，脚上血淋漓，口裏哼哼的，只叫「救人救人！」

却說這三藏仗着孫大聖與沙僧，歡喜前來，正行處，只聽得叫「師父救人！」三藏聞得，道：「善哉！善哉！這曠野山中，四下裏更無村舍，是甚麼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蟲，誑倒的。」這長

老兒回俊馬，叫道：「那有難者是甚人可出來？」這怪從草科裏爬出，對長老馬前，乒乓的只情籃頭。三藏在馬上見他是個道者，却又年紀高大，甚不過意，連忙下馬，攙道：「請起，請起。」

那怪道：「疼疼疼！」丟了手看處，只見他脚上流血，三藏驚問道：「先生啊，你從那裏來，因甚傷了尊足？」

那怪巧語花言，虛情假意道：「師父啊，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觀宇，我是那觀裏的道士。」
三藏道：「你不在本觀中侍奉香火，演習經法，爲何在此閑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衆禳星散福，來晚，我師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着一隻斑斕猛虎，將我徒弟銜去。貧道戰兢兢的無奔走，一跌跌在亂石坡上，傷了腿足，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緣，得遇師父，萬望師父大發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觀中，就是典身賣命，一定重謝深恩。」

三藏聞言，認爲真實，道：「先生啊，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雖別，修行之理則同。我不救你啊，就不是出家之輩。——救便救你，你却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來，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罷，也罷。我還走得路，將馬讓與你騎一程，到你上宮，還我馬去罷。」那怪道：「師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膀跌傷，不能騎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捎在我馬上，你馱他一程罷。」沙僧道：「真言念。」

那怪急回頭，抹了他一眼，道：「師父啊，我被那狂二老，見這晦氣色臉的師父，愈加驚怕，不敢要他馱。」三藏叫道：「悟空，你馱罷。」行者連聲答應道：「我馱我馱！」

那妖就認定了行者，順順的要他馱，再不言語。沙僧笑道：「這個沒眼色的老道，我馱着不好，顛倒要他馱。他若看不見師父時，三尖石上，把筋都攢斷了你的哩！」行者馱了，口中笑道：「你這個潑魔，怎麼敢來惹我！你也問問老孫是幾年的人兒！你這般鬼話兒，只好瞞唐僧，又好來瞞我！我認得你是這山中的怪物，想是要吃我師父哩。我師父又非是等閑之輩，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須是分多一半與老孫是。」那魔聞得行者口中念誦道：「師父，我是好人家兒孫，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着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麼不念北斗經？」

三藏正然上馬，聞得此言，罵道：「這個潑猴！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馱他馱兒，便罷了，且講甚麼「北斗經」，「南斗經」！行者聞言道：「這厮造化哩！我那師父是個慈悲好善之人，又有些外好裏撈撻，我待不馱你，他就怪我。馱便馱，須要與你講開。若是大小便，

先和我說着在青雲上淋下來，腥氣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沒人藥洗。」那怪道：「我這般一把子年紀，豈不知你的話說？」行者纔拉將起來，背在身上，同長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處，行者留心慢走，讓唐僧前去。

行不上三五里路，師父與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却望不見，心中埋怨道：「師父偌大年紀，再不曉得事體。這好遠路，就是空身子也還嫌手重，恨不得摔了，却又教我馱着這個妖怪——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這們年紀，也死得着了，攢殺他罷，馱他怎的？」

這大聖正算計要攢，原來那怪就知道了，且會遣山，就使一個「移山倒海」的法術，就在行者背上念訣，念動真言，把一座須彌山遣在空中，劈頭來壓行者。這大聖慌得把頭偏一偏，壓在左肩膀上，笑道：「我的兒，你使甚麼重身法來壓老孫哩？這個倒也不怕，只是正擔好挑，偏擔兒難挨。」那魔道：「一座山壓他不住！」却又念呪語，把一座峨眉山遣在空中來壓。行者又把頭偏一偏，壓在右肩膀上。看他挑着兩座大山，飛星來趕師父，那魔頭看見，就嚇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道：「他却會擔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動，將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頭

壓住行者。那大聖力軟筋麻，遭逢他這秦山下頂之法，只壓得三尸神咋，七竅噴紅。

好妖魔，使神通壓倒行者，却疾颯長風，去趕唐三藏；就於雲端裏伸下手來，馬上攪人，慌得個沙僧丟了行李，掣出降妖棒，當頭攔住。那妖魔舉一口七星劍，對面來迎。這一場好殺：

七星劍，降妖棒，萬映金光如閃亮。這個圓眼兇如黑殺神，那個鐵臉真是捲簾將。

那怪山前大顯能，一心要捉唐三藏；這個努力保真僧，一心寧死不肯放。他兩個噴雲屢霧照天宮，播土揚塵遮斗象。殺得那一輪紅日淡無光，大地乾坤昏蕩蕩。來往相持八九回，不期戰敗沙和尚。

那魔十分兇猛，使口寶劍，流星的解數滾來，把個沙僧戰得軟弱難搪，回頭要走；早被他逼住寶杖，輪開大手，攔住沙僧，挾在左脇下，將右手去馬上拿了三藏，脚尖兒鈎着行李，張開口，咬着馬鬃，使起攝法，把他們一陣風，都拿到蓮花洞裏，厲聲高叫道：「哥哥！這和尚都拿來
了！」

老魔聞言，大喜道：「拿來我看。」二魔道：「這不是。」老魔道：「賢弟呀，又錯拿來了也。」

二魔道：『你說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就是唐僧，只是還不會拿住那有手段的孫行者，須是要拿住他，纔好吃唐僧哩。若不曾拿得他，切莫動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廣大，變化多般。我們若吃了他師父，他肯甘心來那門前噪鬧，莫想能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哥，你也忒會抬舉人。若依你誇獎他，天上少有，地下全無；自我觀之，也只如此，沒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壓在山下，寸步不能舉移，所以纔把唐僧、沙和尚連馬行李，都攝將來也。』

那老魔聞言，滿心歡喜，道：『造化造化！拿住這厮，唐僧纔是我們口裏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來，且與你二大王奉一個得功的杯兒。』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吃酒，叫小妖們把豬八戒撈上水來吊起。』遂把八戒吊在東廊，沙僧吊在西邊，唐僧吊在中間，白馬送在槽上，行李收將進去。老魔笑道：『賢弟好手段！兩次捉了三個和尚。但孫行者雖是有山壓住，也須要作個法，怎麼拿他來湊蒸，纔好哩。』二魔道：『兄長請坐；若要拿孫行者，不消我們動手，只教兩個小妖，拿兩件寶貝，把他裝將來罷。』老魔道：『拿甚麼寶貝去？』二魔道：『拿我的。』

「紫金紅葫蘆，」你的「羊脂玉淨瓶。」」

老魔將寶貝取出道：「差那兩個去？」二魔道：「差精細鬼，伶俐蟲，二人去。」吩咐道：「你兩個拿着這寶貝，徑至高山絕頂，將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一聲孫行者；他若應了，就已裝在裏面，隨即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兒，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二小妖叩頭將寶貝領出去拿行者不題。

却說那大聖被魔使法壓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災念聖僧，厲聲叫道：「師父啊！想當時你到兩界山，揭了壓帖，老孫脫了大難，秉教沙門，感菩薩賜與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緣同相，同見同知；那想到了此處，遭逢魔障，又被他遣山壓了——可憐！可憐！你死該當，只難爲沙僧，八戒，與那小龍化馬一場！這正是樹大招風風撼樹，人爲名高名喪人！」

嘆罷，那珠淚如雨，早驚了山神土地與五方揭諦神衆，會金頭揭諦道：「這山是誰的？」土地道：「是我們的。」「你山下壓的是誰？」土地道：「不知是誰。」揭諦道：「你等原來不

知，這壓的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麼把山借與妖魔壓他？你們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脫身出來，他肯饒你！就是罪輕，土地也問個擺站，山神也問個充軍，我們也領個大不應是。」

那山神土地纔怕道：「委實不知，不知。只聽得那魔頭念起遣山咒法，我們就把山移將來了。誰曉得是孫大聖。」揭諦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罪。』我與你計較，放他出來，不要教他動手打我們。」土地道：「就沒理了！既放出來又打。」揭諦道：「你不知。他有一條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傷，磕一磕兒筋斷，擦一擦兒皮場哩！」

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懼，與五方揭諦商議了，却來到三山門外，叫道：「大聖，山神土地，五方揭諦來見。」好行者，他虎瘦雄心還在，自然的氣象昂昂，聲音朗朗，道：「見我怎的？」土地道：「告大聖得知，遣開山，請大聖出來，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開山，不打你。」喝聲

去，就如官府發放一般。那衆神念動真言咒語，把山仍遣歸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將起來，抖抖土，束束裙，耳後掣出棒來，叫山神土地，「都伸過孤拐來，每人先打

兩下，與老孫散散悶！衆神大驚道：『剛纔大聖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麼出來就變了言語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道不怕老孫，却怕妖怪！』土地道：『那魔神通廣大，法術高強，念動真言咒語，拘喚我等在他洞裏——一日一個——輪流當值哩！』

行者聽見「當值」二字，却也心驚，仰面朝天，高聲大叫道：『蒼天！蒼天！自那混沌初分，天開地闢，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訪明師，傳授長生秘訣；想我那隨風變化，伏虎降龍，大闢天宮，名稱大聖，更不會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喚；今日這個妖魔無狀，怎敢把山神土地喚爲奴僕，替他輪流當值？——天啊！既生老孫，怎麼又生此輩！』

那大聖正感嘆間，又見那山凹裏霞光焰焰而來。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這洞中當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寶貝放光，想是有妖精拿寶貝來降你。』行者道：『這個却好耍子兒啊！我且問你，他這洞中有甚人與他相往？』土地道：『他愛的是燒丹煉藥，喜的是全真道人。』行者道：『怪道他變個老道士，把我師父騙去了。既這等，你都且罷打，回去罷。等老孫自家拿他。』那衆神俱騰空而散。這大聖搖身一變，變做個老真人。你道

他怎生打扮——

頭挽雙鬚髻，身穿百衲衣，手敲漁鼓筒，腰繫呂公糶，斜倚大路下，專候小魔妖。頃

刻妖來到，猴王暗放刁。

不多時，那兩個小妖到了。行者將金箍棒伸開，那妖不曾防備，絆着脚，撲的一跌；爬起來，纔看見行者，口裏嚷道：『懣懣懣懣！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這行人，就和比較起來。』行者陪笑道：『比較甚麼？道人見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麼睡在這裏，絆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見我這老道人，要跌一跌兒做見面錢。』那妖道：『我大王見面錢只要幾兩銀子，你怎麼跌一跌兒做見面錢？你別是一鄉風，決不是我這裏道士。』

行者道：『我當真不是。我是蓬萊山來的。』那妖道：『蓬萊山是海島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誰是神仙？』那妖却回曠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識認，言語沖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體不踏凡地。』你怎知之？』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個成仙了道的好人，那個肯跟我去？』精細鬼道：『師父，我跟你去。』

伶俐蟲道：「師父，我跟你去。」

行者明知，故問道：「你二位從那裏來的？」那怪道：「自蓮花洞來的。」「要往那裏去？」

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孫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個？」那怪又道：「拿孫行者。」孫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經的那個孫行者麼？」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認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無禮，我認得他。我也有些惱他。我與你同拿他去，就當與你助功。」

那怪道：「師父，不須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術，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壓在山下，寸步難移，教我兩個拿寶貝來裝他的。」行者道：「是甚寶貝？」精細鬼道：「我的是「紅葫蘆」，他的是「玉淨瓶」。」行者道：「怎麼樣裝他？」小妖道：「把這寶貝的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他一聲，他若應了，就裝在裏面，貼上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他就一時三刻，化爲膿了。」

行者見說，心中暗驚道：「利害！利害！當時日值功曹報信，說有五件寶貝，這是兩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麼東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寶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麼

訣竅，就於袖中取出兩件寶貝，雙手遞與行者。行者見了，心中暗喜道：「好東西！好東西！我若把尾子一抉，颼的跳起走了，只當是送老孫。」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搶便搶去，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這叫做白日搶奪了。」復遞與他去，道：「你還不曾見我的寶貝哩。」那怪道：「師父有甚寶貝也借與我凡人看看壓災？」

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變！」即變做一個一尺七寸長的紫金紅葫蘆，自腰裏拿將出來，道：「你看我的葫蘆麼？」那伶俐蟲接在手，看了道：「師父，這葫蘆長大，有樣範，好看，——却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這兩件寶貝，每一個可裝千人哩。」行者道：「你這裝人的，何足稀罕！我這葫蘆，連天都裝在裏面哩！」那怪道：「就可以裝天？」行者道：「當真的裝天。」那怪道：「只怕是謊。就裝與我們看看纔信，不然，決不信你。」

行者道：「天若惱着我，一月之間，常裝他七八遭；不惱着我，就半年也不裝他一次。」伶俐蟲道：「哥啊，裝天的寶貝，與他換了罷。」精細鬼道：「他裝天的，怎肯與我裝人的相換？」

伶俐蟲道：『若不肯啊，貼他這個淨瓶也罷。』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蘆換葫蘆，餘外貼淨瓶一件換兩件，其實甚相應！』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蟲道：『裝天可換麼？』那怪道：『但裝天就換；不換我是你的兒子！』行者道：『也罷，也罷，我裝與你們看看。』

好大聖，低頭捻訣，念個咒語，叫那日遊神，夜遊神，五方揭諦神，『即去與我奏上玉帝，說老孫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經，路阻高山，師逢苦厄，妖魔那寶，吾欲誘他折之，萬千拜上，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那日遊神竟至南天門裏，靈霄殿下，啟奏玉帝，備言前事。玉帝道：『這個潑猴頭，出言無狀。前者觀音來說放了他，保護唐僧，朕這裏又差五方揭諦，四值功曹，輪流護持，如今又借天裝，天可裝乎？』

纔說裝不得，那班中閃出哪吒三太子，奏道：『萬歲，天也裝得。』玉帝道：『天怎樣裝？』

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是一團清氣而扶托瑤天宮闕，以理論之，其實難裝；但只孫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經，誠所謂泰山之福緣，海深之善慶，今日當助他成功。』

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請降旨意，往北天門問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門上一展，把

那日月星辰閉了，對面不見人，捉白不見黑，哄那怪道，只說裝了天，以助行者成功。」

玉帝聞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來北天門，見真武，備言前事。那祖師隨將旗付太子，早有遊神急降大聖耳邊道：「哪吒太子來助功了。」行者仰面觀之，只見祥雲繚繞，果是有神，却回頭對小妖道：「裝天罷。」小妖道：「要裝就裝，只管「阿綿花屎」怎的？」行者道：「我方纔運神念咒來。」

那小妖都睜着眼，看他怎麼樣裝天。這行者將一個假葫蘆兒拋將上去，你想這是一根毫毛變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頂上風吹去，飄飄蕩蕩，足有半個時辰，方纔落下。只見那南天門上，哪吒太子，把皂旗撥喇喇展開，把日月星辰俱遮閉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裝成。

二小妖大驚道：「纔說話時，只好向午，這怎麼就黃昏了？」行者道：「天既裝了，不辨時候，怎不黃昏？」「如何又這等樣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是在裏面，外却無光，怎麼不黑？」小妖道：「師父，你在那廂說話哩？」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着道：「只見說話，更不見面目，師父，此間是甚麼去處？」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動脚，此間乃是渤海岸上。」

若塌了脚，落下去啊，七八日還不得到底哩！」小妖大驚道：「罷罷罷！放了天罷。我們曉得是這樣裝了。若弄一會子，落下海去，不得歸家！」

好行者，見他認了真實，又念咒語，驚動太子，把旗捲起，却早見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啊妙啊！這樣好寶貝，若不換啊，誠爲不是養家的兒子！」那精細鬼交了葫蘆，伶俐蟲拿出淨瓶，一齊兒遞與行者。行者却將假葫蘆兒遞與小妖換了。既換了寶貝，却又幹事找絕：臍下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個銅錢，叫道：「小童，你拿這個錢去買張紙來。」

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與你寫個合同文書。你將這兩件裝人的寶貝換了我一件裝天的寶貝，恐人心不平，向後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使，故寫此各執爲照。」小妖道：「此間又無筆墨，寫甚文書？我與你賭個咒罷。」行者道：「怎麼樣賭？」小妖道：「我兩件裝人之寶，貼換你一件裝天之寶，若有返悔，一年四季遭瘟。」行者笑道：「我是決不反悔；如有反悔，也照你四季遭瘟。」

說了誓，將身一縱，把尾巴子撻了一撻，跳在南天門前謝了哪吒太子摩旗相助之功。太子

回宮纔旨將旗送還真武不題。這行者佇立霄漢之間，觀看那個小妖，畢竟不知怎生區處，且聽下回分解。

圖 遊 記 第 三 十 三 圖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挪騙寶貝

却說那兩個小妖，將假葫蘆拿在手中，爭看一會，忽抬頭不見了行者。伶俐蟲道：「哥啊，神仙也會打誑語。他說換了寶貝，度我等成仙，怎麼不辭就去了？」精細鬼道：「我們相應便宜的，多哩，他敢去得成？拿過葫蘆來，等我裝裝天，也試演試演看。」真個把葫蘆往上一拋，撲的就落將下來。慌得個伶俐蟲道：「怎麼不裝！不裝！莫是孫行者假變神仙，將假葫蘆換了我們的真的去耶？」精細鬼道：「不要胡說！孫行者是那三座山壓住了，怎生得出？拿過來等我們念他那幾句咒兒裝了看。」這怪也把葫蘆兒望空丟起，口中念道：「若有半聲不肯，就上靈霄殿上，動起刀兵！」念不了，撲的又落將下來。兩妖道：「不裝！不裝！一定是個假的！」

正嚷處，孫大聖在半空裏聽得明白，看得真實，恐怕他弄得時辰多了，緊要處走了風訊，

將身一抖，把那變葫蘆的毫毛，收上身來，弄得那兩個妖四手皆空。精細鬼道：「兄弟，拿葫蘆來。」伶俐蟲道：「你拿着的。」——天呀！怎麼不見了？都去地下亂摸，草裏胡尋，各袖子揣腰間，那裏得有二妖嚇得呆呆掙掙道：「怎的好！怎的好！當時大王將寶貝付與我們，教拿孫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連寶貝都不見了。我們怎敢去回話這一頓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蟲道：「我們逃了罷。」精細鬼道：「往那裏走麼？」伶俐蟲道：「不管那裏走罷。若回去說沒寶貝，斷然是送命了。」精細鬼道：「不要走，還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兒在你身上。他若肯將就，留得性命；說不過，就打死，還在此間。莫弄得兩頭不着。去來！去來！」

那怪商議了，轉步回山。行者在半空中見他回去，又搖身一變，變作蒼蠅兒，飛下去，跟着小妖。你道他既變了蒼蠅，那寶貝却放在何處？如丟在路上，藏在草裏，被人看見拿去，却不是勞而無功？他還帶在身上，帶在身上啊，蒼蠅不過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來他那寶貝，與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意佛寶，隨身變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嚶的一聲飛上去，跟

定那怪，不一時到了洞裏，只見那兩個魔頭坐在那裏飲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釘在那門櫃上，側耳聽着。

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們來了。』小妖道：『來了。』又問：『拿着孫行者否？』小妖叩頭，不敢聲言。老魔又問，又不敢應，只是叩頭。問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萬千死罪，赦小的萬千死罪！我等執着寶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萊山一個神仙，他問我們那裏去，我們答道，拿孫行者去。那神仙聽見說孫行者，他也惱他，要與我們幫工。是我們不曾叫他幫工，却將拿寶貝裝人的情由，與他說了。那神仙也有個葫蘆，善能裝天。我們也是妄想之心，養家之意：他的裝天，我的裝人，與他換了罷。原說葫蘆換葫蘆，伶俐蟲又貼他個淨瓶。誰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試演處，就連人都不見了。萬望饒小的們死罪！』

老魔聽說，暴躁如雷道：『罷了罷了！這就是孫行者假妝神仙騙哄去了！那猴頭神通廣大，處處人熟，不知那個毛神放他出來，騙去寶貝。』二魔道：『兄長息怒。叵耐那猴頭着然無禮。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罷，怎麼又騙寶貝？我若沒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爲怪。』老魔道：

「怎生拿他？」二魔道：「我們有五件寶貝，去了兩件，還有三件，務要拿住他。」老魔道：「還有那三件？」二魔道：「還有『七星劍』與『芭蕉扇』在我身邊；那一條『幌金繩』在壓龍山壓龍洞老母親那裏收着哩。如今差兩個小妖去請母親來吃唐僧肉，就教他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

老魔道：「差那個去？」二魔道：「不差這樣廢物去。」將精細鬼，伶俐蟲，一聲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會打，罵也不會罵，却就饒了。」二魔道：「叫那常隨的伴當巴山虎倚海龍來。」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却要小心。」俱應道：「小心。」「却要仔細。」俱應道：「仔細。」又問道：「你認得老奶奶家麼？」又俱應道：「認得。」「你既認得，你快早走動，到老奶奶處，多多拜上，說請吃唐僧肉哩；就着帶幌金繩來，要拿孫行者。」

二怪領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旁，一一聽得明白。他展開翅，飛將去，趕上巴山虎，釘在他身上。行經二三里，就要打殺他兩個，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難事？但他奶奶身邊有那幌金索，又不知住在何處，等我且問他一問再打。」好行者，嚶的一聲，躲離小妖，讓他先行有百十步，

却又搖身一變，也變做個小妖兒，戴一頂狐皮帽子，將虎皮褂子倒插上來勒住，趕上道：「走路，等我一等。」

那倚海龍回頭問道：「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好哥啊，連自家人也認不得？」小妖道：「我家沒有你。」行者道：「怎麼沒我？你再認認我。」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會相會。」行者道：「正是，你們不會會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長官，是不會會，你往那裏去？」行者道：「大王說差你二位請老奶奶來吃唐僧肉，教他就帶幌金繩來，拿孫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緩，有些貪頑，誤了正事，又差我來催你們快去。」

小妖見說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認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飛跑。一氣又跑有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們離家有多少路了？」小怪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還有多遠？」倚海龍用手指道：「烏林子裏就是。」行者抬頭見一帶黑林不遠，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裏外，却立定步，讓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鐵棒，走上前，着脚後一刮，可憐忒不禁打，就把兩個小妖刮做一團肉餅，却拖着脚，藏在路旁深草科裏，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

叫「變」變做個巴山虎，自身却變做個倚海龍，假妝做兩個小妖，竟往那壓龍洞請老奶奶；這叫做七十二變神通大，指物騰挪手段高。

三五步，跳到林子裏，正找尋處，只見有兩扇石門，半開半掩，不敢擅入，只得吆叫一聲：「開門開門！」早驚動那把門的一個女怪，將那半扇兒開了，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平頂山蓮花洞裏差來請老奶奶的。」女怪道：「進去。」到了二層門下，閃着頭，往裏觀看，只見那正當中坐着一個老媽媽兒，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

雪鬢蓬鬆，星光晃亮，臉皮紅潤皺文多，牙齒稀疎神氣壯。貌似菊花霜裏色，形如松老雨餘顏。頭纏白練攢絲帕，耳墜黃金嵌寶環。

孫大聖見了，不敢進去，只在二門外，忤着臉，脫脫的哭起來，「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也不便哭。况先哄了他的寶貝，又打死他的小妖，却爲何而哭？他當時曾下九鼎油鍋，就燂了七八日，也不會有一點淚兒。只爲想起唐僧取經的苦惱，他就淚出痛腸，放眼便哭。心却想道：『老孫既顯手段，變做小妖，來請這老怪，沒有個直直的怙了說話之理，一定見他

磕頭纔是我爲人做了一場好漢。止拜了三個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師父教了我。我拜了他四拜。爲他使碎六葉連肝肺，用盡三毛七孔心。一卷經能值幾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風訊。——苦啊！算來只爲師父受困，故使我受辱於人。到此際也沒及奈何，撞將進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頭。』

那怪道：『我兒起來。』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結實。』老怪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平頂山蓮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來請奶奶去吃唐僧肉；教帶幌金繩，要拿孫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順的兒子！』就去叫抬出轎來。行者道：『我的兒啊！妖精也抬轎。』後壁廂卽有兩個女怪，抬出一頂香藤轎，放在門外，掛上青絹緯幔。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轎裏。後有幾個小女妖，捧着減粧，端着鏡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隨左右。那老怪道：『你們來怎的？我往自家兒子去處，愁那裏沒人伏侍，要你們去獻勤場，嘴都回去關了門看家。』

那幾個小妖果俱回去，止有兩個抬轎的。老怪問道：『那差來的叫做甚麼名字？』行者連忙答應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龍。』老怪道：『你兩個前走，與我開路。』行者暗

想道：「可是晦氣！經倒不曾取得，且來替他做皂隸！」却又不肯抵強，只得向前引路，大四聲喝起。

行了五六里遠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轎的到了，行者道：「略歇歇如何壓得肩頭疼啊？」小怪那知甚麼訣竅，就把轎子歇下。行者在轎後，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變做一個大燒餅，抱着哨。轎夫道：「長官，你吃的是甚麼？」行者道：「不好說。這遠的路，來請奶奶，沒些兒賞賜，肚裏餓了，原帶來的乾糧，等我吃些兒再走。」轎夫道：「把些兒我們吃吃。」行者道：「來麼，都是一家人，怎麼計較？」

那小妖不知好歹，圍住行者，分其乾糧，被行者掣出棒，首頭一磨，一個擔着的，打得稀爛；一個擦着的，不死還哼。那老怪聽得人哼，轎子裏伸出頭來看時，被行者跳到轎前，劈頭一棍，打了個窟窿，腦漿迸流，鮮血直冒。拖出轎來看處，原是個九尾狐狸。行者笑道：「這孽畜叫甚麼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該稱老孫做上太祖公公是！」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繩搜出來，籠在袖裏，歡喜道：「那潑魔縱有手段，已此三件兒寶貝姓孫了！」却又拔兩根毫毛，變做個巴山虎，

倚海龍；又拔兩根髮做兩個抬轎的；他却變做老奶奶模樣，坐在轎裏，將轎子抬起，竟回本廳。不多時，到了蓮花洞口，那毫毛變的小妖，俱在前道：『開門開門！』內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道：『巴山虎，倚海龍，來了！』毫毛道：『來了！』你們請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轎內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進去先報。』報道：『大王，奶奶來耶。』兩個魔頭聞說，即命排香案來接。行者聽得，暗喜道：『造化也！輪到我爲人了！我先變小妖，去請老怪，磕了他一個頭；這番來，我變老怪，是他母親，定行四拜之禮。雖不怎的，好道也賺他兩個頭兒！』

好大聖，下了轎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門的小妖，把空轎抬入門裏。他却隨後徐行，那般嬌嬌管管，扭扭捏捏，就像那老怪的行動，竟自進去。又只見大小羣妖，都來跪接，鼓樂簫韶，一派響亮；傳山爐裏，竊竊香煙。他到正廳上，南面坐下。兩個魔頭，雙膝跪倒，朝上叩頭，叫道：『母親，孩兒拜揖。』行者道：『我兒起來。』

却說豬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聲。沙僧道：『二哥，好啊！吊出笑來也！』八戒道：『兄

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們只怕是奶奶來了，就要蒸吃；原來不是奶奶，是舊話來了。」沙僧道：「甚麼舊話？」八戒笑道：「弼馬溫來了。」沙僧道：「你怎麼認得是他？」八戒道：「彎倒腰，叫『我兒起來』，那後面就掬起猴尾巴子。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語，且聽他說甚麼話。」八戒道：「正是，正是。」

那孫大聖坐在中間，問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幹？」魔頭道：「母親啊，連日兒等少禮，不曾孝順得；今早愚兄弟，拿得東土唐僧，不敢擅吃，請母親來獻獻生，好蒸與母親吃了延壽。」行者道：「我兒，唐僧的肉，我倒不吃；聽見有個豬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將下來，整治整治我下酒。」

那八戒聽見，慌了道：「遭瘟的你來爲割我耳朵的！我喊出來不好聽啊！」噫！只爲馱子一句通情話，走了猴王變化的風。那裏有幾個巡山的小怪，把門的衆妖，都撞將進來，報道：「大王，禍事了！孫行者打殺奶奶，假妝來耶！」魔頭聞此言，那容分說，掣七星寶劍，望行者劈面砍來。好大聖，將身一幌，只見滿洞紅光，預先走了。似這般手段，着實好耍子！正是那聚則成

形散則成氣。說得個老魔頭魂飛魄散，衆羣精噙指搖頭。

老魔道：『兄弟，把唐僧與沙僧，八戒，白馬，行李，都送還那孫行者，閉了是非之門罷。』二魔道：『哥哥，你說那裏話？我不知費了多少辛勤，施這計策，將那和尚都攝將來；如今似你這等怕懼孫行者的詭譎，就真送去還他，真所謂畏刀避劍之人，豈大丈夫之所爲也？你且請坐，勿懼。我聞你說孫行者神通廣大，我雖與他相會一場，却不會與他比試。取披掛來，等我尋他交戰三合。假若他三合勝我不過，唐僧還是我們之食；如三合我不能勝他，那時再送唐僧與他未遲。』老魔道：『賢弟說得是。』教取披掛。

衆妖抬出披掛，二魔結束齊整，執寶劍，出門外，叫聲：『孫行者，你往那裏走了？』此時大聖已在雲端裏，聞得叫他名字，急回頭觀看。原來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

頭戴鳳盔欺臘雪，身披戰甲幌鎗鐵。腰間帶是蟒龍筋，粉皮靴鞦梅花摺。顏如灌

口活真君，貌比巨靈無二別。七星寶劍手中擎，怒氣沖霄威烈烈。

二魔高叫道：『孫行者！快還我寶貝與我母親來，我饒你唐僧取經去！』大聖忍不住罵

道：「這潑怪物，錯認了你孫外公！趕早兒送還我師父，師弟，白馬，行囊，仍打發我些盤纏，往西走路；若牙縫裏道半個不字，就自家搓根繩兒去罷，也免得你外公動手。」

二魔聞言，急縱雲，跳在空中，輪寶劍來刺。行者掣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

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棋逢對手難藏興，將遇良才可用功。那兩員神將相交，好便似南山虎鬪，北海龍爭。龍爭處，鱗甲生輝；虎鬪時，爪牙亂落。爪牙亂落撒銀鈎，鱗甲生輝支鐵葉。這一個翻翻復復，有千般解數；那一個來來往往，無半點放閑。金箍棒，離頂門只隔三分七星劍，向心窩惟爭一蹶。那個威風逼得斗牛寒，這個怒

氣勝如雷電險。

他兩個戰了有三十回合，不分勝負。行者暗喜道：「這潑怪倒也架得住老孫的鐵棒！我

已得了他三件寶貝，却這般苦苦的與他厮殺，可不誤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蘆或淨瓶裝他去，多少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隨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應，却又不誤了

事業且使幌金繩扣頭罷。」

好大聖，一隻手使棒，架住他的寶貝；一隻手把那繩執起，刷喇的扣了魔頭。原來那魔頭有個緊繩呪，有個鬆繩呪。若扣住別人，就念緊繩呪，莫能得脫；若扣住自家人，就念鬆繩呪，不得傷身。他認的是自家的寶貝，即念鬆繩呪，把繩鬆動，便脫出來。反望行者拋將去，却早扣住了大聖。大聖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脫身，却被那魔念動緊繩呪，緊緊扣住，怎能得脫？禪項之下，原是一個金圈子套住。

那怪將繩一扯，扯將下來，照光頭上砍了七八寶劍，行者頭皮兒也不曾紅了一紅。那魔道：「這猴子，你這等頭硬，我不砍你，且帶你回去，再打你。將我那兩件寶貝趁早還我！」行者道：「我拿你甚麼寶貝，你問我要？」那魔頭將身上細細搜檢，却將那葫蘆、淨瓶，都搜出來；又把繩子牽着，帶至洞裏，道：「兄長，拿將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來？」二魔道：「孫行者。你看，你來看。」老魔一見，認得是行者，滿面喜笑道：「是他！是他！把他長長的繩兒拴在柱料上，要子！」真個把行者拴住，兩個魔頭，却進後面堂裏飲酒。

那大聖在柱根下爬蹉，忽驚動八戒。那獸子吊在梁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啊，耳朵吃不成了！』行者道：『獸子可吊得自在麼？我如今就出去，管情救了你們。』八戒道：『不差！不差！本身難脫，還想救人，罷！罷！罷！』行者道：『不要胡說！你看我出去。』八戒道：『我看你怎麼出去。』

那大聖口裏與八戒說話，眼裏却摸着那兩個妖魔，見在裏邊吃酒，有幾個小妖拿盤拿盞，執壺釀酒，不住的兩頭亂跑，關防的略鬆了些兒。他見面前無人，就弄神通，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個純鋼的剉兒；扳過那頸項的圈子，三五剉，剉做兩段；拔開剉口，脫將出來，拔了一根毫毛，叫變做一個假身，拴在那裏，真身却幌一幌，變做個小妖，立在旁邊。

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貨，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問：『那豬八戒吆喝的是甚麼？』行者已變做小妖，上前道：『豬八戒攛道：孫行者教變化走了罷，他不肯走，在那裏吆喝哩。』二魔道：『還說豬八戒老實，原來這等不老實，該打二十多嘴棍！』這行者就去拿條棍來打。八戒道：『你打輕些兒；若重了些兒，我又喊起。我認得你！』行者道：

「老孫變化，也只爲你們。你怎麼倒走了風息？這一洞裏妖精，都認不得，怎的偏你認得？」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會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我因此認得是你。」

行者隨往後面，演到廚中，鍋底上摸了一把，將兩臂擦黑，行至前邊。八戒看見，又笑道：「那個猴子去那裏混了這一會，弄做個黑屁股來了。」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寶貝。真個甚有見識，走上廳，對那怪扯個腿子，道：「大王，你看那孫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磨壞那根金繩，得一根粗壯些的繩子換將下來纔好。」老魔道：「說得是。」即將腰間的獅蠻帶解下，遞與行者。

行者接了帶，把假妝的行者拴住，換下那條繩子，一窩兒窩兒籠在袖內；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一根假幌金繩，雙手送與那怪。那怪只因貪酒，那會細看，即便收下。這個是大聖騰挪弄本事，毫毛又換幌金繩，得了這件寶貝，急轉身跳出門外，現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門的小妖問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進去報與你那潑魔，說者行孫來了。」

那小妖如言報告，老魔大驚道：『拿住孫行者，又怎麼有個者行孫？』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寶貝都在我手裏，等我拿那葫蘆出去，把他裝將來。』老魔道：『兄弟仔細。』二魔拿了葫蘆，走出山門，忽看見與行者模樣一般，只是略矮些兒，問道：『你是那裏來的？』行者道：『我是孫行者的兄弟。聞說你拿了我家兄，却來與你尋事的。』二魔道：『是我拿了，鎖在洞中。你今既來，必要索戰；我也不與你交兵，我且叫你一聲，你敢應我麼？』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聲，我就答應你萬聲！』

那魔執了寶貝，跳在空中，把底兒朝天，口兒朝地，叫聲『者行孫。』行者却不敢答應，心中暗想道：『若是應了，就裝進去哩。』那魔道：『你怎麼不應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閉，不曾聽見你高叫。』那怪物又叫聲『者行孫。』行者在底下招着指頭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孫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孫。真名字可以裝得，鬼名字好道裝不得。』却就忍不住，應了他一聲，颺的被他吸進葫蘆去，貼上帖兒。原來那寶貝，那管甚麼名字真假，但綽個應的氣兒，就裝了去也。

大聖到他葫蘆裏，渾然烏黑，把頭往上一頂，那裏頂得動，且是塞得甚緊，却纔心中焦躁道：『當時我在山上，遇着那兩個小妖，他曾告誦我說：不拘葫蘆淨瓶，把人裝在裏面，只消一時三刻，就化爲膿了。敢莫化了我麼？』一條心又想着道：『沒事！化不得！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煉了四十九日，煉成個金子心肝，銀子肺腑，銅頭鐵背，火眼金睛，那裏一時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進去，看他怎的。』

二魔拿入裏面道：『哥哥，拿來了。』老魔道：『拿了誰？』二魔道：『者行孫是我裝在葫蘆裏也。』老魔歡喜道：『賢弟，請坐。不要動，只等搖得響，再揭帖兒。』行者聽得道：『我這般一個身子，怎麼便搖得響？只除化成稀汁，纔搖得響。等我撒泡溺罷。他若搖得響時，一定揭帖起蓋，我乘空走他娘罷。』又思道：『不好！不好！溺雖可響，只是污了這直裰。等他搖時，我但聚下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開，老孫再走罷。』

大聖作了準備，那怪貪酒不搖。大聖作個法，意思只是哄他來搖，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那魔也不搖。大聖又叫道：『娘啊！連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時，都化盡

矣。揭起帖兒看看。」

那大聖聞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變！」變作個半截的身子，在葫蘆底上；真身却變做個螭螻蟲兒，釘在那葫蘆口邊。只見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時，大聖早已飛出；打個滾，又變做個倚海龍。倚海龍却是原去請老奶奶的那個小妖。他變了，站在旁邊。那老魔扳着葫蘆口，張了一張，見是個半截身子動就，他也不認真假，慌忙叫「兄弟，蓋上！蓋上！還不會化得了哩！」二魔依舊貼上。大聖在旁暗笑道：「不知老孫已在此矣！」

那老魔拿了壺，滿滿的斟了一杯酒，近前雙手遞與二魔道：「賢弟，我與你遞個鍾兒。」二魔道：「兄長，我們已吃了這半會酒，又遞甚鍾？」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猶可；又索了孫行者，裝了者行孫，如此功勞，該與你多遞幾鍾。」二魔見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隻手托着葫蘆，一隻手不敢去接，却把葫蘆遞與倚海龍，雙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龍是孫行者變的。你看他端葫蘆，慇懃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這裏陪你一杯罷。」兩人只管謙遜。

行者頂着葫蘆，眼不轉睛，看他兩個左右傳杯，全無計較。他就把個葫蘆，摀入衣袖，拔根毫毛，變個假葫蘆，一樣無二，捧在手中。那魔遞了一會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過寶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飲酒。孫大聖撒身走過，得了寶貝，心中暗喜道：

「饒這魔頭有手段，畢竟葫蘆還姓孫！」

畢竟不知向後怎麼施爲，方得救師滅怪，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網羅中。修成變化非容易，煉就長生豈俗同。清濁幾番隨運轉，關閉數劫任西東。逍遙萬億年無計，一點神光永注空。

此詩暗合孫大聖的妙道。他自得了那魔真寶，籠在袖中，喜道：『潑魔苦苦用心拿我，誠所謂水中撈月，老孫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藏着葫蘆，密密的溜出門外，現了本相，厲聲高叫道：『精怪開門！』旁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來吆喝？』行者道：『快報與你那老潑魔，吾乃行者孫來也。』

那小妖急入裏報道：『大王，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老魔大驚道：『賢弟，不好了！惹動他一窩風了！』幌金繩現拴着孫行者，葫蘆裏現装着行者孫，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想

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二魔道：「兄長放心。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我纔裝了者行孫一個。又怕那甚麼行者孫！等我出去看看，一發裝來。」老魔道：「兄弟仔細。」

你看那二魔拿着個假葫蘆，還像前番，雄糾糾，氣昂昂，走出門，高呼道：「你是那裏人，敢在此間吆喝？」行者道：「你認不得我！」

「家居花果山，祖貫水簾洞。只爲鬧天宮，多時罷爭競。如今幸脫災，棄道從僧用。秉教上雷音，求經歸覺正。相逢野潑魔，却把神通弄。還我大唐僧，上西參佛聖。兩

家罷戰爭，各守平安境。休惹老孫焦，傷殘老性命！」

那魔道：「你且過來，我不與你相打；但我叫你一聲，你敢應麼？」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應了；我若叫你，你可應麼？」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個寶貝葫蘆，可以裝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個葫蘆兒。」那魔道：「既有，拿出來我看。」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潑魔，你看！」幌一幌，復藏在袖中，恐他來搶。

那魔見了，大驚道：「他葫蘆是那裏來的？怎麼就與我的一般……縱是一根藤上結的，

也有個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却怎麼一般無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孫，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行者委實不知來歷，接過口來，就問他一句道：「你那葫蘆是那裏來的？」那魔不知是個見識，只道是句老實言語，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天開地闢，有一位太上老祖，解化女媧之名，煉石補天，普救閻浮世界，補到乾宮缺地，見一座崑崙山脚下，有一縷仙籐，上結着這個紫金紅葫蘆，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

大聖聞言，就綽了他口氣道：「我的葫蘆，也是那裏來的。」魔頭道：「怎見得？」大聖道：「自清濁初開，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媧，補完天缺，行至崑崙山下，有根仙藤，藤結有兩個葫蘆，我得一個是雄的，你那個却是雌的。」那怪道：「莫說雌雄，但只裝得人的，就是好寶貝。」大聖道：「你也說得是，我就讓你先裝。」

那怪甚喜，急縱身跳將上去，到空中，執着葫蘆，叫一聲「行者孫。」大聖聽得，却就不歇氣，連應了八九聲，只是不能裝去。那魔墜將下來，跌脚槌胸道：「天那！只說世情不改變哩！這樣個寶貝也怕老公，雌見了雄，就不敢裝了！」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輪到老孫該叫你哩。」

急縱筋斗跳上去，將葫蘆底兒朝天，口兒朝地，照定妖魔，叫聲『銀角大王。』那怪不敢閉口，只得應了一聲，倏的裝在裏面，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帖子，心中暗喜道：『我的兒，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

他要按落雲頭，拿着葫蘆，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師父，又往蓮花洞口而來。那山上都是些窪踏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一個圈盤腿，拐呀拐的走着，搖的那葫蘆裏漉漉索索，響聲不絕。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急切化他不得；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不過是些法術，大端是凡胎未脫，到於寶貝裏就化了。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笑道：『我兒子啊，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蓋來看。——忙怎的有甚要緊？想着我出來的容易，就該千年不看纔好！』

他拿着葫蘆，說着話，不覺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蘆搖搖，一發響了。他道：『這個像發課的甯子響，倒好發課。』等老孫發一課，看師父甚麼時纔得出門。』你看他手裏不住的搖，口裏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聖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那洞裏小妖看見道：『大王，禍

事！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裏發課哩！」

那老魔聞得此言，說得魂飛魄散，骨軟筋麻，撲的跌倒在地，放聲大哭道：「賢弟呀！我和你私離上界，轉託塵凡，指望同享榮華，永爲山洞之主；怎知爲這和尚，傷了你的性命，斷吾手足之情！」滿洞羣妖，一齊痛哭。豬八戒吊在梁上，聽得他一家子齊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豬講與你聽。先來的孫行者，次來的者行孫，後來的行者孫，返復三字，都是我師兄一人。他有七十二變化，騰挪進來，盜了寶貝，裝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必這等扛喪，快些兒刷淨鍋竈，辦些香燭，麝菇，茶芽，竹筍，豆腐，麵筋，木耳，蔬菜，請我師徒們下來，與你令弟念卷「受生經。」」

那老魔聞言，心中大怒道：「只說豬八戒老實，原來甚不老實！他倒作笑話兒打覷我！」叫：「小妖，且休舉哀，把豬八戒解下來，蒸得稀爛，等我吃飽了，再去拿孫行者報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麼！我說教你莫多話，多話的要先蒸吃哩！」

那馱子也儘有幾分悚懼。旁有一小妖道：「大王，豬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彌陀佛！」

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果是[？]不好蒸。』又有一個妖道：『將他皮剝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雖然粗糙，湯滾就爛。櫥戶！櫥戶！』

正嘍處，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道：『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那老魔又大驚道：『這厮輕我無人！』叫：『小的們，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老魔問：『是那三件？』管家的道：『還有「七星劍」、「芭蕉扇」與「淨瓶」。』老魔道：『淨瓶子不中用，原是叫人應了，就裝得，轉把個口訣兒教了。』孫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不用他，放在家裏，快將劍與扇子拿來。』

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把七星劍提在手中，又點起大小羣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個個拈鎗弄棒，理索輪刀。這老魔却頂盔貫甲，罩一領赤焰焰的紅袍。羣妖擺出陣去，要拿孫大聖。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裏面，却將他緊緊拴扣，撒在腰間，手持着金箍棒，準備厮殺。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跳出門來，却怎生打扮？

頭上盔纓光燄燄，腰間帶束彩霞鮮。身穿鎧甲龍鱗砌，上罩紅袍烈火然。圓眼睜

開光掣電，鋼鬚飄起亂飛煙。七星寶劍輕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行似流雲離海岳，聲如霹靂震山川。威風凜凜歎天將，怒帥羣妖出洞前。

那老魔急令小妖擺開陣勢，罵道：「你這猴子，十分無禮！害我兄弟，傷我手足，着然可恨！」行者罵道：「你這討死的怪物！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似我師父，師弟，連馬四個生靈，平白的吊在洞裏，我心何忍？情理何甘？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多多貼些盤費，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說，舉寶劍劈頭就砍。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咳——

金箍棒與七星劍，對撞霞光如閃電。悠悠冷氣逼人寒，蕩蕩昏雲遮嶺堰。那個皆因手足情，些兒不放棄；這個只爲取經僧，毫釐不容緩。兩家各恨一般仇，二處每懷生怒怨。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日淡煙濃龍虎戰。這個咬牙劉玉釘，那個怒目飛金焰。一來一往逞英雄，不住翻騰棒與劍。

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他把那劍梢一指，叫聲「小妖齊來！」那三百

餘精，一齊擁上，把行者圍在垓心。好大聖，公然無懼，使一條棒，左衝右撞，後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綿絮纏身，攙腰扯腿，莫肯退後。大聖慌了，即使個身外身法，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噴去，喝聲叫『變！』一根根都變做行者。你看他長的使棒，短的輪拳，再小的沒處下手，抱着孤拐啃筋，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齊聲喊道：『大王啊，事不諧矣！難矣乎哉！滿地盈山，皆是孫行者了！』被這身外法把羣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趕得東奔西走，出路無門。

那魔慌了，將左手擎着寶劍，右手伸於頂後，取出芭蕉扇子，望東南丙丁火，正對離宮，唵喇的一扇子，搨將下來，只見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來這般寶貝，平白地搨出火來。那怪物着實無情：一連搨了七八扇子，燄天熾地，烈火飛騰。好火——

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爐中火，也不是山頭火，也不是竈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

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真寶之物。用此扇，搨此火，煌煌燿燿，就如電掣紅綃，灼灼

燁燁，却似蓮飛絳綺，更無一縷青煙，盡是滿山赤焰。只見燒得嶺上松翻，放火樹崖前柏變作燈籠。那窩中走獸貪性命，西撞東奔；這林內飛禽惜羽毛，高飛遠去。這場神火飄空燎，只燒得石爛溪乾，遍地紅！

大聖見此惡火，却也心驚胆顫，道聲：「不好了！我本身可處，毫毛不濟；一落這火中，豈不真如燎毛之易？」將身一抖，遂將毫毛收上身來。只將一根變作假身子，避火逃災。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訣，縱筋斗，跳將起去，脫離了大火之中，竟奔他蓮花洞裏。想着要救師父，急到門前，把雲頭按落，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十個小妖，都破頭折脚，肉綻皮開。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都在這裏聲聲喚喚，忍疼而立。大聖見了，按不住惡性兇頑，輪起鐵棒，一路打將進去。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塊舊皮毛。那大聖打絕了小妖，撞入洞裏，要解師父，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說得他手慌脚忙，道：「罷了！罷了！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老孫却難救師父也！」

正悚懼處，仔細看時，呀！原來不是火光，却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裏視之，乃羊脂玉淨

瓶放光，却自心中歡喜道：「好寶貝耶！這瓶子會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孫得了，不想那怪又復搜去；今日藏在這裏，原來也放光！」你看他竊了這瓶子，喜喜歡歡，且不救師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纔出門，只見那妖魔提着寶劍，拿着扇子，從南而來。孫大聖迴避不及，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起去，無影無踪的逃了不題。

卻說那怪到得門口，但見屍橫滿地，就是他手下的羣精，——慌得仰天長嘆，止不住放聲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詩爲證：——

可恨猿乖馬劣頑，靈胎轉託降塵凡。只因錯念離天闕，致使忘形落此山。鴻雁失

羣情切切，妖兵絕族淚潺潺。何時孽滿開愆鎖，返本還原上御關？

那老魔慚惶不已，一步一聲，哭入洞內，只見那什物傢伙俱在，只落得靜悄悄，沒個人形；悲切切，愈加淒慘；獨自個坐在洞中，踢伏在那石案之上，將寶劍斜倚案邊，把扇子插於肩後，昏昏默默睡着了。這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上心來體態多。」

話說孫大聖攢轉觔斗雲，竚立山前，想着要救師父，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竟來洞口打探。見那門開兩扇，靜悄悄的不聞消耗，隨即輕輕移步，潛入裏邊。只見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蓋着腦後，七星劍還斜倚案邊，却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頭，呼的一聲，跑將出去。

原來這扇柄兒刮着那怪的頭髮，早驚醒他，抬頭看時，是孫行者偷了，急慌忙執劍來趕。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將扇子撒在腰間，雙手輪開鐵棒，與那魔抵敵。這一場好殺——

惱壞潑妖王，怒發沖冠志。恨不過，搥來囫圇吞，難解心頭氣。惡口罵猢猻：『你老

大將人戲！——傷我若干生，還來偷寶貝。這場決不容，定見存亡計！』大聖喝妖

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與老師爭，累卵焉能擊石碎？』寶劍來，鐵棒去，兩家更

不留仁義。一翻二復賭輸贏，三轉四回施武藝。蓋爲取經僧，靈山參佛位，致令金

火不相投，五行攢亂傷和氣。揚威耀武顯神通，走石飛沙弄本事。交鋒漸漸日將

嘯，魔頭力怯先迴避。

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十合，天將晚矣，抵敵不住，敗下陣來，竟往西南上，投奔壓龍洞去不題。

這大聖纔接落雲頭，闖入蓮花洞裏，解下唐僧與八戒沙和尚來。他三人脫得災危，謝了行者，却問：『妖魔那裏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裝在葫蘆裏，想是這會子已化了；大魔纔然一陣戰敗，往西南壓龍山去訖；概洞小妖，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還有些敗殘回的，又被老孫殺絕，方纔得入此處，解放你們。』唐僧謝之不盡道：『徒弟啊，多虧你受了勞苦！』行者笑道：『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孫再不會住脚，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反復裏外奔波無已。因是偷了他的寶貝，方能平退妖魔。』豬八戒道：『師兄，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

大聖先將淨瓶解下，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

曾裝了老孫，被老孫漱口，哄得他揭開蓋子，老孫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搆害，只怕他也會弄障走了。」師徒們喜喜歡歡，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燒刷了鍋竈，安排些素齋吃了，飽餐一頓，安寢洞中，一夜無詞。

早又天曉，却說那老魔徑投壓龍山，會聚了大小女怪，備言打殺母親，裝了兄弟，絕滅妖兵，偷騙寶貝之事。衆女妖一齊大哭，哀痛多時，道：「你等且休悽慘，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欲會汝等女兵，都去壓龍山後，會借外家親戚，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說不了，有門外小妖報道：「大王，山後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

老魔聞言，急換了縞素孝服，躬身迎接。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名喚狐阿七大王。因聞得峭山的妖兵報道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假變姐形，盜了外甥寶貝，連日在平頂山拒敵，他却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特來助陣；故此先攏姐家問信，纔進門，見老魔掛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備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換了孝服，提了寶劍，盡點女妖，合同一

處，縱風雲，徑投東北而來。

這大聖却教沙僧整頓早齋，吃了走路。忽聽得風聲，走出門看，乃是一夥妖兵，自西南上來。行者大驚，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請救兵來也。』三藏聞言，驚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大聖將葫蘆、淨瓶、繫在腰間，金繩籠於袖內，芭蕉扇插在肩後，雙手輪着鐵棒，教沙僧保守師父，穩坐洞中，着八戒執釘鈹，同出洞外迎敵。

那怪物擺開陣勢，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長髯，鋼眉刀耳，頭戴金煉盔，身穿鎖子甲，手執方天戟，高聲罵道：『我把你個大胆的潑猴！怎敢這等欺人偷了寶貝，傷了眷族，殺了妖兵，又敢久占洞府！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罵道：『你這夥作死的毛團，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領吾一棒！』

那怪物側身躲過，使方天戟劈面相迎。兩個在山頭上一來一往，戰經三四回合，那怪力軟，敗陣回走。行者趕來，却被老魔接住。又鬪了三合，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這壁廂八戒見

了，急掣九齒鉞攔住，一個抵一個，戰經多時，不分勝敗。那老魔喝了一聲，衆妖兵一齊圍上。

却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裏，聽得喊聲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何如？』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喝一聲，撞將出去，打退羣妖。阿七見事勢不利，回頭就走；被八戒趕上，照背後一鉞，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急拖來，剝了衣服看處，原來也是個狐狸精。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丟了行者，提起寶劍，就劈八戒。八戒使鉞架住。

正賭鬪間，沙僧撞近前來，舉杖便打。那妖抵敵不住，縱風雲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緊緊趕來。大聖見了，急縱雲跳在空中，解下淨瓶，罩定老魔，叫聲：『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就回頭應了一聲，颺的裝將進去，被行者貼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勅的貼子，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也歸了行者。八戒迎着道：『哥哥，寶劍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已裝在我這瓶兒裏也。』沙僧聽說，與八戒十分歡喜。當時通掃淨諸邪，回至洞裏，與三藏報喜道：『山已淨，妖已無矣，請師父上馬走路。』三藏喜不自勝。師徒們吃了早

齋，收拾了行李馬匹，奔西找路。

正行處，猛見路旁閃出一個替者，走上前，扯住三藏馬道：『和尚，那裏去還我寶貝來！』八戒大驚道：『罷了！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行者仔細觀看，原來是太上李老君，慌得近前施禮道：『老官兒，那裏去？』

那老祖急昇玉局寶座，九霄空裏竚立，叫：『孫行者，還我寶貝。』大聖起到空中道：『甚麼寶貝？』老君道：『葫蘆是我盛丹的；淨瓶是我盛水的；寶劍是我煉魔的；扇子是我搨火的；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那兩個怪：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走下界來，正無覓處，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績。』大聖道：『你這老官兒，着實無禮。縱放家屬爲邪，該問個鈴束不嚴的罪名。』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錯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託化妖魔，試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大聖聞言，心中作念道：『這菩薩也老大懶懶！當時解逃老孫，教保唐僧西去取經，我說路途艱澀難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親來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措害，語言不的，該他一世無夫！』

若不是老官兒親來，我決不與他；既是你這等說，拿去罷。」

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倒出兩股仙氣，用手一指，仍化爲金銀二童子，相隨左右。只見那霞光萬道，嘆——

標緜同歸兜率院，逍遙直上大羅天。

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孫大聖怎生保護唐僧，幾時得到西天，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劈破旁門見月明

却說孫行者按落雲頭，對師父備言菩薩借童子，老君收去寶貝之事。三藏稱謝不已，死心塌地，辦虔誠，捨命投西，攀鞍上馬。豬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攏着馬頭，孫行者執了鐵棒，剖開路，徑下高山前進。說不盡那水宿風餐，披霜冒露。

師徒們行罷多時，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馬上高叫：『徒弟啊，你看那裏山勢崔巍，須是要仔細隄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師父休要胡思亂想，只要定性存神，自然無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麼這等難行？我記得離了長安城，在路上春盡夏來，秋殘冬至，有四五個年頭，怎麼還不能得到？』

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還不會出大門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謊，人間就

有這般大門？」行者道：「兄弟，我們還在堂屋裏轉哩！」沙僧笑道：「師兄，少說大話嚇我。那裏就有這般大堂屋，却也沒處買這般大過梁啊。」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孫看時，把這青天爲屋瓦，日月作牕櫺；四山五岳爲梁柱，天地猶如一敞廳！」八戒聽說道：「罷了！罷了！我們只當轉些時，回去罷。」行者道：「不必亂談，只管跟着老孫走路。」

好大聖，橫擔了鐵棒，領定了唐僧，剖開山路，一直前進。那師父在馬上遙觀，好一座山景，真個是——

山頂嵯峨摩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青煙堆裏，時聞得谷口猿啼；亂翠陰中，每聽得松間鶴唳。嘯風山魅立溪闌，戲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驚張獵戶。好山看那八面崔巍，四圍嶮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枯摧老樹掛藤蘿。泉水飛流，寒氣透人毛髮冷；巔峯屹竝，清風射眼夢魂驚。時聽大蟲哮吼，每聞山鳥詩鳴。麋鹿成羣，穿荆棘，往來跳躍；獐麂結黨，尋野食，前後奔跑。竚立草坡，一望並無客旅；行來深凹，四邊俱有豺狼。應非佛祖修行處，盡是飛禽走獸場。

那師父進此深山，心中悽慘，兜住馬，叫聲「悟空啊！我——」

「自從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稜子，途中催趲馬兜鈴。尋坡轉澗求荆芥，邁嶺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瀝，茴香何日拜朝廷？」

孫大聖聞言，呵呵冷笑道：「師父不必望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進，還你個「功到自然成」也。」師徒們翫着山景，信步行時，早不覺紅輪西墜。正是——

十里長亭無客走，九重天上現星辰。八河船隻皆收港，七十州縣盡關門。六宮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罷釣綸。兩座樓頭鐘鼓響，一輪明月滿乾坤。

那長老在馬上遙觀，只見那山凹裏有樓臺疊疊，殿閣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時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廂有樓閣不遠，想必是庵觀寺院，我們都到那裏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罷。」行者道：「師父說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聖跳在空中，仔細觀看，果然是座山門，但見——

八字磚牆泥紅粉，兩邊門上釘金釘。疊疊樓臺藏嶺畔，層層宮闕隱山中。萬佛閣對如來殿，朝陽樓應大雄門。七層塔屯雲宿霧，三尊佛神現光榮。文殊臺對伽藍舍，彌勒殿靠大慈廳。看山樓外青光舞，步虛閣上紫雲生。松關竹院依依綠，方丈禪堂處處清。雅雅幽幽供樂事，川川道道喜迴迎。參禪處有禪僧講，演樂房多樂器鳴。妙高臺上曇花墜，說法壇前貝葉生。正是那林遮三寶地，山擁梵王宮。半壁燈煙光閃灼，一行香竊霧朦朧。

孫大聖按下雲頭，報與三藏道：「師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好借宿，我們去來。」這長老放開馬，一直前來，竟到了山門之外。行者道：「師父，這一座是甚麼寺？」三藏道：「我的馬蹄纔然停住，脚尖還未出鏡，就問我是甚麼寺，好沒分曉！」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爲僧，須會講過儒書，方纔去演經法；文理皆通，然後受唐王的恩宥；門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認得？」長老罵道：「潑猢猻說話無知！我纔面西催馬，被那太陽影射，奈何門雖有字，又被塵垢朦朧，所以未曾看見！」

行者聞言，把腰兒躬一躬，長了二丈餘高，用手展去灰塵，道：「師父請看。」上有五個大字，乃是「勅賜寶林寺。」行者收了法身，道：「師父，這寺裏誰進去借宿？」三藏道：「我進去，你們的嘴臉醜陋，言語粗疎，性剛氣傲，倘或衝撞了本處僧人，不容借宿，反爲不美。」行者道：「既如此，請師父進去，不必多言。」

那長老却丟了錫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竟入山門。只見兩邊紅漆欄杆裏面，高坐着一對金剛，裝塑的威儀惡醜——

一個鐵面剛鬚似活容，一個燥眉圓眼若玲瓏。左邊的拳頭骨突如生鐵，右邊的
手掌峻峯賽赤銅。金甲連環光燦爛，明盔繡帶映飄風。西方真個多供佛，石鼎中

聞香火紅。

三藏見了，點頭長嘆道：「我那東土，若有人也將泥胎塑這等大菩薩燒香供養啊，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正嘆息處，又到了二層山門之內，見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國，多聞，增長，廣目，按東北西南風調雨順之意。進了二層門裏，又見有喬松四樹，一樹樹翠蓋蓬蓬，却

如傘狀，忽抬頭，乃是大雄寶殿。那長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罷起來，轉過佛臺，到於後門之下，又見有倒座觀音普度南海之相。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裝塑的。那些蝦魚蟹，出頭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長老又點頭三五度，感嘆萬千聲，道：「可憐啊！鱗甲衆生都拜佛，爲人何不修行？」

正讚嘆間，又見山門裏走出一個道人。那道人忽見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趨步上前施禮，道：「師父那裏來的？」三藏道：「弟子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的。今到賢方，天色將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師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這裏掃地撞鐘打勸勞的道人。裏面還有個管家的老師父哩，待我進去稟他一聲。他若留你，我就出來奉請；若不留你，我却不敢騷遲。」三藏道：「累及你了。」

那道人急到方丈報道：「老爺，外面有個人來了。」那僧官即起身，換了衣服，按一按毘盧帽，披上袈裟，急開門迎接，問道：「那裏人來？」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後邊不是一

個人」那三藏光着個頭，穿一領二十五條遠馬衣，足下登一雙拖泥帶水的蓮花鞋，全在在那後門首。僧官見了，大怒道：「道人少打！你豈不知我是僧官，但只有城上來的士夫降香，我方出來迎接。這等個和尚，你怎麼多虛少實，報我接他？看他那嘴臉，不是個誠實的，多是雲遊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來借宿。我們方丈中豈容他打攪？教他往前廊下蹲罷了，報我怎麼！」抽身轉去。

長老聞言，滿眼垂淚道：「可憐！可憐！這纔是「人離鄉賤」！我弟子從小兒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懺吃葷生歹意，看經懷怒壞禪心；又不曾丟瓦拋磚傷佛殿，阿羅臉上剝真金；噫！可憐啊！不知是那世裏觸傷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和尚，你不留我們宿便罷了，怎麼又說這等癩癩話，教我們在前廊下去蹲？此話不與行者說還好，若說了，那猴子進來，一頓鐵棒，把孤拐都打斷你的！」長老道：「也罷，也罷。常言道：「人將禮樂爲先。」我且進去問他一聲，看他意下如何。」

那師父踏腳跡，跟他進方丈門裏，只見那僧官脫了衣服，氣滯滯的坐在那裏，不知是念

經，又不知是與人家寫法事，見那桌案上有些紙劄堆積，唐僧不敢深入，就立於天井裏，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問訊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煩，他進裏邊來的意思，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來的？』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勸下差來上西天拜活佛求經的。經過寶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萬望老院主方便方便！』

那僧官纔欠起身來道：『你是那唐三藏麼？』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經，怎麼路也不會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會走貴處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遠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賣飯人家，方便好宿。我這裏不便，不好留你們遠來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觀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館驛，見山門就有三升米分，』你怎麼不留我？却是何情？』僧官怒聲叫道：『你這遊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說話！』三藏道：『何爲油嘴油舌？』

僧官道：『古人云：『老虎進了城，家家都閉門，雖然不咬人，日前壞了名。』』三藏道：『怎麼？日前壞了名？』他道：『向年有幾衆行腳僧，來於山門口坐下，是我見他寒薄，一個個

衣破鞋無，光頭赤腳，我嘆他那般褻褻，即忙請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齋飯，又將故衣各借一件與他，就留他住了幾日。怎知他貪圖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就住了七八個年頭。住使也能，又幹出許多不公的事來。」三藏道：「有甚麼不公的事？」僧官道：「你聽我說——

「閑時沿牆拋瓦，悶來壁上扳釘。冷天向火折牕樞，夏日拖門攔徑。」

「麻布扯爲腳帶，芽香偷換蔓菁。常將琉璃把油傾，奪碗奪鍋賭勝。」

三藏聽言，心中暗道：「可憐啊！我弟子可是那等樣沒脊骨的和尙？」欲待要哭，又恐那

寺裏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淚，忍氣吞聲，急走出去，見了三個徒弟。那行者見師父面

上含怒，向前問：「師父，寺裏和尚打你來？」唐僧道：「不曾打。」八戒說：「一定打來。不是怎

麼還有些哭包聲？」那行者道：「罵你來？」唐僧道：「也不會罵。」行者道：「既不會打，又不

會罵，你這般苦惱怎麼好道是思鄉哩？」

唐僧道：「徒弟，他這裏不方便。」行者笑道：「這裏想是道士？」唐僧怒道：「觀裏纔有

道士寺裏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濟事；但是和尚，即與我們一般。常言道：「既在佛會下，都是有緣人。」你且坐，等我進去看看。』好行者，按一按頂上金箍，束一束腰間裙子，執着鐵棒，竟到大雄寶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裝假像，內裏豈無感應？我老孫保領大唐聖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經，今晚特來此處投宿，趁早與我報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頓棍打碎金身，教你還現本相泥土！』

這大聖正在前邊發狠搗叉子亂說，只見一個燒晚香的道人，點了幾枝香，來佛前爐裏插；被行者咄的一聲，唬了一跌，爬起來看見臉，又是一跌，嚇得滾滾蹣蹣，跑入方丈裏，報道：『老爺外面有個和尚來了！』那僧官道：『你這夥道人都少打！』一行說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報甚麼？再說打二十！』道人說：『老爺，這個和尚，比那個和尚不同，生得惡躁，沒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樣？』道人道：『是個圓眼睛，查耳朵，滿面毛，雷公嘴，手執一根棍子，咬牙狠狠的，要尋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他。』

即開門，只見行者撞進來了。真個生得醜陋：七高八低，孤拐臉，兩隻黃眼睛，一個磕額頭；

獠牙往外生，就像屬螃蟹的；肉在裏面，骨在外面。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門關了。行者趕上，撲的打破門扇道：『趕早將乾淨房子打掃一千間，老孫睡覺！』僧官躲在房裏，對道人說：『怪他生得醜麼？原來是說大話，折作的這般嘴臉。我這裏連方丈佛殿，鐘鼓樓，兩廊，共總也不上三百間，他却要一千間睡覺。却打那裏來？』道人說：『師父，我也是嚇破胆的人了，憑你怎麼答應他罷。』那僧官戰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長老，我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別處去宿罷。』

行者將棍子變得盆來粗細，直壁壁的豎在天井裏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們從小兒住的寺，師公傳與師父，師父傳與我輩，我輩要遠繼兒孫，他不知是那裏勾當，冒冒實實的，教我們搬哩。』道人說：『老爺，十分不慊，搬出去罷。——扛子打進門來了。』僧官道：『你莫胡說！我們老少衆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裏搬出去，却也沒處住。』行者聽見道：『和尚，沒處搬，便着一個出來打樣棍！』老和尚叫道：『你出去與我打個樣棍來。』那道人慌了道：『爺爺呀！那等個大扛子，教我去打樣棍！』老和尚道：『養軍

千日用軍一朝。」你怎麼不出去？」道人說：「那扛子莫說打來，若倒下來，壓也壓個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說壓，只道豎在天井裏，夜晚間走路，不記得啊，一頭也撞個大窟窿！」道人說：「師父，你曉得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麼樣棍？」他自家裏面轉鬧起來。

行者聽見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殺一個，我師父又怪我行兇了；且等我另尋一個甚麼打與你看看。」忽抬頭，只見方丈門外有一個石獅子，却就舉起棍來，乒兵一下，打得粉亂麻碎。那和尚在窗眼兒裏看見，就嚇得骨軟筋麻，慌忙往牀下拱；道人就往鍋門裏鑽；口中不住叫：「爺爺！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

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問你：這寺裏有多少和尚？」僧官戰索索的道：「前後是二百八十五房頭，共有五百個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個和尚都點得齊齊整整，穿了長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師父接進來，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爺爺，若是不打，便抬也抬進來。」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你莫說嚇破了胆，就是嚇破了心，便也去與我叫這些人來接唐僧老爺爺來。」

那道人沒奈何，捨了性命，不敢撞門，從後邊狗洞裏鑽將出去，竟到正殿上，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鐘鼓一齊響處，驚動了兩廊大小僧衆，上殿問道：『這早還不晚哩，撞鐘打鼓做甚？』道人說：『快換衣服，隨老師父排班，出山門外，迎接唐朝來的老爺。』那衆和尚真個齊齊整整擺排，出門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無的穿着個一口鐘直裰；十分窮的，沒有長衣服，就把腰裙接起兩條披在身上。行者看見道：『和尚，你穿的是甚麼衣服？』和尚見他醜惡，道：『爺爺，不要打，等我說。——這是我們城中化的布。此間沒有裁縫，是自家做的個「一裹窮。」』

行者聞言暗笑，押着衆僧，出山門外跪下。那僧官磕頭高叫道：『唐老爺，請方丈裏坐。』八戒看見道：『師父老大不濟事。你進去時，淚汪汪，嘴上掛得油瓶。師兄怎麼就有此獐智，教他們磕頭來接？』三藏道：『你這個獸子，好不曉禮！常言道：「鬼也怕惡人哩。」』唐僧見他們磕頭禮拜，甚是不過意，上前叫：『列位請起。』衆僧叩頭道：『老爺若和你徒弟說聲方便，不動杠子，就跪一個月也罷。』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會打；若打，這會已打。』

斷了根矣。」

那些和尚却纔起身，牽馬的牽馬，挑擔的挑擔，抬着唐僧，馱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齊都進山門裏去。却到後面方丈中，依鉢坐下。衆僧却又禮拜。三藏道：「院主請起，再不必行禮，作踐貧僧。我和你都是佛門弟子。」僧官道：「老爺是上國欽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識尊儀，與老爺邂逅相逢。動問老爺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葷？我們好去辦飯。」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這個爺爺好的吃葷。」行者道：「我們也喫素。都是胎裏素。」那和尚道：「爺爺呀，這等兇漢也喫素！」有一個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問：「老爺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飯方穀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和尚問甚麼！一家子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鍋灶，各房中安排茶飯，高掌明燈，調開桌子，管待唐僧。

師徒們都吃罷了晚齋，衆僧收拾了家伙，三藏稱謝道：「老院主，打攪寶山了。」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師徒却在這裏安歇。」僧官道：「老爺不要忙，小和尚

自有區處。」叫：「道人，那壁廂有幾個人？」聽使令的道人說：「師父有。」僧官吩咐道：「你們着兩個去安排草料與唐老爺喂馬；着幾個去前面把那三間禪堂打掃乾淨，鋪設牀帳，快請老爺安歇。」

那些道人聽命，各各整頓齊備，却來請唐老爺安寢。他師徒們牽馬挑擔，出方丈，竟至禪堂門首看處，只見那裏面燈火光明，兩梢間鋪着四張藤屨牀。行者見了，喚那辦草料的道人，將草料抬來，放在禪堂裏面，拴下白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間，燈下兩班兒，立五百個和尚，都伺候着，不敢側離。三藏欠身道：「列位請回，貧僧好自在安寢也。」衆僧決不敢退。僧官上前，吩咐大衆：「伏侍老爺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即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請回。」衆人却纔敢散去訖。

唐僧舉步出門小解，只見明月當天，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來侍立。因感這月清光皎潔，玉宇深沉，真是一輪高照，大地分明，對月懷歸，口占一首古風長篇。

詩云——

「皓魄當空寶鏡懸，山河搖影十分全。瓊樓玉宇清光滿，冰鑑銀盤爽氣旋。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明鮮。渾如霜餅離滄海，却似冰輪掛碧天。別館寒窗孤客悶，山村野店老翁眠。乍臨漢苑驚秋髮，纔到秦樓促晚奩。庾亮有詩傳晉史，袁宏不寐泛江船。光浮杯面寒無力，清映庭中健有仙。處處窗軒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絃。今宵靜翫來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園？」

行者聞言，近前答曰：「師父啊，你只知月色光華，心懷故里，更不知月家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規繩也。月至三十日，陽魂之金散盡，陰魄之水盈輪，故純黑而無光，乃曰「晦」。此時與日相交，在晦朔兩日之間，感陽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陽現，初八日二陽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繩，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陽備足，是以團圓，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陰生，二十二日二陰生，此時魂中魄半，其平如繩，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陰備足，亦當晦。此乃先天採煉之意。我等若能溫養二八，九九成功，那時節，見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

「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探得歸來爐中煉，志心功果卽西天。」

那長老聽說，一時解悟，明徹真言，滿心歡喜，稱謝了悟空。沙僧在旁笑道：「師兄此言雖當，只說的是弦前屬陽，弦後屬陰，陰中陽半，得水之金，更不道——」

「水火相攙各有緣，全憑土母配如然。三家同會無爭競，水在長江月在天。」

長老聞得，亦開茅塞。正是理明一竅通千竅，說破無生即是仙。八戒上前扯住道：「師父，莫聽亂講，誤了睡覺。這月啊——」

「缺之不久又團圓，似我生來不十全。吃飯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說有黏涎。他卻」

伶俐修來福，我自痴愚積下緣。我說你取經還滿三塗業，擺尾搖頭直上天！」

三藏道：「也罷，徒弟們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這卷經來念一念。」行者道：「師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時的經文，那本不熟，却又領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見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見，經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經兒？」三藏道：「我自出長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時的經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閑，等我溫習溫習。」行者道：「既」

這等說，我們先去睡也。」

他三人各往一張藤牀上睡下。長老掩上禪堂門，高剔銀缸，鋪開經本，默默看念。正是那：

樓頭初鼓人煙靜，野浦漁舟火滅時。
畢竟不知那長老怎麼樣離寺，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却說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看一會孔雀真經，只坐到三更時候，却纔把經本包在囊裏。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刺刺一聲響亮，浙零零刮陣怪風。那長老恐吹滅了燈，慌忙將偏衫袖子遮住，又見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胆戰。此時又困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盹睡，雖是合眼朦朧，却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聽着那窗外陰風颯颯。好風：

真個那浙浙瀟瀟，飄飄蕩蕩。浙浙瀟瀟飛落葉，飄飄蕩蕩捲浮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洒紛。一陣家猛，一陣家純。純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渾。刮得那山鳥難棲聲哽哽，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館閣門窗脫，前後廊房神鬼瞋。佛

殿花瓶吹墮地，琉璃搖落慧燈昏。香爐敬倒香灰迸，燭架歪斜燭焰煙。幢幡寶蓋都搖拆，鐘鼓樓臺撼動根。

那長老昏夢中聽着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師父！』忽抬頭夢中觀看，門外站着一條漢子，渾身上下，水淋淋的，眼中垂淚，口裏不住叫『師父！師父！』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魎妖魅，神怪邪魔，至夜深時，來此戲我？我却不是貪慾貪瞋之類。我本是個光明正大之僧，奉東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者。我手下有三個徒弟，都是降龍伏虎之英豪，掃怪除魔之壯士。他若見了你，碎屍粉骨，化作微塵。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兒潛身遠遁，莫上我的禪門來。』

那人倚定禪堂道：『師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魎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類，却深夜來此何爲？』那人道：『師父，你舍眼看我一看。』長老果仔細定睛看處，——呀！只見他——

頭戴一頂冲天冠；腰束一條碧玉帶；身穿一領飛龍舞鳳緒黃袍；足踏一雙雲頭

繡口無憂履；手執一柄列斗羅星白玉珪。面如東岳長生帝，形似文昌開化君。

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撲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處，還是那個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裏皇帝？何邦帝王？想必是國土不寧，讒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纔淚滴腮邊，談舊事，愁攢眉，上訴前因；道：『師父啊，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廂有座城池，便是興基之處。』三藏道：『叫做甚麼地名？』那人道：『不瞞師父說，便是朕當時創立家邦，改號烏雞國。』三藏道：『陛下這等驚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師父啊，我這裏五年前，天年乾旱，草子不生，民皆飢死，甚是傷情。』

三藏聞言，點頭笑道：『陛下啊，古人云：「國正天心順。」想必是你不慈恤萬民，既遭荒歉，怎麼就躲離城郭？且去開了倉庫，賑濟黎民，悔過前非，重興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順風調。』那人道：『我國中倉廩空虛，錢糧盡絕。文武兩班停俸祿，寡人饑食亦無葷。做效禹王治水，與萬民同受甘苦，沐浴齋戒，晝夜焚香祈禱。如此三年，只乾得河枯井涸。』

正都在危急之處，忽然鍾南山來了一個全真，能呼風喚雨，點石成金。先見我文武多官，後來覓朕，當即請他登壇祈雨，果然有應：只見令牌響處，頃刻間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說久旱不能潤澤，又多下了二寸。朕見他如此尚義，就與他八拜爲交，以「兄弟」稱之。

三藏道：「此陛下萬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來？」三藏道：「那全真既有這等本事，若要雨時，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時，就教他點金。還有那些不足，却離了城闕來此？」那人道：「朕與他同寢食者，只得二年。又遇着陽春天氣，紅杏天桃，開花綻蕊，家家士女，處處王孫，俱去遊春賞翫。那時節，文武歸衙，嬪妃轉院。朕與那全真携手緩步，至御花園裏，忽行到八角琉璃井邊，不知他拋下些甚麼物件，井中有萬道金光。哄朕到井邊看甚麼寶貝，他陡起兇心，撲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內，將石板蓋住井口，擁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可憐我啊，已死去三年，是一個落井傷生的冤屈之鬼也！」

唐僧見說是鬼，諛得勳力酥軟，毛骨聳然，沒奈何，只得將言又問他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那人道：

「師父啊，說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間罕有：自從害了朕，他當時在花園內搖身一變，就變做朕的模樣，更無差別。現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國土。他把我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宮皇后，六院嬪妃，盡屬於他矣。」

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倒有些神通，變作你的模樣，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識，后妃不能曉，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陰司閻王處具告？」那人道：「他的神通廣大，官吏情熟，一都城隍常與他會酒，海龍王盡與他有親；東嶽齊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閻羅是他的異兄弟。——因此這般，我也無門投告。」

三藏道：「陛下，你陰司裏既沒本事告他，却來我陽世間作甚？」那人道：「師父啊，我這一點冤魂，怎敢上你的門來？山門前有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緊隨鞍馬，却纔紗夜遊神一陣神風，把我送將進來，他說我三年水災該滿，着我來拜謁師父。他說你手下有一個大徒弟，是齊天大聖，極能斬怪降魔。今來志心拜懇，千乞到我國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當結草銜環，報酬師父恩也！」

三藏道：「陛下，你到來是請我徒弟去除却那妖怪麼？」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幹別的事不濟，但說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啊，雖是着他拿怪，但恐理上難行。」那人道：「怎麼難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廣大，變得與你相同；滿朝文武，一個個言和心順；三宮妃嬪，一個個意合情投；我徒弟縱有手段，決不敢輕動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說我們欺邦滅國，問一款大盜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畫虎刻鵠也？」

那人道：「我朝中還有人哩。」三藏道：「却好！却好！想必是一代親王侍長發付何處鎮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宮有個太子是我親生的儲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貶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共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宮，不能覲與娘娘相見。」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計策。只恐他母子相見，閑中論出長短，怕走了消息，故此兩不會面，他得永住常存也。」

三藏道：「你的災屯，想應天付，却與我相類。當時我父曾被水賊傷生，我母被水賊侵占，經三個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師，救養成成人。記得我幼年無父母，此間

那太子失雙親，真個可憐！又問道：『你縱有太子在朝，我怎得與他相見？』那人道：『如何不得見？』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轄，連一個生身之母尚不得見，我一個和尚，欲見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來也。』三藏問：『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領三千人馬，架鷹犬，出城探獵，師父斷得與他相見。見時肯將我的言語說與他，他便信了。』

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幾聲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語？』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記與你罷。』三藏問：『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執的金廂白玉珪放下道：『此物可以爲記。』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從變作我的模樣，只是少變了這件寶貝。他到宮中，說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自此三年，還沒此物。我太子若看見，他覩物思人，此仇必報。』三藏道：『也罷，等我留下，着徒弟與你處置。』却在那裏等麼？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這去，還央求夜遊神，再使一陣神風，把我送進皇宮內院，託一夢與我那正宮皇后，教他母子們合意，你師徒們同心。』三藏點頭應承道：『你去罷。』

那冤魂叩頭拜別，舉步相送，不知怎麼踢了脚，跌了一個筋斗，把三藏驚醒，却原來是南柯一夢；慌得對着那盞昏燈，連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來道：『甚麼「土地土地」——當時我做好漢，專一吃人度日，受用腥羶，其實快活，偏你出家，教我們保護你跑路！原說只做到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間挑包袱牽馬，夜間提尿瓶務脚！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剛纔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個怪夢。』行者跳將起來道：『師父，夢從想中來，你未曾上山，先怕怪物；又愁雷音路遠，不能得到；思念長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夢多。似老孫一點真心，專要西方見佛，更無一個夢兒到我。』

三藏道：『徒弟，我這一夢，不是思鄉之夢。纔然合眼，見一陣狂風過處，禪房門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烏雞國王，渾身水濕，滿眼垂淚。』這等這等，如此如此，將做夢中話一一的說與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說了，他來託夢與你，分明是照顧老孫一場生意。必然是個妖怪在那裏篡位謀國。等我與他辨個真假。想那妖魔，棍到處，立要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說那怪神通廣大哩。』行者道：『怕他甚麼廣大？早知老孫到，教他即走無方。』三藏道：『我又記得留』

下一件寶貝做表記。」八戒答道：「師父莫要胡纏，做個夢便罷了，怎麼只管閑話？」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們打起火，開了門，看看如何，便是。」

行者果然開門，一齊看處，只見星月光中，階簷上，真個放着一柄金廂白玉珪。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這是甚麼東西？」行者道：「這是國王手中執的寶貝，名喚玉珪。」——師父啊，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孫身上。只是要你三件兒「造化底」哩。」八戒道：「好好！好好！做個夢罷了，又告誦他。他那些兒不會作弄人哩！就教你三件兒造化底。」三藏回入裏面道：「是那三椿？」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八戒笑道：「一椿兒也是難的，三椿兒却怎麼就得了？」唐僧是個聰明的長老，便問：「徒弟啊，此三事如何講？」行者道：「也不消講，等我先與你二件物。」

好大聖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聲「變！」變做一個紅金漆匣兒，把白玉珪放在內盛着道：「師父，你將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曉時，穿上錦襴袈裟，去在正殿坐着念經，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個妖怪，就打殺他，也在此間立個功績；假若不是，且休撞禍。」三藏道：

「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使罷；若真個應夢出城來，我定引他來見你。」三藏道：「見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來到時，我先報知，你把那匣蓋兒扯開些，等我變作二寸長的一個小和尚，放在匣兒裏，你連我捧在手中。那太子進了寺來，必然拜佛，你儘他怎的禮拜，只是不睬他。他見你不動身，一定教拿你；你憑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綁也由他，殺也由他。」

三藏道：「呀！他的軍令大，真個殺了我，怎麼好？」行者道：「沒事，有我哩。若到那緊關處，我自然護你。他若問時，你說是東土欽差上西天拜佛取經進寶的和尙。他道有甚寶貝，你却把錦襴袈裟對他說一遍，說道：「此是三等寶貝。還有頭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問處，就說這匣內有一件寶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俱盡曉得。却把老孫放出來。我將那夢中話告誦那太子，他若是肯信，去拿了那妖魔，一則與他父王報仇，二來我們立個名節；他若不信，再將白玉珪拿與他看。——只恐他年幼，還不認得哩。」

三藏聞言大喜道：「徒弟啊，此計絕妙！但說這寶貝，一個叫做錦襴袈裟，一個叫做白玉珪，你變的寶貝却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貨』罷。」三藏依言，記在心上。師徒們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點頭喚出扶桑日，噴氣吹散滿天星。

不多時，東方發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教他兩個：「不可攪擾僧人出來亂走，待我成功之後，共汝等同行。」纔別了，唵哨一筋斗，跳在空中。睜火眼平西看處，果見有一座城池。你道怎麼就看見了？當時說那城池離寺只有四十里，故此憑高就望見了。

行者近前仔細看處，又見那怪霧愁雲漠漠，妖風怨氣紛紛。行者在空中讚嘆道：

「若是真王登寶座，自有祥光五色雲；只因妖怪侵龍位，騰騰黑氣鎖金門！」

行者正在感嘆，忽聽得砲聲響亮，又只見東門開處，閃出一路人馬，真個是探獵之軍，果然勢勇！但見——

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彩旗開映日，白馬驟迎風。鼙鼓鞞鞞播，標鎗對對衝。架鷹軍猛烈，牽犬將驍雄。火砲連天振，粘竿映日紅。人人支弩箭，個個持雕弓。張網

山坡下，鋪繩小徑中。一聲驚霹靂，千騎擁貔貅。狡兔身難保，乖獐智亦窮。狐狸該命盡，麋鹿喪當終。山雉難飛脫，野雞怎避兇？他都檢占山場擒猛獸，摧殘林木射飛蟲。

那些人出得城來，散步東郊，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見中軍營裏，有小小的一個將軍，頂着盔，貫着甲，果肚花，十八札，手執青鋒寶劍，坐下黃驃馬，腰帶滿絃弓，真個是——

隱隱君王像，昂昂帝主容。規模非小輩，行動顯真龍。

行者在空暗喜道：『不須說，那個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戲他一戲。』好大聖，按落雲頭，插入軍中太子馬前，搖身一變，變作一個白兔兒，只在太子馬前亂跑。太子看見，正合歡心，拈起箭，拽滿弓，一箭正中了那兔兒。原來是那大聖故意教他中了，却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頭，把箭翎花落在前邊，丟開脚步跑了。

那太子見箭中了玉兔，兜開馬，獨自爭先來趕。不知馬行的快，行者如風馬行的遲，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遠。看他一程一里，將太子哄到寶林寺山門之下，行者現了本身，不見兔

兒，只見一枝箭插在門檻上，竟撞進去，見唐僧道：「師父，來了來了！」却又一變變做二寸長的小和尚兒，鑽在紅氈之內。

却說那太子趕到山門前，不見了玉兔，只見門檻上插住一枝雕翎箭。太子大驚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麼不見，只見箭在此間？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頭看處，山門上有五個大字，寫着「勅建寶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齎些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過道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我且進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馬來，正要進去，只見那保駕的官將與三千人馬趕上，簇簇擁擁，都入山門裏面。慌得那本寺衆僧，都來叩頭拜接。接入正殿中間，參拜佛像。却纔舉目觀瞻，又欲遊廊觀景，忽見正當中坐着一個和尚，太子大怒道：「這個和尚無禮！我今半朝鑾駕進山，雖無旨意知會，不當遠接，此時軍馬臨門，也該起身；怎麼還坐着不動？」教：「拿下來！」說聲拿字，兩邊

校尉，一齊下手，把唐僧抓將下來，急理繩索便細。行者在匣裏默默的念咒，教道：「護法諸天，六丁六甲，我今設法降妖，這太子不能知識，將繩要細我師父，汝等即早護持；若真細了，汝等都該有罪！」那大聖暗中吩咐，誰敢不遵，却將三藏護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頭，好似一壁牆擋住，難攏其身。

那太子道：「你是那方來的，使這般隱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禮道：「貧僧無隱身法，乃是東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進寶的和尙。」太子道：「你那東土雖是中原，其窮無比，有甚寶貝，你說來我聽。」三藏道：「我身上穿的這袈裟，是第三樣寶貝，還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服，半邊苦身，半邊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稱寶貝！」三藏道：「這袈裟雖不全體，有詩幾句。詩曰——

「佛衣偏袒不須論，內隱真如脫世塵。萬線千針成正果，九珠八寶合元神。仙娥

繼女恭修製，遺賜禪僧靜垢身。——見駕不迎猶自可，你的父冤未報枉爲人！」

太子聞言，心中大怒，道：「這潑和尚胡說！你那半片衣，憑着你口能舌便，誇好誇強我的

父冤從何未報，你說來我聽。」三藏進前一步，合掌問道：「殿下爲人生在天地之間，能有幾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蓋載之恩，日月照臨之恩，國王水土之恩，父母養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蓋載，日月照臨，國王水土，那得個父母養育來？」太子怒道：「和尙是那遊手遊食削髮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養育，身從何來？」三藏道：「殿下貧僧不知，但只這紅匣內有一件寶貝，叫做立帝貨，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過去未來之事，便知無父母養育之恩，令貧僧在此久等多時矣。」

太子聞說，教「拿來我看。」三藏扯開匣蓋兒，那行者跳將出來，矮呀矮的，兩邊亂走。太子道：「這星星小人兒，能知甚事？」行者聞言嫌小，却就使個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長了有三尺四五寸。衆軍士喫驚道：「若是這般快長，不消幾日，就撐破天也。」行者長到原身，就不長了。太子纔問道：「立帝貨，這老和尚說你能知未來過去吉凶，你却有龜作卜，有著作筮，憑書句斷人禍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憑三寸舌，萬事盡皆知。」太子道：「這廝又是

胡說自古以來，周易之書，極其玄妙，斷盡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故龜所以卜，蓍所以筮，聽汝之言，憑據何理？妄言禍福，扇惑人心！

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說與你聽。你本是烏雞國王的太子，你那裏五年前，年程荒旱，萬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禱，正無點雨之時，鍾南山來了一個道士，他善呼風喚雨，點石爲金。君王忒也愛小，就與他拜爲兄弟。這樁事有麼？』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說說。』行者道：『後三年不見全真，稱孤的却是誰？』太子道：『果是有個全真，父王與他拜爲兄弟，食則同食，寢則同寢。三年前在御花園裏翫景，被他一陣神風，把父王手中金甌白玉珪攝回鍾南山去了，至今父王還思慕他。因不見他，遂無心賞翫，把花園緊閉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

行者聞言，哂笑不絕。太子再問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這厮當言不言，如何這等哂笑？』行者又道：『還有許多話哩；奈何左右人衆，不是說處。』太子見他言語有因，將袍袖一展，教軍士且退。那觀上官將，急傳令，將三千人馬，都出門外住札。此時殿上無人，太子坐在上

面，長老立在前邊，左手旁立着行者。本寺諸僧皆退。行者纔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風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見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說胡說！我父自全真去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照依你說，就不是我父王了。還是我年懦，容得你；若我父王聽見你這反話，拿了去，碎屍萬段！」把行者咄的喝下來。行者對唐僧道：「何如？我說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那寶貝進與他，倒換關文，往西天去罷。」三藏即將紅匣子遞與行者。行者接過來，將身一抖，那匣兒卒不見了，——原是他毫毛變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將白玉珪雙手捧上，獻與太子。

太子見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個全真，來騙了我家的寶貝，如今又妝做和尚來進獻！」叫：「拿了！」一聲傳令，把長老說得慌忙指着行者道：「你這弼馬溫專撞空頭禍，帶累我哩！」行者近前一齊攔住道：「休嚷！莫走了風！我不叫做立帝貨，還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來！我問你個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

行者道：「我是那長老的大徒弟，名喚悟空孫行者。因與我師父上西天取經，昨宵到此覺宿。我師父夜讀經卷，至三更時分，得一夢。夢見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推在御花園八

角琉璃井內，全真變作他的模樣，滿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無分曉，禁你入宮，闖了花園，大端怕漏了消息。你父王今夜特來請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個妖精。正要動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獵，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孫。老孫把你引到寺裏，見師父，訴此衷腸，句句是實。你既然認得白玉珪，怎麼不念鞠養恩情，替親報仇？」

那太子聞言，心中慘慄，暗自傷愁道：「若不信此言語，他却有三分兒真實；若信了，怎奈殿上見是我父王……」這纔是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行者見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請殿下駕回本國，問你國母娘娘一聲，看他夫妻恩愛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問，便知真假矣。」

那太子回心道：「正是！且待我問我母親去來。」他跳起身，籠了白玉珪就走。行者扯住道：「你這些人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難成功？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到宮中見你母親，切莫高聲大氣，須是悄語低言，恐那怪神通廣大，一時走了消息，你娘兒們性命俱難保也。」

太子謹遵教命，出山門，吩咐將官：『穩在此札營，不得移動。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來一同進城。』看他——

指揮號令屯軍士，上馬如飛，即轉城。

這一去，不知見了娘娘，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四遊記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

逢君只說受生因，便作如來會上人。一念靜觀塵世佛，十方同看降威神。欲知今
日真明主，須問當年嫡母身。別有世間曾未見，一行一步一花新。

却說那烏雞國王太子，自別大聖，不多時，回至城中，果然不奔朝門，不敢報傳宣詔，竟至
後宰門首，見幾個太監在那裏把守，見太子來，不敢阻滯，讓他進去了。好太子，夾一夾馬，撞入
裏面，忽至錦香亭下，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
欄兒流淚哩。你道他流淚怎的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下一夢，記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
這太子下馬，跪於亭下，叫『母親。』那娘娘強整歡容，叫聲『孩兒，喜呀喜呀！這二三年
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不得相見，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誠萬千之喜，誠萬千

之喜！——孩兒，你怎麼聲音悲慘？你父王年紀高邁，有一日龍歸碧海，鳳返丹霄，你就傳了帝位，還有甚麼不悅？」太子叩頭道：「母親，我問你即位登龍是那個稱孤道寡果何人？」

娘娘聞言道：「這孩兒發風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問怎的？」太子叩頭道：「萬望母親赦子無罪，敢問不赦，不敢問。」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赦你，赦你，快快說來。」太子道：「母親，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裏之事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

娘娘見說，魂飄魄散，急下亭抱起，緊摟在懷，眼中滴淚道：「孩兒！我與你久不相見，怎麼今日來宮問此？」太子發怒道：「母親有話說說，不說時，且誤了大事。」娘娘纔喝退左右，淚眼低聲道：「這樁事，孩兒不問，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既問時，聽我說——」

「三載之前溫又暖，三年之後冷如冰。枕邊切切將言問，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

太子聞言，撒手脫身，攀鞍上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兒，你有甚事，話不終就走？」太子跪在面前道：「母親，不敢說。今日早朝，蒙欽差架鷹逐犬，出城打獵，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有大徒弟乃孫行者，極善降妖。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這全真假

變父王，侵了龍位。今夜三更，父王託夢，請他到城捉怪，孩兒不敢盡信，特來問母。母親纔說出這等言語，必然是個妖精。」那娘娘道：「兒啊，外人之言，你怎麼就信爲實？」太子道：「兒還不敢認實，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

娘娘問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廂白玉球，遞與娘娘。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止不住淚如泉湧，叫聲「主公！你怎麼死去三年，不來見我，却先見聖僧，後見太子？」太子道：「母親，這話是怎的說？」娘娘道：「兒啊，我四更時分，也做了一夢，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親說他死了，鬼魂兒拜請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正在這裏胡疑。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又將寶貝拿出，我且收下，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爲之。果然掃蕩妖氛，辨明邪正，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

太子急忙上馬，出後宰門，躲離城池。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含悲頓首服唐僧。不多時，出了城門，竟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衆軍士接着太子，又見紅輪將墜。太子傳令，不許軍士亂動，他又獨自個入了山門，整束衣冠，拜請行者。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那太子雙

膝跪下道：『師父，我來了。』行者上前攙住道：『請起，你到城中，可曾問誰麼？』太子道：『問母親來。』將前言盡說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啊，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不打緊！不打緊！等我老孫與你掃蕩——却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來。』

太子跪地叩拜道：『師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師父一路去罷。』行者道：『不好！不好！好若是與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說是我撞着你，却說是你請老孫，却不惹他反怪你？』太子道：『我如今進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麼？』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今一日更無一件野物，怎麼見駕？若問我個不才之罪，監陷羗里，你明日進城，却將何倚？况那班部中，更沒個相知人也。』行者道：『這甚打緊？你肯早說時，却不尋下些等你。』

好大聖！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顯個手段，將身一縱，跳在雲端裏，捻着訣，念一聲「唵藍淨法界」的眞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大聖，呼喚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

「老孫保護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不敢回朝，問汝等討個人情，快將獐獐鹿兔，走獸飛禽，各尋些來，打發他回去。」山神土地聞言，敢不承命？又問：「各要幾何？」大聖道：「不拘多少，取些來便罷。」

那各神即着本處陰兵，刮一陣聚獸陰風，捉了些野雞山雉，角鹿肥獐，狐獾貉兔，虎豹狼蟲，共有百千餘隻，獻與行者。行者道：「老孫不要，你可把他都捻就了觔，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旁，教那些人不放鷹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衆神依言，收了陰風，擺在左右。行者纔按雲頭，對太子道：「殿下請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頭拜別，出山前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只見那路旁果有無限的野物，軍士們不放鷹犬，一個個俱着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孫的神功？你聽凱歌聲唱，一擁回城。

這行者保護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綢繆，怎不恭敬？却又安排齋

供，管待了唐僧，依然還歇在禪堂裏。將近有一更時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他一轂轆爬起來，到唐僧牀前，叫：『師父。』此時長老還未睡哩。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推睡不應。行者摸着他的光頭，亂搖道：『師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這個頑皮，這早晚還不睡，吆喝甚麼？』行者道：『師父，有一樁事兒，和你計較計較。』長老道：『甚麼事？』

行者道：『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比海還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却也睡不着。想起來，有些難哩。』唐僧道：『你說難，便就不拿了罷。』行者道：『拿是還要拿，只是理上不順。』唐僧道：『這猴頭亂說！妖精奪了人君位，怎麼叫做理上不順？』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打坐參禪，那曾見那肅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賊拿贓。」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馬脚，漏了風聲。他與三宮妃后同眠，又和兩班文武共樂，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個罪名。』

唐僧道：『怎麼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也與你滾上幾滾。他敢道：「我是烏雞國王，有甚逆天之事，你來拿我。」將甚執照與他折辯？」唐僧道：『憑你怎生裁

處？行者笑道：『老孫的計已成了；只是干礙着你老人家有些兒護短。』唐僧道：『我怎麼護短？』行者道：『八戒生得秀，你有些兒偏向他。』唐僧道：『我怎麼向他？』

行者道：『你若不向他啊，且如今把胆放大些，與沙僧只在這裏，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尋着御花園，打開琉璃井，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包在我們包袱裏；明日進城，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見了那怪，掣棍來就打。他但有言語，就將骨襯與他看，說：『你殺的是這個人！』却教太子上來哭父，皇后出來認夫，文武多官見主，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這纔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

唐僧聞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說你護短，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你只像我叫你時不答應，半個時辰便了我這去，但憑三寸不爛之舌，莫說是豬八戒，就是「豬八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唐僧道：『也能隨你去叫他。』

行者離了師父，竟到八戒牀邊，叫：『八戒！八戒！』那獸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丟倒頭，只情

打鼾，那裏叫得醒？行者揪着耳朵，抓着鬚，把他一拉，拉起來，叫聲『八戒。』那馱子還打棧掙。行者又叫一聲，馱子道：『睡了罷，莫頑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頑，有一樁買賣，我你做去。』八戒道：『甚麼買賣？』行者道：『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八戒道：『我不曾見面，不會聽見說甚麼。』行者道：『那太子告誦我說，那妖精有件寶貝，萬夫不當之勇。我們明日進城，不免與他爭敵，倘那怪執了寶貝，降倒我們，却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不過，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先偷他的來，却不是好？』

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賊哩，這個買賣，我也去得，果是曉得實實的幫襯，我也與你講個明白：偷了寶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寶貝我就要了。』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們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齋來；老豬身子又忸，言語又粗，不能念經，若到那無濟無生處，可好換齋吃麼？』行者道：『老孫只要圖名，那裏圖甚寶貝，就與你罷便了。』

那馱子聽見說都與他，他就滿心歡喜，一殼襖爬將起來，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這是

清酒紅人面，黃金動道心。兩個密密的開了門，躲離三藏，縱祥光，竟奔那城。

不多時，到了，按落雲頭，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行者道：「兄弟，二更時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頭覺裏正濃睡也。」

二人不奔正陽門，竟到後宰門首，只聽得梆鈴聲響。行者道：「兄弟，前後門皆緊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見做賊的從門裏走麼？瞞牆跳過便罷。」行者依言，將身一縱，跳上裏羅城牆。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潛入裏面，找着門路，竟尋那御花園。

正行時，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映着那星月光輝，乃是「御花園」。行者近前看了，有幾重封皮，公然將鎖門鏽住了，卽命八戒動手。那獸子掣鐵鈹，盡力一築，把門築得粉碎。行者先舉步跣入，忍不住跳將起來，大呼小叫，唬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殺我也！那見做賊的這般吆喝！驚醒了人，把我們拿住，發到官司，就不該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軍。」行者道：「兄弟啊，你說我發急爲何？你看這——」

『彩畫雕欄狼狽，寶妝亭閣欹歪。莎汀蓼岸盡塵埋，芍藥荼蘼俱敗。

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開。芙蓉木槿草萋萋，異卉奇葩壅壅。

巧石山峯俱倒，池塘水涸魚衰。青松紫竹似乾柴，滿路茸蒿蒿艾。

丹桂碧桃枝損，海榴棠棣根歪。橋頭曲徑有蒼苔，冷落花園境界！』

八戒道：『且嘆他做甚快幹？我們的買賣去來！』行者雖然感慨，却留心想起唐僧的夢

來，說芭蕉樹下方是井。正行走，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比衆花木不同。真是——

一種靈苗秀，天生體性空。枝枝抽片紙，葉葉捲芳叢。翠縷千條細，丹心一點紅。淒

涼愁夜雨，憔悴怯秋風。長着元丁力，栽培造化工。絨書成妙用，揮酒有奇功。風雨

寧得似，鸞尾迴相同。薄露漚漚滴，輕煙淡淡籠。青陰遮戶牖，碧影上簾櫳。不許棲

鴻鴈，何堪繫玉驄。霜天形槁悴，月夜色朦朧。僅可消炎暑，猶宜避日烘。愧無桃李

色，冷落粉牆東。

行者道：『八戒，動手麼？寶貝在芭蕉樹下埋着哩。』那猢猻子雙手舉鉢，築倒了芭蕉，然後

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見一塊石板蓋住。獸子歡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寶貝！是一片石板蓋着哩！不知是鑽兒盛着，是鑽兒裝着哩。』行者道：『你揪起來看看。』

那獸子果又一嘴，拱開看處，又見霞光灼灼，白氣明明。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寶貝放光哩！』又近前細看時，呀！原來是星月之光。原是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幹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這是一眼井。你在寺裏，早說是井中有寶貝，我却帶將兩條細包袱的繩來，怎麼作個法兒，把老豬放下去；如今空手，這裏面東西，怎麼得下去上來耶？』行者道：『你下去麼？』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沒繩索。』行者笑道：『你脫了衣服，我與你個手段。』八戒道：『有甚麼好衣服？解了這直裰子，就是了。』

好大聖，把金箍棒拿出來，兩頭一扯，叫『長！』足有七八丈長，教：『八戒，你抱着一頭兒，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邊就住了罷。』行者道：『我曉得。』那獸子抱着鐵棒，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將他放下去。不多時，放至水邊。八戒道：『到水了！』行者聽見他說，却將棒往下一按。那獸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蹲，丟了鐵棒，便就負水，口裏哺哺的

嚷道：『這天殺的！我說到水莫放，他却就把我一按！』

行者掣上棒來，笑道：『兄弟，可有寶貝麼？』八戒道：『見甚麼寶貝，只是一井水！』行者

道：『寶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來。』獸子真個深知水性，却就打個猛子，淬將下去。

呀！那井底深得緊！他却着實又一淬，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上有「水晶宮」三個字。八戒大

驚道：『罷了罷了！錯走了路了！蹣下海來也！海內有個水晶宮，井裏如何有之？』原來八戒不

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

八戒正敘話處，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開了門，看見他的模樣，急抽身進去報道：『大王，

禍事了！井上落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赤淋淋的衣服全無，還不死，逼法說話哩。』那井

龍王忽聞此言，心中大驚道：『這是天蓬元帥來也。昨夜夜遊神奉上勅旨，來取烏雞國王魂

靈去拜見唐僧，請齊天大聖降妖。這怕是齊天大聖，天蓬元帥來了。却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

也。』

那龍王整衣冠，領衆水族，出門來，厲聲高叫道：『天蓬元帥，請裏面坐。』八戒却纔歡喜道：『原來是個故知。』那馱子不管好歹，竟入水晶宮裏；其實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龍王道：『元帥，近聞你得了性命，皈依釋教，保唐僧西天取經，如何得到此處？』八戒道：『正爲此說。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着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龍王道：『可憐，我這裏怎麼得個寶貝？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飛騰變化，便有寶貝。我久困於此，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果何自而來也？』八戒道：『不要推辭，有便拿出來罷。』龍王道：『有便有一件寶貝，只是拿不出來；就元帥親自來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須是看看來也。』

那龍王前走，這馱子隨後，轉過了水晶宮殿，只見廊廡下，橫躺着一個六尺長軀。龍王用手指定道：『元帥，那廂就是寶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來是個死皇帝，戴着沖天冠，穿着赭黃袍，踏着無憂履，繫着藍田帶，直挺挺睡在那廂。八戒笑道：『難難難！算不得寶貝！想老豬在山爲怪時，時常將此物當飯；且莫說見的多少，吃也吃了無數，那裏叫做甚麼寶貝！』

龍王道：『元帥原來不知。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自到井中，我與他定顏珠定住，不會

得壞。你若肯馱他出去，見了齊天大聖，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莫說寶貝，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八戒道：「既這等說，我與你馱出去，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龍王道：「其實無錢。」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沒錢，不馱！」龍王道：「不馱，請行。」八戒就走。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把屍抬將出去，送到水晶宮門外，丟在那廂，摘了辟水珠，就有水響。

八戒急回頭看，不見水晶宮門，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屍首，慌得他腳軟筋麻，攛出水面，扳着井牆，叫道：「師兄！仲下棒來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寶貝麼？」八戒道：「那裏有！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教我馱死人，我不會馱，他就把我送出門來，就不見那水晶宮了，只摸着那個屍首，說得我手軟筋麻，掙搓不動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兒！」行者道：「那個就是寶貝，如何不馱上來？」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時了，我馱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馱，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裏去？」行者道：「我回寺中，同師父睡覺去。」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來，便帶你去；爬不上來，便罷。」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叫：「你想城牆也難上，

這井肚子大口兒小，壁陡的圍牆，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團團都長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等我馱上來罷。」行者道：「正是；快快馱上來，我同你回去睡覺。」

那馱子又一個猛子，淬將下去，摸着屍首，拽過來，背在身上，擡出水面，扶井牆道：「哥哥，馱上來了。」那行者睜睛看處，真個的背在身上，却纔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馱子着了惱的人，張開口，咬着鐵棒，被行者輕輕的提將起來。八戒將屍放下，撈過衣服穿了。行者看時，那皇帝容顏依舊似生時，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啊，這人死了三年，怎麼還容顏不壞？」八戒道：「你不知之。這井龍王對我說，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屍首未曾壞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二來該我們成功。兄弟快把他馱了去。」

八戒道：「馱往那裏去？」行者道：「馱了去見師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覺的人，被這獼猴花言巧語，哄我教做甚麼買賣，如今却幹這等事，教我馱死人馱着他腌臢臭水淋將下來，污了衣服，沒人與我漿洗。上面有幾個補丁，天陰發潮，如何穿麼？」

行者道：『你只管馱了去，到寺裏，我與你換衣服。』八戒道：『不羞連你穿的也沒有，又替我換！』行者道：『這般弄嘴，便不馱罷！』八戒道：『不馱！』行者道：『便伸過孤拐來，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與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時，趁早兒馱着走路！』

八戒果然怕打，沒好氣，把屍首拽將過來，背在身上，拽步出園就走。好大聖，捻着訣，念聲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就是一陣狂風，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躲離了城池。息了風頭，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將來。那馱子心中暗惱，算計要恨報。八戒道：『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裏也捉弄他捉弄！』擡道師父，只說他醫得活，醫不活，教師父念緊箍兒咒，把這猴子的腦漿勸出來，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尋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醫人，却是容易他去閻王家討將魂靈兒來，就醫活了……只說不許赴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這法兒纔好！』

說不了，却到了山門前，徑直進去，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道：『師父，起來看耶！』那唐

僧睡不着，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唐僧連忙起來道：「徒弟，看甚麼？」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豬馱將來了。」行者道：「你這饞糟的馱子！我那裏有甚麼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却教老豬馱他來怎麼？也不知費了多少力了！」

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那皇帝容顏未改，似活的一般。長老忽然慘悽道：「陛下，你不知那世裏冤家，今生遇着他，暗喪其身，拋妻別子，致令文武不知，多官不曉！可憐你妻子昏蒙，誰曾見焚香獻茶？」忽失聲淚如雨下。八戒笑道：「師父，他死了可干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啊，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你怎的這等心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師兄和我說來，他會醫得活。若醫不活，我也不馱他來了。」

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被那馱子搖動了，他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行者道：「師父，你怎麼信這馱子亂談？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盡七百日，受滿了陽間罪過，就轉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

敢得？
三藏聞言道：『也罷。』八戒苦恨不息道：『師父，你莫被他瞞了。他有些夾腦風。你只念念那話兒，管他還你一個活人。』真個唐僧就念緊箍兒咒，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
畢竟不知怎生醫救，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話說那孫大聖頭痛難禁，哀告道：『師父，莫念莫念等我醫罷！』長老問：『怎麼醫？』行者道：『只除過陰司查勘那個閻王家有他魂靈，請將來救他。』八戒道：『師父莫信他，他原說不用過陰司，陽世間就能醫活，方見手段哩。』

那長老信邪風，又念緊箍兒咒，慌得行者滿口招承道：『陽世間醫罷！陽世間醫罷！』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罵道：『你這獸孽畜，攬撥師父咒我哩！』八戒笑得打跌道：『哥哥！哥哥！你只曉得捉弄我，不曉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師父，莫念莫念待老孫陽世間醫罷。』三藏道：『陽世間怎麼醫？』行者道：『我如今一筋斗雲，撞入南天門裏，不進斗牛宮，不入靈霄殿，徑到那三十三天之上，離恨天宮兜率院內，見太上老君，把他一丸

轉還魂丹」求得一粒來，管取救活他也。」

三藏聞言，大喜道：「就去快來。」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時候罷了，投到回來，好天明了。只是這個人睡在這裏，冷冷淡淡，不像個模樣；須得舉哀人看着他哭，便纔好哩。」八戒道：「不消講，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你若不哭，我也醫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己去，我自哭罷了。」行者道：「哭有幾樣，若乾着口喊，謂之嚎；扭搜出些眼淚兒來，謂之啣。又要哭得有眼淚，又要哭得有心腸，纔算着嚎啣痛哭哩。」八戒道：「我且哭個樣子，你看。」

他不知那裏扯個紙條，撚作一個紙撚兒，往鼻孔裏通了兩通，打了幾個涕噴，你看他眼淚汪汪，黏涎答答的，哭將起來，口裏不住的絮絮叨叨，數黃道黑，真個像死了一般。哭到那傷情之處，唐長老也淚滴心酸。行者笑道：「正是那樣哀痛，再不許住聲。你這猢猻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還聽哩！若是這等哭便罷；若略住住聲兒，定打二十個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這一哭動頭，有兩日哭哩！」沙僧見他數落，便去尋幾枝香來燒獻。行者笑道：

「好好好！一家兒都有些敬意，老孫纔好用功。」

好大聖，此時有半夜時分，別了他師徒三衆，縱筋斗雲，只入南天門裏。果然也不謁靈霄寶殿，不上那斗牛天宮，一路雲光，徑來到三十三天離恨天兜率宮中。纔入門，只見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與衆仙童執芭蕉扇，搨火煉丹哩。他見行者來時，吩咐看丹的童兒：「各要仔細。偷丹的賊又來也。」行者作禮笑道：「老官兒，這等沒搭撒，防備我怎的？我如今不幹那樣事了。」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把我靈丹偷吃無數，着小聖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爐煉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費了多少。你如今幸得脫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經，——前者在平頂山上降魔，弄刁難，不與我寶貝，——今日又來做甚？」行者道：「前日事，老孫更沒稽遲，將你那五件寶貝當時交還，你反疑心怪我？」

老君道：「你不走路，潛入吾宮怎的？」行者道：「自別後，西遇一方，名烏雞國。那國王被一妖精，假裝道士，呼風喚雨，陰害了國王，那妖假變國王相貌，現坐金鑾殿上。是我師父夜坐寶林寺看經，那國王鬼魂參拜我師，敦請老孫與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孫思無指實，與弟

「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這一粒，醫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罷。」

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嘗嘗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撲的往口裏一丟，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頂瓜皮，攪着拳頭，罵道：「這潑猴若要嚙下去，就直打殺了！」行者笑道：「嘴臉！小家子樣！那個吃你的哩！能值幾個錢！虛多實少的！在這裏不是？」原來那猴子類下有嘍袋兒，他把那金丹噙在嘍袋裏，被老祖捻着道：「去罷！去罷！再休來此纏繞！」這大聖纔謝了老祖，出離了兜率天宮。

你看他千條瑞鶴離瑤闕，萬道祥雲降世塵。須臾間，下了南天門，回到東觀，早見那太陽星上，按雲頭，竟至寶林寺山門外，只聽得八戒還哭哩，忽近前叫聲「師父」。三藏喜道：「悟空來了？可有丹藥？」行者道：「有。」八戒道：「怎麼得沒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來！」行者笑道：「兄弟，你過去罷，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淚，別處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來我用。」沙僧急忙往後面井上，有個方便吊桶，即將半鉢盂水，遞與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

丹來，安在那皇帝唇裏；兩手扳開牙齒，用一口清水，把金丹沖灌下肚。有半個時辰，只聽他肚裏呼呼的亂響，只是身體不能轉移。行者道：『師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指殺老孫麼？』三藏道：『豈有不活之理。似這般久死之屍，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却就腸鳴了；腸鳴乃血脈和動，但氣絕不能迴伸。莫說人在井裏浸了三年，就是生鐵也上銹了。只是元氣盡絕，得個人度他一口氣便好。』

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氣，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還教悟空來。』那師父甚有主張，原來豬八戒自幼兒傷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濁氣；惟行者從小修持，咬松嚼柏，吃桃果爲生，是一口清氣。這大聖上前，把個雷公嘴，噙着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氣，吹入咽喉，度下重樓，轉明堂，徑至丹田，從湧泉倒返泥垣宮，呼的一聲響，那君王氣聚神歸，便翻身，輪拳曲足，叫了一聲：『師父，』雙膝跪在塵埃道：『記得昨夜鬼魂拜謁，怎知道今朝天曉返陽神？』三藏慌忙攙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謝我徒弟。』行者笑道：『師父說那裏話？常言道：「家無二主。」你受他一拜兒不虧。』

三藏甚不過意，攙起那皇帝來，同入禪堂。又與八戒、行者、沙僧拜見了，方纔按座。只見那本寺的僧人，整頓了早齋，却欲來奉獻。忽見那個水衣皇帝，個個驚張，人人疑說。孫行者跳出來道：『那和尚，不要這等驚疑。這本是烏雞國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孫今夜救活。如今進他城去，要辨明邪正。若有了齋，擺將來，等我們吃了走路。』

衆僧即奉獻湯水，與他洗了面，換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黃袍脫了；本寺僧官將兩領布直裰，與他穿了；解下藍田帶，將一條黃絲縷子與他繫了；褪下無憂履，與他一雙舊僧鞋換了；却纔都吃了早齋，扣背馬匹。行者問：『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這行李日逐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担兒分爲兩担，將一担兒你挑着，將一担兒與這皇帝挑。我們趕早進城幹事。』八戒歡喜道：『造化！造化！當時馱他來，不知費了多少力；如今醫活了，原來是個替身！』

那馱子就弄玄虛，將行李分開，就問寺中取條匾擔，輕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陛下，着你那般打扮，挑着擔子，跟我們走走，可虧你麼？』那國王慌忙跪下。

道：『師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說挑擔，情願執鞭隨鐙，伏侍老爺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內中有個緣故。你只挑得四十里進城，待捉了妖精，你還做你的皇帝，我們還取我們的經也。』

八戒聽言道：『這等說，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豬還是長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說，趁早外邊引路。』真個八戒領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師父上馬，行者隨後。只見那本寺五百僧人，齊齊整整，吹打着細樂，都送出山門之外。行者笑道：『和尚們不消遠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覺，泄漏我的事機，反爲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帶，整頓乾淨，或是今晚明早，送進城來，我討些封贈賞賜謝你。』

衆僧依命各回訖。行者放開大步，趕上師父，一直前來。正是——

西方有訣好尋真，金木和同却煉神。丹母空懷憶夢，嬰兒長恨杞樗身。必須井

底求明主，還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還本性，誠爲佛度有緣人。

師徒們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見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烏雞國了。』行者道：『正是，我們快趕進城幹事。』那師徒進得城來，只見街市上人物齊整，風光鬧熱，早又見鳳閣龍樓，十分壯麗。有詩爲證：

海外宮樓如上邦，人間歌舞若前唐。花迎寶扇紅雲繞，日照鮮袍翠霧光。孔雀屏開香靄出，珍珠簾捲彩旗張。太平景像真堪賀，靜列多官沒奏章。

三藏下馬道：『徒弟啊，我們就此進朝倒換關文，省得又攔那個衙門費事。』行者道：『說得有理。我兄弟們都進去，人多纔好說話。』唐僧道：『都進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禮，然後再講。』行者道：『行君臣禮，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頭的大禮。』行者笑道：『師父不濟。若是對他行禮，誠爲不智。你且讓我先走到裏邊，自有處置。等他若有言語，讓我對答。我若拜，你們也拜；我若蹲，你們也蹲。』

你看那惹禍的猴王，引至朝門，與閣門大使言道：『我等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上西天拜佛求經者。今到此倒換關文，煩大人轉達，是謂不誤善果。』那黃門官即入端門，跪下丹墀，

啟奏道：『朝門外有五衆僧人，言是東土唐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今至此倒換關文，不敢擅入，現在門外聽宣。』

那魔王即令傳宣。唐僧即同入朝門裏面。那回生的國主隨行。正行，忍不住腮邊墮淚，心中暗道：『可憐我的銅斗兒江山，鐵圍的社稷，誰知被他陰占了！』行者道：『陛下切莫傷感，恐走漏消息。這棍子在我耳朵裏跳哩，如今決要見功。管取打殺妖魔，掃蕩邪物。這江山不久就還歸你也。』

那君王不敢違言，只得扯衣揩淚，捨死相從。竟來到金鑾殿下，又見那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一個個威嚴端肅，像貌軒昂。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階前，挺身不動。那階下衆官無不悚懼，道：『這和尚十分惡濁！怎麼見我王便不下拜，亦不開言呼祝，也不唱一個，好大胆無禮！』

說不了，只聽得那魔王開口問道：『那和尚是那方來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瞻部洲東土大唐國奉欽差前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經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

特來倒換通關文牒。」那魔王聞說，心中作怒道：「你東土便怎麼？我不在你朝進貢，不與你國相通，你怎麼見吾抗禮，不行參拜？」行者笑道：「我東土古立天朝，久稱上國，汝等乃下土邊邦。自古道：『上邦皇帝爲父爲君，下邦皇帝爲臣爲子。』你道未曾接我，且敢爭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這野和尚去！」說聲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齊踴躍。這行者喝了一聲，用手一指，教：「莫來！」那一指就使個定身法，衆官俱莫能行動。真是校尉階前如木偶，將軍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見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縱身跳下龍牀，就要來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孫之意！這一來就是個生鐵鑄的頭，湯着棍子，也打個窟窿！」正動身，不期旁邊轉出一個救命星來。你道是誰？原來是烏雞國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衣，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問：「孩兒怎麼說？」太子道：「啟父王得知，三年前聞得人說，有個東土唐朝駕下欽差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不期今日纔來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將這和尚拿去斬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稱王位，一統江山，心尙未足，又過海征伐；

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聖僧，一定興兵發馬，來與我王爭敵。奈何兵少將微，那時悔之晚矣。父王依兒所奏，且把那四個和尚，問個來歷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參王駕，然後方可問罪。」

這一篇，原來是太子小心，恐怕來傷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着安排着要打。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龍牀前面，大喝一聲道：「那和尚是幾時離了東土？唐王因甚事着你求經？」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師父乃唐王御弟，號曰三藏。因唐王駕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條夢斬涇河老龍。大唐王夢遊陰司地府，復得回生之後，大開水陸道場，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師父敷演經文，廣運慈悲，忽得南海觀世音菩薩指教來西。我師父大發弘願，情欣意美，報國盡忠，蒙唐王賜與文牒。那時正是大唐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離了東土，前至兩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又到烏斯國界高家莊，收了二徒弟，姓豬，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淨和尚；前日在勅建寶林寺，又新收個挑擔的行童道人。」

魔王聞說，又沒法搜檢那唐僧，弄巧語盤詰行者，怒目問道：「那和尚，你起初時，一個人離東土，又收了四衆，那三僧可讓，這一道難容。那行童斷然是拐來的。他叫做甚麼名字？有度？」

牒是無度牒？拿他上來取供。』說得那皇帝戰戰兢兢道：『師父啊！我却怎的供？』孫行者捻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

好大聖，老步上前，對怪物厲聲高叫道：『陛下，這老道是一個瘡癩之人，却又有些月鑿。只因他年幼間曾走過西天，認得道路。他的一節兒起落根本，我盡知之，望陛下寬恕，待我替他供罷。』魔王道：『趁早實實的替他供來，免得取罪。』行者道：——

『供罪行童年且邁，痴癩瘡癩家私壞。祖居原在此間人，五載之前皆破敗。天無雨，民乾壤，君王黎庶都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萬里全無雲鬢鬢。百姓饑荒若倒懸，鍾南忽降全真怪。呼風喚雨顯神通，然後暗將他命害。推下花園天井中，陰侵龍位人難解。幸吾來，功果大，起死回生無罣礙。情願皈依作行童，與僧同去朝西界。假變君王是道人，道人轉是真王代。』

那魔王在金鑾殿上，聞得這一篇言語，說得他心頭撞小鹿，面上起紅雲，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內無一兵器，轉回頭，只見一個鎮殿將軍，腰挎一口寶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如

痴如癡，立在那裏——這魔王走近前，奪了這寶刀，就駕雲頭，望空而去。氣得沙和尚暴躁如雷，豬八戒高聲喊叫，埋怨行者是一個急猴子：『你就慢說些兒，却不穩住他了？如今他駕雲逃走，却往何處追尋？』行者笑道：『兄弟們且莫亂嚷。我等叫那太子下來拜父，嬪后出來拜夫，』却又念個咒語，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甦醒回來拜君，方知是真實皇帝。教訴前情，纔見分曉，我再去尋他。』

好大聖，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他君臣父子嬪后，與我師父！』只聽說聲去，就不見形影。他原來跳在九霄雲裏，睜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見那畜果逃了性命，竟往東北上走哩。行者趕得將近，喝道：『那怪物，那裏去！老孫來了也！』

那魔王急回頭，掣出寶刀，高叫道：『孫行者，你好懶！我來占別人的帝位，與你無干，你怎麼來抱不平，泄漏我的機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大胆的潑怪皇帝，又許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孫，就該遠遁；怎麼還刁難我師父，要取甚麼供狀？適纔那供狀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漢吃我老孫這一棒！』那魔側身躲過，掣寶刀劈面相還。他兩個搭上手，這一場好殺，真是：

猴王猛，魔王強，刀迎棒架敢相當。一天雲霧迷三界，只爲當朝立帝王。

他兩個戰經數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頭，復從舊路跳入城裏，闖在白玉階前。兩班文武叢中，搖身一變，卽變得與唐三藏一般模樣，並攙手，立在階前。這大聖趕上，就欲舉棒來打那怪。三藏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個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樣兩個唐僧，實難辨認。『倘若一棒打殺妖怪變的唐僧，這個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殺我的真實師父，却怎麼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問道：『果然那一個是怪，那一個是我的師父？你指與我，我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瞷瞷眼就見兩個師父，也不知誰真誰假。』

行者聞言，捻訣念聲呪語，叫那護法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駕伽藍，當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孫至此降妖，妖魔變作我師父，氣體相同，實難辨認。汝等暗中知會者，請師父上殿，讓我擒魔。』原來那妖怪善騰雲霧，聽得行者言語，急撒手跳上金盞

寶殿。這行者舉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憐若不是喚那幾位神來，這一下，就是二十個唐僧，也打爲肉醬！多虧衆神架住鐵棒道：『大聖，那怪會騰雲，先上殿去了。』

行者趕上殿，他又跳將下來，扯住唐僧，在人叢裏又混了一混，依然難認。行者心中不快，又見那八戒在旁冷笑，行者大怒道：『你這夯貨怎的？如今有兩個師父，你有得叫，有得應，有得伏侍哩，你這般歡喜得緊！』八戒笑道：『哥啊，說我獸，你比我又獸哩！師父既不認得，何勞費力？你且忍些頭疼，叫我師父念念那話兒，我與沙僧各搗一個聽着。若不會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難也？』行者道：『兄弟，虧你也。正是，那話兒只有三人記得。原是我佛如來心苗上所發，傳與觀世音菩薩，菩薩又傳與我師父，便再沒人知道。——也罷，師父念念。』

真個那唐僧就念起來。那魔王怎麼知得，口裏胡哼亂哼。八戒道：『這哼的却是妖怪了！』他放了手，舉鈿就築。那魔王縱身跳起，踏着雲頭便走。好八戒，喝一聲，也駕雲頭趕上，慌得那沙和尚丟了唐僧，也掣出寶杖來打。唐僧纔停了呪語，孫大聖忍着頭疼，揸着鐵棒，趕在空中，呀這一場，三個狼和尚圍住一個潑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釘鈿寶杖，左右攻住了。行者

笑道：『我要再去，當面打他，他却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孫跳高些，與他個搗蒜打，結果了他罷。』

這大聖縱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個切手，只見那東北上，一朵彩雲裏面，厲聲叫道：『孫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頭看處，原來文殊菩薩急收棒，上前施禮道：『菩薩，那裏去？』文殊道：『我來替你收這個妖怪的。』行者謝道：『累煩了！』那菩薩袖中取出照妖鏡，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纔招呼八戒、沙僧，齊來見了菩薩，却將鏡子裏看處，那魔王生得好不兇惡：

眼似琉璃盞，頭若煉炒缸，
渾身三伏錠，四爪九秋霜。
搭拉兩個耳，一尾掃帚長。
青毛生銳氣，紅眼放金光。
匾牙排玉板，圓鬚挺硬鎗。
鏡裏觀真像，原是文殊個獅狔

王。

行者道：『菩薩，這是你坐下的一個青毛獅子，却怎麼走將來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薩道：『悟空，他不會走，他是佛旨差來的。』行者道：『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

似老孫保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勅書！

菩薩道：『你不知道。當初這烏雞國王，好善齋僧，佛差我來度他歸西，早證金身羅漢。因是不可原身相見，變做一種凡僧，問他化些齋供。被吾幾句言語相難，他不識我是個好人，把我一條繩細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虧六甲金身救我歸西，奏與如來，如來令此怪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報吾三日水災之恨。』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來此，成了功績。』

行者道：『你雖報了甚麼「一飲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薩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後，這三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宮娘娘，與他同眠同起，點污了他的身體，壞了多少綱常倫理，還叫做不曾害人？』菩薩道：『點污他不得。他是個騙了的獅子。』

八戒聞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這妖精真個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擔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罷。若不是菩薩親來，決不饒他性命。』那菩薩却念個呪，喝道：『畜

生，還不皈正，更待何時！那魔王纔現了原身，菩薩放蓮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辭了行者。唵——

徑轉五臺山上去，寶蓮座下聽談經。

畢竟不知那唐僧師徒怎的出城，且聽下回分解。

四遊記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圭木母空

却說那孫大聖，兄弟三人，按下雲頭，竟至朝內，只見那君臣儲后，幾班兒拜接謝恩。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那一節陳訴與他。君臣聽了，一個個頂禮不盡。正都在賀喜之間，又聽得黃門官來奏：『主公，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也。』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薩，哄了我等，却又變作和尚來與我們鬪智哩？』行者道：『豈有此理！』即命宣進來看。衆文武傳令，着他進來。行者看時，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捧着那沖天冠，碧玉帶，赭黃袍，無憂履，進得來也。行者大喜道：『來得好！來得好！』且教道人過來，摘下包巾，戴上沖天冠，脫了布衣，穿上赭黃袍，解了縲子，繫上碧玉帶，褪了僧鞋，登上無憂履，教太子拿出白玉珪來，與他執在手裏，早請上殿稱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無君。』

那皇帝那裏肯坐，哭啼啼，跪在階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師父救我回生，怎麼又敢妄自稱尊？請那一位師父爲君，我情願領妻子城外爲民足矣。』那三藏那裏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又請行者，行者笑道：『不瞞列位說，老孫若肯要做皇帝，天下萬國九州皇帝，都做偏了；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是這般懶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頭長髮，黃昏不睡，五鼓不眠；聽有邊報，心神不安；見有災荒，憂愁無奈。我們怎麼弄得慣？你還做你的皇帝，我還做我的和尚，修行去也。』

那國王苦讓不過，只得上了寶殿，南面稱孤，大赦天下，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却纔開東閣，筵宴唐僧；一壁廂傳旨，宣召丹青，寫下他師徒四位喜容，供養在金鑾殿上。

那師徒們安了邦國，不肯久停，欲辭王駕投西。那皇帝與三宮妃后，太子諸臣，將鎮國的寶貝，金銀緞帛，獻與師父酬恩。那三藏分毫不受，只是倒換關文，催悟空等，背馬早行。那國王甚不過意，擺整朝變駕，請唐僧上坐着，兩班文武引導，他與三宮妃后並太子，一家兒捧轂推輪，送出城廓，却纔下龍輦，與衆相別。國王道：『師父啊，到西天經回之日，是必還到寡人界內

一顧。』三藏道：『弟子領命。』那皇帝眼淚汪汪，遂與衆臣回去了。

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腸大路，一心裏專拜靈山，正值秋盡冬初時節，但見——

霜凋紅葉林林瘦，雨熟黃梁處處盈。日暖嶺梅開曉色，風搖山竹動寒聲。

師徒們離了烏雞國，夜住曉行，將半月有餘，忽又見一座高山，真個是摩天礙日。三藏馬上心驚，急兜韁，忙呼行者道：『師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嶺，須要仔細隄防，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孫自有防護。』那長老只得寬懷，加鞭策馬，奔至山巖，果然也十分險峻，但見得——

高不高，頂上接青霄；深不深，湖中如地府。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挖騰騰黑霧。紅梅翠竹，綠柏青松。山前有千萬丈挾魂靈臺，後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嚶嚶滴水泉，下有彎彎曲曲流水湖。又見那跳天擲地獻果猿，丫丫叉叉帶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尋穴虎，待曉翻波出水龍。登得洞門唳的響，驚得飛禽撲魯的起。看那林中走獸鞠律律的行，見此一夥禽和獸，嚇得人心挖磴磴。

驚堂倒洞堂倒洞，洞堂當倒洞當仙，青石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置萬堆煙。

師徒們正當悚懼，又只見那山凹裏有一朵紅雲，直冒到九霄空內，結聚了一團火氣，行者大驚，走近前，把唐僧擡着脚，推下馬來，叫：『兄弟們，不要走了，妖怪來矣。』慌得個八戒急掣釘鈿，沙僧忙輪寶杖，把唐僧圍護在當中。

話分兩頭。却說紅光裏，真是個妖精。他數年前，聞得人講：『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乃是金蟬長老轉生，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延生長壽，與天地同休。』他朝朝在山間等候，不期今日到了。

他在那半空裏，正然觀看，只見三個徒弟，把唐僧圍護在馬上，各各準備。這精靈誇讚不盡道：『好和尚！纔看着一個白面胖和尚，騎了馬，真是那唐朝聖僧，却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一個個伸拳斂袖，各執兵器，似乎要與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想應認得我了。似此模樣，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問心的，自家商量道：『若

要倚勢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內生機，斷然拿了。且下去戲他一戲。」

好妖怪，卽散紅光，按落雲頭，去那山坡裏，搖身一變，變作七歲頑童，赤條條的，身上無衣，將麻繩細了手足，高吊在那松樹梢頭，口口聲聲，只叫「救人救人！」

却說那孫大聖忽抬頭再看處，只見那紅雲散盡，火氣全無，便叫：「師父，請上馬走路。」

唐僧道：「你說妖怪來了，怎麼又敢走路？」行者道：「我纔然間，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到空中結做一團火氣，斷然是妖精；這一會紅雲散了，想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傷人，我們去耶。」

八戒笑道：「師兄說話最巧，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行者道：「你那裏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設宴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却就有東西南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故此他只有心赴會，無意傷人。此乃過路之妖精也。」

三藏聞言，也似信不信的，只得攀鞍在馬，順路奔山前進。正行時，只聽得叫聲「救人！」

長老大驚道：『徒弟呀，這半山，是那裏甚麼人叫？』行者上前道：『師父只管走路，莫纏甚麼「人橋」、「驛橋」、「明橋」、「睡橋」。這所在，就有橋，也沒個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橋，乃是叫喚之叫。』行者笑道：『我曉得，莫管閑事，且走路。』

三藏依言，策馬又進，行不上一里之遙，又聽得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這個叫聲，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聲，無有回聲。你聽他叫一聲，又叫一聲，想必是個有難之人。我們可去救他一救。』

行者道：『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起，待過了此山，再發慈悲罷。這去處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是物可以成精。諸般還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遠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兒。他若在草科裏，或山凹中，叫人一聲，人不答應，還可；若答應一聲，他就把人元神綽去，當夜跟來，斷然傷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脫得去，謝神明。」一切不可聽他。』

長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這潑怪不知在那裏，只管叫阿叫的；』

等我老孫送他一個「卯酉星法」，教他兩不見面。」好大聖，叫沙和尚前來：「攏着馬，慢慢走着，讓老孫解解手。」

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却念個咒語，使個移山縮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後一指，他師徒過此峯頭，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開步，趕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救人」！長老道：「徒弟呀，那有難的人，大沒緣法，不會得遇着我們。我們走過他了；你聽他在山後叫哩。」八戒道：「在便還在山前，只是如今風轉了也。」行者道：「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且走路。」因此，遂都無言語，恨不得一步躡過此山，不題話下。

却說那妖精在山坡裏連叫了三四聲，更無人到。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見他離不上三里，却怎麼這半晌還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軀，脫了繩索，又縱紅光，上空再看。不覺孫大聖仰面回觀，識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腳推下馬來道：「兄弟們，仔細！仔細！那妖精又來也！」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鈿棍，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

那精靈見了，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好和尚！我纔見那白面和尙坐在馬上，却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這一去見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纔捉得唐僧；不然啊，徒費心機難獲物，枉勞情興總成空。』却又按下雲頭，恰似前番變化，高吊在松樹梢頭等候。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

却說那孫大聖抬頭再看，只見那紅雲又散，復請師父上馬前行。三藏道：『你說妖精又來，如何又請走路？』行者道：『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不敢惹我們。』長老又懷怒道：『這個潑猴，十分弄我！正當有妖魔，却說無事；似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嚇我，不時的嚷道有甚麼妖精。虛多實少，不管輕重，將我擱着脚，摔下馬來，如今却解說甚麼過路的妖精。假若跌傷了我，却也過意不去這等這等！』行者道：『師父莫怪。若是跌傷了你的手足，却還好醫治；若是被妖精撈了去，却何處跟尋？』

三藏大怒，眼眼的，要念緊箍咒，却是沙僧苦勸，只得上馬又行，還未曾坐得穩，只聽又

叫『師父救人啊！』長老抬頭看時，原來是個小孩童，赤條條的，吊在樹上，兜住繩，便罵行者道：『這潑猴多大膽！全無有一點兒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我那般說，——叫喚的是個人聲，——他就千言萬語，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

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却又觀面看見模樣，一則做不得手脚，二來又怕念緊箍兒咒，低着頭，再也不敢回言，讓唐僧到了樹下。那長老將鞭梢指着問道：『你是那家孩兒？因有甚事，吊在此間說與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個精靈，變化得這等，那師父却是個肉眼凡胎，不能相識。

那妖魔見他下問，越弄虛頭，眼中噙淚，叫道：『師父呀，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澗那邊有一莊村。我是那裏人家。我祖公公姓紅，只因廣積金銀，家私巨萬，混名喚做紅百萬。年老歸世已久，家產遺與我父。近來人事奢侈，家私漸廢，改名喚做紅十萬，專一結交四路豪傑，將金銀借放，希圖利息。怎知那無籍之人，設騙了去啊，本利無歸。我父發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銀人，身無活計，結成兇黨，明火執杖，白日殺上我門，將我財帛盡劫擄；把我父親殺了；見我母親

有些顏色，拐將去，做甚麼壓寨夫人。

『那時節，我母親捨不得我，把我抱在懷裏，哭哀哀，戰兢兢，跟隨賊寇；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殺我，多虧母親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却將繩子吊我在樹上，只教凍餓而死。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裏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沒一個人來行走。不知那裏裏修積，今生得遇老師父。若肯捨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賣命，也酬謝師恩。致使黃沙蓋面，更不敢忘也。』

三藏聞言，認了真實，就教八戒解放繩索，救他下來。那猓子也不識人，便要上前動手。行者在一旁，忍不住喝了一聲道：『那潑物有認得你的在這裏哩！莫要只管架空搗鬼，說謊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賊傷，母被人擄，救你去交與誰人？你將何物與我作謝？這說脫節了耶！』

那怪聞言，心中害怕，就知大聖是個能人，暗將他放在心上，却又戰戰兢兢，滴淚而言曰：『師父，雖然我父母空亡，家財盡絕，還有些田產未動，親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麼親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嶺北，淵頭李四是我姨夫，林內紅三是我族伯，還有堂

叔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老師父若肯救我，到了莊上，見了諸親，將老師父拯救之恩，一一對衆言說，典賣些田產，重重酬謝也。」

八戒聽說，扛住行者道：「哥哥，這等一個小孩子家，你只管盤詰他怎的？他說得是強盜，只打劫他些浮財，莫成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若與他親戚們說了，我們縱有廣大食腸，也吃不了他十畝田價。救他下來罷。」馱子只是想着吃食，那裏管甚麼好歹，使戒刀挑斷繩索，放下怪來。那怪對唐僧馬下淚汪汪，只情磕頭。

長老心慈，便叫：「孩兒，你上馬來，我帶你去。」那怪道：「師父啊，我手脚都吊麻了，腰疼疼痛，一則是鄉下人家，不慣騎馬。」唐僧叫八戒馱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師父，我的皮膚都凍熟了，不敢要這位師父馱。他的嘴長耳大，腦後鬃硬，拗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馱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師父，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一個個都搽了花臉，帶假鬍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諛怕了，見這位晦氣臉的師父，一發沒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馱。」唐僧教孫行者馱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馱我馱！」

那怪物暗自歡喜，願願當當的，要行者馱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邊，試了一試，只好有三斤十來兩重。行者笑道：「你這個潑怪物，今日該死了；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我認得你是個「那話兒」。」妖怪道：「我是好人家兒女，不幸遭此大難，怎麼是個甚麼「那話兒」？」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兒女，怎麼這等骨頭輕？」妖怪道：「我骨格兒小。」

行者道：「你今年幾歲了？」那妖怪道：「我七歲了。」行者笑道：「一歲長一斤，也該七斤。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那怪道：「我小時失乳。」行者說：「也罷，我馱着你，若要尿尿把把，須和我說。」三藏纔與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兒隨後，一行竟投西去。有詩爲証：

道德高隆魔障高，禪機本靜靜生妖。心君正直行中道，本母痴頑躡外驕。意馬不言懷愛慾，黃婆無語自憂焦。客邪得志空歡喜，畢竟還從正處消。

孫大聖馱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艱苦。行此險峻山場，空身也難走，却教老孫馱人。這厮莫說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沒了父母，不知將他馱與何人！倒不如攢殺他罷！那怪物却早知覺了，便就使個神通，往四下裏吸了四口氣，吹在行者背上，便覺重有千斤。行者笑

道：『我兒啊，你弄重身法壓我老爺哩！』

那怪聞言，恐怕大聖傷他，却就解尸，出了元神，跳將起去，佇立在九霄空裏。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發怒，抓過他來，往那路旁邊賴石頭上滑辣的一攢，將屍骸攢得像個肉餅一般；還恐他又無禮，索性將四肢扯下，丟在路兩邊，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頭火起道：『這猴和尚，十分慳慳！就作我是個妖魔，要害你師父，却還不曾見怎麼下手哩；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早是我有算計，出神走了；不然，是無故傷生也。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再讓一番，越教他停留長智。』好怪物，就在半空裏弄了一陣旋風，走石揚沙，誠然兇狠好風——

淘淘怒捲水雲腥，黑氣騰騰閉日明。
嶺樹連根通拔盡，野梅帶幹悉皆平。
黃沙迷目人難走，怪石傷殘路怎平。
滾滾團團平地暗，徧山禽獸發哮聲。

刮得那三藏馬上難存，八戒不敢仰視，沙僧低頭掩面。孫大聖情知是怪物弄風，急縱步來趕時，那怪已騁風頭，將唐僧攝去了；無踪無影，不知攝向何方，無處跟尋。一時間，風聲暫息，

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觀看，只見白龍馬戰兢兢，發喊聲嘶；行李擔丟在路下，八戒伏於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喚。行者喊：『八戒！』

那獸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却抬頭看時，狂風已靜，爬起來，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風啊！』沙僧却也上前道：『哥哥，這是一陣旋風。』又問：『師父在那裏？』八戒道：『風來得緊，我們都藏頭遮眼，各自躲風，師父也伏在馬上的。』行者道：『如今却往那裏去了？』沙僧道：『是個燈草做的，想是一風捲去也。』行者道：『兄弟們，我等自此就該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尋頭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無窮無盡，幾時能到得！』

沙僧聞言，打了一個失驚，渾身麻木道：『師兄，你都說的是那裏話？我等因爲前生有罪，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與我們摩頂受戒，改換法名，皈依佛果，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將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壞了自己的德行，惹人恥笑，說我們有始無終也？』

行者道：『兄弟，你說的也是；奈何師父不聽人說，我老孫火眼金睛，認得好歹，纔然這風，』

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我認得他是個妖精，你們不識，那師父也不識，認作是好人兒女，教我馱着他走。是老孫算計要擺佈他，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是我將他攢得粉碎，他又是又使解屍之法，弄陣旋風，把我師父攝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故我意懶心灰，說各人散了。既是賢弟有此誠意，教老孫進退兩難。——八戒，你端的要怎的處？」八戒道：「我纔自失口亂說了幾句，其實也不該散。哥哥，沒及奈何，還信沙弟之言，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行者却回曠作喜道：「兄弟們，還要來結同心，收拾了行李馬匹，上山找尋怪物，搭救師父去。」

三個人附葛扳藤，尋坡轉澗，行經有五七十里，却也沒個音信。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老柏喬松常見。孫大聖着實心焦，將身一縱，跳上那巔嶮峯頭，喝一聲叫：「變！變！變作三頭六臂，似那大鬧天宮的本像；將金箍棒，幌一幌，變作三根，劈哩撲辣的，往東打一路，往西打一路，兩邊不住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師兄是尋不着師父，惱出氣心風來了。』」

那行者打了一會，打出一夥窮神來，都披一片，掛一片，棍無檔，褲無口的，跪在山前，叫：「大聖，山神土地來見。」行者道：「怎麼就有許多山神土地？」衆神叩頭道：「上告大聖，此

山喚做「六百里鑽頭號山。」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該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在此，聞大聖來了，只因一時會不齊，故此接遲，致令大聖發怒，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饒你罪名。我問你：這山上有多少妖精？」衆神道：「爺爺呀，只有得一個妖精，把我們頭也摩光了；弄得我們少香沒紙，血食全無，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

行者道：「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後住？」衆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後。這山中有一條湖，叫做枯松湖。湖邊有一座洞，叫做火雲洞。那洞裏有一個魔王，神通廣大，常常的把我們山神土地拿了去燒火頂門，黑夜與他提鈴喝號。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

行者道：「汝等乃是陰鬼之仙，有何錢鈔？」衆神道：「正是沒錢與他，只得捉幾個山獐，野鹿，早晚間打點羣精；若是無物相送，就要打，拆廟宇，剝衣裳，攪得我等不得安生。萬望大聖與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靈！」行者道：「你等既受他節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裏妖精，叫做甚麼名字？」衆神道：「說起他來，或者大聖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剎女養的。他曾在火燄山修行了三百年，煉成「三昧真火」，却也神通廣大。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

山乳名叫做紅孩兒，號叫做聖嬰大王。」

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現了本像，跳下峯頭，對八戒、沙僧道：「兄弟們放心，再不須思念師父，決不傷生。妖精與老孫有親。」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說謊。你在東勝神州，他這裏是西牛賀洲，路程遙遠，隔着萬水千山，海洋也有兩道，怎的與你有親？」行者道：「剛纔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問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羅刹女養的，名字喚做紅孩兒，號聖嬰大王。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徧訪名山豪傑，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弟兄。一般五六個魔王，止有老孫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稱爲大哥。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我與他父親相識，若論將起來，還是他老叔哩。他怎敢害我師父？我們趁早去來。」

沙和尚笑道：「哥啊，常言道：『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哩。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又不曾往還杯酒，又沒有個節禮相邀，他那裏與你認什麼親耶？」行者道：「你怎麼這等量人？常言道：『一葉浮萍歸大海，爲人何處不相逢？』縱然他不認親，好道也不傷我師父。不瞞他

相留酒席，必定也還我個團圓唐僧。」

兄弟們找大路，一直前進，行了百十里遠近，忽見一松林，林中有一條曲澗，澗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那澗梢頭有一座石板橋，通着那廂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處了。我等商議：那個管看守行李馬匹？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豬沒甚坐性，隨你去罷。」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將馬匹行李，潛在樹林，小心守護，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隨，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正是——

未煉嬰兒邪火勝，心猿木母共扶持。

畢竟不知這一去吉兇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敗

木母被魔擒

善惡一時忘念，榮枯都不關心。晦明隱現任浮沉，隨分飢餐渴飲。神靜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蹬踏破禪林，風動必然寒凜。

却說那孫大聖引八戒別了沙僧，跳過枯松湖，竟來到那怪石崖前，果見有一座洞府，真個也景致非凡。但見——

迴鑿古道幽還靜，風月也聽玄鶴弄。白雲透出滿川光，流水過橋仙意興。猿嘯鳥啼花木奇，藤蘿石蹬芝蘭勝。蒼搖崖壑散煙霞，翠染松篁招彩鳳。遠列巔峯似插屏，山朝湖繞真仙洞。崑崙地脉發來龍，有分有緣方受用。

將近行到門前，見有一座石碣，上鐫八個大字，乃是「號山枯松湖火雲洞」。那壁廂一

羣小妖，在那裏輪鎗舞劍的，跳風頑耍。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小的們，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教他送我唐僧師父來，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牙迸半個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躡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聞得此言，慌忙急轉身，各歸洞裏，關了兩扇石門，到裏邊來報：『大王，禍事了！』

却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選剝了衣服，四馬攢蹄，捆在後院裏，着小妖打乾淨水刷洗，要上籠蒸吃哩。忽聽得報聲禍事，且不刷洗，便來前庭上問：『有何禍事？』小妖道：『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但若牙迸半個不字，就要掀翻山場，躡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這是孫行者與豬八戒，他却也會尋哩。我拿他師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麼就尋上門來？』教：『管車的，推出車去！』

那一班幾個小妖，推出五輛小車兒來，開了前門，八戒望見道：『哥哥，這妖精想是怕我們，推出車子，往那廟搬哩。』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裏。』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木

水火山安下，着五個看着，五個進去通報。那魔王問：『停當了？』答應：『停當了。』教：『取過鎗來。』

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着兩個抬出一桿丈八長的火尖鎗，遞與妖王。妖王輪鎗拽步，也無甚麼盔甲，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赤着脚，走出門前。行者與八戒，抬頭觀看，但見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塗朱一表才。鬢挽青雲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戰裙巧

繡盤龍鳳，形比哪吒更富胎。雙手綽鎗威凜冽，祥光護體出門來。眼聲響若春雷

吼，暴眼明如掣電乖。要識此魔真姓氏，名揚千古喚紅孩。

那紅孩兒怪，出得門來，高叫道：『是甚麼人，在我這裏吆喝？』行者近前笑道：『我賢姪，莫弄虛頭。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樹梢頭，是那般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哄了我師父。我倒好意馱着你，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你如今又弄這個樣子，我豈不認得？你趁早送我師父，不要白了面皮，失了親情；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孫以長欺幼，不像模樣。』

那怪聞言，心中大怒，咄的一聲，喝道：「那潑猴頭！我與你有甚親情？你在這裏滿口胡柴，
緯甚聲經兒？那個是你賢姪？」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曉得。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弟兄時，你
還不知在那裏哩。」那怪道：「這猴子一發胡說！你是那裏人，我是那裏人，怎麼得與我父觀
做弟兄？」

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我當初未鬧天
宮時，徧遊海角天涯，四大部洲，無方不到。那時節，專慕豪傑。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稱為平天大
聖，與我老孫結為七弟兄，讓他做了大哥；還有個蛟魔王，稱為覆海大聖，做了二哥；又有個大
鵬魔王，稱為混天大聖，做了三哥；又有個獅狔王，稱為移山大聖，做了四哥；又有個獼猴王，稱
為通風大聖，做了五哥；又有個獨狔王，稱為驅神大聖，做了六哥；惟有老孫身小，稱為齊天大
聖，排行第七。我老弟兄們，那時節耍子時，還不曾生你哩！」

那怪物聞言，那裏肯信，舉起火尖鎗就刺。行者正是那會家不忙，又使了一個身法，閃過
鎗頭，輪起鐵棒，罵道：「你這小畜生，不識高低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讓過鐵棒道：「潑猴

繇，不達時務看鎗！」他兩個也不論親情，一齊變臉，各使神通，跳在雲端裏好殺：——

行者名聲大，魔王手段強。一個橫舉金箍棒，一個直挺火尖鎗。吐霧遮三界，噴雲照四方。一天殺氣兇聲吼，日月星辰不見光。語言無遜讓，情意兩乖張。那一個欺心失禮儀，這一個變臉沒綱常。棒架威風長，鎗來野性狂。一個是混元真大聖，一個是正果善財郎。二人努力爭強勝，只爲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十合，不分勝敗。豬八戒在旁邊，看得明白：妖精雖不敗陣，却是遮攔隔架，全無攻殺之能；行者縱不贏他，棒法精強，來往只在那妖精頭上，不離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啊，行者溜撒，一時間丟個破綻，哄那妖魔鑽進來，一鐵棒，打倒，就沒了我的功勞……」

你看他抖擻精神，舉着九齒鉞，在空裏，望妖精劈頭就築。那怪見了心驚，急拖鎗敗下陣來。行者喝教八戒：「趕上趕上！」二人趕到他洞門前，只見妖精，一隻手舉着火尖鎗，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一隻手捏着拳頭，往自家鼻子上搥了兩拳。八戒笑道：「這厮放賴不羞！」

你好道槌破鼻子，淌出些血來，搽紅了臉，往那裏告我們去耶？」

那妖魔槌了兩拳，念個咒語，口裏噴出火來，鼻子裏濃煙迸出，鬧鬧眼，火焰齊生。那五輛車子上，火光湧出，連噴了幾口，只見那紅焰焰，大火燒空，把一座火雲洞，被那煙火迷漫，真個是燠天熾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裏，莫想得活，把老豬弄得個燒熟的，加上香料，儘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說聲走，他也不顧行者，跑過澗去了。

這行者神通廣大，捏着避火訣，撞入火中，尋那妖怪。那妖怪見行者來，又吐上幾口，那火比前更勝。好火——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紅。却似火輪飛上下，由如炭屑舞西東。這火不是燧人鑽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五輪車兒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徧長空萬物榮。妖邪久悟呼三昧，永

鎮西方第一名。

行者被他煙火飛騰，不能尋怪，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門首，看得明白。他見行者走了，却纔收了火具，帥羣妖，轉於洞內，閉了石門，以爲得勝，着小的排宴奏樂，歡笑不題。

却說行者跳過枯松澗，按下雲頭，只聽得八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這獸子，全無人氣，你就懼怕妖火，敗走逃生，却把老孫丟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八戒笑道：『哥啊，你被那妖精說着了，果然不達時務。古人云：「識得時務者，呼爲俊傑。」那妖精不與你親，你強要認親；既與你賭鬪，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又不走，還要與他戀戰哩！』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如？』八戒道：『不濟。』『鎗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濟。』老豬見他撐持不住，却來助你一鈿，不期他不識要，就敗下陣來，沒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該來。我再與他鬪幾合，我取巧兒撈他一棒，却不是好？』

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講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駭了。行者看見

道：「兄弟，你笑怎麼？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陣？這樁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衆毛攢毬。』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師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績。」沙僧道：「我也沒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兩個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麼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鎗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勢，故不能取勝。若依小弟說，以相生相尅拿他，有甚難處？」

行者聞言，呵呵笑道：「兄弟說得有理。果然我們着忙了，忘了這事。若以相生相尅之理論之，須是以水尅火，却往那裏尋些水來，潑滅這妖火，可不救了師父？」沙僧道：「正是，這也不必遲疑。」行者道：「你兩個只在此間，莫與他索戰，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將些水來，潑息妖火，捉這潑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會得。」

好大聖，縱雲離此地，頃刻到東洋，却也無心看翫海景，使個逼水法，分開波浪。正行時，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撞，看見是孫大聖，急回到水晶宮裏，報知那老龍王。敖廣即率龍子、龍孫、蝦兵、蟹卒，一齊出門迎接，請裏面坐。坐定，禮畢，告茶。行者道：「不勞茶，有一事相煩。我因師父唐

僧往西天拜佛取經，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號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攝了去。是老孫尋到洞邊，與他交戰，他却放出火來。我們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尅火，特來問你求些水去，與我下場大雨，潑滅了那火，救唐僧一難。」

那龍王道：「大聖差了。若要取雨水，不該來問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龍王，主司雨澤，不來問你，却去問誰？」龍王道：「我雖司雨，不敢擅專，須得玉帝旨意，吩咐在那地方，要幾尺幾寸，甚麼時辰起住，還要三官舉筆，太乙移文，會定了雷公、電母、風伯、雲童，俗語云：『龍無雲而不行哩。』」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風雲雷電，只是要些雨水滅火。」龍王道：「大聖不用風雲雷電，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着舍弟們同助大聖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龍王道：「南海龍王敖欽，北海龍王敖閏，西海龍王敖順。」行者笑道：「我若再遊過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龍王道：「不消大聖去，只我這裏攛動鐵鼓、金鐘，他自頃刻而至。」行者聞其言道：「老龍王，快撞鐘鼓。」

須臾間，三海龍王擁至，問：「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廣道：「孫大聖在這裏借雨助力。」

降妖。」三弟即引進見畢，行者備言借水之事。衆神個個歡從，即點起：

鯊魚驍勇爲前部，鱧痴口大作先鋒。鯉元帥翻波跳浪，鰻提督吐霧噴風。鯖太尉東方打哨，鮎都司西路催征。紅眼馬郎南面舞，黑甲將軍北下衝。鱈把總中軍掌號，五方兵處處英雄。縱橫機巧鼉樞密，妙算玄微龜相公。有謀有智鼉丞相，多變多能鼉總戎。橫行蟹士輪長劍，直跳蝦婆扯硬弓。鮎外郎查明文簿，點龍兵出蟻波中。

有詩爲證。詩曰：

四海龍王喜助功，齊天大聖請相從。只因三藏途中難，借水前來滅火紅。

那行者領着龍兵，不多時，早到號山枯松澗上。行者道：「敖氏昆玉，有煩遠躑。此間乃妖魔之處。汝等且停於空中，不要出頭露面，讓老孫與他賭鬪。若贏了他，不須列位捉拿；若輸與他，也不用列位助陣；只是他但放火時，可聽我呼喚，一齊噴雨。」龍王俱如號令。行者却按雲

頭，入松林裏，見了八戒，沙僧，叫聲『兄弟』。八戒道：『哥哥來得快啞！可曾請得龍王來？』行者道：『俱來了。你兩個切須仔細，只怕雨大，莫溼了行李，待老孫與他打去。』沙僧道：『師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會得了。』

行者跳過澗，到了門首，叫聲『開門！』那些小妖，又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紅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故此又來。這一來切莫饒他，斷然燒個皮焦肉爛纔罷！』急縱身，挺着長鎗，教：『小的們，推出火車子來！』走出門前，對行者道：『你又來怎的？』行者道：『還我師父來。』那怪道：『你這猴頭，忒不通變。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也與我做得按酒，你還思量要他哩。莫想莫想！』

行者聞言，十分惱怒，掣金箍棒，劈頭就打。那妖精，使火尖鎗，急架相迎。這一場賭鬪，比前不同。好殺！——

怒發激妖魔，惱急猴王將。這一個專救取經僧，那一個要吃唐三藏。心變沒親情，情疎無義讓。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那個恨不得拿來生醃醬。真個忒英雄，果

然多猛壯！棒來鎗架賭輸贏，鎗去棒迎爭下上。舉手相輪二十回，兩家本事一般樣。

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十回合，見得不能取勝，虛幌一鎗，急抽身，捏着拳頭，又將鼻子搥了兩下，却就噴出火來。那門前車子上，煙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飛騰。孫大聖回頭叫道：「龍王何在？」那龍王兄弟，帥衆水族，望妖精火光裏噴下雨來。好雨！真個是——

瀟瀟洒洒，密密沉沉。瀟瀟洒洒，如天邊墜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浪滾。起初時如拳大小，次後來甕潑盆傾。滿地澆流鴨頂綠，高山洗出佛頭青。溝壑水飛千丈玉，澗泉波漲萬條銀。三叉路口看看滿，九曲溪中漸漸平。這個是唐僧有難

神龍助，扳倒天河往下傾。

那雨淙淙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勢，原來龍王私雨，只好潑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潑得好？一似火上澆油，越潑越灼。大聖道：「等我捻着訣，鑽入火中！」輪鐵棒，尋妖要打。那妖見他來到，將一口煙，劈臉噴來。行者急回頭，燭得眼花雀亂，忍不住淚落如雨。原來這

大聖不怕火，只怕煙。當年因大鬧天宮時，被老君放在八卦爐中，煨過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燒壞；只是風攪得煙來，把他燭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煙。那妖又噴一口，行者當不得，縱雲頭走了。那妖王却又收了火具，回歸洞府。

這大聖一身煙火，炮燥難禁，徑投於澗水內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氣攻心，三魂出舍。可憐氣塞胸膛，喉舌冷，魂飛魄散，喪殘生，慌得那四海龍王，在半空裏，收了雨澤，高聲大叫：『天蓬元帥！捲簾將軍！休在林中藏隱，且尋你師兄出來！』

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急忙解了馬，挑着擔，奔出林來，也不顧泥濘，順澗邊找尋。只見那上溜頭，翻波滾浪，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沙僧見了，連衣跳下水中，抱上岸來，却是孫大聖身軀。噫！你看他蹉跎四肢，伸不得，渾身上下冷如冰。

沙和尚滿眼垂淚道：『師兄！可惜了！你億萬年不老長生客，如今化作個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這猴子佯推死，嚇我們哩。你摸他摸，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沙僧道：『渾身都冷了，就有一點兒熱氣，怎的就得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

十二條性命。你扯着脚，等我擺佈他。」

真個那沙僧扯着脚，八戒扶着頭，把他拽個直，推上脚來，盤膝坐定。八戒將兩手搓熱，住他的七竅，使一個按摩禪法。原來那行者被冷水冰了，氣阻丹田，不能出聲，却幸得八戒按摩揉擦，須臾間，氣透三關，轉明堂，沖開孔竅，叫了一聲「師父啊！」沙僧道：「哥啊，你生爲師父，死也還在口裏。且甦醒，我們在這裏哩。」

行者睜開眼道：「兄弟們在這裏？老孫吃了虧也！」八戒笑道：「你纔子發昏的，若不是老豬救你啊，已此了帳了，還不謝我哩！」行者却纔起身，仰面道：「放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小龍在此伺候。」行者道：「叫你遠勞，不曾成得功果，且請回去，改日再謝。」龍王帥水族，泱泱而回，不在話下。

沙僧攙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時間，却定神順氣，止不住淚滴腮邊，又叫：「師父啊！」

『憶昔當年出大唐，巖前救我出災殃。三山六水遭魔障，萬苦千辛割寸腸。托鉢朝餐隨厚薄，參禪暮宿在林莊。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傷！』

沙僧道：『哥哥，且休煩惱。我們早安計策，去那裏請兵助力，速救師父耶。』行者道：『那裏請救麼？』沙僧道：『當初菩薩吩咐，着我等保護唐僧，他曾許我們，叫天天應，叫地地應。那裏請救去？』行者道：『想老孫大鬧天宮時，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這妖精神通不小，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纔降得他哩。天神不濟，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須是去請觀音菩薩纔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駕不起筋斗雲，怎生請得？』

八戒道：『有甚話吩咐，等我去請。』行者笑道：『也能，你是去得。若見了菩薩，切休仰視，只可低頭禮拜。等他問時，你却將地名，妖名，說與他，再請救師父之事。他若肯來，定取擒了怪物。』八戒聞言，即便駕了雲霧，向南而去。

却說那個妖王在洞裏歡喜道：『小的們，孫行者吃了虧去了。這一陣雖不得他死，好道

也發個大昏——咳，只怕他又請救兵來也。快開門，等我去看他請誰。」

衆妖開了門，妖精就跑在空裏觀看，只見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邊再無他處，斷然是請觀音菩薩，急按下雲，叫：「小的們，把我那皮袋尋出來。多時不用，只恐口繩不牢，與我換上一條，放在二門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賺將回來，裝於袋內，蒸得稀爛，犒饗你們。」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衆小妖拿出來，換了口繩，安於洞門內，不題。

却說那妖王久居於此，俱是熟遊之地。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那條路去遠。他從那近路上，一駕雲頭，趕過了八戒，端坐在壁巖之上，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等候着八戒。

那獸子正縱雲行處，忽然望見菩薩，他那裏識得真假？這纔是見像作佛。獸子停雲，下拜

道：「菩薩，弟子猪悟能叩頭。」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經，却見我有何事幹？」八戒道：「弟

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遇着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個紅孩兒妖精，把我師父攝了去。是弟子與師兄等，尋上他門，與他交戰。他原來會放火，頭一陣，不會得贏；第二陣，請龍王助雨，也不

能滅火。師兄被他燒壞了，不能行動，着弟子來請菩薩。萬望垂慈，救我師父一難！」

妖精道：「那火雲洞洞主，不是個傷生的；一定是你們沖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會沖撞，也是師兄悟空沖撞他的。他變作一個小孩兒，吊在樹上，試我師父。師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來，着師兄馱他一程。是師兄攢了他一攢，他就弄風兒，把師父攝去了。」妖精道：「你起來，跟我進那洞裏見洞主，與你說個人情，你陪一個禮，把你師父討出來罷。」八戒道：「菩薩呀，若肯還我師父，就磕他一個頭，也罷。」妖王道：「你跟來。」那馱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竟回舊路，却不向南洋海，隨赴火雲門。

頃刻間，到了門首，妖精進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進來。」馱子只得舉步入門。衆妖一齊吶喊，將八戒捉倒，裝於袋內，束緊了口繩，高吊在馱梁之上。妖精現了本像，坐在當中道：「猪八戒，你有甚麼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經，就敢請菩薩降我？你大睜着兩個眼，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賞賜小妖，權爲案酒！」

八戒聽言，在裏面罵道：「潑怪物！十分無禮！若論你百計千方，騙了我吃，管教你一個個

遭腫頭天瘟！
獸子罵了又罵，嘔了又嘔，不題。

却說孫大聖與沙僧正坐，只見一陣腥風，刮面而過，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不好！不好！這陣風，凶多吉少，想是豬八戒走錯路也。』沙僧道：『他錯了路，不會問人？』行者道：『想是撞見妖精了。』沙僧道：『撞見妖精，他不會跑回？』行者道：『不停當，你坐在這裏看守，等我跑過湖去打聽打聽。』沙僧道：『師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罷。』行者道：『你不濟事，還讓我去。』

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揀着鐵棒，走過湖，到那火雲洞前，叫聲『潑怪！』那把門的小妖，又急入裏報：『孫行者又在門首叫哩！』那妖王傳令叫拿，那夥小妖，鎗刀簇擁，齊聲吶喊，卽開門，都道：『拿住！拿住！』

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將身鑽在路旁，念個呪語叫『變！』卽變做一個銷金包袱。小妖看見，報道：『大王，孫行者怕了；只見說一聲拿字，慌得把包袱丟下走了。』妖王笑道：『那

包袱也無甚麼值錢之物，左右是和尙的破偏衫，舊帽子，背進來拆洗做補襪。一個小妖，果將包袱背進，不知是行者變的。行者道：『好了！這個銷金包袱，背着了！』那妖精不以爲事，丟在門內。

好行者，假中又假，虛裏還虛，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變作個包袱一樣；他的真身，却又變作一個蒼蠅兒，釘在門樞上。只聽得八戒在那裏哼哩，哼的聲音不清，却似一個瘟豬。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原來他吊在皮袋裏也。行者釘在皮袋，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道：妖怪長，妖怪短，『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哄我回來，吊我在此，還說要吃我！有一日我師兄——』

『大展齊天無量法，滿山潑怪等時擒！解開皮袋放我出，築你千鈞方趁心！』

行者聞言，暗笑道：『這獸子雖然在這裏面受悶氣，却還不倒了旗鎗。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雪恨？』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只聽得妖王叫道：『六健將何在？』時有六個小妖，是他知己的精靈，封爲健將，都有名字：一個叫做雲裏霧，一個叫做霧裏雲，一個叫做急如火，一個叫做快如風，一個叫做興烘掀，一個叫做掀烘興。

六健將上前跪下。妖王道：『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六健將道：『認得。』妖王道：『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說我這裏捉唐僧蒸與他吃，壽延千紀。』六怪領命，一個個斷拖斷扯，竟出門去了。行者嚶的一聲，飛下袋來，跟定那六怪，躲離洞中。

畢竟不知怎的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大聖慇懃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

話說那六健將，出洞門，徑往西南上，依路而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請老大王吃我師父，老大王斷是牛魔王。自老孫當年與他相會，真個意合情投，交游甚厚。至如今我歸正道，他還是邪魔。雖則久別，還記得他模樣，且等老孫變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離了六個小妖，展開翅，飛向前邊，離小妖有十數里遠近，搖身一變，變作個牛魔王，拔下幾根毫毛，叫『變！』即變作幾個小妖，在那山凹裏，駕鷹牽犬，搭弩張弓，充作打圍的樣子，等候那六健將。

那一夥厮拖厮扯，正行時，忽然看見牛魔王坐在中間，慌得與烘掀，掀烘興，撲的跪下道：『老大王爺爺在這裏也。』那雲裏霧裏雲，急如火，快如風，都是肉眼凡胎，那裏認得真假，

也就一同跪倒，磕頭道：『爺爺小的們是火雲洞聖嬰大王處差來請老大王爺爺去吃唐僧肉，壽延千紀哩。』行者借口答道：『孩兒們起來，同我回家去換了衣服來也。』小妖叩頭道：『望爺爺方便，不消回府罷。路程遙遠，恐我大王見責，小的們就此請行。』行者笑道：『好乖兒女，也罷，向前開路，我和你去來。』六怪抖擻精神，向前喝路。大聖隨後而來。

不多時，早到了本處。快如風，急如火，撞進洞裏，報：『大王，老大王爺爺來了。』妖王歡喜道：『你們却中用，這等來的快。』即便叫各路頭目，擺隊伍，開旗鼓，迎接老大王爺爺。滿洞羣妖，遵依旨令，齊齊整整，擺將出去。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却將那架鷹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開大步，竟步入門裏，坐在南面當中。紅孩兒當面跪下，朝上叩頭道：『父王，孩兒拜揖。』行者道：『孩兒免禮。』那妖王四大拜拜畢，立於下手。行者道：『我兒，請我來有何事？』妖王躬身道：『孩兒不才，昨日獲得一人，乃東土大唐和尚，常聽得人講，他是個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塊肉，壽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請父王同享唐僧之肉，壽延千紀。』

行者聞言，打了個失驚道：『我兒，是那個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經的人也。』行者道：『我兒，可是孫行者師父麼？』妖王道：『正是。』行者擺手搖頭道：『莫惹他！莫惹他！別的還好惹，孫行者是那樣人哩，我賢郎，你不會會他？那猴子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曾大鬧天宮。玉皇上帝差十萬天兵，佈下天羅地網，也不會捉得他。你怎麼敢吃他師父？快早送出去還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聽着你吃了他師父，他也不來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擡個窟窿，連山都擡了去。我兒，弄得你何處安身？教我倚靠何人養老？』

妖王道：『父王說那裏話？長他人志氣，滅孩兒的威風。那孫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領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個變化，將他師父攝來。他與那豬八戒當時尋到我的門前，講甚麼攀親託熟之言，被我怒發沖天，與他交戰幾合，也只如此，不見甚麼高作。那豬八戒刺邪裏就來助戰，是孩兒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燒敗了一陣。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連忙着豬八戒去請南海觀音菩薩。是我假變觀音，把豬八戒賺來，見吊在如意袋中，也要蒸他與衆小的們吃哩。那行者今早又來我的門首吆喝，我傳令

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丟下，走了，却纔去請父王來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與你吃，延壽長生不老也。」

行者笑道：「我賢郎啊，你只知有三昧火贏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哩！」妖王道：「憑他怎麼變化，我也認得。諒他決不敢進我門來。」行者道：「我兒，你雖然認得他，他却不變大的，如狼狽大像，恐進不得你門；他若變作小的，你却難認。」妖王道：「憑他變甚小的，我這裏每一日門上有四五個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會變蒼蠅，蚊子，蛇蟻，或是蜜蜂，蝴蝶，並蠍螻等項，又會變我模樣，你却那裏認得？」妖王道：「勿慮，他就是鐵胆銅心，也不敢近我門來也。」

行者道：「既如此說，賢郎甚有手段，實是敵得他過，方來請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還不吃哩。」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我近來年老，你母親常勸我作些善事，我想無甚作善，且持些齋戒。」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也不是長齋，也不是月齋，喚做「雷齋」。每月只該四日。」妖王問：「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

辛酉日，一則當齋，二來酉不會客。且等明日，我去親自刷洗，蒸他與兒等同享罷。」

那妖王聞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爲生，今活穀有一千餘歲，怎麼如今又吃起齋來了？……想當初作惡多端，這三四日齋戒，那裏就積得過來？……此言有假，可疑！可疑！』即抽身走出二門之下，叫六健將來問：『你們老大王是那裏請來的？』小妖道：『是半路請來的。』妖王道：『我說你們來的快，不會到家麼？』小妖道：『是，不會到家。』

妖王道：『不好了！着了了他假也！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齊跪下道：『大王，自己父親，也認不得？』妖王道：『觀其形容動靜都像，只是言語不像。只怕着了了他假，吃了人虧。你們都要仔細：會使刀的，刀要出鞘；會使鎗的，鎗要磨明；會使棍的，使棍；會使繩的，使繩。待我再去問他，看他言語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說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遲個月何妨？假若言語不對，只聽我眼的一聲說，一齊下手。』

羣魔各各領命訖，這妖王復轉身，到於裏面，對行者當面又拜。行者道：『孩兒家無常禮，不須拜；但有甚話，只管說來。』妖王伏於地下道：『愚男一則請來奉獻唐僧之肉，二來有句

話兒上請。我前日閑行，駕祥光，直至九霄空內，急逢着祖延道陵張先生……行者道：『可
是做天師的張道陵麼？』妖王道：『正是。』行者問曰：『有甚話說？』妖王道：『他見孩兒生
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他問我是幾年那月那日那時出世。兒因年幼記得不真。先生子平精
熟，要與我推看五星。今請父王，正欲問此。倘或下次再得相會他，好煩他推算。』

行者聞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呀！老孫自歸佛果，保唐師父，一路上也捉了幾個
妖精，不似這厮剋剋。他問我甚麼家長禮短，少米無柴的話說，我也好信口捏膿答他；他如今
問我生年月日，我却怎麼知道……』

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間，也無一些兒懼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賢郎請
起。我因年老，連日有事不遂心懷，把你生時果偶然忘了。且等到明日回家，問你母親便知。』
妖王道：『父王把我八個字時常不離口論說，說我有同天不老之壽，怎麼今日一旦忘了？豈
有此理！必是假的！』限的一聲，羣妖鎗刀簇擁，望行者沒頭沒臉的割來。

這大聖使金箍棒架住了，現出本像，對妖精道：『賢郎，你却沒理。那裏兒子好打爺的？』

去快來。」行者道：「我來得快，只消頓飯時，就回來矣。」

好大聖，說話間，躲離了沙僧，縱筋斗雲，去投南海。在那半空裏，那消半個時辰，望見普陀山景。須臾，按下雲頭，直至落伽崖上，端肅正行，只見二十四路諸天迎着道：「大聖，那裏去？」行者作禮畢，道：「要見菩薩。」諸天道：「少停，容通報。」時有鬼子母諸天來潮音洞外報道：「菩薩得知，孫悟空特來參見。」菩薩聞報，即命進去。大聖斂衣飯命，捉定步，竟入裏邊，見菩薩，倒身下拜。菩薩道：「悟空，你不領金蟬子西方求經去，却來此何幹？」

行者道：「上告菩薩。弟子保護唐僧，前行至一方，乃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有一個紅孩兒妖精，喚作聖嬰大王，把我師父攝去。是弟子與豬悟能等尋至門前，與他交戰，他放出三昧火來。我等不能取勝，救不出師父，急上東洋大海，請到四海龍王，施雨水，又不能勝火，把弟子都煙壞了，幾乎喪了殘生。」菩薩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廣大，怎麼去請龍王，不來請我？」行者道：「本欲來的，只是弟子被煙燻了，不能駕雲，却教豬八戒來請菩薩。」菩薩道：「悟能不會來呀。」行者道：「正是。未曾得到寶山，被那妖精假變做菩薩模樣，把豬八戒又賺入洞中，

現吊在一個皮袋裏，也要蒸吃哩！

菩薩聽說，心中大怒道：『那潑妖敢變我的模樣！』恨了一聲，將手中寶珠淨瓶往海心裏撲的一攢，說得那行者毛骨悚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這菩薩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孫說的話不好，壞了他的德行，就把淨瓶攢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孫，却不是一件大人事？』說不了，只見那海當中，翻波跳浪，鑽出個瓶來。原來是一個怪物馱着出來。行者仔細看

那馱瓶的怪物怎生模樣：

根源出處號幫泥，水底增光獨顯威。世隱能知天地性，安藏偏曉鬼神機。藏身一縮無頭尾，展足能行快似飛。文王畫卦曾元卜，常納庭臺伴伏羲。雲龍透出千般俏，號水推波把浪吹。條條金線穿成甲，點點裝成彩玳瑁。九宮八卦袍披定，散碎鋪遮綠燦衣。生前好勇龍王幸，死後還馱佛祖碑。要知此物名和姓，與風作浪惡烏龜。

那龜馱着淨瓶，爬上崖邊，對菩薩點頭二十四點，權爲二十四拜。行者見了，暗笑道：『原

來是看瓶的。想是不見瓶，就問他要。」菩薩道：「悟空，你在下面說甚麼？」行者道：「沒說甚麼。」菩薩教：「拿上瓶來。」這行者即去拿瓶——唉！莫想拿得他動。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搖得半分毫？

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薩，弟子拿不動。」菩薩道：「你這猴頭，只會說嘴。瓶兒你也拿不動，怎麼去降妖縛怪？」行者道：「不瞞菩薩說。平日拿得動，今日拿不動。想是吃了妖精虧，勦力弱了。」菩薩道：「常時是個空瓶；如今是淨瓶，拋下海去，這一時間，轉過了三洋五湖，八海四瀆，溪源潭洞之間，共借了一海水在裏面。你那裏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動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

那菩薩走上前，將右手輕輕的提起淨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見那龜點點頭，攢下水去了。行者道：「原來是個養家看瓶的夯貨！」菩薩坐定道：「悟空，我這瓶中甘露水漿，比那龍王的私雨不同，能滅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與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動；待要着善財龍女與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專一只會騙人。你見我這龍女貌美，淨瓶又是個寶物，你假若騙了去，却

那有工夫又來尋你？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

行者道：「可憐！菩薩這等多心。我弟子自乘沙門，一向不幹那樣事了。你教我留些當頭，却將何物？我身上這件錦布直裰，還是你老人家賜的。這條虎皮裙子，能值幾個銅錢？這根鐵棒，早晚却要護身。但只是頭上這個箍兒，是個金的，却又被你弄了個方法兒長在我頭上，取不下來。你今要當頭，情願將此爲當。你念個鬆箍兒咒，將此除去罷；不然，將何物爲當？」

菩薩道：「你好自在啊！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鐵棒，金箍；只將你那腦後救命的毫毛拔一根與我作當罷。」行者道：「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與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羣了，又不能救我性命。」菩薩罵道：「你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這善財也難捨。」行者笑道：「菩薩，你却也多疑。正是一不看僧面看佛面。」千萬救我師父一難罷！」那菩薩——

逍遙欣喜下蓮臺，雲步香飄上石崖。只爲聖僧遭障害，要降妖怪救回來。

孫大聖十分歡喜，請觀音出了潮音仙洞，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巖上。菩薩道：「悟空，過海。」行者躬身道：「請菩薩先行。」菩薩道：「你先過去。」行者磕頭道：「弟子不敢在菩薩

面前施展。若駕筋斗雲啊，掀露身體，恐菩薩怪我不敬。」

菩薩聞言，卽着善財龍女去蓮花池裏劈一瓣蓮花，拖在石巖下邊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蓮花瓣兒，我渡你過海。」行者見了道：「菩薩，這花瓣兒，又輕又薄，如何載得我起？這一躡翻跌下水去，却不濕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薩喝道：「你且上去看！」

行者不敢推辭，捨命往上跳，果然先見輕小，到上面比海船還大三分。行者歡喜道：「菩薩，載得我了。」菩薩道：「既載得，如何不過去？」行者道：「又沒個篙，槳，篷，桅，怎生得過？」菩薩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氣吹開吸攏，又着實一口氣，吹過南洋苦海，得登彼岸。行者却脚躡實地，笑道：「這菩薩賣弄神通，把老孫這等呼來喝去，全不費力也！」

那菩薩吩咐概衆諸天各守仙境，着善財龍女開了洞門，他却縱祥雲，躲離普陀巖，到那邊，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個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薩親傳授的徒弟，不離左右，稱爲護法惠岸。惠岸卽對菩薩合掌伺候。菩薩道：「你快上界去見你父王，問他借「天罡刀」來一用。」惠岸道：「師父用着幾何？」菩薩道：「全副都要。」

惠岸領命，即駕雲頭，徑入南天門裏，到雲樓宮殿，見父王下拜。天王見了，問：「兒從何來？」木叉道：「師父是孫悟空請來降妖。着兒拜上父王，將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喚哪吒將刀取三十六把，遞與木叉。木叉對哪吒說：「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親。我事緊急，等送刀來，再磕頭罷。」忙忙相別，按落祥光，徑至南海，將刀捧與菩薩。菩薩接在手中，拋將去，念個呪語，只見那刀化作一座千葉蓮臺。菩薩縱身上去，端坐在中間。行者在旁暗笑道：「這菩薩省使儉用。那蓮花池裏有五色寶蓮臺，捨不得坐將來，却又問別人去借。」菩薩道：「悟空，休言語，跟我來也。」却纔都駕着雲頭，離了海上。白鸚哥展翅前飛，孫大聖與惠岸隨後。

頃刻間，早見一座山頭。行者道：「這山就是號山了。從此處到那妖精門首，約摸有四百餘里。」菩薩聞言，即命住下祥雲；在那山頭上念一聲「唵」字呪語，只見那山左山右，走出許多神鬼，却乃是本山土地衆神，都到菩薩寶蓮座下磕頭。菩薩道：「汝等俱莫驚張。我今來擒此魔王，你與我把這團圍打掃乾淨，要三百里遠近地方，不許一個生靈在地。將那窩中小獸，窟內雜蟲，都送在巔峯之上安生。」

衆神遵依而退；須臾間，又來回復。菩薩道：『既然乾淨，俱各回祠。』遂把淨瓶扳倒，唵喇喇傾出水來，就如雷響。真個是——

漫過山頭，沖開石壁。漫過山頭如海勢，沖開石壁似汪洋。黑霧漲天全水氣，滄波影日幌寒光。徧崖沖玉浪，滿海長金蓮。菩薩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禪，化做

落伽仙景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曇花嫩，香草舒開貝葉鮮。紫竹幾竿鸚鵡歌，青松數簇鷓鴣喧。萬疊波濤蓮四野，只聞風吼水漫天。

孫大聖見了，暗中讚嘆道：『果然是一個大慈大悲的菩薩！若老孫有此法力，將瓶兒望山一倒，管甚麼禽獸蛇蟲哩！』菩薩叫：『悟空，伸手過來。』行者卽忙斂袖，將左手伸出。菩薩拔楊柳枝，蘸甘露，把手心裏寫一個「迷」字，教他：『捏着拳頭，快去與那妖精索戰，許敗不許勝。引將來我這跟前，我自有力收他。』

行者領命，返雲光，竟來至洞口，一隻手使拳，一隻手使棒，高叫道：『妖怪開門！那些小妖，又進去報道：『孫行者又來了！』妖王道：『緊關了門莫睬他！』行者叫道：『好兒子，把老

子趕在門外，還不開門！』小妖又報道：『孫行者罵出那話兒來了！』妖王只教：『莫睬他！』行者叫兩次，見不開門，心中大怒，舉鐵棒，將門一下，打了一個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將進去道：『孫行者打破門了！』妖王見報幾次，又聽說打破前門，急縱身，跳將出去，挺長槍，對行者罵道：『這猴子，老大不識起倒！我讓你得些便宜，你還不知盡足，又來欺我！打破我門，你該個甚麼罪名？』行者道：『我兒，你趕老子出門，你該個甚麼罪名？』

那妖王羞怒，綽長鎗，劈胸便刺；這行者，舉鐵棒，架隔相還。一番搭上手，鬪經四五個回合，行者捏着拳頭，拖着棒，敗將下來。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兒子，天看着你哩！你來！』那妖精聞言，愈加嗔怒，喝一聲，趕到面前，挺鎗又刺。這行者輪棒，又戰幾合，敗陣又走。那妖王罵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麼如今正鬪時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賢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來。』行者道：『既不放火，走開些。好漢子莫在家門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詐，真個舉鎗又趕。行者拖了棒，放了拳頭。那妖王着了迷亂，只情追趕。前走的如流星過度，後走的如弩箭離絃。

不一時，望見那菩薩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饒我罷。你如今趕至南海觀音菩薩處，還不去？』那妖王不信，咬着牙，只管趕來。行者將身一幌，藏在那菩薩的神光影裏。這妖精見沒了行者，走近前，睜圓眼，對菩薩道：『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不答應。妖王撚轉長鎗，喝道：『咄！你是孫行者請來的救兵麼？』菩薩也不答應。妖精望菩薩劈心刺一鎗來，那菩薩化道金光，竟走上九霄空內。行者跟定道：『菩薩，你好欺伏我罷了！那妖精再三問你，你怎麼推聲裝瘧，不敢做聲，被他一鎗擲走了，却把那個蓮臺都丟下耶？』菩薩只教：『莫言語，看他再要怎的。』

此時行者與木叉俱在空中，並肩同看。只見那妖呵冷笑道：『潑猴頭，錯認了我也！他不知把我聖嬰當作個甚人。幾番家戰我不過，又去請個甚麼膿包菩薩來，却被我一鎗，擲得無形無影去了；又把個寶蓮臺兒丟了。且等我上去坐坐。』

好妖精，他也學菩薩，盤手盤脚的，坐在當中。行者看見道：『好好好！蓮花臺兒好送人了！』菩薩道：『悟空，你又說甚麼？』行者道：『說甚說甚！蓮臺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終不得』

你還要哩？』菩薩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軀小巧，比你還坐得穩當。』菩薩叫：『莫言語，且看法力。』

他將楊柳枝往下指定，叫一聲『退！』只見那蓮臺花彩俱無，祥光盡散，原來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兒打去來。』那木叉按下雲頭，將降魔杵，如築牆一般，築了有千百餘下。那妖精，穿通兩腿刀尖出，血注如傾皮肉開。

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且丟了長鎗，用手將刀亂拔。行者却道：『菩薩啊，那怪物不怕痛，還拔刀哩。』菩薩見了，喚上木叉，『且莫傷他生命。』却又把楊柳枝垂下，念聲『唵』字咒語，那天罡刀都變做倒鬚鈎兒，狼牙一般，莫能穩得。那妖精却纔慌了，扳着刀尖，痛聲苦告道：『菩薩，我弟子有眼無珠，不識你廣大法力。千乞垂慈，饒我性命！再不敢恃惡，願入法門戒行也。』

菩薩聞言，却與那行者，白鸚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問道：『你可受吾戒行麼？』妖王點頭滴淚道：『若饒性命，願受戒行。』菩薩道：『你可入我門麼？』妖王道：『果饒性命，願

入法門。』菩薩道：『既然如此，我與你摩頂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頭刀兒，近前去，把那怪分頂剃了幾刀，剃作一個太山壓頂，與他留下三個頂搭，挽起三個窩角揪兒。

行者在旁笑道：『這妖精大晦氣！弄得不男不女，不知像個甚麼東西！』菩薩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却也不慢你，稱你做善財童子，如何？』那妖點頭受持，只望饒命。菩薩却用手一指，叫聲『退！』撞的一聲，天罡刀都脫落塵埃，那童子身軀不損。菩薩叫：『惠岸，你將刀送上天宮，還你父王，莫來接我，先到普陀巖會衆諸天等候。』那木叉領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題。

却說那童子野性不定，見那腿疼處不疼，臀破處不破，頭挽了三個揪兒，他走去綽起長鎗，望菩薩道：『那裏有甚真法力降我！原來是個掩樣術法兒！不受甚戒看鎗！』望菩薩劈臉刺來，恨得個行者輪鐵棒要打。菩薩只叫：『莫打，我自自懲治。』却又袖中取出一個金箍兒來道：『這寶貝原是我佛如來賜我往東土尋取經人的「金緊禁」三個箍兒。緊箍兒先與你戴了；禁箍兒收了守山大神；這個金箍兒，未曾捨得與人，今觀此怪無禮，與他罷。』

好菩薩，將箍兒迎風一幌，叫聲『變！』即變作五個箍兒，望童子身上拋了去，喝聲『着！』一個套在他頭頂上，兩個套在他左右手上，兩個套在他左右脚上。

菩薩道：『悟空，走開些，等我念念金箍兒呪。』行者慌了道：『菩薩呀，請你來此降妖，如何却要呪我？』菩薩道：『這篇呪，不是緊箍兒呪，呪你的；是金箍兒呪，呪那童子的。』行者却纔放心，緊隨左右，聽得他念呪。菩薩捻着訣，默默的念了幾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攢蹄打滾，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廣大無邊法力深。

畢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

却說那菩薩念了幾遍，却纔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又正性起身看處，頸項裏與手足上都是金箍，勒得疼痛，便就除那箍兒時，莫想褪得動分毫。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越抹越痛。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薩恐你養不大，與你戴個頸圈錫頭哩。」

那童子聞此言，又生煩惱，就此綽起鎗來，望行者亂刺。行者急閃身，立在菩薩後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洒將去，叫聲「合」！只見他丟了鎗，一雙手，合掌當胸，再也不能開放。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即此意也。

那童子開不得手，拿不得鎗，方知是法力深微，沒奈何，纔納頭下拜。菩薩念動真言，把淨瓶欹倒，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無半點存留。對行者道：「悟空，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

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纔收法。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師父去來。」行者轉身叩頭道：『有勞菩薩遠涉，弟子當送一程。』菩薩道：『你不消送，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行者聞言，歡喜叩別。那妖精早歸了正果，五十三參，參拜觀音。

且不題那菩薩收了童子，却說那沙和尚，久坐林間，盼望行者不到，將行李揹在馬上，一雙手執着降妖寶杖，一隻手牽着韁繩，出松林，向南觀看，只見行者欣喜而來。沙僧迎着道：『哥哥，却怎麼去請菩薩，此時纔來？焦殺我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老孫已請了菩薩，降了妖怪。』行者却將菩薩的法力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道：『救師父去也！』他兩個纔跳過澗去，撞到門前，拴下馬匹，舉兵器齊打入洞裏，勦淨了羣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來。那獸子謝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裏？我去築他幾鎚，出出氣來！』行者道：『且尋師父去。』三人竟至後邊，只見師父赤條條網在院中哭哩。沙僧連忙解繩，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師父吃苦了。』三藏謝道：『賢徒啊，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

將請菩薩收童子之言，備陳一遍。三藏聽得，卽忙跪下，朝南禮拜。行者道：『不消謝他，轉是我們與他作福，收了一個童子。』如今說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參，三參見佛，卽此是也。教：『沙僧，將洞內寶物收了，且尋米糧，安排齋飯，管待了師父。』那長老得性命，全虧孫大聖；取真經，只靠美猴精。師徒們出洞來，攀鞍上馬，找大路，篤志投西。

行了一個多月，忽聽得水聲振耳。三藏大驚道：『徒弟呀，又是那裏水聲？』行者笑道：『這老師父，忒也多疑，做不得和尚。我們一同四衆，偏你聽見甚麼水聲。你把那多心經又忘了也。』唐僧道：『多心經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個字。我當時耳傳，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兒？』行者道：『老師父，你忘了「無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視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嘗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謂之「祛禊六賊」。你如今爲求經，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捨身；要齋吃，動舌喜香甜，嗅鼻聞聲音，驚耳視事物，疑眸招來這六賊紛紛，怎生得西天見佛？』

三藏聞言，默然沉肅道：『徒弟啊，我——』

「一自當年別聖君，奔波晝夜甚慇懃。芒鞋踏破山頭霧，竹笠沖開嶺上雲。夜靜猿啼殊可歎，月明鳥噪不堪聞。何時滿足三三行，得取如來妙法文？」

行者聽畢，忍不住鼓掌大笑道：「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息！若要那三三行滿，有何難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頭道：「哥啊，若照依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上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鈍腮，不要惹大哥熱擦。且只捱肩磨擔，終須有日成功也。」

師徒們正話間，脚走不停，馬蹄正疾，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馬不能進。四衆停立岸邊，仔細觀看，但見那——

層層濃浪，疊疊渾波。層層濃浪翻烏潦，疊疊渾波捲黑油。近觀不照人身影，遠望

難尋樹木形。滾滾一地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來如積炭，浪花飄起似翻煤。牛羊

不飲，鴉鷓難飛。牛羊不飲嫌深黑，鴉鷓難飛怕渺瀰。只見岸上蘆蘋知綠茂，灘頭

花草鬪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澤洞世間多。人生皆有相逢處，誰見西方黑

水河？

唐僧下馬道：「徒弟，這水怎麼如此渾黑？」八戒道：「是那家潑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誰家洗筆硯哩。」行者道：「你們且休胡猜亂道，且設法保師父過去。」八戒道：「這河若是老豬過去，不難，或是駕了雲頭，或是下河負水，不消頓飯時，我就過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縱雲躡水，頃刻而過。」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師父難哩。」三藏道：「徒弟啊，這河有多少寬麼？」八戒道：「約摸有十來里寬。」三藏道：「你三個計較，着那個馱我過去罷。」行者道：「八戒馱得。」八戒道：「不好馱。若是馱着騰雲，三尺也不能離地。常言道：『背凡九重若丘山。』若是馱着負水，轉連我墜下水去了。」

師徒們在河邊，正都商議，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掉下一隻小船兒來。唐僧喜道：「徒弟，有船來了。叫他渡我們過去。」沙僧厲聲高叫道：「掉船的，來渡人來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沙僧道：「天上人間，方便第一。你雖不是渡船，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你可方便方便，渡我們過去，謝你。」

那人聞言，却把船兒掉近岸邊，扶着槳道：『師父啊，我這船小，你們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中間只有一個艙口，只好坐下兩個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這船啊，兩遭兒渡罷。』八戒就使心術，要躲懶討乖，道：『悟淨，你與大哥在這邊看着行李馬匹，等我保師父先過去，却再來渡馬。教大哥跳過去罷。』行者點頭道：『你說的是。』

那馱子扶着唐僧，那梢公撐開船，舉掉沖流一直而去。方纔行到中間，只聽得一聲響亮，捲浪翻波，遮天迷日。那陣狂風十分利害好風——

當空一片砲雲起，中溜千層黑浪高。兩岸飛沙迷日色，四邊樹倒振天號。翻江攪海龍神怕，播土揚塵花木凋。呼呼響若春雷吼，陣陣兇如餓虎哮。蟹鱉魚蝦朝上拜，飛禽走獸失窩巢。五湖船戶皆遭難，四海人家命不牢。溪內漁翁難把釣，河間梢子怎撐篙。揭瓦翻磚房屋倒，驚天動地泰山搖。

這陣風，原來就是那掉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與猪八戒，連船

兒淬在水裏，無影無形，不知攝了那方去也。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慌道：『怎麼好？老師父步逢災，纔脫了魔障，幸得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連遭！』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會水，他必然保師父，負水而出。我纔見那個掉船的有些不正氣，想必就是這厮弄風，把師父拖下水去了。』

沙僧聞言道：『哥哥何不早說？你看着馬與行李，等我下水找尋去來。』行者道：『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好和尚，脫了褊衫，札抹了手脚，輪着降妖寶杖，撲的一聲，分開水路，鑽入波中，大搭步行將進去。

正走處，只聽得有人言語。沙僧閃在旁邊，偷睛觀看，那壁廂有一座亭臺，臺門外橫掛了八個大字，乃是「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這和尚乃十世修行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塊肉，便做長生不老人。我爲他也等穀多時，今朝却不負我志！』教：『小的們，快把鐵籠抬出來，將這兩個和尚圖圖蒸熟，具柬去請二舅爺來，與他暖壽。』

沙僧聞言，按不住心頭火起，掣寶杖，將門亂打，口中罵道：「那潑物，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二兄出來！」說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禍事了！」老怪問：「甚麼禍事？」小妖道：「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尙，打着前門罵，要人哩。」

那怪聞言，即喚取披掛。小妖抬出披掛，老妖結束整齊，手提一根竹節鋼鞭，走出門來，真個是凶頑毒像。但見——

方面圓睛霞彩亮，捲唇巨口血盆紅。幾根鐵線稀髯擺，兩鬢硃砂亂髮蓬。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發怒狠雷公。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嵌寶濃。竹節鋼鞭提手內，行時滾滾拽狂風。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兇。要問妖邪真姓字，前身喚做小鼉龍。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沙僧道：「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你怎麼弄玄虛，變作梢公，架船將我師父攝來，快早送還，饒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這和尚不知死活，你師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你上來，與我見個雌雄！三合敵得我吗，還你師父；如三

合敵不得，連你一發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

沙僧聞言大怒，輪寶杖，劈頭就打；那怪舉鋼鞭，急架相迎。兩個在水底下，這場好殺！——降妖杖與竹節鞭，二人怒發各爭先。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吃，這個爲保唐僧命可憐。都來水底相爭鬪，各要功成兩不然。殺得蝦魚對對搖頭躲，蟹螯雙雙縮首潛。只聽水府羣妖齊擂鼓，門前衆怪亂爭喧。好個沙門真悟淨，單身獨力展威權。躍浪翻波無勝敗，鞭迎杖架兩牽連。算來只爲唐和尚，欲取真經拜佛天。

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不見高低。沙僧暗想道：「這怪物是我的對手，枉自不能取勝，且引他出去，教師兄打他。」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拖着寶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趕來，道：「你去罷，我不與你鬪了。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

沙僧氣噁噁跳出水來，見了行者，道：「哥哥，這怪物無禮！」行者問道：「你下去許多時纔出來，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尋見師父？」沙僧道：「他這裏邊，有一座亭臺，門外橫書八個

大字，喚做「衡陽峪黑水河神府。」我閃在一旁邊，聽他在裏面說話，教小的們洗刷鐵籠，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去請他舅爺來暖壽，是我發起怒來，就去打門。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與我鬪了這半日，約有三十合，不分勝負。我却使個佯輸法，要引他出來，着你助陣。那怪物乖得緊，他不來趕我，只要回去具柬請客，我纔上來。」行者道：「不知是個甚麼妖怪？」沙僧道：「那模樣像一個大鯨，不然，便是個鼉龍也。」行者道：「不知那個是他舅爺？」

說不了，只見那下灣裏走出一個老人，遠遠的跪下，叫：「大聖，黑水河神叩頭。」行者道：「你莫是那掉船的妖邪，又來騙我麼？」那老人磕頭滴淚道：「大聖，我不是妖邪，我是這河內真神。那妖精舊年五月間，從西洋海，趁大潮，來於此處，就與小神交鬪。奈我年邁身衰，敵他不過，把我坐的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奪去住了；又傷了我許多水族。我却沒奈何，竟往海內告他。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狀子，教我讓與他住。我欲啟奏上天，奈何神微職小，不能得見玉帝。今聞得大聖到此，特來參拜投生。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

行者聞言道：「這等說，西海龍王都該有罪。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揚言要蒸熟了，

去請他舅爺暖壽，我正要去拿他，幸得你來報信。這等河神，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海龍王捉來，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聖大恩！」

行者即駕雲，徑至西洋大海，按筋斗，捻了避水訣，分開波浪，正然走處，撞見一個黑魚精，捧着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從下流頭，似箭如梭，鑽將上來；被行者撲個滿面，掣鐵棒，分頂一下，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腮骨查開，嘴都的一聲，飄出水面。他却揭開匣兒看處，裏邊有一張簡帖上寫着：

『愚甥蠶潔，頓首百拜，啟上二舅爺，放老大人臺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獲得二物，乃東土僧人，實爲世間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爺聖誕在邇，特設菲筵，預祝千壽。萬望車駕速臨，是荷！』

行者笑道：「這厮都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正纔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行者，急抽身轉上水晶宮，報：「大王，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那龍王敖順，即領衆水族，出宮迎接道：「大聖，請入小宮少坐，獻茶。」行者道：「我還不曾吃你的茶，你倒先吃

了我的酒也！」龍王笑道：「大聖一向皈依佛門，不動葷酒，却幾時請我吃酒來？」行者道：「你便不會去吃酒，只是惹下一個吃酒的罪名了。」敖順大驚道：「小龍爲何有罪？」

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遞與龍王。龍王見了，魂飛魄散，慌忙跪下，叩頭道：「大聖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個兒子。因妹夫錯行了風雨，刻減了雨數，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夢裏斬了舍妹無處安身，是小龍帶他到此，恩養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無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惡孽，小龍卽差人去擒他來也。」

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都在那裏作怪？」龍王道：「舍妹有九個兒子。那八個都是好的。第一個小黃龍，見居淮瀆；第二個小驪龍，見住濟瀆；第三個青背龍，占了江瀆；第四個赤髯龍，鎮守河瀆；第五個徒勞龍，與佛祖司鐘；第六個穩獸龍，與神宮鎮脊；第七個敬仲龍，與玉帝守擎天華表；第八個蜃龍，在大家兄處，砥據太岳。此乃第九個鼉龍，因年幼無甚執事，自舊年，纔着他居黑水河養性，待成名，別遷調用，誰知他不遵吾旨，沖撞大聖也。」

行者聞言，笑道：「你妹妹有幾個妹丈？」敖順道：「只嫁得一個妹丈，乃涇河龍王。向年

以此被斬，舍妹孀居於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此幾個雜種？」敖順道：「此正謂『龍生九種，九種各別。』」行者道：「我纔心中煩惱，欲將簡帖爲證，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那厮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則是看你昆玉分上；二來只該怪那厮年幼無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來，救我師父，再作區處。」敖順卽喚太子摩昂：「快點五百鯁魚壯兵，將小鼉捉來問罪。一壁廂安排酒席，與大聖陪禮。」行者道：「龍王再勿多心。既講開，饒了你便能，又何須辦酒？我今須與你令郎同去；一則老師父遭愆，二則我師弟盼望。」

那老龍苦留不住，又見龍女捧茶來獻。行者立飲他盞香茶，別了老龍，隨與摩昂領兵，離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賢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聖寬心，小龍子將他拿上來，先見了大聖，懲治了他罪名，把師父送上來，纔敢帶回海內見我家父。」

行者欣然相別，捏了避水訣，跳出波津，徑到了東邊岸上。沙僧與那河神迎着道：「師兄，你去時從空而去，怎麼回來却自河內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魚精，得簡帖，怪龍王與太子同

領兵來之事，備陳了一遍。沙僧十分歡喜，都立在岸邊，候接師父不題。

却說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報與妖怪道：『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妖怪正坐，忽聞摩昂來，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這早晚不見回話，怎麼舅爺不來，却是表兄來耶……』

正說間，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大王，河內有一枝兵，屯於水府之西，旗號上書着『西海儲君摩昂小帥』。妖怪道：『這表兄却也狂妄，想是舅爺不得來，命他來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領兵勞士——咳！但恐其間有故。』教：『小的們，將我的披掛鋼鞭伺候，恐一時變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

衆妖領命，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這龍出得門來，真個見一枝海兵，割營在右，只見：

征旗飄繡帶，畫戟列明霞。寶劍凝光彩，長鎗纓繞花。弓彎如月小，箭插似狼牙。大

刀光燦燦，短棍硬沙沙。鯨鯨並蛤蚌，蟹蟹共魚鰕。大小齊齊擺，干戈似密麻。不是

元戎令，誰敢亂爬躄？

羅怪見了，竟至那營門前，厲聲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請。』有一個巡營的螺，急至中軍帳，報：『千歲殿下，外有羅龍叫請哩。』太子按一按頂上金盞，束一束腰間寶帶，手提一根三稜簡，拽開步，跑出營去，道：『你來請我怎麼？』羅龍進禮道：『小弟今早有簡帖拜請舅爺，想是舅爺見棄，着表兄來的？兄長既來赴席，如何又勞師動衆？不入水府，札營在此，又貫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請舅爺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久別尊顏，未得孝順。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我聞他是十世修行的元體，人吃了他，可以延壽，欲請舅爺看過，上鐵籠蒸熟，與舅爺暖壽哩。』

太子喝道：『你這厮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誰？』妖怪道：『他是唐朝來的僧人，往西天取經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尚，喚做個猪八戒，我也把他捉住了，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吃。還有一個徒弟，喚做沙和尚，乃是一條黑漢子，晦氣色臉，使一根寶杖。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被我帥出河兵，一

頓鋼鞭，戰得他敗陣逃生，也不見怎的利害。」

太子道：『原來是你不知！他還有一個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與他改名喚做孫悟空行者。你怎麼沒得做，撞出這件禍來？他又在我海內遇着你的差人，奪了請帖，徑入水晶宮，拿捏我父子們有結連妖邪搶奪人口之罪。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邊，交還了孫大聖，憑着我與他陪禮，你還好得性命；若有半個不字，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

那怪聞此言，心中大怒道：『我與你嫡親的姑表，你反護他人，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間那裏有這等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我纔與他師父；若敵不過我，就連他也拿來，一齊蒸熟，也沒甚麼親人，也不去請客，自家關了門，教小的們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

太子見說，開口罵道：『這潑邪果然無狀！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你敢與我相持麼？』那怪道：『要作好漢，怕甚麼相持！』教：『取披掛！』呼喚一聲，衆小妖獻上披掛，捧上鋼鞭，他

兩個變了臉，各逞英雄；傳號令，一齊擂鼓。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鬪，甚是不同。但見那——

旌旗照耀，戈戟搖光。這壁廂營盤解散，那壁廂門戶開張。摩昂太子提金簡，鬻怪輪鞭急架償。一聲砲響河兵烈，三棒鑼鳴海士狂。鰕與鰕爭，蟹與蟹鬪。鯨鯨吞赤鯉，鯉鯉起黃鱔。鯊鯊吃魷魚走，牡蠣擒蜆蛤蚌慌。少揚刺硬如鐵棍，鯽司針利似鋒芒。鱣鱣追白蟻，魴魴捉烏鰂。一河水怪爭高下，兩處龍兵定弱強。混戰多時，波浪滾，摩昂太子賽金剛，喝聲金簡當頭重，拿住妖鬻作怪王。

這太子將三稜箭閃了一個破綻，那妖精不知是詐，鑽將進來；被他使個解數，把妖精右臂，只一箭，打了個躑躅；趕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衆海兵一擁上前，揪翻住，將繩子背綁了雙手，將鐵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來，押至孫行者面前道：『大聖，小龍子捉住妖鬻，請大聖定奪。』

行者與沙僧見了道：『你這厮不遵旨令，你舅爺原着你在這居住，教你養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別有邊用；你怎麼強占水神之宅，倚勢行兇，欺心誑上，弄玄虛，騙我師父，師弟？我待

要打你這一棒，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

那怪叩頭不住，道：「大聖，小龍不知大聖大名，却纔逆了表兄，聘強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見大聖，幸蒙大聖不殺之恩，感謝不盡。你師父還網在那水府之間，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摩昂在旁道：「大聖，這厮是個逆怪，他極奸詐，若放了他，恐生惡念。」沙和尚道：「我認得他那裏，等我尋師父去。」

他兩個跳入水中，竟至水府門前。那裏門扇大開，更無一個小卒，直入亭臺裏面，見唐僧，八戒，赤條條都網在那裏。沙僧即忙解了師父，河神亦隨解了八戒，一家背着一個，出水面，竟至岸邊。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急掣鋸上前就築，口裏罵道：「潑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饒他死罪罷。看敖順賢父子之情。」

摩昂進禮道：「大聖，小龍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師父，我帶這厮去見家父，雖大聖饒了他死罪，家父決不饒他活罪，定有發落處置，仍回復大聖謝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領他去罷。多多拜上令尊，尙容面謝。」

那太子押着那妖潑，投水中，帥領海兵，竟轉西洋大海不題。

却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多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唐僧道：『徒弟啊，如今還在東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爺勿慮，且請上馬，小神開路，引老爺過河。』那師父纔騎了白馬，八戒揀着韁繩，沙和尚挑了行李，孫行者扶持左右，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將上流攔住。須臾，下流撤乾，開出一條大路。師徒們行過西邊，謝了河神，登崖上路。這正是：

禪僧有救朝西域，徹地無波過黑河。

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運逢車力

心正妖邪度脊關

求經脫障向西遊，無數名山不盡休。兔走烏飛催晝夜，鳥啼花落自春秋。微塵眼底三千界，錫杖頭邊四百州。宿水餐風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頭？

話說唐三藏幸虧龍子降妖，黑水河神開路，師徒門過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來，真個是迎風冒雪，戴月披星。行毅多時，又值早春天氣。但見——

三陽轉運，萬物生輝。三陽轉運，滿天明媚開圖畫；萬物生輝，遍地芳菲設繡茵。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漸開冰解山泉溜，盡放萌芽沒燒痕。正是那：太昊乘震，句芒御辰；花香風氣暖，雲淡日光新。道旁楊柳舒青眼，膏雨滋生萬象春。

師徒們在路上，遊觀景色，緩馬而行，忽聽得一聲駝喝，好便似千萬人吶喊之聲。唐三藏

心中害怕，兜住馬不能前進，急回頭道：『悟空是那裏這等響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聲霹靂。』三藏道：『還是人喊馬嘶。』孫行者笑道：『你們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孫看是何如。』

好行者，將身一縱，踏雲光，起在空中，睜眼觀看，遠見一座城池；又近觀，倒也祥光隱隱，不見甚麼凶氣紛紛。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處！如何有響聲振耳……那城中又無旌旗戈戟，又不是砲聲響振，何以若人馬喧譁……』

正議間，只見那城門外，有一塊沙灘空地，攢簇了許多和尚，在那裏扯車兒哩。原來是一齊着力打號，齊喊『大力王菩薩』，所以驚動唐僧。行者漸漸按下雲頭來看處，呀！那車子裝的都是磚瓦木植土坯之類；灘頭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夾脊小路，兩座大關；關下路都是壁陡之崖，那車兒怎麼拽得上去？雖是天日和暖，那些人却也衣衫藍縷。看此像十分窘迫，行者心疑道：『想是修蓋寺院，他這裏五穀豐登，尋不出雜工人來，所以這和尚親自努力……』

正自猜疑未定，只見那城門裏，搖搖擺擺，走出兩個少年道士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他：

頭戴星冠，身披錦繡。頭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錦繡，綵霞飄，足踏雲頭履，腰繫熟絲。纔面如滿月，多聰俊，形似瑤天仙客嬌。

那些和尚見道士來，一個個心驚胆戰，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車子。行者就曉得了：『噢！想必這和尚們怕那道士；不然啊，怎麼這等着力拽扯？我曾聽得人言，西方路上，有個敬道滅僧之處，斷乎此間是也。我待要回報師父，奈何事不明白，返惹他怪，道我這等一個伶俐之人，就不能探個實信。且等下去問得明白，好回師父話。』

你道他來問誰？好大聖，按落雲頭，去郡城脚下，搖身一變，變做個遊方的雲水全真，左臂上掛着一個水火籃兒，手敲着漁鼓，口唱着道情詞，近城門，迎着兩個道士，當面躬身道：『道長，貧道起手。』那道士還禮道：『先生那裏來的？』行者道：『我弟子——』

『雲遊於海角，浪蕩在天涯。今朝來此處，欲募善人家。』

『動問二位道長，這城中那條街上好道？那個巷裏好賢？我貧道好去化些齋吃。』那道

士笑道：『你這先生，怎麼說這等敗興的話？』行者道：『何爲敗興？』道士道：『你要化些齋吃，却不是敗興？』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爲由，却不化齋吃，怎生有錢買？』道士笑道：『你是遠方來的，不知我這城中之事。我這城中，且休說文武官員好道，富民長者愛賢，大男小女見我等拜請奉齋，這般都不須掛齒，一頭一尾就是萬歲君王好道愛賢。』行者道：『我貧道一則年幼，二則是遠方乍來，實是不知。煩二位道長將這裏地名，君王好道愛賢之事，細說一遍，足見同道之情。』道士說：『此城名喚車遲國寶殿上君王與我們有親。』

行者聞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無點雨，地絕穀苗，不論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戶戶拜天求雨。正都在倒懸捩命之處，忽然天降下三個仙長來，俯救生靈。』行者問道：『是那三個仙長？』道士說：『便是我家師父。』行者道：『尊師甚號？』道士云：『我大師父，號做虎力大仙；二師父，鹿力大仙；三師父，羊力大仙。』

行者問曰：『三位尊師，有多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師父，呼風喚雨，只在翻掌之間；指

水爲油，點石成金，却如轉身之易。所以有這般法力，能奪天地之造化，換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與我們結爲親也。」行者道：「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術動公卿。」老師父有這般手段，結了親，其實不虧他。——噫，不知我貧道可有星星緣法，得見那老師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見我師父，有何難處？我兩個是他靠胸貼肉的徒弟，我師父却又好道愛賢，只聽見說個「道」字，也就接出大門。若是我兩個引進你，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的唱個大喏道：「多承舉薦，就此進去罷。」道士說：「且少待片時，你在這裏坐下，等我兩個把公事幹了，來和你進去。」行者道：「出家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有甚公事？」道士用手指定那沙灘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懶，我們去點他一卯就來。」行者笑道：「道長差了；僧道之輩都是出家人，爲何他替我們做活，伏我們點卯？」

道士云：「你不知道。因當年求雨之時，僧人在一邊拜佛，道士在一邊告斗，都請朝廷的糧食；誰知那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經，不能濟事。後來我師父一到，喚雨呼風，拔濟了萬民塗炭，却纔惱了朝廷，說那和尚無用，拆了他的山門，毀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鄉，御

賜與我們家做活，就當小厮一般。我家裏燒火的，也是他；掃地的，也是他；頂門的，也是他。因為後邊還有住房，未曾完備，着這和尚來拽磚瓦，拖木植，起蓋房宇。只恐他貪頑躲懶，不肯拽車，所以着我兩個去查點查點。」

行者聞言，扯住道士，滴淚道：「我說我無緣，真個無緣，不得見老師父尊面！」道士云：「如何不得見面？」行者道：「我貧道在方上雲遊，一則是爲性命，二則也爲尋親。」道士問：「你有甚麼親？」行者道：「我有一個叔父，自幼出家，削髮爲僧，向日年程饑饉，也來外面求乞。這幾年不見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來順便尋訪。想必是羈遲在此等地方，不能脫身，未可知也。我怎的尋着他，見一面，纔可與你進城。」道士云：「這般却是容易。我兩個且坐下，即煩你去沙灘上替我一查。只點頭目有五百名數目便罷。看內中那個是你令叔。果若有呀，我們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與你進城，好麼？」

行者頂謝不盡，長揖一聲，別了道士，敲着漁鼓，竟往沙灘之上。過了雙關，轉下夾脊，那和尚一齊跪下磕頭道：「爺爺，我等不會躲懶，五百名半個不少，都在此扯車哩。」行者看見，暗

笑道：『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見我這假道士就這般悚懼。若是個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搖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監工的，我來此是尋親的。』衆僧們聽說認親，就把他圈子陣圍將上來，一個個出頭露面，咳嗽打響，巴不得要認出去，道：『不知那個是他親哩。』

行者認了一會，呵呵笑將起來。衆僧道：『老爺不認親，如何發笑？』行者道：『你們知我笑甚麼？笑你這些和尚全不長進！父母生下你來，皆因命犯華蓋，妨爺尅娘，或是不招姊妹，纔把你捨斷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寶，不敬佛法，不去看經拜懺，却怎麼與道士傭工，作奴婢使喚？』衆僧道：『老爺，你來羞我們哩！你老人家想是個外邊來的，不知我這裏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來的，其實不知你這裏有甚利害。』衆僧滴淚道：『我們這一國君王，偏心無道，只喜得是老爺等輩，惱的是我們佛子。』

行者道：『爲何來？』衆僧道：『只因呼風喚雨，三個仙長來此處，滅了我等，哄信君王，把我們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歸鄉，亦不許補役當差，賜與那仙長家使用，苦楚難當！但有個遊

方道者至此，即請拜王領賞；若是和尚來，不分遠近，就拿來與仙長家傭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還有甚麼巧法術，誘了君王——若只是呼風喚雨，也都是旁門小法術耳，安能動得君心？」衆僧道：「他會搗砂煉汞，打坐存神，指水爲油，點石成金。如今興蓋三清觀宇，對天地晝夜看經懺悔，祈君王萬年不老，所以就將君心感動了。」

行者道：「原來這般，你們都走了便罷。」衆僧道：「老爺，走不脫！那仙長奏准君王，把我們畫了影身圖，四下裏長川張掛。他這車遲國地界也寬，各府州縣鄉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張和尚圖，上面是御筆親題。若有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高陞三級；無官職的，拿得一個和尚，就賞白銀五十兩；所以走不脫——且莫說是和尚，就是剪髮禿子，毛稀的，也都難逃。四下裏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憑你怎麼也是難脫。我們沒奈何，只得在此苦捱！」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們死了便罷。」衆僧道：「老爺，有死的，到處捉來與本處和尚，也共有二千餘衆。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爇煎，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死了有六七百，自盡了有七八百；只有我這五百個不得死。」

行者道：『怎麼不得死？』衆僧道：『懸梁繩斷，刀刎不疼；投河的飄起不沉，服藥的身安不損。』行者道：『你却造化，天賜汝等長壽哩！』衆僧道：『老爺呀，你少了一個字兒，是「長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灘上冒露安身。纔合眼，就有神人擁護。』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見鬼麼？』衆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護教伽藍。但至夜，就來保護。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這些神却也沒理；只該教你們早死早生天，却來保護怎的？』衆僧道：『他在夢寐中，勸解我們，教「不要尋死，且苦捱着，等那東土大唐聖僧，往西天取經的羅漢。他手下有個徒弟，乃齊天大聖，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來顯神通，滅了道士，還敬你們沙門禪教哩。』』

行者聞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說老孫無手段，預先神聖早傳名。』他急抽身，敲着漁鼓，別了衆僧，竟來城門口，見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親？』行者道：『五百個都與我有親。』兩個道士笑道：『你怎麼就有許多親？』行者道：『一百個是我左鄰，一百個是我右舍，一百個是我父黨，一百個是我母黨，一百個是我交契。你若肯把這五百人都放

了，我便與你進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風病，一時間就胡說了。那些和尚乃國王御賜，若放一、二名，還要在師父處遞了病狀，然後補個死狀，纔了得哩。怎麼說都放了？此理不通！不要說我家沒人使喚，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裏長要差官查勘，或時御駕也親來點劄，怎麼敢放？」行者道：「不放麼？」道士說：「不放！」

行者連問三聲，就怒將起來，把耳朵裏鐵棒取出，迎風捻了一捻，就碗來粗細；幌了一幌，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頸折，腦漿傾，那灘上僧人，遠遠望見他，打殺了兩個道士，丟了車兒，跑將上來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殺皇親了！」行者道：「那個是皇親？」衆僧把他簸箕陣圍了，道：「他師父，上殿不參王，下殿不辭主，朝廷常稱做國師，兄長先生，你怎麼到這裏鬧禍？他徒弟出來監工，與你無干，你怎麼把他來打死？那仙長不說是你來打死，只說是來此監工，我們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與你進城去會了人命出來。」

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雲水全真，我是來救你們的。」衆僧道：「你倒打殺人，害了我們，添了擔兒，如何是救我們的？」行者道：「我是大唐聖僧徒弟孫悟空行者，特特來此

救你們性命。」衆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爺我們認得他。」行者道：「又不曾會他，如何認得？」衆僧道：「我們夢中嘗見一個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誨我等，說那孫行者的模樣，莫教錯認了。」行者道：「他和你怎麼說來？」衆僧道：「他說：『那大聖——

「磕額金睛幌亮，圓頭毛臉無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

慣使金箍鐵棒，曾將天闕攻開。如今皈正保僧來，專救人間災害。」

行者聞言，又噴又喜。喜道：「替老孫傳名！」噴道：「那老賊慳慳，把我的元身都說與這夥凡人！」忽失聲道：「列位誠然認我不是孫行者。我是孫行者的門人，來此處學闖禍耍子的。那裏不是孫行者來了？」用手向東一指，哄得衆僧回頭，他却現了本相。衆僧們方纔認得。一個個倒身下拜道：「爺爺！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爺爺顯化。望爺爺與我們雪恨消災，早進城降妖從正也！」行者道：「你們且跟我來。」衆僧緊隨左右。

那大聖竟至沙灘上，使個神通，將車兒拽過兩關，穿過夾脊，提起來，摔得粉碎；把那些磚瓦木植，盡拋下坡坂，喝教衆僧：「散！莫在我手脚邊，等我明日見這皇帝，滅却道士！」衆僧道：

「爺爺呀，我等不敢遠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來，却又吃打發贖，返又生災。」行者道：「既如此，我與你個護身法兒。」

好大聖，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個和尚與他一截，都教他：「捻在無名指甲裏，捻着拳頭，只情走路。無人敢拿你，便能；若有人拿你，攢緊了拳頭，叫一聲『齊天大聖』，我就來護你。」衆僧道：「爺爺，倘若去得遠了，看不見你，叫你不應，怎麼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萬里之遙，可保全無事。」

衆僧有胆量大的，捻着拳頭，悄悄的叫聲：「齊天大聖。」只見一個雷公站在面前，手執鐵棒，就是千軍萬馬，也不能近身。此時有百十衆齊叫，足有百十個大聖護持。衆僧叩頭道：「爺爺果然靈顯！」行者又吩咐：「叫聲『寂』字，還你收了。」真個是叫聲『寂』，依然還是毫毛在那指甲縫裏。衆和尚却纔歡喜逃生，一齊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遠遁。聽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進城還我毫毛也。」五百個和尚，東的東西，西的西，走的立，立的立，四散不題。

却說那唐僧在路旁，等不得行者回話，教豬八戒引馬投西，遇着些僧人奔走，將近城邊，見行者還與十數個未散的和尚在那裏。三藏勒馬道：「悟空，你怎麼來打聽個響聲，許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數個和尚，對唐僧馬前施禮，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三藏大驚道：「這般啊，我們怎了？」那十數個和尚道：「老爺放心。孫大聖爺爺乃天神降的，神通廣大，定保老爺無虞。我等是這城裏勅建智淵寺內僧人。因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現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內，未曾拆毀。城中寺院，大小盡皆拆了。我等請老爺趕早進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孫大聖必有處置。」行者道：「汝等說得是；也能趁早進城去來。」

那長老却纔下馬，行到城門之下。此時已太陽西墜，過吊橋，進了三層門裏，街上人見智淵寺的和尚牽馬挑包，盡皆迴避。正行時，却到山門前。但見那門上高懸着一面金字大匾，乃「勅建智淵寺」。衆僧推開門，穿過金剛殿，把正殿門開了。唐僧把袈裟披起，拜畢金身，方入。衆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來，看見行者，就拜道：「爺爺！你來了？」行者道：「你認得我是那

個爺爺，就是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認得你是齊天大聖孫爺爺。我們夜夜夢中見你。太白金星常常來託夢，說道，只等你來，我們纔得性命。今日果見尊顏，與夢中無異。爺爺呀，喜得早來！再遲一兩日，我等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請起，請起。明日就有分曉。」

衆僧安排齋飯，他師徒們吃了，打掃乾淨方丈，安寢一宿。二更時候，孫大聖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聽得那裏吹打，悄悄的爬起來，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觀看，原來是正南上燈燭熒煌，低下雲頭仔細再看，却是三清觀道士禳星哩。但見那——

靈區高殿，福地真堂。靈區高殿，巍巍壯似蓬壺景；福地真堂，隱隱清如化樂宮。兩

邊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擊玉簡。宣理消災懺，開講道德經。揚塵幾度盡傳符，表

白一番皆俯伏。呪水發檄，燭焰飄搖沖上界；查罡佈斗，香煙馥郁透清霄。案頭有

供獻新鮮，桌上有齋筵豐盛。

殿門前掛一聯黃綾織錦的對句，繡着二十二個大字云：「雨順風調，願祝天尊無量法；河清海晏，祈求萬歲有餘年。」行者見三個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

面有七八百個散衆，司鼓司鐘，侍香表白，盡都侍立兩邊。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與他混一混，奈何！』單絲不線，孤掌難鳴。一旦回去，照顧八戒，沙僧，一同來耍耍。按落祥雲，竟至方丈中，原來八戒與沙僧通脚睡着。行者先叫悟淨、沙和尚醒來道：『哥哥，你還不會睡哩？』行者道：『你且起來，我和你受用些來。』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澀，有甚受用？』行者道：『這城裏果有一座三清觀，觀裏道士們修醮，三清殿上有許多供養，饅頭足有斗大，燒果有五六十斤一個，餛飩無數，果品新鮮，和你受用去來！』

那豬八戒睡夢裏聽見說吃好東西，就醒了道：『哥哥，就不帶挈我些兒？』行者道：『兄弟，你要吃東西，不要大呼小叫，驚醒了師父，都跟我去。』他兩個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門前，隨行者踏了雲頭，跳將上去。那馱子看見燈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纔念到興頭上，却怎麼肯散？』行者道：『等我弄個法兒，他就散了。』

好大聖，捻着訣，念個咒語，往巽地上吸一口氣，呼的吹去，便是一陣狂風，竟直捲進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燭臺，四壁上懸掛的功德，一齊刮倒，遂而燈火無光。衆道士心驚胆戰，虎

力大仙道：『徒弟們且散。這陣神風所過，吹滅了燈燭香花，各人歸寢，明朝早起，多念幾卷經文補數。』衆道士果各退回。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按落雲頭，闖上三清殿。馱子不論生熟，拿過燒果來，張口就啃。行者掣鐵棒，着手便打。八戒縮手躲過道：『還不會嘗着甚麼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敍禮坐下受用。』八戒道：『不差！偷東西吃，還要敍禮！若是請將來，却要如何？』行者道：『這上面坐的是甚麼菩薩？』八戒笑道：『三清也認不得，却認做甚麼菩薩！』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間的是元始天尊，左邊的是靈寶道君，右邊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變得這般模樣，纔吃得安穩哩。』

那馱子急了，聞得那香噴噴供養，要吃，爬上高臺，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兒，你也坐得彀了，讓我老猪坐坐。』八戒變做太上老君，行者變做元始天尊，沙僧變作靈寶道君，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時，八戒就搶大饅頭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變得如此，還不吃等甚？』行者道：『兄弟呀，吃東西事小，泄漏天機事大。這聖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來撞鐘掃地，或絆一個根頭，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過一邊來。』八戒道：『此處路

生，摸門不着，却那裏藏他？」行者道：「我纔進來時，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門兒，那裏面穢氣畜人，想必是個五穀輪迴之所。你把祂送在那裏去罷。」

這猓子有些夯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膀上，扛將出來；到那廂，用脚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廁；笑道：「這弼馬溫着然會弄嘴弄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迴之所！』」那猓子扛在肩，且不丟了，去口裏囁囁嚶嚶的禱道：——

「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淨道士，今日裏不免

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

祝罷，烹的望裏一拌，潑了半衣襟臭水，走上殿來。行者道：「可藏得好麼？」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潑起些水來，污了衣服，有些醜醜臭氣，你休惡心。」行者笑道：「也罷，你且來受用；但不知可得個乾淨身子出門哩。」那猓子還變做老君，三人坐下，盡情受用。先吃了大饅頭，後吃簇盤襯飯，點心，拖爐，餅錠，油煤，蒸酥，那裏管甚麼冷熱，任情吃起。原來孫行者不大

吃煙火食，只吃幾個果子，陪他兩個。那一頓如流星趕月，風捲殘雲，吃得罄盡。已此沒得吃了，還不走路，且在那裏閑講消食耍子。

噫！有這般事！原來那東廡下有一個小道士，纔睡下，忽然起來道：『我的手鈴兒忘記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師父見責。』與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尋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領直裰，竟到正殿中尋鈴。摸來摸去，鈴兒摸着了，正欲回頭，只聽得有呼吸之聲，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時，不知怎的，躡着一個荔枝核子，撲的滑了一跌，噤的一聲，把個鈴兒跌得粉碎。豬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來，把個小道士唬走了三魂，驚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那方丈外，打着門，叫：『師父不好了！禍事了！』

三個老道士還未曾睡，即開門問：『有甚禍事？』他戰戰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鈴兒，因去殿上尋鈴，只聽得有人呵呵大笑，險些兒說殺我也！』老道士聞言，即叫掌燈來看，是甚麼邪物。一聲傳令，驚動那兩廊的道士，都爬起來點燈着火，往正殿上觀看。

畢竟不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觀大聖留名

車遲國猴王顯法

却說孫大聖左手把沙和尚揗一把，右手把豬八戒揗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處，板着臉，不言不語，憑那些道士點燈着火，前後照看。他三個就如泥塑金裝一般模樣。虎力大仙道：『沒有歹人，如何把供獻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却像人吃的勾當，有皮的都剝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却怎麼不見人形？』羊力大仙道：『師兄勿疑，想是我們虔心敬意，在此晝夜誦經，前後申文，又是朝廷名號，斷然驚動天尊。想是三清爺聖駕降臨，受用了這些供養。趁今仙從未返，鶴駕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懇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却不是長生永壽，見我們的功果也？』

虎力大仙道：『說的是，』——教徒弟們動樂誦經，一壁廂取法衣來，『等我步罡拜禱。』

那些小道士俱遵命，兩班兒擺列齊整。噹的一聲馨響，齊念一卷黃庭道德真經。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簡，對面舞蹈揚塵，拜伏於地，朝上啟奏道：

「誠惶誠恐，稽首歸依。臣等興教，仰望清虛。滅僧鄙俚，敬道光輝。勅修寶殿，御製庭闈。廣陳供養，高掛龍旗。通宵秉燭，鎮日香焚。一誠達上，萬敬虔歸。今蒙降駕，未返仙車，望賜些金丹聖水，進與國王，添壽延齡。」

八戒聞言，心中忐忑，默對行者道：「這是我們的不是，吃了東西，且不走路，只等這般禱祝，却怎麼答應？」行者又捻一把，忽地開口，叫聲「晚輩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會上來的，不曾帶得金丹聖水，待改日再來垂賜。」那些大小道士聽說，一個個抖衣而戰道：「爺爺呀！活天尊臨凡，是必莫放，好歹求個長生的法兒！」鹿力大仙上前又拜云：——

「揚塵頓首，謹辨丹誠。微臣歸命，俯仰三清。自來此界，興道除僧。國王心喜，敬重玄齡。羅天大醮，徹夜看經。幸天尊之不棄，降聖駕而臨庭。俯求垂念，仰望恩榮。是必留些聖水，與弟子們延壽長生。」

沙僧捻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呀，要得緊，又來禱告了。』行者道：『與他些罷。』八戒寂寂道：『那裏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時，你們也都有了。』那道士吹打已畢，行者開言道：『那晚輩小仙，不須伏拜。我欲不留些聖水與你們，恐滅了苗裔；若要與你，又忒容易了。』衆道聞言，一齊俯伏叩頭道：『萬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賜些須。我弟子廣宣道德，奏國王，普敬玄門。』行者道：『既如此，取器皿來。』那道士一齊頓首謝恩。虎力大仙恃強，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間。行者道：『你們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洩了天機，好留與你些聖水。』

衆道一齊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門。那行者立將起來，揪着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豬八戒見了，歡喜道：『哥啊，我和你做這幾年兄弟，只這些兒不會弄過。我纔吃了些東西，道要幹這個事兒哩。』那猓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呂梁洪倒下板來，沙沙的溺了一砂盆。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依舊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領聖水。』

那些道士，推開格子，磕頭禮拜謝恩，抬出缸去，將那瓶盆總歸一處，教：『徒弟，取個鍾子

來嘗嘗。」小道士即便拿了一個蒜鍾，遞與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鍾來，喝下口去，只情抹唇噀嘴。鹿力大仙道：「師兄好吃麼？」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吃，有些醋醃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嘗嘗。」也喝了一口，道：「有些豬溺臊氣。」行者坐在上面，聽見說出這話兒來，已知識破了，道：「我弄個手段，索性留個名罷。」大叫云——

「道號！道號！你好胡思！那個三清，肯降凡基？吾將真姓，說與你知。大唐僧衆，奉旨來西。良宵無事，下降宮闈，吃了供養，閑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那裏是甚麼聖水，你們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

那道士聞得此言，攔住門，一齊動叉鈿，掃帚，瓦塊，石頭，沒頭沒臉，往裏面亂打。好行者，左手挾了沙僧，右手挾了八戒，闖出門，駕着祥光，竟轉智淵寺方丈。不敢驚動師父，三人又復睡下。早是五鼓三點，那國王設朝，聚集兩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見絳紗燈火光明，寶鼎香雲縹緲。此時唐三藏醒來，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換關文去來。」行者與沙僧、八戒，急起身，穿

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師父，這國君信着那些道士，與道滅僧，恐言語差錯，不肯倒換關文；我等護持師父，都進朝去也。』唐僧大喜，披了錦襦袈裟，行者帶了通關文牒，教悟淨捧着鉢盂，悟能拿了錫杖，將行囊，馬匹，交與智淵寺僧看守，竟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爲轉奏。

那黃門大使進朝，俯伏金階，奏曰：『外面有四個和尚，說是東土大唐取經的，欲將倒換關文，現在五鳳樓前候旨。』國王聞奏，道：『這和尚沒處尋死，却來這裏尋死！那巡捕官員怎麼不拿他解來？』旁邊閃過當駕的太師，啟奏道：『東土大唐，乃南瞻部洲，號曰中華大國。到此有萬里之遙，路多妖怪。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來。望陛下看中華之遠僧，且召來驗牒放行，庶不失善緣之意。』國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鑾殿下。師徒們排列階前，捧關文遞與國王。國王展開方看，又見黃門官來奏：『三位國師來也。』慌得國王收了關文，急下龍座，着近侍的設了繡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頭觀看，見那大仙，搖搖擺擺，後帶着一雙丫髻蓬頭的小童兒，往裏直進。兩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視。他上了金鑾殿，對國王竟不行禮。

那國王道：『國師，朕未曾奉請，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來也。那四個和尚是那國來的？』國王道：『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來此倒換關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說他走了，原來還在這裏！』國王驚道：『國師有何話說？他纔來報了姓名，正欲拿送國師使用，怎奈當駕太師所奏有理，朕因看遠來之意，不滅中華善緣，方纔召入驗牒；不期國師有此問，想是他冒犯尊顏，有得罪處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來的，在東門外打殺了我兩個徒弟，放了五百個囚僧，摔碎車輛，夜間闖進觀來，把三清聖像毀壞，偷吃了御賜供養。我等被他蒙蔽了，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聖水金丹，進與陛下，指望延壽長生；不期他遺此小便，哄瞞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嘗出滋味，正欲下手擒拿，他却走了。今日還在此間，正所謂「冤家路兒窄」也！』

那國王聞言發怒，欲誅四衆。孫大聖合掌開言，厲聲高叫道：『陛下暫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啟奏。』國王道：『你沖撞了國師，國師之言，豈有差謬？』行者道：『他說我昨日到城外打殺他兩個徒弟，是誰知證？我等且屈認了，着兩個和尚償命，還放兩個去取經。他又說我摔碎

車輛，放了囚僧，此事亦無見證，料不該死，再着一個和尚領罪罷了。他說我毀了三清，闖了觀宇，這又是栽害我也。」國王道：「怎見栽害？」行者道：「我僧乃東土之人，乍來此處，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裏就知他觀中之事？既遣下小便，就該當時捉住，却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託姓的無限，怎麼就說是我？望陛下回噴詳察。」

那國王本來昏亂，被行者說了一遍，他就決斷不定。正疑惑之間，又見黃門官來奏：「陛下，門外有許多鄉老聽宣。」國王道：「有何事幹？」即命宣來。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鄉老，朝上磕頭道：「萬歲，今年一春無雨，但恐夏月乾荒，特來啟奏，請那位國師爺爺祈一場甘雨，普濟黎民。」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鄉老謝恩而出。國王道：「唐朝僧衆，朕敬道滅僧爲何？只爲當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嘗求得一點；幸天降國師，拯援塗炭，你今遠來，冒犯國師，本當即時問罪；姑且恕你，敢與我國師賭勝求雨麼？若祈得一場甘雨，濟度萬民，朕即饒你罪名，倒換關文，放你西去；若賭不過，無雨，就將汝等推赴殺場，典刑示衆。」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曉得些兒求禱。」國王見說，即命打掃壇場，一壁廂教擺駕，「寡人親上五鳳樓觀看。」

當時多官擺駕。須臾，上樓坐了，唐三藏隨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樓下。那三道士陪國王坐在樓上。

少時間，一員官飛馬來報：『壇場諸色皆備，請國師爺爺登壇。』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辭了國王，竟下樓來。行者向前攔住道：『先生那裏去？』大仙道：『登壇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讓我遠鄉之僧——也罷，這正是一強龍不壓地頭蛇。』先生先去，必須對君前講開。』大仙道：『講甚麼？』行者道：『我與你都上壇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見是誰的功績了。』國王在上聽見，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說話，到有些筋節。』沙僧聽見，暗笑道：『不知他一肚子筋節，還不曾拿出來哩！』大仙道：『不消講，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雖然知之，奈我遠來之僧，未曾與你相會。那時彼此混賴，不成勾當。須講開方好行事。』大仙道：『這一上壇，只看我的令牌爲號：一聲令牌響，風來；二聲響，雲起；三聲響，雷閃齊鳴；四聲響，雨至；五聲響，雲散雨收。』行者笑道：『妙啊！我僧是不曾見請了請了！』

大仙拽開步進前，三藏等隨後，竟到了壇門外，抬頭觀看，那裏有一座高臺，約有三丈多高。臺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號，頂上放一張桌子，桌上有一個香爐，爐中香煙靄靄。兩邊有兩隻燭臺，臺上風燭煌煌。爐邊靠着一個金牌，牌上鐫的是雷神名號。底下有五個大缸，都注着滿缸清水，水上浮着楊柳枝。楊柳枝上，托着一面鐵牌，牌上書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個大樁，樁上寫着五方蠻雷使者的名錄。每一樁邊，立兩個道士，各執鐵鎚，伺候着打樁。臺後面有許多道士，在那裏寫作文書。正中間設一架紙爐，又有幾個像生的人物，都是那執符使者，土地贊教之神。

那大仙走進去，更不謙遜，直上高臺立定。旁邊有個小道士，捧了幾張黃紙書就的符字，一口寶劍，遞與大仙。大仙執着寶劍，念聲咒語，將一道符在燭上燒了。那底下兩三個道士，拿過一個執符的像生，一道文書，亦點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聲令牌響，只見那半空裏，悠悠的風色飄來。猪八戒口裏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響了一下，果然就刮風！」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們再莫與我說話，只管護持師父，等我幹事去來。」

好大聖，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就變作一個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趕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風的是那個？』慌得那風婆婆捻住布袋，巽二郎剗住口繩，上前施禮。行者道：『我保護唐朝聖僧西天取經，路過車遲國，與那妖道賭勝祈雨，你怎麼不助老孫，反助那道士？我且饒你，把風收了；若有一些風兒，把那道士的鬍子吹得動動，各打二十鐵棒！』風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沒些風氣。八戒忍不住，亂嚷道：『那先生請退！令牌已響，怎麼不見一些風兒？你下來，讓我們上去！』

那道士又執令牌，燒了符檄，撲的又打了一下，只見那空中雲霧遮滿。孫大聖又當頭叫道：『佈雲的是那個？』慌得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當面施禮。行者又將前事說了一遍。那雲童，霧子，也收了雲霧，放出太陽星耀耀，一天萬里更無雲。八戒笑道：『這先兒只好哄這皇帝，搪塞黎民，全沒些真實本事！令牌響了兩個，如何又不見雲生？』

那道士心中焦躁，仗寶劍，解散了頭髮，念着呪，燒了符，再一令牌打將下去，只見那南天門裏，鄧天君領着雷公電母，到當空迎着行者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你們怎

麼來的志誠？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個真的。他發了文書，燒了文檄，驚動玉帝，玉帝擲下旨意，竟至「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來助雷電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同候老孫行事。」果然雷也不鳴，電也不灼。

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燒符，念呪，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當頭喝道：「敖廣！那裏去？」那敖廣，敖順，敖欽，敖閏，上前施禮。行者又將前項事說了一遍，道：「向日有勞，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爲助力。」龍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日虧令郎縛怪，搭救師父。」龍王道：「那厮還鎖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請大聖發落。」行者道：「憑你怎麼處治了罷。如今且助我一功。那道士四聲令牌已畢，却輪到老孫上去幹事了。」——但我不會發符燒檄，打甚令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

鄧天君道：「大聖吩咐，誰敢不從？但只是得一個號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亂了，顯得大聖無款也。」行者道：「我將棍子爲號罷。」那雷公大驚道：「爺爺呀！我們怎吃得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們但看我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風。」那風婆婆，巽二郎，沒口的

答應道：『就放風！』棍子第二指，就要佈雲。那推雲童子，佈霧郎君道：『就佈雲！就佈雲！』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鳴電灼。那雷公，電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龍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天晴，却莫違誤。』

吩咐已畢，遂按下雲頭，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那些人肉眼凡胎，那裏曉得行者遂在旁邊高叫道：『先生請了。四聲令牌俱已響畢，更沒有風雲雷雨，該讓我了。』那道士無奈，不敢久占，只得下了臺，讓着他，努着嘴，竟往樓上見駕。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說些甚的。』只聽得那國王問道：『寡人這裏洗耳誠聽，你那裏四聲令響，不見風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龍神都不在家。』行者厲聲道：『陛下，龍神俱在家，只是這國師法不靈，請他不來。等和尚請來你看。』國王道：『即去登壇，寡人還在此候雨。』

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壇所，扯着唐僧道：『師父請上臺。』唐僧道：『徒弟，我却不會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還沒雨，拿上柴蓬，一把火了帳。』行者道：『你不會求雨，好的會念經。等我助你。』那長老纔舉步登壇，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歸神，默念那密多心經。

正坐處，忽見一員官，飛馬來問：『那和尚，怎麼不打令牌，不燒符檄？』行者高聲答道：『不用！不用！我們是靜功祈禱。』那官去回奏不題。

行者聽得老師父經文念盡，却去耳朵內取出鐵棒，迎風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長短，碗來粗細，將棍望空一指。那風婆婆見了，急忙扯開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繩，只聽得呼呼風響，滿城中揭瓦翻磚，揚砂走石。看起來，真個好風，却比那尋常之風不同。但見——

折柳傷花，摧林倒樹。九重殿損壁崩牆，五鳳樓搖梁撼柱。天邊紅日無光，地下黃砂有翅。演武廳前武將驚，會文閣內文官懼。三宮粉黛亂青絲，六院嬪妃蓬寶髻。侯伯金冠落繡纓，宰相烏紗飄展翅。當駕有言不敢談，黃門執本無由遞。金魚玉帶不依班，象簡羅衫無品敝。彩閣翠屏盡損傷，綠牕朱戶皆狼狽。金鑾殿瓦走磚飛，錦雲堂門歪榻碎。這陣狂風果是兇，刮得那君王父子難相會；六街三市沒人踪，萬戶千門皆緊閉！

正是那狂風大作，孫行者又顯神通，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只見那——
推雲童子，佈霧郎君。推雲童子顯神威，骨都都，觸石垂天；佈霧郎君施法力，濃漠漠，飛煙蓋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風離海上，隨雨出崑崙。頃刻漫天地，須臾蔽世塵。宛然如混沌，不見鳳樓門。

此時昏霧朦朧，濃雲靄鬱，孫行者又把金箍棒鑽一鑽，望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奮怒，電母生噴。雷公奮怒，倒騎火獸下天關；電母生噴，亂掣金蛇離斗府。唼唼施霹靂，振碎了鐵叉山；浙瀝瀝閃紅綃，飛出了東洋海。呼呼隱隱滾車聲，燦煌煌飄稻米。萬萌萬物精神改，多少昆蟲蟄已開。君臣撲上心驚駭，商賈聞聲胆怯忙。

那沉雷護閃，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勢，唬得那滿城人，戶戶焚香，家家化紙。孫行者高呼：『老鄧仔細！替我看那貪賊壞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幾個示衆！』那雷越發振響起來。行者却又把鐵棒望上一指，只見那——

龍施號令，雨漫乾坤。勢如銀漢傾天塹，疾似雲流過海門。樓頭聲滴滴，牕外響瀟瀟。天上銀河瀉，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瓮檢，滾滾似盆澆。孤莊將漫屋，野岸欲平橋。

真個桑田變滄海，霎時陸岸滾波濤。神龍藉此來相助，抬起長江望下澆。

這場雨，自辰時下起，只下到午時前後。下得那車遲城，裏裏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國王傳旨道：『雨殺了雨殺了！十分再多，又淹壞了禾苗，反爲不美。』五鳳樓下聽事官策馬冒雨來報：『聖僧雨殺了。』行者聞言，將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見霎時間，雷收風息，雨散雲收。國王滿心歡喜，文武盡皆稱贊道：『好和尚！這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就是我國師求雨雖靈，若要晴，細雨兒還下半年日，便不清爽；怎麼這和尚要晴就晴，頃刻間杲杲日出，萬里就無雲也？』

國王敕回鑾，倒換關文，打發唐僧過去。正用御寶時，又被那三個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這場雨全非和尚之功，還是我道門之力。』國王道：『你纔說龍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他走上去，以靜功祈禱，就雨下來，怎麼又與他爭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壇發了文書，燒了符檄，擊了令牌，那龍王誰敢不來？想是那方召請，風雲雷雨五司俱不在，一聞我令，隨趕而來；』

適遇着我下他上，一時撞着這個機會，所以就雨。從根算來，還是我請的龍，下的雨，怎麼算作他的功果？」

那國王昏亂，聽此言，却又疑惑未定。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這些旁門法術，也不成個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龍王，現在空中，我僧未曾發放，他還不敢違退。那國師若能叫得龍王現身，就算他的功勞。」國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會看見活龍是怎麼模樣。你兩家各顯法力，不論僧道，但叫得來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

那道士怎麼有那樣本事？就叫那龍王見大聖在此，也不敢出頭。道士云：「我輩不能，你是叫來。」那大聖仰面朝天，厲聲高叫：「敖廣何在？兄弟們都現原身來看。」那龍王聽喚，即忙現了本身。四條龍，在半空中度霧穿雲，飛舞向金鑾殿上。但見——

飛騰變化，透霧盤雲。玉爪垂鈎白，銀鱗舞鏡明。髯飄素練根根爽，角聳軒昂挺挺清。嵒額崔巍，圓睛幌亮。隱顯莫能測，飛揚不可評。禱雨隨時佈雨，求晴即便天晴。這纔是有靈有聖真龍像，祥瑞繽紛透殿庭。

國王在殿上焚香，衆公卿在階前禮拜。國王道：『有勞貴體降臨，請回寡人改日醮謝。』

行者道：『列位衆神，各自歸去。這國王改日醮謝。』那龍王竟自歸海，衆神各各回天。這正是：

廣大無邊真妙法，至真了性劈旁門。

畢竟不知怎麼除邪，且聽下回分解。

西

遊

記

第

四

十

五

回

又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強欺正法

心猿顯聖滅諸邪

話說那國王見孫行者有呼龍使聖之法，即將關文用了寶印，便要遞與唐僧，放行西路。那三個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鑾殿上啟奏。那皇帝即下龍位，御手忙撻道：「國師今日行此大禮，何也？」道士說：「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國安民，苦歷二十年來，今日這和尚弄法力，抓了功去，敗了我們聲名，陛下以一場之雨，就恕殺人之罪，可不輕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關文，讓我兄弟與他再賭一賭，看是何如。」

那國王着實昏亂，東說向東，西說向西，真個收了關文，道：「國師，你怎麼與他賭？」虎力大仙道：「我與他賭坐禪。」國王道：「國師，差矣。那和尚乃禪教出身，必然先會禪機，纔敢奉旨求經；你怎與他賭此？」大仙道：「我這坐禪，比常不同，有一異名，教做「雲梯顯聖。」」國

王道：『何爲「雲梯顯聖」？』大仙道：『要一百張桌子，五十張作一禪臺，一張一張疊將起去，不許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駕一朵雲頭，上臺坐下，約定幾個時辰不動。』國王見此有些難處，即便傳旨問道：『那和尚，我國師要與你賭「雲梯顯聖」坐禪，那個會麼？』

行者聞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麼不言語？』行者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若是踢天弄井，攪海翻江，擔山捉月，換斗移星，諸般巧事，我都幹得；就是砍頭剝腦，剖腹剜心，異樣騰挪，却也不怕；但說坐禪，我就輸了。我那裏有這坐性？你就把我鎖在鐵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開言道：『我會坐禪。』行者歡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時？』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禪僧講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關裏，也坐二三年頭。』行者道：『師父若坐二三年，我們就不取經罷？多也不上二三個時辰就下來了。』三藏道：『徒弟呀，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應，我送你上去。』那長老果然合掌當胸道：『貧僧會坐禪。』

國王教傳旨，立禪臺。國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個時辰，就設起兩座臺，在金鑾殿左右。那

虎力大仙下殿，立於階心，將身一縱，踏一柔席雲，竟上西邊臺上坐下。行者拔一根毫毛，變做假像，陪着八戒、沙僧，立於下面，他却作五色祥雲，把唐僧撮起空中，竟至東邊臺上坐下。他又斂祥光，變作一個螞蟥蟲，飛在八戒耳朵邊，道：「兄弟，仔細看着師父，再莫與老孫替身說話。」那猓子笑道：「理會得！理會得！」

却說那鹿力大仙在繡墩上坐看多時，他兩個在高臺上，不分勝負，這道士就助他師兄一功，將腦後知髮，拔了一根，捻着一團，彈將上去，竟至唐僧頭上，變作一個大臭蟲，咬住長老。那長老先前覺癢，然後覺疼，原來坐禪的不許動手，動手算輸。一時間疼痛難禁，他縮着頭，就着衣襟擦癢。八戒道：「不好了！師父羊兒風發了。」沙僧道：「不是，是頭風發了。」行者聽見道：「我師父乃志誠君子，他說會坐禪，斷然會坐，說不會，只是不會。君子家，豈有謬乎？你兩個休言，等我上去看看。」

好行者，嚶的一聲，飛在唐僧頭上，只見有豆粒大小一個臭蟲，叮他師父，慌忙用手捻下，

替師父撓撓摸摸。那長老不疼不癢，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頭光，虱子也安不得一個，如何有此臭蟲？……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虛，害我師父。——哈哈！枉自也不見輸贏，等老孫去弄他一弄！』這行者飛將上去，在獸頭上落下，搖身一變，變作一條七寸長的蜈蚣，徑來道士鼻凹裏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穩，一個筋斗，翻將下去，幾乎喪了性命；幸虧大小官員人多救起。國王大驚，即着當駕太師領他往文華殿裏梳洗去了。

行者仍駕祥雲，將師父馱下階前，已是長老得勝。那國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師兄原有暗風疾，因到了高處，冒了天風，舊疾舉發，故令和尙得勝。且留下他，等我與他賭一隔板猜枚。』國王道：『怎麼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貧道有隔板知物之法，看那和尙可能殼。他若猜得過我，讓他出去；猜不着，憑陛下問擬罪名，雪我昆仲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國之恩也。』

真個那國王十分昏亂，依此讒言，即傳旨，將一硃紅漆的櫃子，命內官抬到宮殿，教娘娘放上件寶貝。須臾抬出，放在白玉階前，教僧道：『你兩家各賭法力，猜那櫃中是何寶貝。』三

藏道：『徒弟，櫃中之物，如何得知？』行者斂祥光，還變作螻蛄蟲，釘在唐僧頭上，道：『師父放心，等我去看來。』好行者，輕輕飛到櫃上，爬在那櫃腳之下，見有一條板縫兒。他鑽將進去，見一個紅漆丹盤，內放一套宮衣，乃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來，抖亂了，咬破舌尖，一口血噴將去，叫聲『變！』即變作一件破爛流丟一口鐘；臨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却還從板縫裏鑽出來，飛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你只猜是破爛流丟一口鐘。』三藏道：『他教猜寶貝哩！流丟是甚寶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着便是。』

唐僧進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那櫃裏是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櫃裏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道：『這和尚無禮！敢笑我國中無寶，猜甚麼流丟一口鐘！』教：『拿了！』那兩班校尉，就要動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貧僧一時，待打開櫃看。端的是寶，貧僧領罪；如果不是寶，却不屈了貧僧也。』國王教打開看。當駕官即開了，捧出丹盤來看，果然是件破爛流丟一口鐘。國王大怒道：『是誰放上此物？』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却不知怎麼變

成此物。』國王道：『御妻請退，寡人知之。——宮中所用之物，無非是緞絹綾羅，那有此甚麼流丟？』教：『抬上櫃來，等朕親藏一寶貝，再試如何。』

那皇帝即轉後宮，把御花園裏仙桃樹上結得一個大桃子——有碗來大小——擱下放在櫃內，又抬下叫猜。唐僧道：『徒弟啊，又來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看。』又嚶的一聲，飛將去，還從板縫兒鑽進去，見是一個桃子，正合他意，即現了原身，坐在櫃裏，將桃子一頓口啃得乾乾淨淨，連兩邊腮凹兒都啃淨了，將核子安在裏面，仍變蠅螻，飛將出去，釘在唐僧耳朵上，道：『師父，只猜是個桃核子。』長老道：『徒弟啊，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幾乎拿去典刑。這番須猜寶貝才好。桃核子是甚寶貝？』行者道：『休怕，只管贏他便了。』

三藏正要開言，聽得那羊力大仙道：『貧道先猜，是一顆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個光桃核子。』那國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國師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開來看，就是。』當駕官又抬上去打開，捧出丹盤，果然是一個核子皮肉俱無。國王見了，心驚道：『國師，休與他賂鬪了，讓他去罷。寡人親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

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聽說，與沙僧微微冷笑道：『還不知他是會吃桃子的積年哩！』

正話間，只見那虎力大仙從文華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這和尚有搬運抵物之術，拾上櫃來，我破他術法，與他再猜。』國王道：『國師還要猜甚？』虎力道：『術法只抵得物件，却抵不得人身。將這道童藏在裏面，管教他抵換不得。』這小童果藏在櫃裏，掩上櫃蓋，抬將下去，教：『那和尚，再猜這三番是甚寶貝。』三藏道：『又來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飛去，鑽入裏面，見是一個小童兒，好大聖，他却有見識，果然是騰挪天下少，似這伶俐世間稀！

他就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道士一般容貌，進櫃裏，叫聲『徒弟。』童兒道：『師父，你從那裏來的？』行者道：『我使遁法來的。』童兒道：『你來有甚麼教誨？』行者道：『那和尚看見你進櫃來了，他若猜個道兒，却又不輸了，是特來和你計較計較，剃了頭，我們猜和尚罷。』童兒道：『但憑師父處治，只要我們贏他便了；若是再輸與他，不但低了聲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說得是我兒過來。贏了他，我重重賞你。』將金箍棒就變作一把剃頭刀，攙抱

着那童兒，口裏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聲，等我與你剃頭。』

須臾，剃下髮來，窩作一團，塞在那襪腳紆絡裏，收了刀兒，摸着他的光頭道：『我兒，頭便像個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脫下來，我與你變一變。』那道童穿的一領葱白色雲頭花絹繡錦沿邊的鶴氅，真個脫下來，被行者吹一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件土黃色的直裰兒，與他穿了，却又拔下兩根毫毛，變作一個木魚兒，遞在他手裏道：『徒弟，須聽着。但叫道童，千萬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與我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一卷佛經鑽出來，方得成功也。』童兒道：『我只會念三官經，北斗經，消災經。』行者道：『你可會念佛？』童兒道：『阿彌陀佛，那個不會念？』行者道：『也罷，也罷，就念佛，省得我及教你。切記着，我去也。』還變螭螻蟲，鑽出去，飛在唐僧耳輪邊，道：『師父，你只猜是個和尚。』三藏道：『這番他准贏了。』行者道：『你怎麼定得？』三藏道：『經上有云：「佛法僧三寶。」和尚却也是一寶。』

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那裏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儘力高叫道：『櫃裏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敲着木魚，

念着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說得那三個道士，拈口無言。國王道：『這和尚是有鬼神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尚？縱有待詔跟進去，也只剃得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體，口裏又會念佛？——國師啊！讓他去罷！』

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貧道將鍾南山幼時學的武藝，索性與他賭一賭。』國王道：『有甚麼武藝？』虎力道：『弟兄三個，都有些神通。曾砍下頭來，又能安上；剖腹剜心，還再長完；滾油鍋裏，又能洗澡。』國王大驚道：『此三事都是尋死之路！』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斷要與他賭個纔休。』那國王叫道：『東土的和尚，我國師不肯放你，還要與你賭砍頭剖腹，下滾油鍋洗澡哩。』

行者正變作蠅螻蟲，往來報事，忽聽此言，即收了毫毛，現出本相，哈哈大笑：『造化造化！買賣上門了！』八戒道：『這三件都是喪性命的事，怎麼說買賣上門？』行者道：『你還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這等變化騰挪，也般了，怎麼還有這等本事？』行者道：『我啊——』

『砍下頭來能說話，剝了臂膊打得人，斬去腿腳會走路，剖腹還平妙絕倫。就似

人家包匾食，一捻一個就團圓。油鍋洗澡更容易，只當溫湯滌垢塵。』

八戒沙僧聞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會砍頭。』國王道：『你怎麼會砍

頭？』行者道：『我當年在寺裏修行，曾遇着一個方上禪和子，教我一個砍頭法，不知好也不

好，如今且試試新。』國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頭那裏好試新頭？乃六陽之首，砍下

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纔出得我們之氣。』那國君信他言語，即傳旨，教

設殺場。一聲傳旨，即有羽林軍三千，擺列朝門之外。國王教：『和尚先去砍頭。』行者欣然應

道：『我先去！我先去！』拱着手，高呼道：『國師，怒大胆，占先了。』拽回頭，往外就走。唐僧一把

扯住道：『徒弟呀，仔細些。那裏不是耍處。』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來。』

那大聖竟至殺場裏面，被劊子手過住了，細做一團，按在那土墩高處，只聽喊一聲『開

刀！』聽的把個頭砍將下來。又被劊子手一脚踢了去，好似滾西瓜一般，滾有三四十步遠近。

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聽得肚裏叫聲『頭來！』慌得鹿力大仙——見有這般手段——即念

呪語，敎本坊土地神祇：『將人頭扯住，待我贏了和尚，奏了國王，與你把小祠堂蓋作大廟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

原來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喚，暗中真個把行者頭接住了。行者又叫聲『頭來！』那頭一似生根，莫想得動。行者心焦，捻着拳，掙了一掙，將細的繩子就皆掙斷，喝聲『長！』颼的腔子內長出一個頭來。說得那劊子手，個個心驚；羽林軍，人人胆戰。那監斬官急走入朝奏道：『萬歲，那小和尚砍了頭，又長出一顆來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還有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變化，就有七十二個頭哩。』

說不了，行者走來，叫聲『師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麼？』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瘡藥麼？』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獸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睜睜道：『妙哉！妙哉！却也長得完全，截疤兒也沒些兒！』

兄弟們正都歡喜，又聽得國王叫領關文：『敎你無罪，快去快去！』行者道：『關文雖領，必須國師也赴曹砍頭，也當試新去來。』國王道：『大國師，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與他

賭勝，且莫謊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幾個劊子手，也細翻在地，幌一幌，把頭砍下，一脚也踢將去，滾了有三十餘步，他腔子裏也不出血，也叫一聲『頭來！』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變作一條黃犬，跑入場中，把那道士頭，一口銜來，竟跑到御水河邊丟下不題。

却說那道士連叫三聲，人頭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長不出來，腔子中，骨都都紅光迸出。可憐空有喚雨呼風法，怎比長生果正仙。須臾，倒在塵埃，衆人觀看，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那監斬官又來奏：『萬歲，大國師砍下頭來，不能長出，死在塵埃，是一隻無頭的黃毛虎。』國王聞奏，大驚失色，目不轉睛，看那兩個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師兄已是命倒祿絕了，如何是隻黃虎？這都是那和尚憊懇，使的掩樣法兒，將我師兄變作畜類！我今定不饒他，定要與他賭那剖腹剜心！』

國王聽說，方纔定性回神，又叫：『小和尚，二國師還要與你賭哩。』行者道：『小和尚久

不吃煙火食，前日西來，忽遇齋公家勸飯，多吃了幾個饅饅；這幾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蟲，正欲借陛下之刀，剖開肚皮，拿出臟腑，洗淨脾胃，方好上西天見佛。』國王聽說，教：『拿他赴曹。』那許多人，搥的搥，扯的扯。行者展脫手道：『不用人搥，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許縛手，我好用手洗刷臟腑。』國王傳旨，教：『莫綁他手。』

行者搖擺擺，竟至殺場，將身靠着大椿，解開衣帶，露出肚腹。那劊子手將一條繩套在他膊項上，一條繩割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擱個窟窿。這行者雙手爬開肚腹，拿出腸臟來，一條條理殼多時，依然安在裏面，照舊盤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氣，叫『長！』依然長合。國王大驚，將他那關文捧在手中道：『聖僧莫誤西行，與你關文去罷。』行者笑道：『關文小可，也請二國師剖割剜剜，何如？』國王對鹿力說：『這事不與寡人相干，是你要與他做對頭的。請去，請去。』鹿力道：『寬心，料我決不輸與他。』

你看他也像孫大聖，搖擺擺，竟入殺場，被劊子手套上繩，將牛耳短刀，唵喇的一聲，剖開肚腹，他也拿出肝腸，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一隻餓鷹，

展開翅爪，颯的把他五臟心肝，盡情抓去，不知飛向何方受用。這道士弄做一個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臟無腸浪蕩魂。

那劊子手蹬倒大椿，拖屍來看，呀！原來是一隻白毛角鹿，慌得那監斬官又來奏道：「二國師晦氣，正剖腹時，被一隻餓鷹將臟腑肝腸都刁去了，死在那裏。原身是個白毛角鹿也。」國王害怕道：「怎麼是個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師兄既死，如何得現獸形？這都是那和尚弄術法坐害我等。我與師兄報仇者。」國王道：「你有甚麼法力贏他？」羊力道：「我與他賭下滾油鍋洗澡。」國王便教取一口大鍋，滿着香油，教他兩個賭去。行者道：「多承下顧。小和尚一向不會洗澡，這兩日皮膚燥癢，好歹盪盪去。」

那當駕官果安下油鍋，架起乾柴，燃着烈火，將油燒滾，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國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脫衣服，似這般叉着手，下去打個滾，就起來，不許污壞了衣服，若有一點油膩算輸。武洗要取一張衣架，一條手巾，脫了衣服，跳將下去，任意翻筋斗，豎蜻蜓，當耍子洗也。」國王對羊力說：「你要與他文洗武洗？」

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藥鍊過的，隔油武洗罷。』行者又上前道：『怒大胆，屢次占先了。』你看他脫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將身一縱，跳在鍋內，翻波鬪浪，就似負水一般頑耍。八戒見了，咬着指頭，對沙僧道：『我們也錯看了這猴子了！平時間勸言誦語，聞他耍子，怎知他有這般真實本事？』他兩個唧唧噥噥，誇獎不盡。行者望見，心疑道：『那猢猻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勞拙者閑。」老孫這般舞弄，他倒自在。等我作成他細一繩，看他可怕。』正洗浴，打個水花，淬在油鍋底上，變作個棗核釘兒，再也不起來了。那監斬官近前又奏：『萬歲，小和尚被滾油烹死了。』

國王大喜，教撈上骨骸來看。劊子手將一把鐵叉，在油鍋裏撈，原來那叉離眼稀，行者變得釘小，往往來來，從眼孔漏下去了，那裏撈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剝化了。』國王教：『拿三個和尚下去！』兩邊校尉見八戒面兇，先揪翻，把背心細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貧僧一時。我那個徒弟，自從歸教，歷歷有功；今日沖撞國師，死在油鍋之內，奈何先死者爲神，——我貧僧怎敢貪生？正是天下官員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豈敢不死！——只

望寬恩，賜我半盞涼漿水飯，三張紙馬，容到油鍋前，燒此一陌紙，也表我師徒一念，那時再領罪也。」

國王聞言道：「也是，那中華人多有義氣。」命取些漿飯黃錢與他。果然取了，遞與唐僧。唐僧致沙和尚同去。行至階下，有幾個校尉，把八戒揪着耳朵，拉在鍋邊。三藏對鍋祝曰：「徒弟孫悟空——

「自從受戒拜禪林，謾我西來恩愛深。指望同時成大道，何期今日你歸陰？生前只爲求經意，死後還存念佛心。萬里英魂須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聽見道：「師父，不是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漿飯，等我禱。」那獸子細在地，氣呼呼的道——

「闖禍的潑猴子，無知的弼馬溫！該死的潑猴子，油烹的弼馬溫！猴兒了帳，馬溫斷根！」

孫行者在油鍋底上，聽得那獸子亂罵，忍不住現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鍋底道：「饞

糟的夯貨你罵那個哩！唐僧見了道：『徒弟，說殺我也！』沙僧道：『大哥乾淨推佯死慣了！』慌得那兩班文武，上前來奏道：『萬歲，那和尚不會死，又在油鍋裏鑽出來了。』監斬官恐怕虛誣朝廷，却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來顯魂哩。』

行者聞言大怒，跳出鍋來，揩了油膩，穿上衣服，掣出棒，過監斬官，着頭一下，打做了肉團，道：『我顯甚麼魂哩！』說得衆官連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國王走下龍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國師也下下油鍋去。』那皇帝戰戰兢兢道：『三國師，你救朕之命，快下鍋去，莫教和尚打我。』

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脫了衣服，跳下油鍋，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國王，近油鍋邊，叫燒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呀！那滾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時滾熱，他洗時却冷？我曉得了，這不知是那個龍王在此護持他哩。』急縱身跳在空中，念聲「唵」字呪語，把那北海龍王喚來：『我把你這個帶角的蚯蚓，有鱗的泥鰍，你怎麼助道士冷龍護住鍋底，教他顯聖贏我？』說得那龍王啞啞連聲道：『敖順不敢相助。大聖原來不知，這個孽畜，苦修行

了一場，脫得本殼，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餘都躡了旁門，難歸仙道。這個是他在小茅山學來的「大開剝」。那兩個已是大聖破了他法，現了本相。這一個也是他自己煉的冷龍，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怎瞞得大聖？小龍如今收了他冷龍，管教他骨碎皮焦。」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龍王化一陣狂風，到油鍋邊，將冷龍捉下海去不題。

行者下來，與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見那道士在滾油鍋裏打掙，爬不出來，滑了一跌，霎時間骨脫皮焦肉爛。監斬官又來奏道：「萬歲，三國師燻化了也。」那國王滿眼垂淚，手撲着御案，放聲大哭道：

「人身難得果然難，不遇真傳莫煉丹。空有驅神呪水術，却無延壽保生丸。圓明混，怎涅槃？徒用心機命不安。早覺這般輕折挫，何如秘食穩居山！」

這正是：點金煉汞成何濟？喚雨呼風總是空！

畢竟不知師徒們怎的維持，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聖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却說那國王倚着龍牀，淚如泉湧，只哭到天晚不住。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麼這等昏亂？見放着那道士的屍骸，一個是虎，一個是鹿，那羊力是一個羚羊。不信時，撈上骨頭來看。那裏人有那樣骷髏？他本是成精的山獸，同心到此害你。因見氣數還旺，不敢下手。若再過二年，你氣數衰敗，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兒盡屬他了。幸我等早來，除妖邪，救了你命。你還哭甚？哭甚？急打發關文，送我出去。』

國王聞此，方纔省悟。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黃虎，油鍋裏果是羊骨。聖僧之言，不可不聽。』國王道：『既是這等，感謝聖僧。今日天晚，』——教，——『太師，且請聖僧至智淵寺。明日早朝，大開東閣，教光祿寺安排素淨筵宴酬謝。』果送至寺裏安歇。

次日五更時候，國王設朝，聚集多官，傳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門各路張掛；一壁廂大排筵宴，擺駕出朝，至智淵寺門外，請了三藏等，共入東閣赴宴，不在話下。

却說那脫命的和尚聞有招僧榜，個個欣然，都入城來尋孫大聖，交納毫毛謝恩。這長老散了宴，那國王換了關文，同皇后嬪妃，兩班文武，送出朝門，只見那些和尚跪拜道旁，口稱『齊天大聖爺爺！我等是沙灘上脫命僧人。聞知爺爺掃除妖孽，救拔我等，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來交納毫毛，叩謝天恩。』行者笑道：『汝等來了幾何？』僧人道：『五百名半個不少。』

行者將身一抖，收了毫毛，對君臣僧俗人說道：『這些和尚，實是老孫放了。車輛是老孫逆轉雙關穿夾脊，摔碎了。那兩個妖道，也是老孫打死了。今日滅了妖邪，方知是禪門有道。向後來，再不可胡爲亂信。望你把三道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國王依言，感謝不盡，遂送唐僧出城去訖。這一去，只爲慇懃經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

曉行夜住，渴飲餐食，不覺的春盡夏殘，又是秋光天氣。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勸馬道：『徒

弟，今宵何處安身也？」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那在家人的話。」三藏道：「在家人怎麼？出家人怎麼？」行者道：「在家人，這時候溫牀暖被，懷中抱子，脚後蹬妻，自自在在睡覺；我等出家人，那裏能夠，便是帶月披星，餐風宿水，有路且行，無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嶮峻，我挑着重擔，着實難走，須要尋個去處，好眠一覺，養養精神，明日方好捱擔；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

師徒們，沒奈何，只得相隨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時，只聽得滔滔浪響。八戒道：「罷了！來到盡頭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攔住也。」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試之，看深淺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亂談。水之淺深，如何試得？」八戒道：「尋一個鵝卵石，拋在當中。若是濺起水泡來，是淺；若是骨都都沉下有聲，是深。」行者道：「你去試試看。」

那獸子摸了一塊石頭，望水中拋去，只聽得骨都都泛起魚津，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雖試得深淺，却不知有多少寬闊。」八戒道：「這却不知。」行者道：「等我看。」好大聖，縱筋斗雲，跳在空中，定睛觀看，但見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靈派吞華岳，長流貫百川。千層洶浪滾，萬疊峻波顛。岸

口無漁火，沙頭有鷺眠。茫然渾似海，一望更無邊。

急收雲頭，按落河邊道：『師父，寬哩！寬哩！去不得！老孫火眼金睛，白日裏常看千里，凶吉

曉得。是夜裏，也還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見邊岸，怎定得寬闊之數？』三藏大驚，口不能言，

聲音哽咽道：『徒弟啊，似這等怎了？』沙僧道：『師父莫哭。你看那水邊立的，可不是個人麼？』

行者道：『想是扳轡的漁人，等我問他去來。』拿了鐵棒，兩三步，跑到面前看處，呀！不是人，是

一面石碑。碑上有三個篆文大字；下邊兩行，有十個小字。三個大字，乃「通天河」，十個小字，

乃「徑過八百里，亘古少行人」。行者叫：『師父，你來看看。』三藏看見，滴淚道：『徒弟呀，我

當年別了長安，只說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遙。』八戒道：『師父，你且聽，是那裏

鼓鈸聲音？想是做齋的人家。我們且去趕些齋飯吃，問個渡口尋缸，明日過去罷。』

三藏馬上聽得果然有鼓鈸之聲，『却不是道家樂器，足是我僧家舉事。我等去來。』行

者在前引馬，一行聞響而來。那裏有甚正路，沒高沒低，漫過沙灘，望見一簇人家住處，約摸有

四五百家，却也住得好。但見——

倚山通路，傍岸臨溪。處處柴扉掩，家家竹院關。沙頭宿鷺夢魂清，柳外啼鳴喚舌冷。短笛無聲，寒砧不韻。紅蓼枝搖月，黃蘆葉鬪風。陌頭村犬吠疎籬，渡口老漁眠。

釣艇燈火稀，人煙靜，半空皎月如懸鏡。忽聞一陣白蘋香，却是西風隔岸送。

三藏下馬，只見那路頭上有一家兒，門外豎一首幃幡，內裏有燈燭熒煌，香煙馥郁。三藏道：「悟空，此處比那山間河邊，却是不同。在人間屋簷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穩睡。你都莫來，讓我先到那齋公門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潑。汝等臉嘴醜露，只恐唬了人，闖出禍來，却倒無住處矣。」行者道：「說得有理。請師父先去，我們在此守待。」

那長老纔摘了斗笠，光着頭，抖抖褊衫，拖着錫杖，徑來到人家門外。見那門半開半掩，三藏不敢擅入。聊站片時，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頂下掛着數珠，口念阿彌陀佛，徑自來關門，慌得這長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貧僧問訊了。」

那老者還禮道：「你這和尚，却來遲了。」三藏道：「怎麼說？」老者道：「來遲無物了。早

來啊，我舍下齋僧，儘飽喫飯，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銅錢十文。你怎麼這時候纔來？」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貧僧不是趕齋的。」老者道：「既不趕齋，來此何幹？」三藏道：「我却是東土大唐欽差往西天取經者。今到貴處，天色已晚，聽得府上鼓鈸之聲，特來告借一宿，天明就行的也。」

那老者搖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誑語。東土大唐，到我這裏，有五萬四千里路。你這等單身，如何來得？」三藏道：「老施主見得最是。但我還有三個小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護貧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來？」教：「請請，我舍下有處安歇。」三藏回頭，叫聲：「徒弟，這裏來。」

那行者本來性急，八戒生來粗魯，沙僧却也莽壯，三個人，聽得師父招呼，牽着馬，挑着擔，不問好歹，一陣風，闖將進去。那老者看見，謊得跌倒在地，口裏只說是「妖怪來了！妖怪來了！」三藏攙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戰兢兢道：「這般好俊師父，怎麼尋這樣醜徒弟？」三藏道：「雖然相貌醜陋，却倒會降龍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

唐僧慢走。

却說那三個兒頑，闖入廳房上拴了馬，丟下行李。那廳中原有幾個和尚念經，八戒拗着長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麼經？」那些和尚聽見問了一聲，忽然抬頭——

觀看外來人，嘴長耳朵大，身粗背膊寬，聲響如雷咋。行者與沙僧，容貌更醜陋。廳堂幾衆僧，無人不害怕。閻黎還念經，班首教行罷。灘磬和鈴，佛像且丟下。一齊吹息燈，驚散光乍乍。跌跌與爬爬，門限何曾跨。你頭撞我頭，似倒葫蘆架。清清好道場，翻成大笑話！

這兄弟三人，見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懼，磕頭撞腦，各顧性命，通跑淨了。三藏攙那老者走，廳堂上燈火全無，三人嘻嘻哈哈的還笑。唐僧罵道：「這潑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誨，日日叮嚀。古人云：『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這般撒潑，誠爲至下至愚之類。走進門，不知高低，說倒了老施主，驚散了

念經僧，把人家好事都攪壞了，却不是墮罪與我？說得他們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頭作禮道：『老爺，沒大事，沒大事，纔然關了燈，散了花，佛事將收也。』八戒道：『既是了帳，擺出滿散酒飯來，我們吃了睡覺。』老者叫：『掌燈來！掌燈來！』

家裏人聽得，大驚小怪道：『廳上念經，有許多香燭，如何又教掌燈？』幾個僮僕出來看時，這個黑洞洞的，即便點火把燈籠，一擁而至。忽抬頭見八戒，沙僧，慌得丟了火，隨即抽身，關了中門，往裏嚷道：『妖怪來了！妖怪來了！』行者拿起火把，點上燈燭，扯過一張交椅，請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們坐在兩旁。那老者坐在前面。

正敘坐間，只聽得裏面門開處，又走出一個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麼邪魔，黑夜裏來我善門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門後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東土大唐取經的羅漢。徒弟們相貌雖兇，果然是相惡人善。』那老者方纔放下拄杖，與他四位行禮。禮畢，也坐了面前，叫：『看茶來。排齋。』連叫數聲，幾個僮僕，戰戰兢兢，不敢攏帳。八戒忍不住問道：『老者，你這盛价兩邊走怎的？』老者道：『教他們捧齋來侍奉老爺。』八戒道：『幾個人伏

侍？」老者道：「八個八。」八戒道：「這八個人伏侍那個？」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師父，只消一個人；毛臉雷公嘴的，只消兩個人；那晦氣臉的，要八個人；我得二十個人伏侍方彀。」老者道：「這等說，想是你的食腸大些。」八戒道：「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來。

那和尚與老者，一問一答的講話，衆人方纔不怕，却將上面排了一張桌，請唐僧上坐；兩邊擺了三張桌，請他三位坐；前面一張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後是麵飯米飯，閑食粉湯，排得齊齊整整。唐長老舉起筋來，先念一卷啟齋經。那馱子一則有些急吞，二來有些餓了，那裏等唐僧經完，拿過紅漆木碗來，把一碗白米飯，撲的丟下口去，就了了。旁邊小的道：「這位老爺忒沒算計，不籠饅頭，怎的把飯籠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會籠吃了。」小的道：「你不曾舉口，怎麼就吃了？」八戒道：「兒子們便說謊分明吃了；不信，再吃與你看。」那小的們，又端了碗，盛一碗遞與八戒。馱子幌一幌，又丟下口去，就了了。衆僮僕見了道：「爺爺呀！你是磨磚砌的喉嚨，着實又光又溜！」

那唐僧一卷經還未完，他已五六碗過手了，然後却纔同舉筋，一齊吃齋。馱子不論米飯麵飯，果品閑食，只情一撈，亂噎口裏，還嚷：『添飯！添飯！漸漸不見來了！』行者叫道：『賢弟，少吃些罷。也強似在山凹裏忍餓，將就發得半飽也好了。』八戒道：『嘴臉常言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伙，莫睬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瞞老爺說，白日裏倒也不怕，似這大肚子長老，也齋得起百十衆；只是晚了，收了殘齋，只蒸得一石麵飯，五斗米飯與幾桌素食，要請幾個親鄰與衆僧們散福；不期你列位來，說得衆僧跑了，連親隣也不會敢請，儘數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飽，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

話畢收了家伙桌席。三藏拱身謝了齋供，纔問：『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陳。』三藏合掌道：『這是我貧僧華宗了。』老者道：『老爺也姓陳？』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陳。請問適纔做的甚麼齋事？』八戒笑道：『師父問他怎的？豈不知道必然是「青苗齋」，「平安齋」，「了場齋」罷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問：『端的爲何？』老者道：『是一場「預修亡齋」。』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沒眼力！我們是扯謊架橋，哄人的大王，你怎麼把這

「說話哄我和尙家豈不知齋事？只有個「預修寄庫齋」，「預修填還齋」，那裏有個「預修亡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齋？」

行者聞言，暗喜道：「這獸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錯說了。怎麼叫做預修亡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經，怎麼不走正路，却蹣到我這裏來？」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見一股水攔住，不能得渡；因聞鼓鉞之聲，特來造府借宿。」老者道：「你們到水邊，可曾見些甚麼？」行者道：「止見一面石碑，上書「通天河」三字，下書「徑過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十字，再無別物。」老者道：「再往上岸走走，好的離那碑記只有里許，有一座靈感大王廟，你不會見？」行者道：「未見。請公公說說，何爲靈感？」那兩個老者一齊垂淚道：「老爺啊！那大王

「感應一方興廟宇，威靈千里祐黎民。年年莊上施甘雨，歲歲村中落慶雲。」

行者道：「施甘雨，落慶雲，也是好意思，你却怎麼傷情煩惱何也？」那老者蹬腳捶胸，眼了一聲道：「老爺啊——」

「雖則恩多還有怨，縱然慈惠却傷人。只因要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麼？』老者笑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輪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我們這裏有百家人家居住。此處屬車遲國元會縣所管，喚做陳家莊。這大王一年一次祭賽，要一個童男，一個童女，豬羊牲醴供獻他。他一頓吃了，保我們風調雨順；若不祭賽，就來降禍生災。』行者道：『你府上幾位令郎？』二老捶胸道：『可憐！可憐！說甚麼令郎，羞殺我等！這個是我舍弟，名喚陳清。老拙叫做陳澄。我今年六十三歲，他今年五十八歲，兒女上都艱難。我五十歲上還沒兒子，親友們勸我納了一妾，沒奈何，尋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纔交八歲，取名喚做一秤金。』

八戒道：『好貴名！怎麼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兒女艱難，修橋補路，建寺立塔，佈施齋僧，有一本帳目，那裏使三兩，那裏使四兩；到生女之年，却好用過有三十斤黃金，三十斤爲一秤，所以喚做一秤金。』行者道：『那個的兒子麼？』老者道：『舍弟有個兒子，也是偏出，今年七歲了，取名喚做陳關保。』行者問：『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養關聖爺爺，因在關爺之位下求得這個兒子，故名關保。我兄弟二人，年歲百二，止得這兩個人種，不期輪到。』

我家祭賽，所以不敢不獻。故此父子之情，難割難捨，先與孩兒做個超生道場。故曰「預修亡齋」者，此也。」

三藏聞言，止不住腮邊淚下道：「這正是古人云：『黃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沒兒人。』」行者笑道：「等我再問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當？」二老道：「頗有些兒：水田有四五十頃，旱田有六七十頃，草場有八九十處；水黃牛有二百頭，驢馬有三二十四，豬羊鷄鵝無數。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陳糧，穿不了的衣服。家財產業，也儘得數。」行者道：「你這等家業，也虧你省將起來的。」老者道：「怎見我省？」行者道：「既有這家私，怎麼捨得親生兒女祭賽？拚了五十兩銀子，可買一個童男；拚了一百兩銀子，可買一個童女。連絞纏不過二百兩之數，可就留下自己兒女後代，却不是好？」

二老滴淚道：「老爺！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靈感，常來我們人家行走。」行者道：「他來行走，你們看見他是甚麼嘴臉？有幾多長短？」二老道：「不見其形，只聞得一陣香風，就知是大王爺爺來了，即忙滿斗焚香，老少望風下拜。他把我們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老

幼生時年月，他都記得。只要親生兒女，他方受用。不要說二三百兩沒處買，就是幾千萬兩，也沒處買這般一模一樣同年同月的兒女。」行者道：「原來這等也罷，也罷，你且抱你令郎出來，我看看。」

那陳清急入裏面，將關保兒抱出廳上，放在燈前。小孩兒那知死活，籠着兩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着耍子。行者見了，默默念聲呪語，搖身一變，變作那關保兒一般模樣。兩個孩兒，攙着手，在燈前跳舞，說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爺，不當人子！不當人子！」這老者道：「纔然說話，怎麼就變作我兒一般模樣，叫他一聲，齊應齊走——却折了我們年壽，請現本相！相請現本相！」

行者把臉抹了一把，現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爺原來有這樣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兒子麼？」老者道：「像像！果然一般嘴臉，一般聲音，一般衣服，一般長短。」行者道：「你還沒細看哩。取秤來稱稱，可與他一般輕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這等可祭賽得過麼？」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過了！」行者道：「我今替這個孩兒

性命，留下你豕香煙後代，我去祭賽那大王去也。」那陳清跪地磕頭道：「老爺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銀一千兩與唐老爺做盤纏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謝謝老孫？」老者道：「你已替祭，沒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沒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從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與你祭賽去。」

那陳清只管磕頭相謝，又允送銀五百兩；惟陳澄也不磕頭，也不說謝，只是倚着那屏門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你這不允我，不謝我，想是捨不得你女兒麼？」陳澄纒跪下道：「是，捨不得！敢蒙老爺盛情，救替了我姪子也，但只是老拙無兒，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後，他也哭得痛切，怎麼捨得？」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飯，整治些好素菜，與我那長嘴師父吃，教他變作你的女兒，我兄弟同去祭賽。索性行個陰騭，救你兩個兒女性命，如何？」

那八戒聽得此言，心中大驚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行者道：

「賢弟，常言道：『鷄兒不吃無工之食。』你我進門，感承盛齋，你還喫吃不飽哩，怎麼就不與人家救些患難？」八戒道：「哥啊，變化的事情，我却不會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變化，怎麼不會？」三藏呼：「悟能，你師兄說得最是處得甚當。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則感謝厚情，二來常積陰德。況涼夜無事，你兄弟耍耍去來。」八戒道：「你看師父說的話，我只會變山，變樹，變石頭，變癩象，變水牛，變大肚漢，還可；若變小女兒，有幾分難哩。」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愛來看。」

那陳澄急入裏邊，抱將一秤金女兒，到了廳上。一家子，妻妾大小不拘老幼內外，都出來磕頭禮拜，只請救孩兒性命。那女兒頭上戴一個八寶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紅閃黃的紵絲襖，上套着一件官綠緞子棋盤領的披風；腰間繫一條大紅花絹裙；脚下踏一雙蝦蟆頭淺紅紵絲鞋；腿上穿兩隻綃金膝襪兒；也拿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這就是女孩兒。你快變的像他，我們祭賽去。」八戒道：「哥呀，似這般小巧俊秀，怎變？」行者叫：「快些莫討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變了看。」

這獸子念動咒語，把頭搖了幾搖，叫『變！』真個變過頭來，就像女孩兒面目，只是肚子胖大，狼狽不像。行者笑道：『再變變！』八戒道：『憑你打了罷，變不過來，奈何？』行者道：『莫成是丫頭的頭，和尚的身子？弄的這等不男不女，却怎生是好？你可佈起罡來。』他就吹他一口仙氣，果然即時把身子變過，與那女兒一般，便教：『二位老者，帶你寶眷同令郎，令愛進去，不要錯了。一會家，我兄弟躲懶討乖，走進去，轉難識認，你將好果子與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時知覺，走了風訊，等我兩人耍子去也！』

好大聖，吩咐沙僧保護唐僧：『我變作陳關保，八戒變作一秤金，二人俱停當了。』却問：『怎麼供獻？還是網了去，是綁了去？蒸熟了去，是剝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沒這個本事。』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兩個紅漆丹盤，請二位坐在盤內，放在桌子上，着兩個後生把你們抬上廟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盤子出來，我們試試。』

那老者即取出兩個丹盤，行者與八戒坐上，四個後生，抬起兩張桌子，往天井裏走走兒，又抬回放在堂上。行者歡喜道：『八戒，像這般子走走耍耍，我們也是上臺盤的和尚了。』八

戒道：『若是抬了去，還抬回來，兩頭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廟裏，就要吃哩，這個却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着我，划着吃我時，你就走了罷。』八戒道：『知他怎麼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賽時，我這裏有胆大的，鑽在廟後，或在供桌底下，看見他先吃童男，後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

兄弟正然談論，只聽得鑼鼓喧天，燈火照耀，打開前門，叫：『抬出童男童女來！』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個後生將他二人抬將出去。

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